寻求金羊毛的人

奥若什科娃



寻求金羊毛的人

〔波兰〕奥若什科娃著

康嗣群　译

康宏锦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封 i

E・Orzeskowa

THE ARGONAUTS

据一九〇一年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的J . Curtin英译本《The Argonauts》转译。

寻求金羊毛的人
Xunqiu Jinyangmao Di R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9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7}{8}$ 插页 2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700

书号 10019・3948 定价 1.85 元

第一章

这是一位百万富翁的住宅。客厅里的家具和墙壁闪烁着类似珍珠贝壳的光辉。镜子里映出一幅幅图画，精巧镶嵌的地板光可鉴人。四周挂着深色的壁毯和沉甸甸的大帷幔，乍一看，似乎冲淡了室内耀眼的色调，实际上，正是这些壁毯和帷幔给整个屋子增添了庄严的气派，有一种近似教堂的气氛。有的地方，样样东西都闪闪发光，泛出天蓝色的、猩红色的、金黄色的、青铜色的色泽，以及巴黎石膏、大理石、绸缎、瓷器上的各式各样的独特的洁白光芒。屋子里陈设了许多中国和日本制造的精致用品和古香古色的东西，还有许多精美别致的时髦玩意儿：什么灯啦，枝形灯架啦，烛台啦，花瓶啦，其装饰艺术水平都很高。房间的布置显示出主人的情趣和高超的鉴赏力，主人对每件物品的陈设都颇费了一番心思。布局明快，一望而知是出自一位极不平凡的女性的慧心巧手。

布置这所住宅，一定花费了不少钱，在穷人眼里，这笔款项大得惊人，对富人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所住宅的主人，阿罗修斯·达维德的万贯家财并不是祖上传下来的，是靠艰苦劳动挣来的。他还在继续苦干，以积攒更多的财产。他的勤劳、能干和精力是无穷无尽的。事业对他来说，就象水对鱼一样重要：是使他愉快和自在的因素。他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都是些了不起的、错综复杂的生意：建造公用大厦

啦，各种各样不同价值的买进、卖出和交换啦，以及各种市场和公司里的交易等等。要经营所有这些事业，就必须具备几种截然相反的品格：狮子般的胆量，狐狸般的谨慎，雄鹰的利爪以及象猫一样的随机应变的本事。他的一生都是在赌台上度过的，这张赌台就是一个庞然大国的整个国土；生活就是一场听凭无法预料的机会摆布、继续不断下赌注的赌博。心计和手腕对他的事业固然很重要，却不能完全排除机会，这是一种人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因此，他决不能让机会压倒自己；不等机会朝他冲过来，他可能就往地上一趴，把身子一缩，但这只是暂时躲闪一下，以便一跃而起，攫取新的战利品。他的事业的成就象河水一样一涨一落；同时也象是一种狂热病，永远离不开冷静的盘算和深谋远虑。

至于他一生中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驿车和火车上。所见所闻的是火车站上催人的铃声，白雪皑皑的遥远的北方，耸立在东西半球交界的山巅，流过穷乡僻壤的江河，地平线上绵亘着苍郁的原始森林的西伯利亚荒原……刹那间出现在眼前的却是都市的喧嚣、耀眼的灯光、推推搡搡的人群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五光十色的景象；在那些都市里一排排数不清的住户，有的门大敞着，任你自由出入；有的门却牢牢紧闭；在紧闭着的门前，必须象猫那样机灵好动，才能在找不到通道的情况下，找到一个窟窿。

阿罗修斯·达维德不得不积年累月地远离家人，出门在外；即使和家人住在一起，他也象是一位稀客，从来不是一位真正推心置腹的亲人。至于和别人建立深情厚谊、亲近关系以及温柔感情，那他就更办不到了，即使是对他的至亲骨肉他也办不到，因为他没有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把心思放到与他的事业无关的任何问题上去。他所关心的只有与他的事业有关的各种行当、

日期、数字以及他用全副精力和辛勤劳动织成的一张大网上的无数网眼。

至于说到他生活里的娱乐和消遣，他偶尔也有些风流韵事，只不过来得突然，去得也快，转瞬间随着急驰而去的火车头喷出的煤烟一起消逝了。有的时候他也吃吃各地的美味佳肴，欣赏绮丽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色，但这些他也很快就不感兴趣了。他偶尔也打几个钟头纸牌，热闹一番。可是，他真正醉心的还是结交社会上的名流显要，和这些要人们来往，一方面可以借助于他们的势力，另一方面可以用他们来炫耀，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金钱和权势，仿佛南北两极，达维德的所有思想、欲望和感情都围绕着这两极转个不停；或者说，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因为谁能担保一个人除了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以外，就没有别的心思了呢？确实没人能担保，就连他本人也说不准。

达维德离开家已经三年了，几个月以前才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家。在家里，他仍然是个难得露面的、对周围漠不关心的客人。他又埋头干起他的事来。刚回家的头一个星期，几乎就在头一天，他发现了一条新门路，便一心想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便拿出象赫克里斯① 一样的力量干起来了。可是事情能不能办成，要靠某一位地位很高的名人，而他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接近这位名人的机会。

他煞费苦心想用那猫一般的利爪在紧闭的大门上打开一条缝，可是枉费心机！他渴望能和这位名人密谈两小时，却找不到机会，于是他只好借助于过去确实帮过他大忙的其他办法了。

达维德找到这么一个人：他神通广大，无论什么地方都能钻

① 赫克里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曾经完成十二件奇功。

进去，无论什么人都喜欢他，他有本事打听到许多内幕隐情，还有拉关系、托人情的各种门路。这种人的人品往往有点靠不住，可是达维德丝毫也不在意。他认为在生活的最底层，肯定有各种渣滓，这就跟在含金沙的河里必定有污泥一样。他一想到生活里的渣滓，就轻蔑地笑了，可是他会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把渣滓，看看里面有没有金沙。他把这些靠不住的助手称之为“猎狗”，因为他们能在猎人进不去的丛林里追捕猎物。尽管他们是那样渺小，小得几乎看不见，但是他们那种把身子缩成一团、蹑足潜行或是跳跃追捕的本领，却比他高明。前几天他曾放出一条这样的“猎狗”，去寻找和那位名人见面的机会，可是至今还没有一点回音。这件事使达维德坐立不安，而且很恼火。他恨不得象狮子冲进竞技场，扑向新的猎物一样，一下子投入这项新的工作。

暮霭笼罩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房间。达维德那间陈设富丽典雅的书房，在耀眼的灯光下，几乎带点严肃气氛，他在那里接见那些为了各种各样事务来找他的人，他们带来了许许多多报告、账目，申请书和建议。

书房里，每件东西都是那么又重又大，颜色都是那么深，而且价格昂贵，但绝不是华而不实的。没有一件东西是为了炫耀或标新立异而陈设的；没有一件东西不显得高雅舒适。一个安着玻璃门的精美书柜里装满了书籍，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画，书桌上堆满了文件，屋子中间的圆桌上放满了地图、小册子和厚厚的书籍；桌子周围摆了几把又沉又矮的扶手椅。房间很宽敞，天花板很高，吊着一盏华丽的耀眼的灯，正照着圆桌。

达维德最早的原型就是寻求金羊毛的伊阿宋①。当伊阿宋乘船到科尔奇斯②去寻求金羊毛的时候，他的外表一定和现在

完全不同。时间改变了竞争的方法，也改变了勇士的模样。伊阿宋靠的是他的臂力和剑锋，达维德则靠的是自己的头脑和神经。这样，他的头脑和神经便越来越发达，形成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他的体格却被忽略了。人们必须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身材瘦削，不够魁梧，他的两颊深陷，皮肤苍白枯槁，却有这么大的力量；才能理解为什么一阵能把他的小船吹送到他渴望已久的海岸的微风，吹得他哆嗦，但他还是有这么大的力气。他面颊上两绺细细的、差不多是古铜色的连鬓胡子闪闪发光，丝一般的胡子梢一直垂到他那硬挺挺的矮领上。上嘴唇上发红的胡子又短又硬，把他那两片苍白的薄嘴唇衬得有些发暗。他的嘴角上不时流露出一丝微笑，带着多变的表情；他的微笑要么是鼓励或阻止，要么是吸引或拒绝，要么是相信或怀疑，要么是奉承或嘲弄——嘲弄的意味居多。可是，达维德主要的力量还是来自他的眼睛，他的两只眼睛总是长时间地盯着他所打量的东西。眼睛里的瞳仁象钢一样闪亮，冷冷的，令人捉摸不透，放射出两道锐利的、洞察一切的光芒。高高的额头上长着两道粗红眉毛，由于开始秃顶，额头显得更高了，而且很光滑，带着象牙般的光泽，双眉间布满了皱纹，象是充满了忧虑和烦恼。他的脸显得冷酷，富于理智，精力充沛，他那拧在一起的眉毛是一种深思苦虑的标记，嘴角上带着讥讽意味的纹路，看上去总象是撇着嘴。

这座大城市的一位最有声望的律师，正捧着一本翻开的法典，高声朗读摘出来的一连串要点。达维德站在旁边，聚精会神

---

① 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带了一群同伴到科尔奇斯去寻找金羊毛，他们乘的船叫"亚古"，于是船上的水手都称为"亚古诺特"，即寻求金羊毛的人。

② 科尔奇斯：古国名，属古代格鲁吉亚的一部分。

地听着，他的微笑里包含的嘲讽意味越来越明显。接着，等律师一停下来，他便开始用低沉的声音发表意见，似乎是出自谨慎，故意把语调压得很低，这是达维德的一个特点。

“对不起，你念的这些跟我们的事情毫无关系。”

他拿起书来，翻了几页，然后开始念起来。他念的时候，戴上一副牛角框的眼镜，这样一来，他那张苍白发黄的瘦脸上的表情，显得更深沉了。那位名律师显得又狼狈又惊讶。

“您说得对，”他说，“我弄错了。您确实精通法律。”

法律既然是他的武器和保险阀，他又怎么能不精通它呢？

那位律师一声不响地在一把又宽又矮的圈椅上坐下，接着建筑师把一张公共大厦的设计图样摊开在桌上；这图样要在冬季最后修改完毕，一开春就要动工。

达维德仍然凝神静听，用他那蓝钢色的眼睛盯着设计图样，目光中时时闪烁出头脑里浮现出的思想火花。过了一会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位老练的建筑师。他说话的时候，声调低沉而流畅，思路既连贯又清晰。建筑师恭恭敬敬地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且和刚才那位律师一样，显得十分惊讶。天哪！这个人可真是万事通；他在建筑学、数学和法律这些领域里遨游，就象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自由自在地蹓跶一样！达维德注意到周围那些人脸上惊讶的神情，薄薄的嘴唇上不时地浮起一丝嘲弄的笑意。难道这些人以为他会象一个辨不清颜色的瞎子一样来动手干这些事业？有些人的确是这么干的。结果呢？一败涂地！他很清楚，在当今的时代，只有渊博的知识才是累积成山的财富的基础；只有他自己记得，为了获得知识，他曾经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

另一个站在桌子跟前的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一双黑眼睛

显出他有天才，他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举止有些近乎粗野。这是一位雕刻师，还年轻，却已经有点名气了。他患有初期肺病，因而脸色格外红润，目光灼灼，从胸部不时发出一声声短促的咳嗽。这位大承包商修建的大厦所需要的雕塑，由他负责，他谈到自己的打算，拿出雕塑的图样，解释自己的做法。他越说越起劲，声音也越来越高，停下来咳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达维德抬起头来，两颊上敏感的肌肉轻微地颤动着；他伸出两根又白又细的手指，用指尖碰了碰那位艺术家的肩膀。

“歇一会儿吧，”他说道，“话说得太长了，伤身体。”

“我的小女儿咳起来也是这个样子，”他对在座的其余的人说道，“我对她的病真有些担心。”

“也许到意大利去玩一趟会好一些。”建筑师说道。

“不错，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医生认为眼下还没有什么危险。”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雕刻师说道：

“你应该到意大利去一趟，看看那里珍藏的艺术品，再说，那里的气候不错。”

那位艺术家对于这样打断他的话有点不大高兴，因而没有正面答话，只是继续把他的设计拿给对方看，一面解释着。可是他呼吸急促，不断地咳嗽，说起话来更吃力了。于是达维德把身子挺直了。

“我对于艺术懂得非常少，”他说，“我倒不是瞧不起艺术，恰恰相反，我认为艺术是一种力量，全世界都崇拜艺术，我主要是没有时间。不要再费事拿出那些图样和设计来了，我早就批准了，我完全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什诺公爵提议要我去请你来的，我一向钦佩他的眼力和才智。此外，我在他家里也见

到过你的作品，我很喜欢那些东西。有人说我们这些金融界和实业界的人只能代表物质，和普赛克①无缘。可是我说，在什诺公爵家里看了你雕刻的普塞克，它使我感到我并不仅仅代表物质。”

他的嘴角上流露出嘲讽的神情，却用了更亲切的语气继续说道：

“我们来把你的报酬定一下吧，我先说个数，”他急切地说着。

他用询问的口吻说出一个很大的数目。雕刻师鞠了一躬，他的喜悦和惊讶是无法掩饰的，再说他也没打算掩饰。接着达维德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臂，把他领到大书桌跟前，打开抽屉。站在圆桌跟前的律师和建筑师互相递了个眼色。

“到底是公爵的红人！”一个低声说道。

“真聪明！多会自我标榜！”另一个也低声说道。

“据我所知，”达维德对年轻的艺术家说道，“雕刻家得先花上一大笔钱，才能着手制做一件定货。这是预付的钱，你就痛痛快快地收下吧。钱本来就是给有才干的人用的嘛。”

雕刻家很惊异，因为他所想象的大富翁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钱本来就是给有才干的人用的！”雕刻师重复了一遍。“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见有钱人这么说呢！您真这么想吗？”

达维德微微一笑，可是他的脸立刻绷了起来。

“亲爱的先生，”他说道，“假如能使世界上的人不象你这样咳嗽，拿出一大笔钱我也乐意。”

“是因为您的女儿……”雕刻师刚一开口，可是达维德脸上

① 希腊神话：普赛克是中与爱神厄洛斯相爱的美女，是灵魂的化身。

的表情已变得冷淡而严肃，转身朝圆桌那边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门口的仆人通报又来客了。

“亚瑟·克拉尼茨基先生。”

仆人刚通报完，客人立刻走了进来，与往外走的雕刻师擦身而过。

这位客人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步态却象年轻人一样轻盈，还是那么漂亮的脸上带着愉快得意的表情。总的说来，他的外表好象还留有一些当年的英俊风度，可是就象一件很华丽的长袍从破绽里露出了脏里子一样，在这种风度后面已经显露出精心掩饰着的衰老（也许还是未老先衰呢）。

他是个高个儿，长着一张挺有气派的椭圆脸，乌黑的络腮胡子，鬈曲的黑头发没能完全盖住后脑勺上秃了的地方。红嘴唇上留的是年轻人式样的胡子，胡子尖弯过来朝上翘着。他迈着矫健的步伐穿过书房，显然想用既诚恳又亲热的态度向这里的主人致意。可是达维德那冷漠的眼神里闪射出咄咄逼人的光，他仅仅用手指尖碰了碰客人伸出来的手——一只细长、白皙、保养得挺好的真正贵族的手。

“抱歉，抱歉，亲爱的阿罗修斯先生，请原谅我来得不是时候，您有这么多重要的大事忙着呢！可是我一听说您找我，我就赶紧跑来啦。”

“不错，”达维德说道，“我要跟你谈一谈，请你等一下好吗？”

他转过身对着站在桌子旁边的两个人。那两个人在达维德招呼克拉尼茨基的时候，用无法掩饰的好奇的表情望着主人。

每当达维德和这位常客——这位贵族的后裔见面时，人们总是感到很好奇。很长一段时间，达维德并没有觉察到这种情况，可是现在他注意到了。这时候，他很快地扫了那两个人一

眼，他看出那位名律师的嘴角上带着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与此同时，他还看见建筑师嘴角上也会心地露出类似的笑意。他又跟这两个人谈了几分钟的话。当他们转身往外走时，他送他们到门口，然后把门关上，转身对克拉尼茨基说道：

"好，现在我可以接待您了。"

从来没有人听到过象这样冷冰冰的、语气里还带着一丝克制着的威胁意味的客套话。克拉尼茨基一看到这种情况，就故意慢吞吞地把帽子放在一件家具上，脸上露出惶恐的神情。他低着头，一瞬间，额上的皱纹和那塌陷的两颊使他显出好象老了十岁。由于讲究礼貌早已成了习惯，所以他还是下意识地带着谦恭的神态，转过身来对着达维德。

"亲爱的阿罗修斯先生，您写信给我……"

"我叫你来，"达维德打断他的话说道，"为的是向你提出一个条件，做一些变动。"

他从一本厚厚的长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他事先已在纸上匆匆写了几个字；这时，他把这张纸递给克拉尼茨基，说道：

"这是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我听说你的光景不太好。"

克拉尼茨基高兴得容光焕发，又好象年轻了十岁。他手里捏着递给他的那张支票，吞吞吐吐地说道：

"亲爱的阿罗修斯先生，您对我的帮助是真心诚意的，而且还是您主动提出的，实在太慷慨了。不过请您放心，等我的产业收入一增加……"

达维德再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还能不知道你有多少产业和你从这些产业里能得到多少收入？你没有什么产业，只有一个小村子，从那儿赚来的进项还不够你自己花消的一半。要不是你母亲和

什诺公爵还有几家有九种族徽①的贵族是亲戚的话，你就得在那个小村子里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不过，既然由于你母亲的关系，你跟这些显赫的人家成了亲戚，你才得以出入上等社会的圈子里。凡是和你有关的行当，我都知道。你甭想糊弄我，我什么都知道。”

达维德特别强调最后这句话，克拉尼茨基似乎对这一点感到困惑不解，而且无法掩饰他这种心情。

“说真的②，”克拉尼茨基开口说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口吻来谈您那真心诚意的帮助。”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给你这笔钱并不是对朋友的援助，这不过是一笔交易。首先，我要求你今后一定要跟我的儿子马利安断绝一切关系。”

克拉尼茨基倒退了好几步。

“跟马利安？”他大声喊道，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要我跟他断绝一切关系！这可能吗？为什么呢？这怎么能行呢？可是，是您自己……”

“不错，这件事当初是我提出来的。我们一家长期住在这里，而我却经常不在家；我确实希望他们能够出入我认为最合适的那个社会圈子，所以我才请你充当我家里的人和那个圈子之间的介绍人……”

“我不是照您的意思办了吗？”这一次轮到克拉尼茨基抬起头来打断了他的话。

达维德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的脸，慢吞吞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

① 欧洲贵族家族，都有各自的族徽，漆在马车或绣在衣服上，如果和另一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可以并在一起用。

② 此处原为法语。

着话，但是，他竭力想抑制住的满腔怒火似乎不断要冲破他那冷冰冰的语调，于是他不时地停了下来。

“是的，先生，可是你把我的儿子带坏了。光凭他自己，是决不会堕落、懒散到这种地步的。是你使他荒废了学业，你领着他到处寻欢作乐，你带他到各种娱乐场所去，从最上等的到最下流的地方全都跑遍了。我离家三年，一回来就发现马利安已经堕落了。幸亏他还是个孩子，才二十三岁，还来得及挽救。我挽救他的第一步就是禁止你再跟我儿子保持任何联系。”

达维德说到最后几句话时，声色俱厉，放在桌面上的手指象是要抠进桌子里去似的，眉间的皱纹也锁得更紧了，眼睛里射出钢一般的青光；他满腹仇恨、气愤和轻蔑。最初克拉尼茨基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可是后来他也勃然大怒了。

“你说什么？”他大声嚷道，“该不是我的耳朵有毛病吧？你责怪我！多少年来，不论是你忙着办事也好，出门也好，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保护你的家庭，只有我在教导你的儿子。好啊！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老交情，难道你忘了没有我你会认识全国全城这些最高贵的人家吗？难道你不记得你曾经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希望把女儿嫁到那个社会圈子里去，我的这些关系可能成为你方便的桥梁吗？难道你忘了是你要求我务必把马利安带进那个最上等的社会里去，并且教给他那个社会里怎样待人接物的吗？太妙了！你毫无牵挂、跑南闯北地赚大钱去了，而我在这里按照你的意思替你把什么事都办得妥妥贴贴，如今倒反过来责备我。这样的责备，至少可以说是太不客气了——简直是侮辱人，太粗鲁——真是没有法说！闻所未闻！①既然你说出这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种话来，我就得为我的名誉要求和你决斗。”

他真的打心眼里生气了，那张仍然端正的脸涨得通红。达维德也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一点不假，一点不假，这个人说的完全是实情，他达维德曾经利用过这个人，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曾经喜欢、甚至爱过这个人，并且对他十分信任。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人的性格，尽管他曾经花费过一些时间去分析和了解与他的事业毫不相干的人，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了解这个人。可是就这件事而言，不论发生过什么情况，都是按他的意愿办理的。从他的内心深处，从他那神秘的洞穴里，爬出一条毒蛇，他觉得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冰凉的感觉和粘液从嗓子眼里往外冒，可是他还是抬起头来说道：

“你的话里固然有不少是实情，可是我的决心不变，再次希望你不要再到我家里来了。”

克拉尼茨基的前额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说道：“照你现在对我的态度，我该怎么理解刚才你对我表示的那番好意呢？”

“那是你为我，或者说为我们一家办事的酬劳。我付了这笔钱，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从此以后不再来往了。”

“这个世界上不见得人人都得听你的！”克拉尼茨基大声嚷道，“不能凭你一个人的心愿，就不让我到这里来。”

达维德脸色苍白，连嘴唇上也没有一点血色，他从信夹子里取出一个精致的小信封，用两个手指头把信递到克拉尼茨基跟前，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玛尔维娜·达维德太太。克拉尼茨基一见这封信，通红的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他脸色异常苍白，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眼睛睁得老大。过了好半天，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彼此的脸色都白得象亚麻布一样，现出一种秘密被揭穿以后的那种惊恐神情。达维德先开口说话，声音低得几

乎听不见。他说道：

“不用解释这封信怎么会落到我手里的！纯粹是凑巧罢了。这种凑巧的事情很平常，可是有一点好处，有时候可以揭穿骗局和制止无赖行为！”

克拉尼茨基除了额头上出现一些红斑以外，脸色依然很苍白，一下子又显得非常苍老了。他往前走了几步，站在达维德面前，中间隔着一张圆桌。他那亮晶晶的黑眼睛狠狠地盯着达维德的脸，用压抑着的嗓音说道：

“骗局！无赖行为！这些字眼说起来很容易！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太太在很年轻的时候，差一点成了我的未婚妻吗？”

达维德嘴角上露出讥讽的神情，说道：

“你是照你母亲的吩咐，把她抛弃了的，就是在那时候，你母亲送你到这座大城市来寻找金羊毛的。”

“可是等你到天涯海角去寻找金羊毛的时候，”克拉尼茨基回答道，“你却认为让我去保护那个我过去爱过的女人是最合适的。你认为自己神通广大，哪怕就是在你和她相隔万里的情况下……”

“我们该结束这场可笑的辩论了。”达维德说道。

“就我来说，”克拉尼茨基激昂地插嘴道，“我愿意和你用决斗来了结这件事情。我恭候你的副手①。”

达维德放声大笑起来。

“决斗？你以为外人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决斗吗？这会牵连你过去的未婚妻的。这一点我本来可以不在乎，可是我非在乎不可，因为她姓我的姓，更主要的是我有两个女儿，我还有事

---

① 指决斗双方各备的副手。

业……”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道：

“把丑事闹出去，会有损于我的事业的，肯定会影响我两个女儿的前途；所以我既不打算和你决斗，也不打算叫我的佣人用鞭子抽你一顿！”

克拉尼茨基浑身发抖，象挨了一拳似的；他把身子挺直了，拿出点男子气概，把给他的那张支票揉成一团，对着达维德的脸把那个纸弹扔了过去，打在达维德那古铜色的络腮胡子上，然后掉在他的脚下。随后，克拉尼茨基不自觉地以十分斯文的态度，轻快地转过身，大步朝门口走去，屋子里只剩下达维德一个人了。在这间宽敞、高大、富丽堂皇的屋子里，在一盏华灯耀眼光照下，只有他一个人待在这里。他用两只手紧抱着耷拉着的脑袋，白皙纤细的手指象钳子似的夹着他的头。他几年不在家，回来以后碰上多少为难和烦恼的事啊！可是还有比这更叫人为难、令人烦恼的事吗？他心里的那条蛇又在往上爬，一直爬到了嗓子眼。这是一种痛苦，同时夹杂着一种难以忍受的恶心的感觉。可是达维德不爱用夸大的词句，他绝不肯说出或是去想那两个词：痛苦和恶心，只有逍遥自在的人和诗人才用那样的词。他是一个刻苦勤劳的人，他只懂得为难、烦恼这样的字眼。现在该怎么处理那个女人呢？把她象畜生一样赶出去吗？他一向对她百依百顺，百般娇惯，她却恩将仇报。不能这么办。要为他的孩子，特别是为两个女儿着想，要为他的事业、他的地位、他的家庭着想，一旦把丑事宣扬出去，对谁都不利。因此他必须继续和她住在一所房子里，整天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那一双一度曾经属于他的眼睛。不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一定要忍耐，要克制自己，要竭力克制自己，决不能让事态发展到争吵、谴

责或辩解的地步。毋庸置疑，决不能弄到争吵、谴责或辩解的地步，首先这么闹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不过是白白浪费精力而已，而对他来说，精力实在是太宝贵了。其次，对那个女人最好的惩罚就是对她保持沉默，这就会在他们两人中间筑起一堵穿不透的墙壁。尽管责备会象刀刃一样锋利，可是从责备里总还可以听到一点声音，还有一线挽救的希望；可是对于一件坏事不明说，保持沉默，却象是一口棺材，里面从早到晚都装着那个女人的自尊和她内心依然富有人情味的情感。这是象坟墓一样沉默的轻蔑！她可以享用他那万贯家财，但是这里面却包含着他的轻蔑；她可以用他大量的金钱来打扮自己，但是这里面却交织着他的憎恨。憎恨吗？啊，他对她无疑是切齿痛恨的，不过，有的时候她的名字会不可思议地在他脑子里浮现，就象是某些非常可爱的、永远失去了的、无可取代的东西激起的回声。可能吗？她真的可能做出那种事吗？玛尔维娜，她曾经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少女啊！十年过去了，她又是一位多么可爱的妇人啊！在他要出门的时候，她跪下来哭泣，哀求丈夫不要离开她！那一幅情景他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她那淡黄色的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肩上和胸前，泪珠从她那披散着非常秀丽的头发的脸庞上滚下来，象钻石一般晶莹。他猛然抬起头来，挺直了身子。真是愚蠢透顶！他怎么能为这种伤感和感情的冲动糟蹋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他需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别的方面。他需要集中一切力量，使他的新计划获得预期的成功。为什么“那只猎狗”至今还没露面，把他需要的回信带来呢？啊，只要他能和那位大人物谈上一小时，就能使那位大人物信服，他就能如愿以偿，就能打败与他竞争的对手，独霸这片实业和投机的新地盘。眼下存在着不少障碍，存在着阴谋和危险的竞争，这一切他都明

白，可是正是这种争强斗智对他最有吸引力。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满腹烦恼、心事重重时，对他来说，胜利的前景和新的工作就象满满一匙麻醉剂或是一杯振奋精神的烈酒似的。他需要到俱乐部去一趟，去打一会儿牌。他有时在晚上打几个钟头牌，打牌并不见得特别有意思，可是和他一起打牌的都是社会名流或是他在事业上用得着的人。说不定他还能在那里碰见他白白等了好多天的那位要人呢。

他刚要伸手去按电铃，这时从那幅把通到内室去的门遮住一半的门帘后面传出一声细微而胆怯的声音，听声音很难分辨出说话的人是个孩子，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

"可以进来吗？"

达维德急忙朝门那边走去，嘴里连声应道：

"可以！可以！"

这时，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艳丽的衣裳，从黑洞洞的隔壁屋子里走进灯火通明的书房来。她个子高高的，身材亭亭玉立，长着纤细的腰肢，窄窄的肩膀。一头浓密的淡黄色头发沉甸甸的，好象连她那漂亮的小脑袋都坠得微微朝后仰着。她那眉目清秀的鹅蛋脸庞上浮现着青春的红晕，嘴唇象樱桃似的，弯弯的两道黑眉毛底下长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紧跟在这个女孩艳丽衣裙的后面，跑来一个毛茸茸的小动物，象个灰丝线球似的，这是一只小狗。

"卡拉！"达维德喊了一声，"啊，你来了，小东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来尽管大胆走进来。今天身体怎么样？你咳嗽不那么厉害了吧？你今天散步了吗？你跟谁一起去散步的？是跟玛丽小姐，还是跟艾琳去的？来，来，坐在这把椅子上。"

他拉着她的小手，领她朝桌子那边走去，桌子周围有好几把

圈椅。他的举动带有几分温存和文雅，就象是对待一个十分心爱却又不大熟悉的人，体贴达到了殷勤的程度。他同时表现出一种欣喜的感情。她很高兴，微笑着，脸红红的，有些忸怩不安。她迈着碎步子，跟在他身边朝前走，不时低下头去吻他的手。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腼腆而妩媚，同时显得有些任性。看上去他们就象是两个一见面就非常欢喜、可是还没有摆脱礼节拘束的人。他把她当作一位皇后，在书房里接待她，让她坐在圈椅上，然后靠近她坐下，拉着她的两只手。那只灰毛狗在他们中间，靠着女主人的裙边坐在那里，神态有点发窘，显然它不常到这间屋子里来。卡拉也一样，她那张着的小嘴上有一种腼腆而幸福的表情，含笑地打量着那些花瓶和墙壁，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说几句话。她举止非常天真，两只小手一动不动地放在父亲的手心里。最后，她用非常轻的声音说道：

“爸爸，亲爱的，我非常想见见您，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您谈，所以我就来了。”

“你来得好，我的小东西。为什么不常来呢？你来了，我真高兴极了。”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她的脸，那张脸几乎还是个孩子似的。她长得那么象她的母亲，和玛尔维娜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可是在他认识玛尔维娜的时候，她看起来要比卡拉大得多。头发也是这样光泽，那双眼睛也一样，也是黑眉毛，黑眼珠，也是那样的额头。他皱起了眉头，又问了一句：

“为什么不常来呢？”

“爸爸，您老是那么忙呀。”她小声地说道。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突然很快地回答道，“听你的口气好象有点埋怨我似的，难道我忙是一件坏事吗？要知道工作是人

的天职，是一个人的价值。我的孩子应该比别人更尊重我的工作，因为我这么辛苦，不光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你们，甚至主要是为了你们。”

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到自己竟会绷着脸，用那样唐突的口吻跟这个孩子说话。他知道额头上的乌云来自他内心的什么地方，来自他从前一直没有正视过的一种模糊的感情。可是他简直不了解这个姑娘！他上次离开家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如今她几乎已经长成大人了。可是，转眼间，她突然从矮圈椅里滑到了地毯上，紧握着双手跪着，开始激动而急促地说道：

“爸爸，您的孩子跪在您面前了。就是在您出远门的时候，她也尊敬您，服从您，想念您；如今您回来了，她更爱您了，爱您超过了一切……”

说到这里，她转过身去把那个爬到她肩膀上的灰丝线球推开。

“走开，蒲非①，走开呀！我这会儿没工夫跟你玩。”

她把小狗推开，小狗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毯上坐下来。达维德听了女儿的话，一股舒畅的暖流涌进了心窝；可是他原则上是不喜欢热情的，对于感情以及感情的流露，他主张适可而止。他伸出两只手，捧起女孩埋在他膝头上的脑袋。

“不要激动，不要过分兴奋。要镇静，千万要保持镇静，不镇静，什么事都算计不准确，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你喜欢爸爸，爸爸当然很高兴，可是要沉着，快站起来，好好坐着。”

她象祈祷一样，把双手合在一起。

“爸爸，让我就这样靠着您的膝盖待一会儿吧。我早就想，

---

① 小狗叫“蒲沸”，“蒲非”是爱称。

等您回来以后，我可以常常来跟您谈谈，什么事都问问您，什么事都跟您学。”

她又咳了起来。达维德并没有拉她起来，而是搂着她，让她靠着自己的胸口。

“瞧，你又咳嗽了！你咳得厉害吗？好啦，别说话了，别说话了！等咳过了再说。是不是咳一会儿就过去了？”

这一阵咳完了，她又格格地笑起来了。她的牙齿象珍珠似的在两片红嘴唇当中闪闪发光。达维德的眼睛里露出欣慰的光。

“这下子咳过去了！我不常咳嗽，只是难得才咳一阵，我的身体很好。爸爸，只有一次，您不在家的时候，有一天我站在一扇开着的窗子跟前着了凉，那一次我病得可厉害啦。”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你这个发热的小脑袋忽然想在冬天夜里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看看铺满白雪的花园在月光下是什么样子。”

“是瞧树啊，爸爸，是瞧树啊！”她快活地微笑着说道，“不是瞧整个花园，光是瞧那些树，上面盖着雪和霜，在月光下面，就象一根根大理石、石膏和水晶柱子似的，上面好象还镶着钻石，绣着花边；只要风轻轻一吹，那些珍珠就会象下雨似的撒在地上。”

“哎呀！”达维德大声说道，“大理石、石膏、花边、钻石、珍珠！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只有干树桩子、树枝、雪和白霜。那是一种狂热！你看这有多大的害处。后来你不是得了一场很重的肺炎吗？那场病到现在还没有好利索呢。”

“好利索了！”她随口答道。然后又认真地说道，“好爸爸，难道赞赏一件非常美的东西，或是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也算是狂热吗？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喜欢的就是狂热，要是没有狂

热，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她的眼睛里充满诧异、沉思和忧虑的表情，秀丽的面庞上泛起野玫瑰似的色彩。她诧异地张开胳膊，又重复了一句：

“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达维德大声笑着。

“我看你的脑子已经有点乱了，不过，你还是个孩子，你的烦恼很快就会过去的。”

他抚摸着她那浅黄色的头发，接着说道：

“崇拜，爱情，这一类感情上的东西都是很美好的，可是不应该把这些东西放在第一位。”

卡拉听得那么入神，她微微地张着嘴，一动不动，象是一座雕像。

“那么什么东西该占第一位呢，爸爸？”

达维德没有立刻回答。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该占第一位呢？

“责任。”他答道。

“什么样的责任呢，爸爸？”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什么样的责任呢？是呀，是哪一种责任呢？

“当然是工作的责任罗，勤苦劳作的责任嘛！”

卡拉的脸越发红润了，这时她非常好奇、非常热心地听着父亲的答话。

“工作？为什么要工作呢，亲爱的爸爸？”

“你说什么？为什么要工作？”

“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目的呢？因为谁也不会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什么目的？这个孩子把她爸爸问住了！他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可是，爸爸，您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她带着非常好奇的神情热心地接着问道。

就眼前来说，他为什么想承包一项修建大批军队营房的大工程，目的是很清楚的，可是他能够把这些解释给女儿听吗？这时候，女儿的黑眼睛正盯着他的脸，等着他回答呢。

“为什么？”他说道，“我……工作给了我不少的，有时是不计其数的利润。”

“是钱吗？”她问道。

“是钱。”

她点点头，表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

“可是我呢，”她开始说道，“如果我想要工作，我可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为什么目的去工作。”

他大笑起来。

“你用不着工作，我会为你工作，替你工作的。”

“那么，爸爸！”她也笑了起来，然后大声说道，“那我该做什么呢？崇拜、爱情都是狂热，人的责任是工作，而我又可以不工作，那我该干什么呢？”

她又一次流露出诧异和询问的神情，张着两只小手，眼睛闪着亮光，嘴唇颤抖着。

达维德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伸手去掏表。

“我没工夫了，”他说道，“我要到俱乐部去一趟。”

就在这个时候，仆人从前厅敞开的门那里通报：

“什诺·斯基尔盖罗公爵。”

达维德脸上立刻现出喜悦的神情。卡拉从地上一跃而起，看了看四周，叫道：

“蒲狒！蒲狒！来，咱们走吧！小狗儿。”

“公爵在哪儿？”达维德急忙问道，“他进来了，还是在马车里？”

“在马车里。”仆人回答道。

“请进来，请进来！”

公爵这时候突然来访，使他感到十分高兴，根本没有注意到卡拉脸上懊丧的神情。她把小狗从地板上抱起来，搂在怀里，低声说道：

“这是第三回了，也许是第四回了……谁知道这是第几回了！”

达维德一步迈到她面前。

“你可以待在这里！你认识公爵……”

“啊，不，爸爸，我得赶紧走……我这一身怎么行呢！”

她身上穿的白底蓝点的长袍是睡衣式样，她的头发也有点蓬乱。她抱着狗朝门那边跑去，那里是黑魆魆的一片。

“等一等！”达维德喊道，从书桌上举起点着蜡的大烛台。这时候公爵正慢腾腾地上楼梯呢。“让我给你照着，穿过这些黑屋子。”

他说完就领着她走进第二间屋子。穿过那间屋子的时候，她抱着小狗，迈着小碎步，跟在他身旁，那苗条的身影显得那么娇憨而妩媚。她又重复说了一遍：

“这也许是第四回了——真不知道这种事情还会出现多少回呢！”

“什么事情？”

“唉，总是在我刚要跟您谈话的时候，就有人打岔。”

“那有什么办法呢?”他笑着回答道，“谁叫你爸爸既不是个隐士，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无名小卒啊。”

他们很快地穿过第二间屋子。达维德手里举着的蜡烛燃起的火焰，在那些金光闪闪、亮亮堂堂的油漆墙壁和家具上，映出了闪烁的亮光。这些闪光象一群狡猾的精灵，在一片寂静、黑暗和空虚中时隐时现。

达维德心里想：

“这里多黑暗，多冷清啊!”

卡拉好象猜到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

“今天有人请妈妈和艾娜① 吃饭，在……”

她说出一个金融巨头的名字，然后又补充了一句：

“她们吃完饭，再回来换衣服到剧院去。”

“你也去吗?”达维德问道。

“我? 我还没有开始出去交际呢，目前医生也不让我到剧院去。我可以跟玛丽小姐一起看看书，聊聊天，逗蒲狒玩。”

她用手掌摸了摸小狗那光滑的脑袋。达维德在第三间屋子的门口停了下来，把蜡烛递给卡拉，她接过蜡烛，那只细长的胳膊吃力地微微弯着。

“你一个人往前走吧，我得赶紧去见公爵。”

她弯下腰在他的两只手上匆忙而热情地吻了好几下。她怀里抱着小狗，烛光照着她那玫瑰色的脸庞，肩上披散着浅黄色的头发，便消失在黑暗中了。达维德转身穿过那片昏暗地方往回走，他匆匆走过那两间宽敞的屋子时，忽然觉得后面从里面那间

---

① 艾琳的爱称。

屋子里，好象有什么重东西压到他的肩上。他回头看了一看，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空虚、黑暗和寂静。

“我真蠢！一定得把整座房子都安上灯！”达维德心里想着，急忙走进书房。他显得有点高兴过度，脸上笑容可掬，嘴里嚷着“荣幸，荣幸”，向公爵问好。公爵是个中年人，相貌和蔼可亲，说起话来谦虚而有风趣。他们坐下之后，公爵说出了来意：不久将在他的一座庄园举行狩猎，他邀请达维德参加。达维德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不过答应得有点过急，显得未免过分热心。然而他在这些名门显贵面前，总是不能象在其他人面前那样，恰如其分地把握自己的言谈举止。他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可就是没法克制，一到这些人面前，他就禁不住要受到自己某种热情的支配，因而显得过分兴奋。公爵谈到了那位雕刻师，对他的天赋倍加赞扬。那个年轻人离开达维德家以后，直奔公爵家，把他所听到的话和遇到的事一五一十都告诉公爵了。

“你对这个年轻的天才爱护备至，使我深受感动，并且也为他能找到一位象你这样慷慨而尊崇艺术的人感到庆幸。”

达维德心里想：他射的箭总是百发百中。准是因为他对雕刻师表示关怀，公爵才出乎意料地来拜访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打猎。他笑容可掬地说：

“那个年轻人看上去病得很厉害，到气候好一些的地方去旅行，也许可以使他的身体好起来。我打算在这方面帮助他，而且要想办法让他接受。我估计他会拒绝，但是我要尽力说服他，这是出自对艺术的尊崇，出自对一个年轻人的关怀。而且，这个年轻人除了有许多讨人喜欢的特点以外，他还受到什诺公爵的格外宠爱，就凭这一点我也要对他多多关照。”

要有可能，达维德真想为这番话的措词吻吻他自己，他觉得

自己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尤其是当公爵带着喜悦的神情说出下面的话时，他更加得意了。公爵回答道：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嘉言善举！你把幸运赐给你的财富用在确实高尚的地方了。”

“不是凭运气，公爵，不是凭运气！”达维德大声说道，“是靠艰苦的劳动。”

“象你这样辛勤苦干的人，简直是现代的骑士，”公爵风趣地回答道，“本世纪的杜·居斯克林①和熙德②。”

然后他站起来，紧紧握住这位熙德的手，把不久将举行狩猎的日期又说了一遍，让达维德记住。什诺公爵是一位血统最纯正的贵族，他那崇高的声望，确实当之无愧。达维德真是满面春风。当他陪着公爵朝前厅门口走去时，他那副神情就好象从来没有一盘蛇在他的胸中折腾过似的，此刻他的心愉快而得意地跳动着。公爵走到门口站住了，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句，因为我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全城都在传说你的大女儿不久就要和普罗恩道夫男爵结婚了，这是真的吗？”

达维德的脸色刷地一下变了，露出严厉而凶狠的样子。

“如果这种谣传有一点点真实的话，”他回答道，“那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件事连同这些风言风语一齐打消。”

“这样做很对，完全对！”公爵大声说道。接着他低下头，把嘴几乎凑到达维德的耳朵上小声说道：

---

① 居斯克林（1320?—1380），十四世纪的法国骑士，查理五世的统帅，中世纪诗歌中的著名人物。

② 熙德：十一世纪西班牙著名骑士，反抗阿拉伯人的著名战士，西班牙民间文学中的英雄。

"象埃米尔男爵那样年轻的纨袴子弟，有多少钱也经不起他花呀①。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他已经败掉一笔家产了，另外一笔也已经被他败掉一半了。"

他说完，笑了起来，接着又非常亲昵地补了几句：

"我常常见到令郎。我和我的太太都非常感谢那位诚实可靠的克拉尼茨基，是他在一年前把令郎介绍给我们的。令郎真是个十分体面、聪明而又忠厚的年轻人，真为你增光啊。"

公爵走了。达维德站在圆桌旁陷入了沉思，他的笑容和眼神里都隐含着讥讽，他又蹙起眉头。这个年轻的雕刻师虽然是什诺公爵的宠儿，却穿得衣衫褴褛，害了肺病也没人管，直到他这位财主夹着钱包出现，才替那位贵族拿出钱来，可是礼尚往来，他得到了一次拜访和参加狩猎的邀请。"看看金钱的魔力！真是钱能通神——哈！哈！哈！"

他内心在一个劲儿地笑着，可是脑子里却闪着两个字："无聊！无聊！"

他所指的"无聊"，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可是他的确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他仿佛又听见公爵在提"那位诚实的克拉尼茨基"，一股热血冲上他的脑门。他刚刚忘了的事情，这下子又都想起来了，耳边响着公爵的声音："那位诚实的克拉尼茨基。"他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对自己说着："诚实！诚实！"然后他接着说了声：

"无聊！"

埃米尔男爵这个专会花钱的年轻的纨袴子弟，他居然想要

① 原文是："没有一条帕克多拉斯河的水不被他喝干的。"帕克多拉斯河是古代小亚细亚利地亚的河流，传说利地亚王的金子都是从这条河里得来的，因而此处意译为"多少钱也经不起他花"。

娶他的女儿，弄走一大笔他辛苦挣来的家财。那个男爵既象个弧状菌①，又象个猴子似的，难道艾琳爱上他了吗？这桩家务事可得好好想一想，免得弄出不幸的事来。他朝门那边瞥了一眼，门里面是一片深沉的毫无动静的漆黑，象是一扇通往神秘莫测之境的窗户。

“我一定要把这所房子都点上灯。”他想。这时，他听到马车驶进大门的沉重的车轮声。他按了一下电铃。

“是太太回来了吗？”

“是的，老爷。”

“告诉车夫等一等，送我到俱乐部去。”

在仆人开门的时候，传进来一阵象风声似的绸缎的窸窣声，两个身穿缎子长衣裙的人影穿过前厅，一直朝黑暗的内室走去，一个仆人手举着灯走在她们前面，照亮了黑暗的屋子。

这道灯光又惊醒了那些闪亮的精灵，它们在镀金的物件上、在油漆的墙壁和家具上跳跃着，忽而从黑暗中跳出来，忽而又跑进去；它们忽明忽暗地映照着两位盛装的忧郁的妇女，照着她们低着的头、垂下的眼皮和抿着的嘴唇。

---

① 弧状菌一般为S形，这里指男爵身材细瘦，弯腰驼背的长相。

第 二 章

有一种女人特别不显得老，她们的美貌，尽管随着生活的不同阶段会有所改变，却始终风韵犹存，玛尔维娜·达维德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美丽与其说是由于她的相貌出众，还不如说是由于她那异常动人的举止、笑容、表情和谈吐。她依然保持着年轻时那样的浅色金发，她把头发梳得高高的，盘在低低的前额上，使人联想起希腊女子的雕像。衬托着这头金发和她那略微有些衰老但仍然娇嫩的肤色的，是闪烁在黑眉毛底下的、同样黑亮的一双眼睛；这对眼睛流露出非常温柔、热情的目光，有时候明媚，有时也不免由于忧郁而显得阴沉。她穿了一件镶着花边的长袍，光亮的头发上闪现着星形的金刚钻首饰，她在剧院里正和许多到她包厢里来的熟人寒暄，她的态度既和蔼又大方，完全是一副社交贵妇人的气派。就所谓社交人物的特点而言，她在这座大城市里也是颇负盛名的，因而使那些知道她的底细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人们都知道，她的出身并不高贵。达维德早年远不如现在这样得意，她嫁给他的时候只是一个穷苦的孤女，一个女教员。但是玛尔维娜·达维德是这样一种女人，象钻石似的，只要用金托一镶，就会闪闪发光。她风姿动人，仪态大方，谈吐风雅，在上流社会里光芒四射，好象她天生就是位大家闺秀似的。她那满面春风的神情，显得那么称心、娴静，甚至还时常流露出欣喜、活泼的样子，她那希腊式的前额上偶尔浮现出一丝浅

浅的难以觉察的皱纹，这使她的脸上显出一种疲倦的神情，或者当她那依然好看而红润的双唇在嘴角往下耷拉时，她那又白又细嫩的鹅蛋脸庞显得比平常要老十岁。可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即使有，也只是短促的一刹那，过一会儿，玛尔维娜·达维德那双明眸又是那么神采奕奕，那身雍容华贵的装扮依然显得那样漂亮，那银铃般的嗓音听起来又是那样亲切悦耳。看起来她好象比她的大女儿大不了几岁。有时候有的客人在离开她的包厢时说道：

"她比她女儿还漂亮哩。"

说得更多的是："她比她女儿还讨人喜欢，更容易接近。"

大自然待艾琳·达维德也不薄；可是，虽然她现在年纪轻轻的，外貌上却已有了令人惊异的、沮丧的抑郁寡欢的痕迹。

如果说妹妹长得活象她妈妈，那么姐姐那高高的额头、薄薄的嘴唇、还有嘴角上那种嘲讽的神情（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表情，实在令人诧异），这一切都使人想起她的父亲。她的头发也象父亲，既有金红色也有古铜色的光泽；在她那张显得有些颀长的苍白的脸上，一双眼睛时常闪烁着犀利的光芒。她的眼睛也和父亲一样，不大，但是两颗灰色眸子冷冰冰的，好象能看透一切，而且过于理智，显得无情。她那优美的身材太瘦削了一点，她的态度和举止有些过分矜持和拘谨。在社交界，人们把她看作是一位傲慢、冷漠、难以接近、独具一格、甚至生性古怪的年轻小姐。

台上演出的是一出颇受赞扬的戏，剧院里麇集了全城上流社会所有显赫名流和时髦人物。所有的包厢都坐满了人，只有一个包厢直到第二幕开始才乒乒乓乓地打开来，里面顿时闹哄哄的，充满响亮的高谈阔论的声音。那个包厢里坐的是一群衣

奢华丽、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们好象是由于地位、习惯和乐趣相近才聚到一起的。整个剧院从后排到前排，所有人的眼睛和望远镜都转过来对着那个包厢，注视着包厢里的那些爵爷、阔少、世家子弟，或继承了大批财产的显贵们。包厢里、圈椅上和顶层楼座里，人们都在议论这些由于行为放荡、谈吐俏皮或奢侈过度而闻名一时的人的姓名，以及关于他们挥霍无度和桃色事件等轶闻。桃色事件的内容当然只能悄悄地议论，提到钱财数目的时候，人们却忍不住要瞠目结舌。那年冬天，这群年轻人当中有两个在社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埃米尔·普罗恩道夫男爵和马利安·达维德，这两个人的家庭都是最近才大大发迹的。相比之下，普罗恩道夫家是有好几代历史的世家，因而关系很广；可是另一方面，到现今这一代，他们的家业败得很快，要是和达维德那座崭新的大厦相比，简直象一堆废墟。一般人都特别好奇，非常注意这两个人，因为在去冬和今冬，在那些常到这个剧院来的人中间流传的新闻，多半都是与他们两个有关的。他们那么年轻，却那么出名！不过，埃米尔男爵比马利安要大得多，他已经三十岁了，相貌也极平常，个子小，又很瘦弱，红头发剪得短短的，五官本来就长得过小，再加上面容憔悴，就更不顺眼了。他由于近视，小眼睛上不是架着眼镜，就是一见亮光便直眨巴眼，显出一副傲慢而疲惫的神情。总之，他其貌不扬，仪表猥琐，身体单薄，弯腰驼背，象个病病恹恹的人。可是就是他那双又黄又瘦的手，把几年前去世的老男爵的财产挥霍光了，如今正在挥霍另一笔财产，这是以溺爱儿子闻名的男爵夫人不到一年前才留给他的。人们睁大眼睛瞧着他，不禁感到诧异，这么一个瘦小而且没有一点出众之处的人，怎么能把那么大一笔钱财挥霍光呢？至于马利安，就完全不同了。他的行为也很令

人吃惊，可是他能得到一般人的同情。他显得那么孩子气！你看他长得多美，多漂亮啊！他还没满二十三岁，身材长得挺拔，举止文雅，讨人喜欢。他的头长得象一个小天使，生着光泽的鬈发。肤色鲜嫩，相貌堂堂，眼睛蓝湛湛的，就象土耳其玉一样；他非常聪明，在这样年轻的相貌的衬托下，也许显得有点过分聪明，因为他的那双眼睛看上去似乎不相信别人，而是在嘲笑别人，并且流露出厌倦的神情，仿佛他在人间寻求什么东西而至今还没找到似的。女人们互相咬耳朵，悄悄地说：那个小伙子在英国参加过救世军①；可是他在那里只待了很短一段时期，就去巴黎，成为"哈西斯"②俱乐部的成员，染上了吸毒的嗜好，以达到内心的梦幻和种种特殊的境界。这座城市之所以有幸使驰名歌星比安卡·比阿纳蒂在这里逗留一阵子，那是因为这个小伙子曾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赢得了这位歌星的欢心。有人说他在这位歌星身上花的钱多得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另一些人却说，他的钱并没有花在歌女比安卡身上，而是花在马戏班里那个出名的女主角奥罗拉身上了。为了讨奥罗拉的欢心，皇族里好几位亲王曾在几个国家的首都互相争风吃醋，可是这位英俊的阔少爷"来到了，看见了，并且征服了"她③；然而等他花了一笔数目大得惊人的钱财把这个宝贝抢到手之后，又把她抛在一边，却把比安卡带回来了。但是，关于他的故事是不是就这么多呢？他和埃米尔男爵这一类的故事是讲不完的。男爵的年龄比他大得多，可是这个小伙子的父亲还活着，他父亲的名字就是一块可以无

---

① 一八七七年布茨组织的军队式的基督教团体。

② 哈西斯，一种从大麻叶中提取的麻醉剂，服后神经兴奋。

③ 这里用的是凯撒的典故，据说有一次他向本国政府报告战功时，曾用拉丁文夸耀说："我来到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止境地向别人借钱的金招牌。小达维德欠的债，就象他那小天使般的脑袋上的金丝鬈发一样多。他爸爸会说什么呢？他爸爸离开家很久了，刚从远地回来没几天，他又能说什么呢？他会不会来管束这个孩子，不让他再胡闹下去呢？他能管得了吗？这个年轻人那白皙的额头上已经显出成熟的模样，还时常流露出别的什么东西，那就是厌倦；那双蓝眼睛里闪烁着坚定、果断和目空一切的神色。他那副神气就象是蔑视整个世界似的。他和那位男爵都热中于艺术和文学，他们在艺术方面所耗费的金钱几乎和花在女人和美酒佳肴上的一样多。他们的艺术修养都很高，男爵摆弄起乐器来，俨然是一位艺术家；马利安把诗歌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包厢里还有一些和他们差不多的人，可是这些人在剧院里另有自己的座位，他们到这里来玩一会儿就走掉了，随后包厢里就只剩下男爵和小达维德。在他们的椅子背后，还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安静，好象要尽量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似的，他就是亚瑟·克拉尼茨基先生。他到处伴随着这两个年轻人，人们都看惯了；他也和别的年轻人在一起，但是和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他的头发鬈曲而光洁，那撮照年轻人的式样留的小黑胡子，在他的红嘴唇上翘着。可是与平时相比，今天他显得格外不愿意说话，比平时显得老得多。平时他谈话毫无顾忌，仰天大笑，举止文雅，活跃，在各方面都力求和这两位年轻的阔少爷身价相当，实际上他也确实和他们不相上下。他就象是他们的顾问，也是他们的同伴和常客，同时也是他们仁慈的保护人。可是这一次他神情沮丧而悒郁，苍老的前额上出了不少红斑。他坐在包厢的角落里，他既没注意台上的戏，也没注意观众，而且竭力避免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可是好象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欲望在驱使他似的，他从坐在包厢前面的两个年轻人

的背后，一次又一次举起望远镜朝玛尔维娜·达维德望去。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老是这样瞧着那个额头上闪耀着一颗明星的女人，于是他把手放下，但随后又举起望远镜，朝同一个方向望去。埃米尔男爵实际上根本没有意识到克拉尼茨基的存在，但是就象在模仿他似的，也同样把望远镜对着艾琳，透过望远镜盯着她那张神情冷漠、甚至有些厌倦的脸。埃米尔男爵这样看她的时候，完全没有把其他的观众放在心上。第二幕开始以后，他盯着艾琳那种旁若无人的神气，要是换一个别的女人一定会感到难为情或者生气的。可是艾琳毫不理会，过了一会儿，她也把望远镜举起来对着男爵。两个人都借助望远镜，把对方的脸拉到自己跟前；他们的眼睛互相盯着，把其余的观众抛在一边，从高高的两个包厢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全然不顾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两副望远镜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对望着，引起了所有观众的注意；可是艾琳和男爵毫不在意，他们也不屑于去注意观众在干些什么，或者台上演出的是爱情场面还是悲剧。他们老是这样互相盯着，神态如此冷漠，也许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许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举动，也许是成心要引起观众的好奇或非难。可是，过了好半天，他们的脸上都露出讥讽和自恃的微笑，同时，似乎也带有一丝亲切的情投意合的意味。就男爵而言，这表现在他的眼神里；就艾琳而言，这只表现为她那高高的额头微微一红，但立即消失了。男爵把举着望远镜的那只手放下来，回过头去对马利安说道：

“你妹妹真有男子气概①！”他说道，“她有胆识，什么也不放在眼里，她是个觉醒了的人，一个觉醒了的女人！真有意思，越

① 此处原为法语。

来越有意思了。”

“她是不是在你的心灵上引起了新的颤动？”马利安笑着说。

“不错，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颤动。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妇女。才二十岁，就有非常鲜明的个性！才二十岁，就彻底看透了虚伪的世俗观念和那些釉彩瓦罐子！”

“那是我们家族的特点，”马利安反驳道。

“你的母亲，”男爵接着说道，“有一种永不消失的美！多么漂亮的头发，多么漂亮的眼睛，可是她完全是另一种类型。”

“过了时的类型，”马利安插嘴说。

“是的，确实如此，那是一种过了时的类型，一种单纯的类型。可是潘娜艾琳小姐属于一种新的类型，一种复杂的类型，对，就是这个词儿，复杂的！现在我们都变复杂了，我们身上充满了矛盾、不协调和烦恼。”

剧院里响起了雷鸣般的喝彩声。两个年轻人面面相觑，纵声大笑起来。

“现在演的是什么呀？”男爵把头朝舞台那边扬了扬问道。“*说实在的*[①]！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喂，老头儿，”马利安转过头去问克拉尼茨基，“现在台上演的是什么？”

克拉尼茨基急忙把举着望远镜的那只手放下来，贸然问道：

“你说什么，马利安？”

他那一双藏在松弛的眼皮下、依然美丽的眼睛闪着泪光。

“哈，哈！真多情，眼睛里还有泪花呢。剧情想必是很动人的！我们好好听听吧！”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他们开始注意听，可是他们的听法和别人完全不同。当台上出现热情激动的场面，所有观众的心都跳动得那么快的时候，或是当演员抑扬顿挫地朗诵诗句，观众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时候，马利安和男爵却往往带着轻蔑的神情，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当演到愚蠢、自私或滑稽之处，观众为之大笑或加以嘲笑时，他们却表现得那么冷漠和无动于衷，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态度。当剧终幕落，响起雷鸣般震耳欲聋、经久不息的掌声时，他们却故意把手放在包厢沿上一动不动。这种和一般观众的看法和意见完全相反的态度，看来好象是一种故意显得与众不同的幼稚愿望，可是人们可以感到，除此以外，这里面还包含着他们对公众喜好的大胆挑战，对生活中各种事物和价值的估量方面直接与其他人对立。

在最后一幕即将结束的时候，克拉尼茨基来到玛尔维娜·达维德的包厢，他默默地向她们行了礼，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玛尔维娜朝他微微点了点头，接着脸上泛出一层阴影，这层阴影仿佛是从她内心的阴云上撕下来的。她蹙起双眉，额上现出一条深深的皱纹，嘴角也略微有点往下耷拉。光滑的头发上那颗灿烂的星星光芒四射，加上包厢里的帷幔一衬，她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痛苦。

可是这种表现并没有持续多久。包厢里挤满了一大群仪表堂堂而又温文尔雅的男人，其中有一个头发花白、官气十足的人，在达维德妻子的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好象在把他那充满敬意的笑容呈献给她似的。这时，她的态度又变得和蔼、愉快、活跃而大方起来，用她那抑扬悦耳的声音和有礼貌的言词回答他那有礼貌的问话，允诺别人的请求，对客人们提出的有关刚刚演完的那出戏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时候，埃米尔男爵走到艾琳跟前，用眼睛瞥了瞥那些狂热的观众，问道：

“你觉得这些大嚷大叫的阿耳卡狄亚人①怎样？”

她接过他递过来的披肩披上，回答道：

“他们很快活啊！”

“为什么快活呢？”

“因为他们天真！”

“你这个形容词用得太妙了！”他热情洋溢地大声说道，“只有阿耳卡狄亚人才能这么快活……”

“快活到相信那些釉彩瓦罐……”

“就跟他们的祖先一样，”他又补了一句。

“谁知道呢？”她好象在沉思，“谁知道他们的祖先是真的相信那些东西呢，还是仅仅……”

“假装相信！哈！哈！哈！说得太好了！真了不起！我们两个人的谈话真妙，这就叫做协调一致！”

“也并不完全和谐。”

“对，对，也并不是没有苦恼。可是那也没什么。那甚至会引起……”

他们的交谈就象是一柄闪烁着寒光的利剑，就在他们交锋时，站在玛尔维娜周围人群里的克拉尼茨基悄悄对玛尔维娜说：

“明天十一点钟。”

她没有看他，只是眉毛稍稍动了一下，垂下了一点，回答道：

“太早了。”

---

① 原指古希腊阿耳卡狄亚地方的人，他们以牧羊打猎为生，生活简单，纯朴，快乐。此处却含有讽刺的意味，指“头脑简单”的人。

"非这样不可。大祸临头了！倒霉了！"他又低声说道。

她抬起头来瞟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情，就在这时候，马利安把胳膊伸给她，说道：

"为了显得特别点，让那些阿耳卡狄亚人开开眼，也让我自己高兴高兴，今天我要作个好儿子，陪着漂亮的妈妈下楼去！"

他那双蓝眼睛里带着几乎象孩子般的喜悦神情，可是那一撮小胡子遮着的嘴唇上，却浮现一丝讥讽的微笑，就这样，这个年轻人十分从容地领着玛尔维娜走过剧院的走廊。尽管她已经不年轻了，可是她那好看的、与众不同的头部和她那身华丽的装束却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亲爱的妈妈，我真为您骄傲。今天我听见所有的人都在称赞您，就连埃米尔男爵都说您比艾琳还要美得多。"

她笑了，却又有点生气；她抬起亮晶晶的黑眼睛，慈祥地瞧着儿子那清秀的脸庞，却竭力摆出庄重的样子说道：

"马利安，你知道，我不喜欢你用这样的口吻跟我说话。"

他大声笑了。

"亲爱的妈妈，那您就得赶快变成一位老太太，戴上帽子，穿上短上衣，坐在壁炉旁边，那时我就会小心翼翼地对您表示敬意，接着就赶快离开这样一位讨厌的妈妈！"

"既然我现在还没有使你讨厌，你就该乖乖地跟我们一起回家去，我们可以一块儿喝茶。"

"对不住，亲爱的妈妈①！不成，今天，或者说今天晚上，我已经跟朋友约好了。"

"难道你只是今天有约会吗？"她问道，脸上露出一丝忧伤的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神情。

“对于一个真正贤明的人来说，昨天和明天都是不存在的，”马利安回答道。

他们走到敞着门的马车前，马利安弯下身去吻他妈妈的手。

“好妈妈，别生气！您从来都不生气的。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使我崇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您这种温柔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情。”

“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玛尔维娜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怎么管教……”

他哈哈一笑，打断了她的话：

“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就要躲着您了；可是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却是那样和谐完美，虽然这还是立宪制，或者说是共和制。”

“我最拥护的是无政府主义！”埃米尔男爵插嘴道，他一边把艾琳扶进马车。

他说起话来有些象是从鼻孔和牙缝里挤出来的，很难断定是天生的还是习惯养成的，可是这使他说起话来总有点懒洋洋的瞧不起人的样子。

“那么，明天我来和你谈谈关于不协调的问题，好吗①？”

“还有‘苦恼’！”艾琳微笑着接下去说道，同时她的手在男爵的掌心里多搁了几秒钟。

不一会儿，玛尔维娜已经坐在书房里一张摆满茶具的小桌旁。这间书房就象是加了衬里和镶了金边的一个讲究的糖果盒子，屋里摆着精美雅致的大件银器、贵重的磁器和式样精致又香

① 此处原为法语。

味扑鼻的精巧点心，可是窗前大大小小的桌子上，到处都点缀着盛开的风信子、紫丁香和紫罗兰，馥郁的花香冲淡了点心的诱惑力。

这时候，玛尔维娜已经脱去了在剧院里穿的那身衣服，换上了一件镶有花边的、象绒毛一样轻柔的浴衣。她坐在又矮又深的圈椅里的姿势，甚至连她那理平袍子上的皱褶的动作，都显得那么自然得体。可是她的内心却很不平静，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

“大祸临头！倒霉了！到底是什么事呢？”她的嘴边露出了痛苦的痕迹，两手紧紧地抱着膝盖。也许是那封丢失了的信吧？只有象克拉尼茨基那样性格软弱、头脑糊涂的人才会写那样的信来。多半是这件事，甚至可以肯定是这件事，因为一连好几天，她一直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可是如果——嗯，那是祸，还是福呢？他可能因此而发现她生活中痛苦的隐私，或许为此要对她进行报复，可是这种设想并没有使她感到害怕，反而使她期待着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尽快到来。不管用什么办法，把纠缠着她的生活的那个可怕的结解开来，或者扯掉。她自己决没有力量解开或扯掉这个结，因为她永远是一个再软弱不过的女人，总之，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会比现在这样好些。

两颗晶莹的泪珠慢慢地在她的双颊上淌着，垂下来的眼皮上边有一条深深的皱纹，象条黑线似的横在她的额头上。她头发上那颗钻石星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辉，屋子里到处点缀着浅色的花朵，给这个女人生活的悲剧增添了豪华富丽的背景。

艾琳手里端着茶杯，站在门那边，不安而敏锐地打量着母亲，她是那样聚精会神，以致不停地眨巴着眼皮。此刻，艾琳的脸上已经丝毫没有刚才和男爵谈话时的那种冷漠的讥诮的笑容

了。她平静地走过来，坐在母亲跟前。

“妈妈，您好象并不怎么喜欢今天晚上的戏。”

她目不转睛地瞧着杯子里面的茶，根本没有注意到母亲脸上的泪痕或表情。母亲的脸豁然开朗，露出了自然的笑容。

“卡拉睡了吗？”她问道。

“想必是睡了，她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玛丽小姐屋里也没有声音。妈妈，您怎么不喝茶呢？”

玛尔维娜把羹匙慢慢地送到嘴边，艾琳开始用平静的口吻说道：

“今天我听到一条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据说爸爸在什诺公爵提到我和普罗恩道夫男爵时，对他说，他不赞成我们的婚事。”

“你为什么觉得这消息出乎意料呢？”玛尔维娜瞧着女儿问道。

艾琳不慌不忙地耸了耸肩膀。

“我没想到爸爸会在这些小事上浪费他宝贵的时间，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而且还可能惹起麻烦呢。”

“什么麻烦？”玛尔维娜惊讶地问道。

“爸爸的意见可能和我的意见正相反。”

“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得放弃自己的意见。”

“那可不一定，我有我自己的打算、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爱好，而这一切爸爸是不能理解的。”

母女俩沉默了好久，玛尔维娜几次抬着头看女儿，象是要说什么又不好开口，或者至少是有点犹豫。最后，她用迟疑不决的几乎带点胆怯的语气问道：

“艾琳，你爱他吗？”

“您问我爱不爱男爵？”

这位年轻姑娘嘴里吐出来的这句话，表明她十分惊讶。

“假使埃米尔男爵听见这句话，他准会头一个说这是阿耳卡狄亚人或是他们的祖先说的。”她笑了起来。“爱情这种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是变幻无常或瞬息即逝的，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神经和想象力。我的想象力和神经都比较理智、冷静，因此我不需要那些釉彩瓦罐。”

当女儿缓慢而冷漠地说出这番话时，玛尔维娜坐直了身子，脸上泛起了淡淡的一抹红晕。她还保持着那种很少有的脸红的秉性，就她这个年纪来说，是很微妙的。

“艾娜！”她大声说道，“这些观点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听说了，这些话真叫我难受！”

她紧紧地扣住两只手。

“爱情，相恋，只要一旦选定了……”

玛尔维娜说到这里突然哽咽住了，她垂下眼皮，往后靠在椅背上，不作声了。

艾琳笑了，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她开始用玩笑的口吻说道，“这个世界又不是我创造的，我也不能改变它。也许我倒想去改变它，可惜没有那个本事。”然后她变得严肃起来，接着说下去：

“爱情啦，相恋啦，也许是非常迷人的东西，我甚至可以承认，如果这些东西确实存在的话，倒是很美的。可是即使真的存在，往往也只是昙花一现，一下子就消失了，到不了几年，而是几天，最常见的只有短短几天，就过去了，好象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既然幻想终究是要破灭的，那我们又何必一定要追求它呢？幻想只不过使人在生活中白费心思，给人带来失望和痛苦罢了。”

艾琳说的这番话和她那警句式的严肃语气，与她那从浴衣的宽大袖子里露出来的少女的浑圆胳膊，与她那两片鲜艳温柔的红嘴唇以及她那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显得非常不谐调。

"再说，"她又补充道，"我对男爵也有爱情，我们也有些依恋。"

玛尔维娜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问道：

"什么样的爱情呢？"

艾琳略微迟疑了片刻，然后突然刺耳地哈哈大笑起来，她回答道：

"什么样的爱情？一种很平常的就象人人都知道的那种爱情。有时候，他看着我的那副神情，或是握我手的那种劲头，都使我有点动心。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坦率，他从不做作，他不象另外那三四个追求我的人那样，从来没对我说过他爱我。他对我就象我对他一样，怀着某种爱情；他认为从经济上考虑，我是个十分理想的配偶。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他愿意和我共享他的男爵爵位，以及他和某些伯爵、公爵家族之间的亲戚关系。就我来说，我需要尽早自立，我需要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截长补短，这样对两个人都有好处，都方便。我们彼此并不隐瞒自己的这些动机，这样我们之间就产生了真诚的志同道合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令人非常愉快，我们既没有那些虚情假意的抒情诗或哀歌，也没有那种转瞬即逝的狂热或绝望，我们之间的爱情不过如此而已。"

"艾娜！"玛尔维娜沉默了半晌以后，轻声叫道。

"怎么啦，妈妈？"

"如果我能够……如果我有权利……"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

“妈妈，什么呀？”

“要是我能相信，尽管……”

摆在石竹花和百合花当中的那座精巧的镀金时钟滴嗒滴嗒地响着。

“妈妈，到底是什么呀？”

“艾娜，递给我一块蛋糕！”

艾琳用发抖的手从银篮子里拿出一块蛋糕，她一面高兴地笑着，一面大声说：

“您总算肯吃一块蛋糕了，妈妈！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叫您‘小馋嘴’，不过现在我不能这样叫您了，因为这一阵子您吃得太少了，几乎等于没有吃什么，您最近变多了。”

玛尔维娜听见女儿提起以前开玩笑给她起的那个绰号，不禁爱娇地嫣然一笑。艾琳用同样的口吻接着说：

“妈妈，您还记得吧，您跟我，还有卡拉那个小帮手，常常吃掉整篮整篮的蛋糕，或者是一大盒一大盒的糖果；如今这些都成为过去了。我早就注意到了，您这阵子几乎一点儿东西都不想吃，尽管您打扮得很整齐，那是因为您不能不那样穿着。有可能的话，您宁愿穿粗布衣服而不穿贵重的丝绸，对不？我猜得对不对？”

这时候，玛尔维娜的额头和面颊上又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她回答道：

“一点儿也不错。”

艾琳沉思着，她没有抬起头来看母亲，只是低声问道：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生活中的回流引起的，”玛尔维娜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你知道，我的孩子，河里的流水一

去不复返，可是生活中的流水却会回来的。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很穷苦，可是平平静静，勤勤恳恳，充满着理想，而现在我和那些理想已经离得很远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可是的确发生过。人生在世，往往一晃就是多少年，所以多年前的往事就象是一场梦，可是这些梦却是真的，并且会再次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艾琳垂下眼皮，用手支着自己的额头，听着这段吞吞吐吐的低声倾诉。她没说什么。玛尔维娜也没说话，凝神沉思。

过了几分钟，桌上的茶具都不见了，年轻的侍女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就收拾起来，拿走了。

艾琳仍然垂着眼皮，象是要打断萦绕在她脑子里的念头似的，她意味深长地说了声：

“粗布衣服！”接着她站了起来，忍住了一个呵欠，说道：“我困了。明天见，妈妈，亲爱的！”她在母亲手上随随便便地吻了一下，又说道：“要不要我把罗莎莉亚叫来？”

“不用，不用！让她睡吧，我可以自己换衣服，睡觉的时候用不着人侍候了。”

“明天见！”

艾琳悄悄地踏着地毯走了出去。玛尔维娜瞧着这个年轻姑娘走到门口，等到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便把手臂举到头上，仰面朝天地接连大声说了好几遍：“天啊！天啊！”随后把两只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双手捂住脸，宽大的衣袖象折断了的翅膀似的从胳膊上滑下来。她就这样纹丝不动地坐着，沉浸在悔恨、回忆和恐惧的深渊里。

黑夜悄悄地过去了。在这间书房里，花丛中的时钟打了午夜一点，跟着又打了两点，每打一次，黑暗的客厅里就有另外一

座钟响起更深沉、更和谐的钟声来呼应。紫丁香和风信子散发出更馥郁的芳香，可是屋子里的寒意也越来越浓了。霜寒的冬夜甚至悄悄地钻进了严密的保暖的屋子里，室内寒气砭人，一片黑暗。玛尔维娜放在椅子扶手上的两臂，也开始一阵阵打冷颤。

在这一片峭寒的黑暗中，响起了轻微的沙沙声，艾琳出现在黑洞洞的门那面。她穿了一件绣花的亚麻布短衣，大红色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她站在门口，伸了伸脖子，朝母亲这边看了看，然后象影子似的穿过房间，消失在对面那扇门背后，她穿着软拖鞋，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母女俩的模样都有点象幽灵；一个悄然无声地飘然而过，另一个却一动不动地坐在矮圈椅里。在这所住宅外面，城市的街道笼罩在更加深沉、更加漫长的寂静中。

书房里的钟打了三下，远处的黑暗中也响起了三下沉浊的钟声，象在呼应。空气中，风信子浓郁而醉人的香气盖过了紫丁香散发出来的淡淡清香，但是围绕在这些鲜花周围的寒气却愈来愈凌厉。艾琳又出现在她刚才隐去的那扇门口，依然和刚才一样没有一点声息。她穿过屋子，把一条围巾搭在母亲的肩上。玛尔维娜感觉到那柔软的毛织品，就象从梦中猛然惊醒过来似的。

"什么?"她抬起头来惊叫了一声，在灯光下她的面颊上闪着晶莹的泪光；当她看出是女儿的时候，立刻放心地笑了。

"是你吗，艾娜？你怎么还没睡呢?"

"我睡不着，我来找书，那本我们一块儿刚看开了个头的书。夜里凉，我就拿了条围巾来。明天见。"

她走到那边去，可是并没有走出这间屋子。她手里没有书，也许她正在那个装满了书、精工雕刻的书橱里找那本书，她站在

打开门的书橱面前，两只胳膊举到书橱顶上一层，头发一动不动地披在穿着亚麻布衣服的肩膀上。

玛尔维娜瞧着女儿，眼睛里露出不耐烦的神情，她盼着她快点儿走开。

“不早了吧？”她问道。

“很晚了，”艾琳回答道，连头也没回。

“卡拉今天晚上咳嗽没有？”

“今天我没听见她咳嗽。”

玛尔维娜站起来，可是身子直摇晃，她只好用手扶着桌子边。她好象非常疲倦。

“去睡吧，晚安！”她说着从女儿身边走过去。

艾琳见她脚步蹒跚，就往前抢了几步跟在她身边。

“妈妈！”她叫道。

“什么事，艾娜？”

艾琳在母亲面前站了一会儿，嘴唇颤动，想要说什么，可是又把话咽回去了。她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吻母亲的手，然后和平常一样说了声：

“晚安！”

随后她在打开的书橱面前又站了一会儿，听着母亲上床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响声，直到这些声响都过去之后，她才关上书橱，悄悄地朝着通向外面的那扇门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就在这时，辚辚的车声打破了沉寂，一辆马车驶进了大门。前厅里立刻有人蹑手蹑脚地忙碌起来，一个仆人从屋子里出来，朝着灯光暗淡的楼梯跑去，另一个仆人匆匆地朝主人的书房和卧室跑去，以便赶紧把这些地方的灯拨亮一些。达维德精神抖擞地快步走上楼梯；他把那件从遥远的北方带回来的崭新的贵

重的大衣递给仆人，接着戴上单片眼镜，开始在圆桌旁边看他新近摘录在记事册里的内容。记事册的封面是象牙做的，上面有烫金的缩写姓名，还有一支带金笔套的铅笔。达维德一面看着记事册，一面问了仆人一句：

“马利安先生回来了吗？”

回答是还没回来。达维德的眉间现出了又粗又深的皱纹，可是他还在看自己的摘录。大约过了一刻钟，他趴在书桌上写了些什么，然后站起来。不一会儿他进了卧室，这间卧室是京城里最出色的室内装饰设计师装饰的，壁炉架上放着一盏夜明灯，照耀着一张雕饰华美的床；绸被单上伸出一只瘦瘦的白手，还有一张象牙似的脸庞，脸上那一对不眠的蓝眼睛闪着矍铄的光芒。达维德漫不经心地把房间扫了一眼，在房间的那一头，暗淡的灯光下墙上挂着两个美女的画像，她们的头反映在对面的镜子里，出现了无数重迭的影像。这是一件绝妙的作品——格勒兹[1]的亲笔画。达维德为了把这幅杰作弄到手，出的价钱超过了许多名人，他胜利了，并且很得意；可是这时候，他那双不眠的眼睛只不过对这幅艺术珍品随随便便地瞟了一眼。那天晚上他到俱乐部去，是想消遣消遣，休息一下身心，谁知道反而招来了气恼和腻味。他那位体面的牌友真讨厌，而且很粗野，要不是因为和他交往是一种体面事儿，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必须仰仗于他的话，他绝不会按捺住性子去敷衍这种人的。女人有句话：要漂亮就得忍受痛苦；男人只要把这句话换一个词就行了，那就是：要权势就得忍受痛苦。可是这种应酬现在已经开始令人感到厌烦，最糟糕的是，它令人感到疲倦。等他睡到床上，才感到

---

① 格勒兹（1725—1805），法国著名的肖像画和风俗画家。

自己是多么疲倦。他睡不着，自从接到那封无耻的信以后，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睡好觉了。一想到那封信，那些毒蛇就在达维德的心里蠕动起来，可是他只低声说了句："愚蠢！"就把那些蛇压回洞穴里去了。接着他又开始思索他派出去那个接洽要事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回信，他焦虑地想了很久。

也许这次他运气不好，那块活动的地盘和丰厚的利润将被别人抢去。他知道自己有不少劲敌和竞争者，那些人忌妒他，暗中和他捣乱。哼，这件事上他也会赢的，他希望在办完这件事以后——以后怎么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也许想休息一下，到瑞士或意大利去一个时期。可是，去干什么呢？他对于艺术和自然景色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没有工夫去欣赏这些玩意儿。假如无事可干，随便到什么地方他都会感到厌烦的，而且，必须把家里这些事处理掉。他一定得管住马利安，一定要阻止艾琳和男爵结婚。他在和自己的亲生儿女战斗。只有卡拉一个人没有给他添麻烦，她又温柔又美丽。虽然她也很不懂事，可是涉及的方面不同，也比较容易接受些。她对他是那样依恋，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的身体太单薄了，他得跟医生说说她的情况，或者把她送到意大利去。让她和谁一起去呢？和她母亲吗？他决不答应。这个孩子是他的，他要亲自陪卡拉一起去。可是这么一来，他的事业怎么办呢？

在这所住宅的深处响起了一阵深沉的金属声。时钟打了五下。

也是在这所住宅里远远的那一头，有一间屋子里点着蓝色的夜明灯，里面有人低声地干咳了几声，一个虚弱细高的少女，穿着镶花边的睡衣，从床上坐起来，床上铺着蓝白相间的床单。

"玛丽小姐！玛丽小姐！"她叫道，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温柔而有点困倦的声音：

“你还没有睡吗，卡拉？”

“我睡着了，又咳醒了，不过这倒好了，因为我做了一个恶梦。我梦见爸爸和妈妈……”

说到这里她突然不往下说了，虽然没有人看着她，她却把自己那张娇美的小脸藏到蓝被单里去了。因此，她后来说的话很轻，只是悄悄地说：

“他们两个人闹别扭，闹得那么厉害——艾娜搂着妈妈——马利安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我紧挨着爸爸，就那样哭啊哭的。”

事实上，这时她的眼睛里真的含满了在梦中洒下的泪水。她躺下来，头枕在枕头上，想了一会儿心事，然后又叫道：

“玛丽小姐！你睡了吗？”

“没有，亲爱的，你想要什么吗？”

卡拉开始大声说道：

“玛丽小姐，我非常想，非常想跟你一起到英国去，到你的爸爸、妈妈那里去。噢，我多么想到那位牧师家里住些日子啊！在那里，你的姐妹们教穷孩子念书，看护病人，等你爸爸讲完道回来，你妈妈就在炉子上给他煮茶。噢，玛丽，我要是能跟你到那儿去该多好啊！那里多么叫人愉快呀！”在蓝色的灯光下，在这寂静的夜晚，她那纤细的嗓音使人想起云雀的婉啭鸣唱。

“亲爱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到那里去的。你爸爸妈妈会答应的，我们会去的。现在睡觉吧。”

“好吧，我这就睡。晚安，玛丽小姐——我亲爱的好玛丽小姐。”

她躺下去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后来她从床上坐起来咳嗽。等这一阵咳过去了，她又低声叫道：

“玛丽小姐！玛丽小姐！”

没有人回答。

“她睡着了，”卡拉悄悄地低声说道，过了一会儿，她朝四周望望，然后用更低的声音叫道：

“蒲非！蒲非！”

小狗听到招唤就从旁边一把椅子上跳下来，一眨眼的功夫就蹿到床上了。

卡拉用手抚摸着狗那一身柔软的毛，低下头对它小声说道：

“蒲非！蒲非！亲爱的小狗，就躺在这里睡吧！”

她把小狗放在胸口上，几乎快贴着她的下巴了；她把手搁在狗的身上，小声说着：“蒲非！好蒲非！”就睡着了。

接着听见外面有一辆四轮马车迅速向这所住宅驶来，门口响起一片喧嚷声，过了一会儿，这些声音和响动又消逝了。两个男人走上楼梯，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年纪大得多，戴着一顶精心刷过的、但有点旧了的呢帽，穿了一件挺时髦却也有点旧了的皮大衣。他低声说道：

“不错，不错！真是闻所未闻①！他命令我跟你断绝一切关系，别再进你家的门。”

“真是象《一千零一夜》一样荒诞！因为什么呢？为了什么事情呢？”另一个人大声说道。

他忽然在楼梯中间停下来，用半开玩笑半怜悯的神气望着他的同伴，问道：

“是不是他发现了？”

克拉尼茨基把脸转了过去。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我的马利安……和你……那个……”

“釉彩瓦罐！”马利安哈哈大笑，说道，“你把我当作我的老祖宗了吗？那么，他发现了那件事了吗？”

克拉尼茨基的额头和面颊上浮现出红斑，表示肯定地眨了眨眼睛。

“活见鬼！①”马利安骂了一句，随即又大笑起来。“为什么呢？有什么理由呢？难道他也相信那些釉彩瓦罐吗？我还以为他的思想很新呢。”

“唉！”克拉尼茨基叹了一口气。

他们不再说话，继续上楼梯，经过二层楼，朝马利安单独住的三层楼房间走去。

“亲爱的老头儿，我替你难过啊，非常难过，”小达维德又说道。“咱们俩已经这样熟了，彼此都很了解。你会痛苦的，还有可怜的妈妈也会痛苦的。他是从哪儿学了这一套？这么一个有头脑的人！我认为他的脑子真该洗一洗了……”

他没把话说完，就在他住的房间门口，克拉尼茨基突然扑在他的肩上哭了起来。克拉尼茨基用洒了香水的亚麻布手绢擦着眼睛，说道：

“我的马利安，这个打击太大了，简直要了我的命！我非常爱你……你……在我眼里……就象个小兄弟似的……”

他想要吻一吻马利安，可是马利安躲开了克拉尼茨基的拥抱和眼泪。克拉尼茨基的眼泪沾湿了他的脸，他很不高兴。

“这简直太荒唐！”他高声说道，“就因为有人不乐意让我们来往，我们就得断绝关系吗？难道我们是奴隶吗？不用理它，亲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爱的，还是和以前一样来找我。你就在我这里过夜，这时候你回家太不方便了。”

他按了按电铃，门很快就开了，他站在门口对他的同伴说道：

“《骑士》里那一段咏叹调，比安卡唱得太好了，对不对？拉……拉……拉……”

他想唱出那支曲子，可是没唱出声来，等他走进房间，把门关上，就听见他低声哼着刚才晚宴上那位名歌女唱的那段咏叹调。

楼下，两座钟一个接一个打了六下。晨光从铺满白雪的街上，穿过那几扇大窗户，渐渐溜进了屋子，就象一幅黑幕布一点一点地拉了起来。屋子里的家具、画像、镜子、烛台、花瓶、毯子、丝绒和天鹅绒以及油漆的、镀金的、精工细镶的、象牙的器具摆设和磁器愈来愈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屋里愈来愈明亮，最后在冬季明朗的晨光中，这些陈设都象珍珠贝壳似的交错闪耀着各式各样的色彩和光芒，从墙上和天花板上投射下金色的反光，照在亮晃晃的地板上。

第 三 章

克拉尼茨基沿着铺了地毯的楼梯往上走，楼梯扶手装饰着许多灯和雕像。他那件皮大衣镶着讲究的皮领，显得有些陈旧；帽子闪闪发亮。他步态轻盈，蓄着两撇小胡子的嘴唇边，挂着一丝快乐的微笑，胡子尖很细心地捻得往上翘着。这个楼梯几乎就象是一条大街，楼梯上上下下的人们，无论你什么时候碰见他们，都可以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一种悠然自得、过于自信和优雅的神气，使你领悟到仅仅是由于摩西① 难以想象的疏忽，才忘了把它作为第十一诫放进主的“十诫”里去。

他走进前厅，把皮大衣递给仆人，大衣发出一股高级香水的味道。他的上衣口袋里露出一条手帕，他在镜子面前理了理头发，从前面看他的头发还不算少，可是后脑勺已经秃了一小片。他手里拿着帽子，迈着轻松得意的脚步走进客厅。眉毛上头要是没有那两块红斑，他那微微有些皱纹的前额就完全是白净的了。他那双平常总是闪闪发光和笑眯眯的眼睛，这时却有些模糊不清。

与克拉尼茨基正要进去的那扇门对着的另一扇门里，站着艾琳，门上挂着一幅大红的呢幔，艾琳手里捧着一本翻开的书。克拉尼茨基用平时接近仕女时所特有的那种高雅潇洒的姿态，

① 《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摩西是以色列人的先知，曾受上帝之命向以色列人传十诫，这里所说的“十一诫”指的是“高傲”。

微微摇摆着身子，走到艾琳面前，弯下身轻轻地吻了吻她的手。

“可以进去吗？”他用眼睛望了望隔壁房间的门，问道。

“您请进，妈妈在书房里。”

艾琳朝他点头的姿势和说话时的热诚语调，只能说是不得已的最低限度的礼貌。她向来是这个样子，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她脸上那种漠不关心的神气，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一种轻蔑高傲的味道。可是当她望着克拉尼茨基拿着帽子穿过两间客厅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除了不安的神情以外，还有同情的意味，也许更多的是怜悯。她从孩提时代就跟他很熟悉；他脾气温和，象个奴隶似的随时准备侍候别人，又象个朋友似的随时准备给人以帮助。他不仅关心这所住宅的女主人的需要，就连她的每个孩子他都照顾到了。他具有驯服和温顺的性格，就象一些人总是感到自己不配享受已获得的东西，而且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失掉那些东西似的。此外，他还有用许多种语言把文学作品朗诵得十分娓娓动听的天才。多少年来，艾琳不记得还有比那些夜晚过得更愉快的了；没有应酬，和克拉尼茨基一起坐在母亲的书房里，有时候，卡拉和她的家庭女教师也来参加这种家庭聚会。马利安在场的时候，她们就更高兴了，他总是趁朗诵的间歇时间跟妹妹和母亲逗笑，还跟克拉尼茨基讨论有关文学鉴赏的各种问题，可惜后来他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卡拉常常有功课要做，马利安要去应酬，只有她和玛尔维娜一边做着活计，一边默默地凝神静听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听他用动人心弦的语调朗读发人深思和富于诗意的文学杰作。在那样的夜晚，艾琳常常沉醉在一种梦幻中，幻想那深居简出和纯洁朴实的生活，渴望远离尘嚣的城市、浮华的社会和那些虚情假意的阿谀恭维。但是她立刻就对自己说：“釉彩瓦罐子，幻想！这些都统统不存在！”接着

她挥了挥手，象是从头顶上赶走一只美丽的蝴蝶，而这只蝴蝶不过是个幻影。今天，她根据仔细的观察，猜到一定是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而且还会有其他的事情要发生。她变得比平时更加冷漠和矜持了，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的深处，闪着恐惧的光芒。她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棉布衣服，腰身有点象男人的服装，红头发在头顶上挽成一个日本髻，当中插了一根钢蓝色的发簪。她手里捧着一本翻开的书，缓慢地在那两间宽敞的客厅里踱着。虽然她连一页也没翻过，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那本书。她走到第一扇门前，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但是走到另一扇关着的门前时，她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有两个人在低声谈话，她并不想去听那些话。啊，她不想听！很久以来，她就竭力避免去听，去看，她时常装作什么也听不见的样子，甚至连眼睛也不眨，脸上的肌肉也一丝不动，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她是个有眼睛有耳朵的人。可是现在，每当从关着的门里传来一声较大的声音时，她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同时眼皮不停地眨着，就象在风中颤抖的树叶。好久以来，她仿佛觉得，总有一天在这所房子里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件事会使她不再装聋作哑。不会发生在今天吧？她迈着均匀的脚步，沿着发光的地板，在那两间充满了紫色、天蓝色和各种色调的白色物品中间慢慢地踱着，穿着那件合身的衣服，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眼睛盯着那本书。她的神情比任何时候更冷漠，更严肃，她那张娇嫩的小脸绷着，那根长发簪在头上发出金属的闪光。突然从另外一扇门那边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在这之前她听见两个女人用英语谈话的声音，接着卡嗒一声门开了。冬天的太阳射进来一道道金光，照在客厅里那些紫色和白色的东西上。接着奇怪的一对跑进了客厅：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穿着鲜艳的衣裳，金黄色的头发，红

脸蛋，颀长的身材；她弯着身子，攥着一只灰色小狗的两只前爪，带它围着屋子里的家具在跳华尔兹舞，她一面跳着一面哼着那支流行的曲子："拉，拉，拉，拉，拉，拉！"一双穿着漂亮睡鞋的小脚和两只毛茸茸的狗爪子，在亮堂堂的嵌花地板上围着那些长椅子、桌子和托着花瓶的架子打转。她越转越快，直到她在第二间客厅的门口撞到艾琳的身上才停下来。卡拉从地板上抱起小狗，站了起来，她的眼睛遇上了姐姐那奇怪的目光。艾琳的眼睛连眨了好几下，好象见到什么刺眼的光线似的。

"卡拉，瞧你老是这么高兴！"

"我吗？"小姑娘高声说道，"啊，是啊！蒲非逗我发笑……还有……阳光这么好。天气多好啊，是不是，艾娜？你见过雪上亮晶晶的金刚钻吗？树上全都盖满了霜。咱们跟玛丽小姐出去散步吧。我要带蒲非一起去，我要把我昨天才绣好的毯子给它披上。妈妈身体好吗？"

"你为什么要问妈妈身体好不好？"

"因为今天早上我向她问安的时候，我发现她不大舒服，她的脸色那么煞白——苍白苍白的。我问她，她说：'啊，没有什么，我很好。'但是我还是认为……"

"你不要再认为什么了！"艾琳几乎是气冲冲地打断了她的话。"象你这样一个孩子胡乱猜疑什么呀。你要到哪里去？"

"到爸爸那里去。"

她朝母亲的房间那边瞟了一眼，说道：

"那个——那个人还在里面吗？"

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放低了声音说话；但是艾琳几乎是厉声地问道：

"哪个人？"

“克拉尼茨基先生。”

转眼间，卡拉那两片红润的小嘴唇不知不觉地撇成弯弯的一条线，探着身子，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问姐姐：

“告诉我，艾娜，可得说实话，你喜欢不喜欢那个人——克拉尼茨基？”

艾琳纵声大笑起来，好象她从来没笑过似的。

“真好笑！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娃娃！我干吗不喜欢他？他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了。”说完她又用平时那种冷淡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不过，你知道，我对谁也不太喜欢。”

“连我也不太喜欢吗？”卡拉问道，带着怜爱的神情，用红艳艳的嘴唇亲了亲姐姐那苍白的两颊。

“你吗？还有点喜欢。走开吧，别影响我看书。”

“我这就走。来，蒲非，来！”她抱起狗走了，但是走到门口又站住了，转过身来，微微向前探着身子，轻声对艾琳说：“可是我不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初我还喜欢他，可是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对他不耐烦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说完最后一句话，她带着任性的神气转过头去，走开了。

“她不懂！她还什么都不懂呢！”艾琳对着手上的书低声说道。“所以她才会跟狗跳华尔兹舞。阿耳卡狄亚人式的生活多么幸福啊！”

那个小姑娘，一面朝前走，一面又开始哼起来，走到父亲书房门前时，她站着不做声了。她听到许多人谈话的声音。她把小狗放下来，小声地对它说：

“爸爸有客人！蒲非，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呢？”

她想了想，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不声不响地从呢幔子底下钻

了进去。转眼间,她坐在装满书的高书架背后的一个小矮凳上。书架斜摆在离门不远的地方，跟两边的墙正好形成一个长三角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落，她可以不让人看见就钻到这个确实能藏身的地方来，她早就为自己挑好这个地方了。架子上的书把她完全挡住了,可是又留下一些小缝,她从这些小缝里可以瞧见屋子里的每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父亲有客人,她就直接从门口悄悄地一步迈到这里来，在这儿比那些客人坐在屋里的时间还长。等客人一走,她就出来跟父亲谈天。

那张堆满了书籍、地图和小册子的圆桌周围,经常有一些人谦恭地坐在圈椅里,有上年纪的也有年轻的,有高个子也有矮个子,总之,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他们到这里来，并不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是来探望一下,待的时间有长也有短。这些人川流不息,接踵而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象是一浪推一浪,前面的刚走,后面的就跟着涌进来。他们握手寒暄,多少带几分谦卑地鞠躬行礼，开始是一段经过选择的油腔滑调，然后坐下来交谈，中断的谈话又重新开始。他们谈到有关欧洲政治局势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谈到当地上层社会的一些事情和目前的社会症结,特别是财政和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书房里充满了达维德那低沉洪亮的嗓音，所有的人都带着几乎近于虔敬的神气,注意地听他谈话。可以这样说,达维德好象是用他的言谈、姿势，以及从眼镜后面透过来的冷静、锐利的目光控制着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他由于掌握某种权力而显得赫赫一时，成为一代人物。在这种权势的魔力下全世界都要对他匍伏下拜,因为它创造了全人类所热心追求的财富。现时,他自己都感觉到它的全部力量。当他听见仆人在书房门口通报一些显赫人物的姓氏时,他就有一种感觉,和猫在别人抚摸它的脊背

时的感觉一样。他们有的是世家子弟，有的是政府官员，或者是些由于在科学上的成就和了不起的天才而享有盛名的人物。他感到命运之神在用手抚摸着他，这种抚摸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快感。他很有口才，谈吐自如，处处显示出他的自信和见识。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傲然自得的痕迹，只有从他那光滑的前额上放射出的显赫光辉，给人一种超凡入圣的神秘感觉，仿佛在这个人的身体下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台座，使得他比实际上的他还要崇高。

就在这时候，进来了许多人，他们好象又恭顺又谦卑，同时显得十分郑重。他们是本城一个著名慈善团体的代表团；他们来找达维德是来向他募捐，并且邀请他出面参加他们的工作的。他一开头就捐赠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他拒绝出面参加他们的工作。他说，他没有空，即使有空，他原则上也反对一切慈善活动。"慈善事业只能作为参与这种事业的那些人手上的一块漂亮招牌，它并不能阻止折磨着人类的灾难。不仅如此，它还会加深这种灾难，帮助那些天性懒惰和低能的人，这完全不必要。只有集中一切精力不懈地艰苦劳动，才能把人类从贫穷的癌症中拯救出来。如果人们都没有可以依靠的后台，那就不会有游手好闲的人了；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苦难才会从我们这个世界上消灭。"

可是在场的人极其委婉而有礼貌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那么老弱病残和孤苦伶仃的人该怎么办呢?"

"慈善事业，"达维德回答道，"是无法消灭这些被社会所摈弃的人的，慈善事业只能使这些人继续存在下去。"

"可是他们要填饱肚子，他们有痛苦的灵魂和心——和我们完全一样。"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达维德摊开两只手，表示遗憾地说道，"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胜利者，一些人是失败者。他们迟早是要被淘汰的，这对于他们，对于人类都是有益的。"

有的人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可是他们没有作声。一个年纪最大的人满面笑容地站起来，结束了这场争论：

"如果慈善事业能够得到许多象您这样的人的赞助，它就能够扭转不公正的命运。"

"我们不能说命运不公正，"达维德反驳道，"因为命运支持的是强者，打击的是低能的人。和你说的恰恰相反，它这样做是仁慈的，因为它鼓励一切值得生存的东西，而摧毁那些无用的废物。"

"命运对您是公正的，我们大家也因此受到了它的恩惠，"代表团里那个年纪最大的人说道，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这场争论。他两手拉着达维德的手，同时他那灰白的脑袋和满是皱纹的脸也恭恭敬敬地弯下去，感谢能为自己那颗正直的心所怜悯的那些人，得到这么大一笔捐款。尽管他与达维德的看法有分歧，但是他所表示的敬意和感激却完全是真心诚意的。

达维德的书房里终于没有人了，他的嘴上露出一丝悔恨的笑意，他为什么要为一件自己并不关心，认为是多余的事情拿出那么一大笔钱呢？这是为什么呢？为的是社会习俗、社交关系、口头和文字的公众舆论。一出喜剧！烦恼啊！他皱起眉头，眉心当中的皱纹愈来愈多，这时候他听见身后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他转过头去，喊道：

"卡拉！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一直坐在书架后面的墙角里？只有你细得象芦苇一样才能从那条缝里挤过去！有什么事吗，我的小女儿?"

他对女儿微笑着，可是眼睛却看着立在屋角的那台座钟。卡拉那红润的脸上现出一本正经的神气，向他伸出两臂，把那只小狗递给他。小狗刚刚睡醒，可是懒洋洋的，象是仍有些困倦。

“首先，我请求爸爸摸一摸蒲非——蒲非很可爱，又很乖，我只要您摸它一下，爸爸。”

达维德心不在焉地在狗背上抚摸了两下。

“我摸过它啦，现在你要是没有别的话要说……”

“我没有空，”她抢着把父亲下面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然后哈哈大笑，把蒲非放在圈椅里，抱住父亲。

“我不让您走，”她说道，“爸爸，给我一刻钟，十分钟，八分钟，或者五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很快很快地把话说完。‘要是我没有别的话要说’，我有好多话要说！我刚才坐在墙角里，一面听一面看，我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找您，坐在角落里看着这些情形，真觉得可笑！他们走进来，鞠躬……”

说到这里，她跑到门口，模仿起那些人的举止和姿势。蒲非跟在女主人身后跳着，然后在屋子中间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他们走进来，鞠躬，跟您握手，爸爸。然后坐下来，听您说话。”

她学着客人的样子坐在椅子上，她那秀丽的小脸上显出凝神倾听的神情。蒲非用眼睛盯着她，开始叫起来。

“或者是这样，”她把凝神倾听的表情变成目瞪口呆的样子。接着她从椅子上跳下来，蒲非也跳起来，用它的小牙齿咬住她的裙边。“他们站起来，再鞠躬，全都说着同样的话：我很荣幸！我将有此荣幸！我希望能有此荣幸！”

她按男人的礼节鞠了一躬，把两个脚后跟一碰，然后又把她

那穿着睡鞋的小脚分开。蒲非咬住她的衣服使劲拉她，然后跳起来，汪汪叫了几声，又把她的裙边咬住。

"蒲非，别碍我的事！蒲非，走开！一些人走出去了，另一些人又进来了。又是'我很荣幸！我希望能有此荣幸！'蒲非，走开！他们和您握手。啊，爸爸，我累死了！"

由于动作太快，说话太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脸上泛起鲜艳的红晕，并且咳个不停，她抓住父亲的两只胳膊。

"别走，爸爸！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您说呢，我可以说得很快。"

达维德一直站在屋子中间，眼睛随着她那迅速的动作转，起先只是带着慈祥的神气微笑着，后来就开心地大笑起来。这个孩子总是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并且又很聪明，能够看透一切人和事。她具有非常敏感的神经质的性格，因此使她象一件有许多根弦的乐器一样，老是不停地颤动。她使达维德不禁惊奇地想起年轻时候的玛尔维娜。当她开始咳嗽的时候，他搂住她说道：

"别那么急，别说那么多话，少说一点，到这里坐一坐。"

"爸爸，我没有时间慢慢地说……我不能坐下，我一坐下您就要走了。我得抓住您，而且快点说。我要您告诉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找您？您又为什么要到他们那里去？您喜欢他们吗？他们喜欢您吗？您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高兴和愉快吗？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种拜访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愉快呢，还是为了什么好处？是谁得到好处，是他们呢，还是您？还是为了其他什么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您不觉得这些拜访就跟演戏一样吗？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剧院，可是在这里，就跟在剧院里一样，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装腔作势的，他们不是这样

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爸爸，您喜欢这样吗？我求您告诉我，可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爸爸，因为我要您当我的老师，做我的指路灯。您是那么贤明，那么受人尊敬，那么了不起！”

她满腔热情地抬头望着父亲，那对黑眼睛闪烁着光芒。达维德摸了摸她那浅黄色的金发。

“我亲爱的孩子，”他说道，“我的小东西！”他停了一会儿，又说道：“难道你是从澳洲或非洲来的野姑娘吗？怎么会突然问起我这种问题来？你不是从小就看惯了客人来拜访吗？你没看见妈妈也接待许多来拜访的客人吗？”

“不错，看见过，爸爸；不过妈妈招待客人，一来因为她喜欢客人，二来为了把艾娜带进社交界。可是您喜欢客人吗？他们来拜访您的时候，您高兴吗？”

“高兴？”达维德大笑道，“我看见他们就厌烦，可是偶尔他们的拜访也给我带来一点快乐。”

“什么快乐呢？”

“社交关系、社会地位和声望，这些事你还不懂。”

“爸爸，您要声望干什么呢？您为什么想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呢？有声望和地位又有什么好处呢？那会使人幸福吗？爸爸，我知道一个小小的故事，玛丽小姐的父亲是个英国牧师，他的教区是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那里既没有地位高的人，也没有阔人，只有许多穷苦愚昧的人。他只有在那些穷苦人当中才有声望，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毫无声望和地位的人。可是他很快乐，所有那些穷人也都那么快乐。他们彼此敬爱，生活在一起。那个牧师全家就住在一个古老的树林里，他们过着温暖和幸福的日子。玛丽小姐是为了要给她最小的、也是她最疼爱的

妹妹挣一点钱，才离开那里的。虽然她在我们家里过得很舒服，可是她非常想回去，她对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情况。爸爸，我请求您将来让我也跟玛丽小姐到英国去，到那个穷苦的乡下教区去，看看那个教区里不平凡的、温暖的和光辉幸福的生活。”

她的眼睛里闪耀着象钻石一样晶莹的泪花，达维德搂着她那纤细的腰，站着默默地出神。这个孩子提出的问题，使他的思想仿佛被一根绳子拴着往下拉，一直拉到事物的根本上。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时间。他或许可以告诉她，声望和地位可以使人洋洋得意，使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而且往往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也就是说获得金钱上的利益。他甚至于可以暗自承认，在那一瞬间，他觉得那个英国牧师在他那安静的屋子里，在那古老的树林里，的确是个非常幸福的人。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是的，幸福和痛苦对穷人是一个样子，对富人又是另一个样子。”

他看了看钟。

“可是现在……”

“现在我没有时间了！”卡拉笑了起来。“不，不，爸爸，再给我两分钟，一分钟，我还有一句话要问。”

“那你问吧！”他带着那么一种对他来说很难得的笑声说道。

“好，好——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还要重要。我简直弄不明白……我感到很苦恼……”

她站在那里，两只脚挪来换去，用力抱住她父亲，好象很怕他逃跑似的。

“爸爸，您真的认为我们不应该帮助和安慰那些穷苦、饥饿和孤苦伶仃的人，就让他们尽早死掉吗？听爸爸说这些话的时

候，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妈妈和艾娜养着两个老人已经好久了，他们那么衰老，人那么好，我和玛丽小姐常常去看他们。妈妈和艾娜做得不对吗？我们应该让这两位老人赶快饿死吗？啊，那多可怕啊！爸爸您是真的这么想？还是为了把那些先生赶快轰走才那么说的呢？爸爸，您是个好人，是个顶好的好人，一个亲爱的好爸爸。您是真的那么想？还是为了要赶走那些人呢？我求您回答我，我求您！”

这时候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的脸，眼睛里闪着近乎狂热的光芒，可是他默默地站在那里，惊呆了。他怎么能把自己那牢不可破的信念亲口告诉这个女孩呢？

他紧皱着眉头，绷着脸说道：

“我那么说是为了把他们撵走，我希望那些先生越快走越好。”

卡拉高兴得用脚不住地敲地板。

“对了，对了！我早就知道准是这么回事！我最好的、最亲爱的爸爸……”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接着说道：

“我们必须待人厚道，要永远厚道。要照顾那些善良的满头白发的老人。为这种事你永远不会缺钱用的。”

她吻了吻他的双手，偶然目光落在父亲的书桌上，便大声喊道：

“蒲非！蒲非！你跑到哪里去啦？你瞧你，你爬到书桌上去闯祸啦！”

那只灰毛小狗坐在这位大名鼎鼎的金融家的大书桌上的一叠文件上，鼻子抵住窗户玻璃，冲着一群飞过的呱呱乱叫的乌鸦吠叫。在这个高贵得近乎庄严的书房里，卡拉夹着清脆的笑声

说道：

"您瞧，爸爸，它脾气多大！冲那群乌鸦发火啦！啊，只要飞过去一只乌鸦，它就把小鼻子翘起来。您瞧见没有，爸爸？"

"我瞧见啦，我瞧见啦！我的书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神气的助手。啊，你这个小东西！"

他搂着她，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虽然只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却很亲热。就在这一瞬间，他脑子里掠过一幅他曾经见过的很平常的景象：一道金黄的阳光排开密云，照射出来，露出一线晴朗的蓝天。他是从火车的窗户里看到这一景象的，当时他只是毫无意识地看了看，就象我们看那些我们不关心的东西一样。现在他忽然想起了这一情景。

"马车预备好啦！"仆人在前厅大声喊道。

"你这个小疯丫头，"达维德看了看钟说道，"让我晚走了一刻钟。"

她跑去替他拿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把帽子递给他，接着又赶紧弯下腰去把他掉在地上的一只手套捡起来。

"你可别忘了让蒲非留在这里给我整理文件！"

他一面开着玩笑，一面朝前厅走去。他穿上皮大衣，从楼上往下走，这时心里想的是拍卖的事，他打算把那所为偿还债务而拍卖的房子买过来，这是一笔很有油水的交易。

"马利安先生在家吗？"达维德在门口问看门的那个瑞士人。

看门的瑞士人从仆人那里知道小主人还没起床呢。

"真是越来越没有出息了！我得马上给这只小野鹿套上一副笼头才行。唉，没有时间，老是没有时间！"

"快！越快越好！"他坐在马车上，对车夫大声说道。

他出来得太迟了，女儿跟他喊喊喳喳，磨磨蹭蹭把他耽搁

了，可是她真是一道可爱的阳光。

卡拉把蒲非从父亲的文件上抱开，和平常一样，把它抱在胸口上，几乎贴着她的下巴，急急忙忙穿过那几间客厅；她耽误了，该到玛丽小姐那里去上课了。在一间客厅里，她从艾娜跟前走过。那位傲慢的苗条的年轻小姐，手里仍然捧着翻开的那本书，慢慢地踱来踱去。卡拉走过的时候，没有停下来，却现出明显的愉快的神情说道：

“今天我跟爸爸谈了很久很久。”

“你算达到目的了！”艾琳漠不关心地回答道。

卡拉一下子站住了，就象钉在地板上似的，她从她姐姐那种冷淡的语气中听出了讥讽的意味。她的两条眉毛突然皱到一起，睁大了眼睛，好象要发作似的。可是艾琳还是聚精会神地看着书，已经走了好几步了。卡拉迟疑了一会儿，走到她和玛丽小姐的房间去了。

艾琳那张略显消瘦的脸庞仍然毫无所动，苍白的脸色使她显得更加骄矜了。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那下垂的眼皮愈来愈显出疲倦的神情。每当她从客厅的窗户跟前走过，她头发上的那根发簪就在阳光里很快地一闪。

玛尔维娜的房门终于开了，克拉尼茨基走了出来，他的神情跟刚才进去的时候大不一样。他的肩膀垂着，耷拉着脑袋，两颊满是红斑，额上有许多皱纹，那副样子就象是刚刚哭过似的，就连他的胡子也凄怆地挂在刮得很干净的下巴上。艾琳站住了，放下捧着书的双手，看着朝她走过来的这个男人。他加快了脚步，一下子走到她跟前，急促地低声说道：

“我是个最不幸的人！我不配得到那么伟大的幸福，就象……就象……你母亲的友谊，所以我才失去了它。我完了，一切

全都悲惨地结束了。[1]我向你告别，艾琳小姐。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我诚心诚意地热爱你们大家。有人叫我痴情的老梦想家，我是个梦想家。我很痛苦，我痛苦得不得了[2]。我祝你们人人幸福，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我也许要到乡下去，我来向你们告别。这么多年了。天啊！[3]”

他的眼圈红了，他走出去的时候，背驼得更加厉害。艾琳脸上露出非常惊愕的神情。

“那么，这是真的，是真的！”她低声说道。她象鸟似的毫无声响地飞快穿过那间客厅，无形的翅膀把她带到了母亲关着的房门前。她进去的时候，态度仍和平常一样，冷静而且矜持，但是眼里却露出关怀的神情。她看见母亲倚着一张大圈椅，两手捂着脸。玛尔维娜不出声地哭泣。她抽抽咽咽一上一下地颤动着肩膀。但是一点声息也没有。她那两个肩膀朝前缩着，好象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压在她身上，一直要把她压到地底下去似的。

艾琳什么也没说，赶紧到隔壁卧室去拿来一瓶药水，倒了一点儿在手心上，轻轻地擦在母亲的前额和太阳穴上。玛尔维娜带着惊诧的神情，慌忙抬起头来。在这一刹那间，看上去她好象很怕自己的女儿似的。可是艾琳却用平日那种平静的口吻说道：

“妈妈，失眠总使您这么难受，是您那可怕的神经疼又发作了！”

“是啊，我是觉得有点不舒服，”玛尔维娜用柔弱的声音回答道。

---

①②③ 此处原为法语。

她站了起来，想对艾琳笑笑，然而她那没有血色的嘴唇只是哆嗦了一下，垂下眼睑的眼睛已经哭得通红了。她竭力稳步朝卧室走去。

艾琳跟在后面走了几步。

“妈妈！”

“什么事，我的孩子？”

艾琳几次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仿佛要大声嚷什么似的，可是她只低声说道：

“要不要我去给您拿点酒或是肉汤来？”

玛尔维娜摇了摇头，朝前走了几步，向四面瞧瞧，然后说道：

“艾娜！”

等女儿站在妈妈的跟前时，玛尔维娜却又没话说了。她低下头，前额上渐渐泛起一抹红晕，最后她用低沉的声调说道：

“你爸爸在家吗？”

“刚才我听见他坐马车出去了。”

“等他回来，如果他愿意见我的话，告诉他，我在等他。”

“好的，妈妈。”

她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道：

“不要让别人进来……我不能……”

艾琳站在离母亲几步远的地方，用社交场里年轻小姐的那种庄重态度说道：

“休息吧，妈妈，我一步也不离开这里，无论是谁我也不准他进来打搅您，要是您愿意的话，连爸爸我也不让他进来。要不要让他明天来见您？”

“啊，不要，不要！”玛尔维娜突然激动地大声说道。“我要见他，越快越好。让你爸爸来，他一回来你就来告诉我。”

"好的，妈妈。"

玛尔维娜关上卧室的门，朝前走了几步，在那张华丽的床前跪下了。周围是黄缎子装饰的家具，她跪在柔软的、铺着织花边的亚麻布床单的床前，举起合拢的双手，哽哽咽咽地低声说道：

"上帝！上帝！上帝啊！"

她就是那种软弱的人，在生活中需要真诚的爱情就象需要空气一样，完全没有力量抗拒爱情的诱惑。她曾经在那冷清、空寂却又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对这样的爱情屈服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她比现在还脆弱，她和那个拜倒在她脚下的男人在一起，被生命中的一股青春的热情攫住了。那时候，向爱情屈服，就象是在她身上加了一颗小石子，可是年复一年，随着她的孩子的成长，这块石子就愈来愈沉重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出戏剧里的女主人公，相反地，她总是惭愧得面红耳赤地对自己说："软弱！软弱！软弱！"并且从很早以前她就把"软弱"和"犯罪"两个字连在一起了。她过去是软弱，可是今天她终于有了力量，把那个和她的生活纠缠在一起的结子剪断了。啊，一个结子解开了，其余的那些结子也就会迎刃而解，然后她就可以远离这个尘世，独自退隐到一个永远忏悔的深渊中去。她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她希望能够尽快和达维德谈一谈，并且她相信他很快就会同意她的做法。那么她的两个女儿呢？嗯，这样一个母亲，能够离开她们，从她们眼前消失，岂不是很好吗？

艾琳把一张小桌子推到窗前，桌子上放了些画具。她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专心地勾勒一簇美丽花朵的轮廓。那几朵菊花，张开雪白、火红的花瓣，好象在期待着神秘的亲吻。整个房子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过了一些时候，才从远远的房间里

传来玻璃器皿和瓷器的响声，紧接着一个仆人出现在书房门口，通报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艾琳抬起头来说道：

“告诉卡罗琳小姐和玛丽小姐，我和妈妈不去吃饭了。”

她又吩咐仆人送两份肉汤和几片面包干来。过了一会儿，她手里端着杯子，站在母亲的房门口问了一声：

“我可以进来吗？”

她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没有回答。她担心地眨了眨眼皮，又问了一遍，说道：

“妈妈，我求您……”

“进来，艾娜！”

玛尔维娜在床上盖着缎子被，就象耀眼的波浪似的。艾琳端着肉汤和面包干进来，悄悄地走到房间尽头，放下窗帘，整个房间顿时变得半明半暗，光线柔和了。

“这样就好一点了，光线太强了对头疼的人不好。”她走到床前说道。“穿着这样紧的高靴子您是睡不着的，脱了试一试看，要不好好睡几个钟头，神经疼是不会好的。”

她话还没说完，那双纤细的手便把母亲脚上的紧靴子脱掉，换上了舒适的软鞋，接着又弯下腰轻轻地把母亲胸前的一排扣解开。

“这样就会舒服多了！”艾琳把胳膊放下来，嫣然一笑说道。虽然她穿着时髦的长袍，头发也梳成那种独出心裁的式样，但是在这一瞬间，她的心里有一种仁爱会修女的感情，她觉得自己又耐心又细心。

“来吧，妈妈，当一次‘小馋嘴’吧！”她又微笑地补充说道“您把肉汤喝了，把面包干也吃了。我去画我的菊花。”

她走到门口又听见母亲在叫她：

“艾娜！”

“什么事，妈妈？”

母亲朝她伸出两只胳膊，她走过来，母亲搂着她的脖子，烧得发热的嘴唇不停地吻着她的前额和面颊。艾琳也把嘴唇凑在母亲的额头和手上亲吻，但只不过一会儿，她又温和地挣脱了母亲的拥抱，稍微站远一点说道：

“别太激动，激动了神经会疼得更厉害的。”

她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道：

“有什么事，您只要轻轻叫我一声就成了，您知道我的耳朵有多灵，一叫就能听见。我就在您的书房里画画，那些菊花真是美极了，突然引起我一种新的有趣的灵感。”

在那间摆满了镀金的摆设、有趣的小玩意儿和紫丁香、风信子的书房里，从窗外射进来温和的冬日阳光，艾琳坐在桌子旁边，面前放着画具，沉湎在遐想中。在她那两条象火焰似的秀眉下面，一双眼睛出神地望着一处，回忆着往事。她想起她才十岁的时候，她正在兴致勃勃地为她的布娃娃做新衣服。起初她没有注意父母在隔壁房间里说些什么，直到她给布娃娃穿好了衣服抬起头来的时候，她才从敞开的门里看着他们，并且听见他们在说什么。父亲面带戏谑的笑容坐在圈椅里，母亲穿了一件白色长衣衫站在他面前，眼睛里的神情，好象是在向他恳求什么似的。

“阿罗修斯！”她说道，“难道我们的钱还不够吗？难道世界上除了财产和利润——这种黄金的偶像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请你想一想，还有别的东西，”他略带讥讽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那就是你现在过的、对你也是最适合的这种富贵的生

活。”

接着她在他对面坐下来，向前探着身子，话说得很快，而且有点不大连贯，她说：

“我们是在一起生活吗？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算是在一起生活，我们仅仅是见见面罢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你成天忙着你的事业，我成天忙着应酬。不错，我喜欢娱乐，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常常是很忧郁的，我感到寂寞。你知道我年轻时候的生活是朴素、贫穷而辛苦的，想起那种生活来，我常常感到很惭愧。这些你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谈心里话。我这个女人需要有人保护我，需要有人倾听我心里的声音，需要有人时时告诉我应当怎样做人。我很软弱，我非常害怕，怕你老是一连好些日子不在家，我觉得自己简直没有能力把三个孩子教育好。我只知道爱他们，我可以为他们牺牲我的生命，可是我很软弱。我求你不要经常离开我和三个孩子。我总觉得，我宁可不要这种富贵的生活，我会比现在快活得多，因为虽然生活苦一点，我们却能在一起，能更亲密些。我求求你！”

她抓住他的一双手，好象是在吻这双手。因为她那波浪形淡黄色金发披下来遮住了他的手。尽管艾琳那时才十岁，却懂得同情母亲，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等待着父亲的回答。

“你到底要什么呀？”他问道，“我听了半天，还是没弄清楚你究竟要什么。你是不是认为我应该丢下我所热爱的一帆风顺的事业？你简直是在白日做梦！这些想法是不现实的，太幼稚了。”

这时候，卡拉走了进来，把艾琳的思路打断了。

“艾娜，妈妈怎么没吃饭，是不是病了？”

“妈妈常常神经疼，你又不是不知道。”

卡拉转身朝母亲的卧室走去，可是艾琳拦着她说道：

“不要进去，妈妈也许睡着了。”

小姑娘走到姐姐身边。

“我觉得……”她小声说了半句又不往下说了。

“你又觉得怎么啦？”

“我觉得这所房子里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

艾琳皱起了眉头。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你总是想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可是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釉彩瓦罐子，或者说是幻觉。生活总是按照那种普通而平凡的轨道向前推进。不要幻想那些釉彩瓦罐子的事情，跟蒲非和玛丽小姐出去散步吧。”

卡拉凝神听着，但是盯着姐姐脸的那双眼睛带着怀疑的神情。

“好吧，我就去散步，不过你说的不是真话，艾娜。妈妈在伤心苦恼，这不是我的幻觉，爸爸已经有一个星期不在家里吃饭了，而且也没去看妈妈。还有那个——人，今天他往外走时，在前厅哭了，我凑巧看见他了，他想跟我说话，我跑掉了……”

艾琳耸了耸肩膀。

“将来你也许会成为一个女诗人，你把什么事都过分夸大了。妈妈根本没有什么伤心的事，她不过是神经疼的毛病又犯了。爸爸没有跟我们一起吃饭，是因为他的应酬太多，克拉尼茨基先生在什么地方把鼻子碰了一下，而你就用诗人般的想象说他在哭，要知道男人是从来不哭的。在这样阳光灿烂的好天气，聪明的姑娘就会到外面去散步而不会待在家里胡思乱想。医生让你每天去散步，不是在黄昏以后，而是在这个时候。”

“我走！我就走！我知道你是在赶我走！”

她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姐姐说：

“爸爸也在生马利安的气，我看得很清楚。这所房子里什么事都叫人猜不透。”

她走出去了。艾琳把双手并在一起，攥得紧紧地，心里想：

“这孩子很快就会象我不久前那样，懂得生活是怎么回事了。一定要事先预防，这是非常必要的！”随后她的思路又回到刚才她想的事情上去了。母亲对父亲说：

“我们的财产已经相当可观了。”

“在这方面，”父亲回答道，“永远不能感到太多，这是没有够的。”

然后，他抚弄着她那美丽的头发问道：

“你相信我爱你吗？”

她稍有迟疑，回答道：

“不，我已经失去信心了，我早就不这样想了。”下面还说了许多话，艾琳记得父亲说过这样一些话：

“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保障就是财产。无论是谁，只要有了财产就不愁没有智慧。因为在他需要智慧的时候，可以从别人那里买到。

“为了教育我们的孩子，你需要用多少钱尽管用好了。你应该为我把两个女儿培养成漂亮的大家闺秀，对不？好好培养她们，让她们长大以后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能够在最上等的社交圈子里应付自如。至于你，你可以娱乐，交际，装饰打扮，一定要做到雍容华贵。还有，你要用自己的美貌、才智和生活经验在上流社会里赢得我们家的声望和地位，你越抬高我们的名声，对我的帮助就越大，这就是对我的报答。此外，你要是在操持家务、应付家庭教师或是在社交关系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去

找那个老实的克拉尼茨基，他会非常热心帮助你的。我很高兴认识了他，我正需要他这样一个人。他认识的人很多，而且在上流社会里关系处得很好。他很有教养，为人热诚而有礼貌。我看得出来他会对我们有用处的，现在我跟他已经很熟了。不错，他向我借过好几次钱，可是他也帮过我不少的忙。这叫做投桃报李，是最好的交换。”

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前额、脸庞和举止，处处显示出他充满了自信，毫不怀疑自己有这个权力，而且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忽然，他转过身，冲着外屋那扇门高兴地说道：

“真是说狼狼就到！您好，亲爱的先生。”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手伸给走进来的客人。那就是克拉尼茨基，那时正是他最英俊风流的时候，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才成为最上层社交界的宠儿的。

他向满脸陪笑迎上前来的达维德致以热烈的问候，接着他用那么一种姿势和那么一副面孔站在玛尔维娜的面前，好象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她面前跪下。

那一段谈话和那一幕情景牢牢印在艾琳的记忆中。她以前觉得那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也就没再去想它。此刻她又想起了这件事，竟把她画的菊花忘掉了。放在蓝缎子上的菊花，好象在看着她，而且和她本人一样，有一种不可思议和难以捉摸的神气。

一个仆人在门口通报：“埃米尔·普罗恩道夫男爵到！”

“说我不在……”她随口说出，但是立刻打住了，改口叫仆人请他等一等。她走到母亲的书桌跟前，在一张上等硬纸的窄卡片上用英文写道：

“妈妈的神经疼又发作了，我正在照料她，今天不能见你

了。我很遗憾，那个关于不协调的有趣的讨论刚开了个头。请明天来跟我谈谈。”

她把那张卡片装在一个信封里，上面写上男爵的名字，交给了仆人，然后坐下来继续画她的菊花，脸上流露出一种狡诡而又得意的笑容。尽管她没有见埃米尔男爵，可是他的来访却使她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她知道这个念头很奇特，可是正因为如此她才觉得这个念头非常有意思。于是她开始飞快地、几乎是狂热地用黑笔在花当中勾画一些小精灵的轮廓。她把那些小精灵画得好象它们在把花分开，谁都不挨谁。有的小精灵在往上爬，有的在往下滑。他们顺着花梗往上爬，把头从花瓣后面伸出来。这些小精灵全都心怀不善，做鬼脸而且任性，他们把花朵一一推开，不让那些半弯的花瓣在一起接吻。艾琳嫣然一笑，飞快地画着。她可以想象出来，埃米尔男爵看到这幅画，一定会说："这倒是新花样！①这决不是釉彩瓦罐子之类的东西！这是一种独特的构思。这里有一种新的'颤动'，有刺激。”

“釉彩瓦罐子”、“阿耳卡狄亚人”、“有刺激”、“新的'颤动'”、“思想上的风湿症”这些辞句，以及许多其他的辞句，她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学说这些话的并不只是她一个，这些字眼在相当大一群人当中流传着，这些人轻视一切现实的东西，寻求一切新奇惊人的东西。埃米尔男爵是个有修养的人，他念过不少书。他常常读尼采②的《拉图什特拉如是说》③，还谈到未来的“人类”：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超人”学说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盛行于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中。所谓“超人”，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即未来的高人一等的人物，这种人什么事情都能做。

③ 尼采的主要作品，中译本旧译名为《苏鲁支语录》。

超人。他说起话来有几分象是从鼻子里和牙缝里挤出来的。

超人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够绝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当艾琳想到也许不久就要成为男爵的妻子，并且要离开这所房子时，她便皱起眉头，脸上那种带着嘲讽意味的笑容也消失了。啊，她要抓住他！她要向男爵提出一个绝对的条件，毫无疑问他一定会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会尊重她那笔数目庞大的嫁妆。她那双蓝眼睛闪耀着光芒，显得精力充沛。她把脸转向母亲的房门，她转得那么快，头发上的那根金属发簪闪出一道耀眼的青铜色的光芒。

"一个人必须懂得怎样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她低声地自言自语说。

第 四 章

克拉尼茨基在马利安那里过了一夜，又跟玛尔维娜进行了长谈，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寓所。老寡妇克莱曼丝隔着她那副大眼镜瞧着他，把双手放下说道：

“你是病了还是怎么啦？真是天大的奇闻！啊，你的脸色多难看呀！出了什么事吗？也许是老毛病又犯了吧？你已经犯了多少次了。你为什么不脱掉皮大衣呢？等一等！我来帮你脱。啊，不管怎么说，你是要生病了。”

她是个身材矮小、体态臃肿的妇人，肩上披了一条带条子花纹的披肩，穿的是短裙子，裙子下面露着一双穿着破套鞋的扁平脚。她至少有七十岁了，那张蜡黄的大脸上满是皱纹。灰白的头发上面戴了一项白帽子，在满是皱纹的高额头下面，一双骨碌碌的黑眼睛炯炯有神，因而她那张脸也显得神采奕奕。她的整个外表都带着一种田野和原始的味道，和那间小客厅以及它的主人，看上去似乎一点儿也不相称。屋子里的家具陈设和这类公寓常见的摆设一样：一把沙发、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面带架子的镜子、一张放了几个东方式靠垫的宽矮榻和用架子支着的磁像，旧式书架上放了一些精装书籍，墙上挂了几幅精致的小油画，那张矮榻上面挂着许多像片，显得很风雅，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大相簿。可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不同的时期搜集起来的，日久天长都已经损坏了。靠垫的套子已经褪色，镜框

上刷的金脱落了不少，家具上的皮面子也破了，绽缝里露出填在里面的东西，大相簿也已经扯烂了，台灯的瓷座也碎了。乍一看，这间小客厅好象很精致，可是再多看两眼，就可以从那些细心修补的小洞和裂缝上看出一副穷酸相来。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这种穷酸相被遮掩了一大半。谁都看得出来，有一双勤快、细心的手在这里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打扫、擦抹和缝补。那是上了年纪的克莱曼丝那双长着大手掌、短手指的干瘦的手。这双手此刻正在帮克拉尼茨基脱皮大衣。她一面干着，一面用粗重的语气，但是又蕴含慈爱意味地数落着他：

“又是一夜没回家，准是在哪里打牌了，要不就是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厮混！这是亵渎上帝啊！这会儿准是害了病才回来的。我看你是病了，满脸都是红斑，连站都站不稳啦。真是天大的奇闻！”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克拉尼茨基用埋怨的声调说道，“我病了，我是个最最不幸的人。我一切都完了。求求你去把着门，谁都不让进。不要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放进来，我真受不了！”

他的眼睛里噙着眼泪，显出一副可怜相。现在除了那位象狗一样对他忠心耿耿的老女仆以外，旁边没有别人看着他，他放下了假装年轻和文雅的那股拘束劲儿，垂着肩膀，耷拉着脸，眉毛上面布满了红斑和深深的皱纹，随后他就从那扇半掩着的门走进他的卧室去了，而寡妇克莱曼丝也重新拿起刚才因为他回来而放下的活计。客厅中间，在一张撑开的打牌用的桌子上，摊着一件土耳其料子的长浴衣，这件曾经华丽一时的长浴衣如今已经破旧不堪，衣服里子也撕破了。克拉尼茨基进来的时候，寡妇克莱曼丝正在收拾这件浴衣，正在打补丁。这时，她又戴上那副铜边大眼镜，把铜顶针套在中指上，坐了下来。她细心地查看

露出棉花的绽缝，一面用眼睛盯住活计，一面自言自语，或者说用一种单调的声音低低地咕噜着：

“把着门，不让人进来！好象有谁常来这里似的。许久以前，好多朋友，还有各式各样和他谈得来的人倒是常来，起初是这样，可是后来他们就很少来了。现在差不多有两年了，连条狗都没来过。他说他受不了那些讨厌的家伙，是啊！他们到这里来，一来就是好些人，有的是公爵，有的是伯爵，还有各种各样的阔人。啊，是啊！那时候他是个新奇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拿他消遣取乐，就象玩弄一颗发亮的扣子一样，等到扣子磨损发暗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扔到墙角里去了。什么亲戚、朋友、伙伴，全是一个样！真是天大的奇闻！这种社交！”

她半天没说话，细心地把一块大小合适的料子放在破缝上，拉着一根长线，一连缝了好几针，跟着又嘟囔起来：

“这也叫社交吗？这是罪过，不是什么社交！在罪恶里打滚，就象魔鬼在沥青里打滚一样，不久就会大叫沥青烫人了！唉，唉！”

整个屋子静悄悄的，只有那座钟（这是所有的房子里都少不了的住客，它是人人的朋友），在镜子下面，在那些瓷像当中的架子上单调地滴嗒滴嗒响着。寡妇克莱曼丝一面认真地补着浴衣，一面还嘟囔着。多年来的孤独生活，积存在她脑子里的陈年旧事，以及心里的忧郁使她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

“以后还会更糟。他已经背了数不清的债，将来不是死在草垫子上，就是死在济贫院里。啊，他死去的母亲要是看到这些，真够她受的！真是天大的奇闻，除非斯蒂法奈克和我来把他从这个坑里拖出来！”

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把眼镜推到额头上，陷入了沉思，眼镜

上的镜片在她那白眉毛上一闪一闪地发亮。她的嘴唇动了好几下，可是没有发出声来。从她嘴唇动弹的样子和额头上皱起的皱纹，可以看出她心里在打主意，在幻想。就在这时，从卧室里传来克拉尼茨基的声音。

她象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姑娘那样，腾的一下跳了起来，拖着两只旧套鞋，啪嗒啪嗒地往门那边跑去。

"妈妈，把长浴衣给我，我不舒服。今天我哪里都不去了。"

"长浴衣在这里，里子还没弄好，撕破了怎么穿呀？"

"管它撕破不撕破，给我拿来吧，把拖鞋也拿来，我不舒服了。"

"都拿来啦！不舒服？我早就说你不舒服了。唉，天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可是就在帮他穿长浴衣时，她又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你说今天不打算出去了，是真话还是开玩笑？"

"开玩笑！"他辛酸地说道，"你要是能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玩笑就好了！今天我不离开这间屋子了，明天也不离开，也许永远也不离开了。我要躺在这里，直到悲伤地死去。也许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真是天大的奇闻！他可从来没有这样过！看得出来，沥青烫人了！"寡妇克莱曼丝低声地自言自语。可是她却大声说道：

"趁你还没悲伤至死，我们得吃点东西。我到城里去买肉。"她带着讥讽意味地加上一句："我把门从外面锁上，省得那些讨厌的伯爵、男爵闯进来。"

只剩下克拉尼茨基一个人了，他被反锁在自己的寓所里，穿着那件浴衣靠在躺椅上。这件一度华贵的长浴衣如今已经褪色了，袖口也磨破了。躺椅后面的墙上巧妙地排列着他收藏的烟

斗。在他经常走动的那个社交圈子里，人们普遍都喜欢搜集些东西，他们搜集绘画、小肖像、雕刻、亲笔签名、瓷器、古书、旧调羹和老式家具。克拉尼茨基爱搜集烟斗，有的是他买来的，可是绝大部分是朋友们送给他作为命名日的礼物，以表友情的；也有的是他旅行时买的纪念品。这些年他搜集了不少烟斗，差不多有一百上下，有的很名贵，有的不值几文钱，式样却很新颖，有的甚至很好笑，有的其大无比，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色泽鲜明，有的几乎整个都是乌黑的。这些烟斗陈列在墙上的那些架子上，既雅致又显眼。

除了烟斗以外，卧室里还有几件比较值钱的东西：一张贵重木料制成的桌子，一面顶上嵌着许多小爱神的椭圆形镜子；镜架子是瓷的，架子上面放了些玻璃瓶、小香水瓶和梳妆盒子。还有一个长长的纯金的香烟盒，克拉尼茨基无论什么时候都把它带在身边，这时候他靠在躺椅上，把它拿在手里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这个烟盒是一件很贵重的纪念品，二十多年前，他刚到城里来不久，他母亲的姑妈——尤金妮亚伯爵夫人送给他的。那位伯爵夫人从第一次和他见面起，就对他非常宠爱。虽然她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社交界一个劲儿地说她对那个非常漂亮而又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爱得发狂。他是由母亲精心抚养大的，她教导他，希望他日后能够在她生长的那个社交圈子里大出风头。克拉尼茨基的母亲由于种种原因嫁给一个比她社会地位低的人，她为此暗自悲伤，并且日益憔悴。她的丈夫是一个为人正派的贵族，住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他既不是个出入上流社会的人物，也不是个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克拉尼茨基的母亲希望她儿子的命运会比自己好些，因而从小就从各方面培养他，为他打下基础。他说的法语带巴黎口音，英语也说得不错，他精通西欧文

学，还是一位著名的舞蹈家，他温文而雅，待人天生厚道。他很有人缘，大家都乐于和他来往，都很喜欢他。当他母亲给他的钱不够花时，他靠着阔亲戚的力量谋得一份小差事，这不仅使他增加了收入，还使他多少能够维持一个自立的局面。他整天整天地待在那些有钱人的大公馆里，为那些年迈的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高声朗诵文学作品，或者伸着两手为那些年轻的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绕线团。他办理各种事务，包括各种琐事；在跳舞会上由他领舞。他过得很痛快，堕入情网，也讨得了别人的欢心。晚上和夜里他不是在俱乐部，就是在饭店的小房间里或剧院里，要不就在剧院后台向那些著名的各式各样的女演员献殷勤。那真是他的黄金时代，最欢欣的日子啊。那时候，伺候他的不是寡妇克莱曼丝，而是另外一个男仆人。每天他不是在亲戚或朋友家吃饭，就是在最讲究的餐馆吃饭。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件高尚的事情，这件事使得他在精神上得到了很重的报酬：他陪伴他的亲戚阿尔弗莱德伯爵在意大利整整养了一年病。这位伯爵害的是肺病，克拉尼茨基照料他，使他愉快，并且以真诚的耐心、关怀和深情来安慰他这位表兄弟，这一切都是出自一颗热情的心，出自几乎是柔顺的感情。这一年里，他得到的报酬是学会了意大利语，对艺术上的各个流派及其成就获得了广泛的知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人。不久他跟着什诺公爵到了巴黎，于是他又对法国和法国的首都了如指掌。回国以后，有一个时期他为视力衰退的公爵充当“读书人”。他能用优美的声调朗读许多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他这种天赋使他出了名。他谈吐风雅、风度潇洒，在许多人家的客厅里，他都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物。对于某些人，他是招待客人的重要帮手，是寂寞时的好伴侣；而对于另一些人，他又是寻欢作乐的能

手，没有一样他不精通，而且显得风流倜傥，温文尔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达维德，见到了他的妻子。早在孩提时代他们就相识了，玛尔维娜是他少年时代理想中的女人。从那以后，他和其他人家的关系疏远了，因为他把全身心都放在达维德这一家人身上了。虽然玛尔维娜的孩子有好几位家庭教师，他却亲自教她的一个女儿意大利语，教另外一个女儿英语。他真心诚意而又兴致勃勃地这样做，因此这个家实际上就象他自己的家一样，一直欢迎他。此外，最近这十年当中，他所依附而且长期受宠的那个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

尤金妮亚伯爵夫人把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法国伯爵，接着就搬到巴黎去住了。阿尔弗莱德伯爵死了。那位待人厚道的亲爱的普罗思道夫男爵夫人也去世了，那面瓷架子上面摆着的有小爱神的镜子就是她送给他的礼物。还有一些人，也是死的死，走的走了。只有什诺公爵还在，可是现在公爵对他从前这位“读书人”十分冷淡，这显然是因为公爵夫人对于他整天待在那位长期外出的百万富翁妻子的身旁持不谅解的态度所致，这件事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当然，还有许多熟人和新近结识的朋友，可是这些人不象以往那些人那样讨人喜欢，也不那么可靠；而以往那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是和他绝交了，就是断绝了往来或是疏远了。

他的母亲，那个为他安排命运的女人，早在此以前就去世了。

“可怜的妈妈！可怜的妈妈！[1]”

他曾经以无限亲切的感情爱她啊！他长期犹豫不决、依依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不舍，留恋母亲生他的那所房子，后来他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才离开了家，他实在舍不得离开那个村子，离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和隔壁那个头发很有光泽的姑娘。可是在母亲的嘴里，那个辽阔的世界和庞大的城市，就象天堂一样，那些令人尊敬的亲戚，都是些半神半人的人物。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内心的搏斗，最后他终于下决心走了，当时母亲亲吻和拥抱了他多少次啊！她千叮咛万嘱咐，对他怀着无限美好的期望。他开始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模样，感到种种希望、幻想和欲望在他的心中颤动。有一次他不知不觉地对着镜子鞠躬和摆姿势，正在他装模做样的时候，母亲闯了进来，他不禁大笑起来，母亲也笑了。

"可怜的妈妈！可怜的亲妈妈！"①

就在这母子俩欢天喜地、怀着各种幻想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冷漠的神情来了，在这明朗的晴空上罩了一层阴云。那就是寡妇克莱曼丝。她是这家的老仆人，当过他的保姆，那时候她已经不年轻了，是个没有孩子的寡妇。

她正绷着脸生气呢，嘴里嘟嘟囔囔，可是半天也没说出什么。她任凭那个瘦小的、头发灰白的母亲和那个象梦一样美的青年欢快地笑啊，幻想啊，直到只剩下她一个人和那个全家都宠爱的小伙子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开始说话。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里波芙卡家的院子里已是暮色苍茫，一小片菩提树林子，就象是一条黑线，划破了被夕阳烧红了的西天。寡妇克莱曼丝瞧着那片小树林和晚霞说道：

"唉，杜莱克，杜莱克！这以后会怎么样呢？你要走了，你要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一个人离开这儿了，可是你走了以后，太阳照样升起来，落下去，小树林子也照样飒飒作响，麦子照样成熟，也照样下雪。”

他坐在场地上的凳子上，一声不响。在远处的田野里，在愈来愈浓的黑暗中，一个牧羊人吹着口哨，那嘹亮的、一成不变的、单调的声音顺着田野传来，就象是断断续续的哭泣声。

“为什么要走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有上帝知道，你扔掉的是什么呢？属于上帝的美好的东西。你会带回来什么呢？也许是人家往你身上扔的泥块。”

牛栏里的牛哞哞地叫。花园后面什么地方一个还没下工的女人哼着歌儿。黄昏时的暮色愈加深沉了，屋顶上出现一弯尖细的新月，象银子似地发着白光。

寡妇克莱曼丝轻轻地说道：

“不幸啊！不幸的孩子啊！”

他丝毫也没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幸，可是他现在就要离开他出生的村庄，离开玛尔维娜，心里不免有些难受，仿佛自己应该留在村子里。

但是他终于走了。这个二十来岁的“寻觅金羊毛的人”走进了社会。这个青年身材修长，外貌机敏灵活，长着一对象征青春的乌黑晶亮的眼睛，面颊象桃子般红润美丽，雪白的额头象百合花瓣一般纯洁。他走进社会去寻找一位有钱的妻子，去寻觅人世间的快乐——“金羊毛”。

这时，他把那件破旧的长浴衣紧紧地裹在身上，耷拉着的脑袋露出头上那块秃顶，下嘴唇往下撇，黑眉毛上面，满布着皱纹的额头上浮现出点点红斑。他手里拿着现在住在巴黎的尤金妮亚伯爵夫人送给他的那个烟盒，不时下意识地翻来翻去。这个亮闪闪的烟盒射出的金色光芒，照在他那浴衣的破袖子上、照在

他那痛苦的脸上以及细长的手指上。

寡妇克莱曼丝已回到厨房，脚上的套鞋巴嗒巴嗒响着，她正在做午饭。可是克拉尼茨基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克莱曼丝戴着大帽子，不时从厨房门口往外探头，担心地瞧瞧他，刚缩进去一会儿，又伸了出来。

“你吃饭吗？”她开口问道。“饭准备好了。”

他用低沉的声音叫她把饭端来，可是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她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颓丧，可是她还是什么都没问，到时候他就会统统说出来的，他不是那种能把秘密带进坟墓里去的人。她一声不响地伺候着他，给他端饭，给他送茶，然后把桌子收拾干净。有一次，她一不小心，闯了一个祸：她急急忙忙穿过屋子的时候，脚上一只套鞋掉了。

“唉！真见鬼！这双鞋老往下掉！”她嘟嘟囔囔地抱怨着，她折腾了好几分钟，最后，那双套鞋还是从她脚上掉了下来，落在地板上，发出响声。克拉尼茨基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他问道。

她没有搭腔，等她走到厨房门口时，他喊道：“你脚上穿的什么呀？巴嗒巴嗒的，真叫人心烦！”

她在门口站住了：

“我脚上穿的什么？你那双旧套鞋呀！我是不是应该一天穿坏一双鞋，再去买一双新的呢？‘叫人心烦’！真是天大的奇闻！愿上帝保佑你，永远没有比这更心烦的事吧！”

她走进厨房，手里拿着一个空玻璃杯，朝茶炊走去，嘴里还在嘟囔：

“我要是老穿新鞋的话，恐怕家里连一撮茶叶也找不到啦！”

天黑了。克拉尼茨基在抽烟，一支接一支，陷入了沉思，他

浑身都在颤抖。寡妇克莱曼丝拿着一盏罩着乳白色灯罩的灯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充满了柔和的光亮，克拉尼茨基瞧着白色灯光下老妇人的脸，过了好长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过来，妈妈，走近点！"他说道。

等她走到跟前，他双手捧着她那双粗糙的手，用力摇着。

"我该怎么办呢？要是没有你跟我在一起，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在这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亲人！孤零零的，孤零零的，就象在沙漠里一样。"

这种突如其来的激情冲破了一切障碍，他向她倾诉了自己心中的悲哀。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爱情，*最后的爱情*①，现在一切都完了，玛尔维娜不准他再去看她了。很久以来她就想下这样的决心，她在孩子面前感到内疚、羞愧和绝望。一个女儿全都知道了，另一个女儿也随时都会知道。她早已不再教诲她们了，早已不再把握她们心灵和良心上的舵盘，因为每当她要和她们谈话时，内疚就象炽热的火漆似的封住了她的嘴。她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可鄙的人，她不愿意再享用她丈夫的财产，或是那些财产换来的社会地位。她希望能离开这里，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去隐居，从世人的眼里消失。

克拉尼茨基是那么激动，他几乎呜咽起来。这时候一阵粗重、尖刻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这样好，她总算是清醒过来了……"

"清醒？妈妈，你胡说些什么呀？你什么也不懂。爱情从来就不是罪过。"他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你疯了，杜莱克？难道我是什么夫人，你非得跟我说法语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不成吗？”

他继续往下说：

“Ils ont souffert, cést le sceau du pardon，我可以翻译给你听：他们犯了罪，可是上帝是仁慈的——他们遭受苦难，苦难就是宽恕的凭证。”

“杜莱克，别提上帝了！把上帝和这种事扯在一起——真是天大的奇闻！”

“妈妈，你是个神甫吗？我把心里的痛苦，还有那个高贵、可爱的人的痛苦都告诉你了……”

寡妇克莱曼丝从城里回来时忘记把外屋的门锁上，这时从那间屋里传来脚步声，接着一个年轻男人的嗓音喊道：

“主人在家吗？”

“天大的奇闻！”寡妇克莱曼丝咕噜了一句。

“马利安！”克拉尼茨基高兴地嚷道，接着他大声回答道：

“我在家，我在家！”

“这件事值得载入人类的史册，”一个象是从鼻子和牙缝里说话的人说道。

“男爵也来了！”克拉尼茨基叫了起来，接着又低声说道：

“妈妈，快把客厅的门关上，我得稍微收拾一下。”他又隔着关上的门对客厅里的两位客人说道：

“请稍候一下，我亲爱的朋友，我马上就来接待二位。”

过了几分钟，他出现在客厅里，在寡妇克莱曼丝放在那儿的灯的照射下，他果然衣著整齐，头发梳得光光的，还洒了点儿香水，步子潇洒轻盈，嘴上挂着从容的微笑。只是眼圈还是通红的，额头上还有不少皱纹，这当然是无法弄平的。

“喜剧演员！简直是个喜剧演员！”寡妇克莱曼丝嘴里嘟囔

着回到厨房去了，那双套鞋巴嗒巴嗒响得吓人。

那两个年轻人亲切地和他握手，显然他们很喜欢他。

“你怎么一整天没露面了？”埃米尔男爵问道，“我们在波瑞尔家里等你，他招待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你不是在吃斋吧？”

“别逗他了，他有伤心事，”马利安插嘴道，“我为你难过，我的好老头①，所以我让男爵跟我一起来拖你出去散散心，我当然不能让你一个人陷入悲哀不管你啊！”

克拉尼茨基大为感动，眼睛里充满了感激和温柔的神情。

“谢谢，谢谢！你们使我太感动了。”

他轮流和他们两个人握手，但是和马利安握手的时间要比与男爵握手的时间长些，而且嘴里还说着：

“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年轻人微微一笑。

“别这么动感情，”他说道，“那会使你的内心受到损伤的。不管怎么说，你总是对排遣忧愁有灵丹妙药的那一代人的儿子。”

“什么灵丹妙药？”

“什么信仰啦，希望啦，什么爱人如己，乐天知命啦，还有别的釉彩瓦罐子。我们没有这一套，所以我们到宠宠饭店去听丽丽·克尔特唱歌。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在波瑞尔家里请她吃饭，波瑞尔答应凡是世界五个大洲所有的一切他都供给。”

“说到那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丽丽，”男爵说道，“我觉得有时候她在追求一种超人的理想。”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亲爱的男爵，这可真是个妙不可言的想法！"克拉尼茨基脱口而出说道。"丽丽，'超人的'，还有理想？你别忘了，她不过是个唱下流歌曲非常出色的小东西。"

"这我不否认，这我不否认！"男爵为自己的观点辩解道，"可是她是一个外表长得象天使一般的小东西，她唱歌的时候，身子却象个魔鬼，她的脸色、眼神和笑容还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百合花的香味。正是靠这种不协调、这种神秘劲儿和怪劲儿，她才征服了欧洲。就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她使人感到刺激。这跟常规与和谐正相反，你明白吗？"

"别说了，埃米尔！"马利安笑着高声说道。"你的听众是一个看守坟墓的老顽固，他还崇拜和谐呢。"

克拉尼茨基似乎觉得有点难堪，他用手掌摸了一下头发，腼腆地开口说道：

"确实如此，我亲爱的朋友。我自己也觉得落伍了。我年轻的时候，人们是什么样就说他是什么样，管猫就叫猫，管坏蛋就叫坏蛋。要是有一个象丽丽这样的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天使的模样，那我们就会说：'啊，她是个坏蛋！'我们懂得应该怎样来判断这种事情。可是象现在这样把下流和神圣，把卑俗的肉欲主义和最庄严纯洁的东西混淆起来……"

男爵和马利安笑了起来。

"这种事你不懂，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你是属于和谐时代的人，你就留在和谐那一边吧。不过别再争论了，我们走吧。听丽丽·克尔特唱歌去，然后一块儿去吃晚饭。"

"来，跟我们一起坐车去吧，"男爵也帮着小达维德劝道。

克拉尼茨基立刻变得容光焕发，好象一道阳光射在他的脸上。

“好，我亲爱的朋友，好，我跟你们一起去，我也可以散散心，振作一下精神，不过请稍等一会儿，行吗？”

“当然可以，我们很乐意，我们等着你。”

他急急忙忙走进卧室，关上房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各式各样的画面和声音：剧院、歌曲、娱乐、晚餐、交谈和晃眼的灯光——总而言之，所有他历来习惯的和与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东西都在他脑子里回旋。一种预期的欢乐驱散了他内心的悲痛。经过这一场强烈的、错综复杂的感情波动之后，他嘴里好象尝到了甜蜜的滋味。他朝梳妆台走去，可是刚走到屋子当中，他又好象被钉在地板上似的。他的目光落在灯光照耀下立在写字台上的一幅美丽的胶板画上。克拉尼茨基站在屋子当中，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这幅嵌在精致的框子里的女人画像。

“可怜啊，亲爱的人儿！高贵的人！”他轻轻地说着，嘴唇直哆嗦，额头上泛起了红斑。马利安在门外喊道：

“快一点，老头儿！我们要晚啦！”

几分钟以后，克拉尼茨基回到客厅，耷拉着肩膀，眼圈比刚才更红了。

“我不能……虽然我很愿意和你们在一起，可是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了！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真的，他准是病了！”马利安说道，“瞧，埃米尔，我们的老头儿变成什么样子了！他的脸色都变了，是不是？”

“可是刚才他还好好的呢！”埃米尔脱口而出说道，接着他又说，“打起精神来，不要老认为自己有病，病人是墓地的肥料，生病是最讨厌的事！”

“说得真妙！”马利安大声说道。

“不，不，”克拉尼茨基回答道，“不要紧，是老毛病，肝病发作

了。偏偏今天又犯了。你们自己去吧，我去不了啦。"

他挺了挺身子，笑了笑，竭力想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可是从他的脸上和眼神里都明显地流露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表情。

"要不要请个医生来？"马利安问道。

"不用，不用，"克拉尼茨基表示不必要。于是男爵扶着他的胳膊，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尽管克拉尼茨基垂着两肩，但他还是风度翩翩，相形之下扶着他的男爵却显得又小又弱，使人想起一只苍蝇。进了卧室，男爵低声说道：

"外面传说老达维德反对我和潘娜艾琳的婚事，你听说了吗？"

几个月来，男爵曾不止一次跟克拉尼茨基谈起他的打算，甚至找他商量，请他指教。因为他知道克拉尼茨基即使不是那家人最亲密的朋友，也算是他们的顾问。关于埃米尔男爵，克拉尼茨基一向持这样的看法，对别人也是这么说的：

"这个勇敢的孩子①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人。他非常有见解，也聪明，是的，非常聪明。还有他的母亲，那位可爱的、天仙般的男爵夫人，是照亮我的生命的许多星星中最美丽的一颗明星。"

克拉尼茨基这个人生来对人类抱着乐观的看法，再加上他对那颗"最美丽的明星"的感恩追怀，所以他对男爵一直非常亲切，支持男爵和艾琳结婚的计划，特别是当他注意到艾琳心里也喜欢男爵以后。因此，他经常和这个年轻人谈他自己的意见，而且很乐意尽其所知回答他问及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他脸上露出勉为其难的痛苦表情。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亲爱的男爵，我不知道。真的，我无能为力，因为说到……我……”

他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好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

“艾琳小姐好象是……”

“艾琳小姐，”男爵根本没注意克拉尼茨基这时的心情，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就象波特莱尔①《恶之花》中一首十四行诗中所说的：她有点暧昧不明，有点反覆无常……”

克拉尼茨基很快地挥了一下手。

“我的男爵……”

“亲爱的亚瑟先生，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并没有意思要说艾琳小姐的坏话。我用的这两个形容词，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是具有最崇高的含义的。艾琳小姐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那么有意思，她这人就是暧昧不明令人难以捉摸。她是个觉醒了的女人，她那种否定一切的嘲讽态度，是一种高贵性格的标志。啊，艾琳小姐绝不是一朵紫罗兰，除非她是从波特莱尔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紫罗兰！可是，正因为如此，她才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才使人感到刺激，一个觉醒的女人——一个觉醒了的处女。②你明白吗？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香味——一种新的颤动。可是对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你永远捉摸不透……”

“这是一种高贵的性格！”克拉尼茨基热情洋溢地大声说道。

“你把性格分成高贵的和不高贵的，”男爵微笑地说道，“但是我只把性格分成讨厌的和有趣的。”

马利安在门外大声喊道：

“埃米尔，我不等你了，我一个人到宠宠饭店去了。我会告

① 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颓废派诗人，著有诗集《恶之花》。

② 此处原为法语。

沂丽丽·克尔特，今天晚上你要照顾一个生病的朋友。”

他们好象觉得这几句话非常可笑，于是隔着一扇门大笑起来。

“好啊！”男爵大声说道，“你给我树立了一个好基督徒的声望。我象勃兰登堡①人怕上帝一样，就怕滑稽可笑的举止，我们走吧。”

几分钟以后，两位朋友离开了克拉尼茨基的寓所，克拉尼茨基又坐在那张躺椅上，低着头，手里摆弄着那只金烟盒。窗外的街上十分安静，连马车的辚辚声都能听见。克拉尼茨基谛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车声，直到完全听不见才罢休。他很后悔自己没有跟他们到那个灯烛辉煌、笑语喧哗的地方去，人们在那里唱歌、逗笑、吃吃喝喝。可是，他立刻又对这一切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厌恶。他多么悲伤，不幸，又在生病。他的两个年轻朋友为什么不能多陪他一会儿呢？他曾经帮他们干过各种各样的差事，他随时准备为他们服务，他喜欢他们。特别是马利安那个可爱的孩子——还有另外一些人，他曾经在他们生病的时候照料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高兴，这种情况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如今，当他不能象一条狗那样跟在女主人和他们身后跑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他和黑暗和孤寂作伴！

黑暗笼罩着小客厅，整个屋子象坟墓一样寂静。一阵巴嗒巴嗒的套鞋声打破了寂静，寡妇克莱曼丝出现在厨房门口。在她那白眉毛上面的高高的额头上，眼镜的镜片闪着光，她左手套着一只正在缝补的男人短袜。她站在门槛上看着克拉尼茨基，他弯着腰，显得很苍老，愁眉苦脸地低着头，沉默不语。她摇摇

① 普鲁士城名。

头，和平常一样，悄悄地走到躺椅跟前，坐在旁边一张小凳上，问道：

“怎么啦，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老是一个人伤心苦闷呢？跟我说说，你会觉得好过些。”

他默默无言地看着她。她用更低的声音说道：

“嗯，是为了那个女人吗？她非常爱你吗？她的爱是真诚的吗？你们两人是怎么醒悟过来的呢？”

克拉尼茨基犹豫了片刻，或者说想了一会儿，把两只胳膊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扶着额头，说道：

“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妈妈，因为你不属于我们那个圈子。你高尚、忠诚，你是世界上唯一和我在一起的人。”

在这间静悄悄的小屋里，发出一种近似喇叭的声音，这是寡妇克莱曼丝在呜咽，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粗手绢来，捂在鼻子上。她两眼泪汪汪的。克拉尼茨基浑身颤抖着，不停地蠕动着身子，接着往下说：

“在我们分别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感到春天就在身边。你知道我们之所以分手，是因为我只有那么一点财产，不能娶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而我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跟一个女家庭教师结婚。于是不久，那个有钱人就娶了她。啊，啊！那个女家庭教师，那个比紫罗兰还羞涩的少女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她变成一位光芒四射、雍容婀娜的出入上层社交界的妇人，可是我们的周围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我一直回忆着那个村子，回忆着那些花朵、田野和我们最初的真挚爱情。她爱她的丈夫吗？可怜的、亲爱的人啊！她好象起初是爱他的，可是他离开了她，不把她放在心上，忙着到世界各地去赚钱。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从不屈服，可是她总是孤孤单单的，在社交圈子里是孤单的，在

家里也是孤单的，因为几个孩子都还小，她又是那么敏感、脆弱，需要友情和一个真心爱她的人对她的照顾。我的心完全拜倒在她的面前，她也感觉到了。他出外的时候，让我留在她身边作为一名顾问、临时监护人，甚至是保护人。不错，我是一个保——护——人，这个暴发户！①这个白痴！他那么机灵，却又那么愚蠢——哈！哈！哈！”

这一阵讥讽的、报复性的狂笑把克拉尼茨基的脸弄歪了，眉毛上面布满了许多红斑，遮着了半个前额，额头上显出一道道深深的皱纹。

“不要自寻烦恼了，杜莱克，别去想那些事了，你会不舒服的，”寡妇克莱曼丝劝说道，可是他一旦说开了头，他就要说完。

“有一年多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是朋友，但是她和我保持着距离，她在挣扎。妈妈，你知道，如果说我博得过女人的欢心……”

“你博得过，但是你这辈子也就毁在这上面啦！”寡妇克莱曼丝脱口而出说道。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朗诵的天才，这使我得益不浅。”

“哼！得益不浅！你得了什么好处啦？它使你对上帝犯罪，毁了自己这一辈子！”老寡妇说道，好象要和他争论一番似的，可是他没有理睬，又接着往下说。

“有一次，她刚刚害过一场病：神经疼犯得很厉害，身体很虚弱。当时已经很晚了，那所大房子黑咕隆咚的，孩子们都已经睡了。我象一个哥哥或者是母亲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她。我很小心翼翼，把内心的想法都隐藏起来。我照料她就象是照料一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个我心爱的害病的孩子一样，我和她聊天使她高兴，我说话的声音很轻，我照料她吃药和糖果。后来我开始朗读作品，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朗读的声调就象音乐一样悦耳，我给她朗读的是缪塞①的作品。妈妈，你不知道缪塞是什么人吧？他是个善于描述爱情的诗人，就是那种世人称之为犯禁的爱情。她要我到隔壁房间去给她拿一件什么东西，我去给她拿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了，于是……唔，那天晚上我没再读下去了。”

他好不容易才说出最后这句话，然后用手绢捂着脸，把头靠在躺椅的扶手上，一动也不动。他也许在哭泣。寡妇克莱曼丝低下头，从口袋里把那条粗手绢扯出一个角来，屋子里再一次响起喇叭般的呜呜声。然后她把凳子朝前挪得更近些，用她那只还套着袜子的手抚摸着克拉尼茨基的胳膊，低声说道：

“别说了，杜莱克。不要难过！让天上的上帝来审判她和你吧，他是一位既严明又仁慈的审判官！我替你难过，也替她难过，可怜啊！有什么法子呢？心又不是石头的，人也不是天上的安琪儿！快不要难过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你的痛苦也会过去的，以后的光景一定会比现在好些。你还可以在里波芙卡你自己乡下的小房子里享受安静愉快的生活。斯蒂法奈克和我可以想点办法，把你从这个城市的泥潭里救出去。”

克拉尼茨基没有作声，老妇人又接着说：

“我又收到斯蒂法奈克一封信。”

“那个老实人说了些什么？”克拉尼茨基问道。

寡妇气得涨红了脸说道：

---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诗人，小说家。以爱情小说和抒情诗闻名

"不错，他是个老实人，可是用不着这么称呼他，无论是出于好心还是讥讽。真是天大的奇闻！他不过是我的教子，可是他比那些名门世家的子弟强多了。他信上说，里波芙卡的生意经营得很顺利，说是在花园里种了一百棵果树，还说再过四个星期他要送点钱来。"

"钱！"克拉尼茨基低声说道，"那倒是件好事！"

"可不是好事嘛，要不是我把那个犹太人硬推下台阶，恳求他再缓一缓的话，他早就把你的家具都搬走了。"她笑了起来，"把他推下台阶比央告他还容易，因为我有力气，他却小得象一只苍蝇。嗬，我差一点儿要吻他的手了，他才答应再宽限几天。他说：这完全是看在你寡妇克莱曼丝的份上，虽说你是仆人，却象母亲一样。这话不假，我可不是象母亲一样么！我没有孩子，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你一个人。"

克拉尼茨基看着她，缓慢地摇摇头。她呢，也用她那炯炯发光的、忧郁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慢慢地摇着她那戴着大帽子的脑袋。

写字台上的那盏灯，发出白色的光，照着这两个头。他们忧心忡忡地谈着话，继续那抑郁寡言的谈话。灯光也射在墙上那些各式各样的烟斗上，把克拉尼茨基手里摆弄的金烟盒照得一闪一闪地发出金光。

第 五 章

达维德兴致勃勃，——在一次大拍卖中他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一所房子，连同一大块地皮。他对那所房子并没有什么兴趣，那是一所破旧的大房子，他准备很快就把它拆掉。可是那块地皮、那座面积很大的花园，却是难得碰到的赚钱的生意。那块地皮靠近一个火车站，他肯定能以很高的价钱卖出，因为那里需要一座很大的公共建筑物。

达维德可以把地皮卖给那些需要地皮的人，然后再提议由他本人来承建那座大建筑物。这次回来几个月，这已经是他弄到手的第三笔买卖了。可是，那笔顶顶重要的买卖——他宁愿放弃那三笔来换取这一笔——至今还没有弄到手，而且也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弄得他有时夜里都睡不着觉，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耽搁自己已经开了头的工作。

天气非常晴朗，只是微微降了一点霜，树上的白霜闪烁着无数亮光，那座大花园里覆盖着积雪。达维德由一位测量员、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建筑师陪着，步行穿过那座花园，可是他并不是去观赏那用大理石和雪花石膏围起来的、亮光闪烁的自然景色。工程师给他带来一份关于购买这块地皮的计划，并且竭力维护他的雇主们的利益。测量员和建筑师也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出发，连说带比划地指出地皮的比例和各种细节。达维德穿了一

件非常合身的皮大衣，镶了一条崭新的贵重皮领子，头上戴了一顶亮光闪闪的帽子，迈着方步走过那块地方。他很少说话，只是听他们说，从他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满意的神情，虽然他并没有说出来。突然，迎面从一棵树上反射出一大片亮光，晃得他睁不开眼。那棵树象一根巍峨的大柱子，每根树枝都象一根用雪花石膏雕琢成的羽毛，羽毛上的每根细毛都象是点在霓虹里的火炬似的光彩。那么多条霓虹形成那座壮丽的雕塑，就象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喷泉。达维德急忙把眼镜架在鼻子上，不好受地撇着嘴说：

"好刺眼的亮光！"

那位建筑师瞧了瞧那棵树，面带笑容地说道：

"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希腊的雕刻大师在内，能够雕出这样美丽的柱子来。"

"可惜这种柱子不能当真柱子用，"达维德微笑着回答道。

"说实在的，您不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而我……"那位工程师开口说道。

"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有空的时候我也到各处去欣赏自然景色，"达维德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道。"不过要成为一个你所说的热爱大自然的人，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热爱自然景色是一种享受，一个辛勤干活的人是不懂得享受的，要享受就得有闲工夫。"

他说完了这几句话，就从这件大自然的杰作跟前转过身来，打算再往前走，可是他却站住了。他不知不觉来到一道篱笆跟前，这道篱笆是用来把街道和花园隔开的，他从街道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景象当中看出一件事情，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时候刚好有一列火车开出。那条街很宽阔，街道两旁并

没有盖满房子，许多马车和一大串雪橇朝前飞跑，雪橇下的雪诉苦似的吱吱作响，赶车的发出简短的吆喝声。男人和女人的帽子、各式各样的皮大衣、马车夫的号衣、马鼻喷出来的气息和罩在马背上的彩花绸子，形成一条五彩缤纷不断变幻的宽带子，在霜雪和阳光交相辉映之中，吱吱嘎嘎喧嚷着在雪地里向前移动。

有一辆马车看上去就象是一座花房似的。从马车窗口里伸出来，干脆可以说是钻出来许多玫瑰花、山茶花、石竹花和紫罗兰。马车里摆满了花束、花环和花篮。从那一片五彩缤纷当中，出现了一个戴宽边帽子的女人。紧跟在马车后面的是一辆两匹大马拉的雪橇，那个驾雪橇的人围了一条特别大的皮领子，雪橇里坐两个青年人，脚边也放了一篮花，那是最好看、最名贵、极为华丽、稀罕的兰花。那辆马车和雪橇穿过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朝前飞驰，好象是从雪里钻出来的令人陶醉的春天的幻影，转瞬就消逝了。

“坐在那辆满是鲜花的马车里的那个女人是谁？”达维德回过头来，问那些陪同他的人。

“比安卡·比安纳蒂。”

对这个响亮的名字用不着多加解释。达维德满意地笑了笑。原来这就是那个轰动了全欧洲的女人，难怪马利安和小男爵要随同到车站去，还向她献花。当然罗，当然罗，他本人一生中也有过好多次这样的事——如果说次数还不算太多的话，那只是因为他没有时间罢了。

“今天车站上将出现一幅有趣的情景，”工程师说道，“比安卡坐的是一辆专车，专车要比班车晚开五分钟。”

“那为什么呢？”建筑师问道。

“这不难理解：为了跟这位大歌星多周旋五分钟嘛。”

“一辆专车！这简直是发疯！”达维德说道。“这是谁干的事？”

工程师和建筑师会心地互相看了一眼，工程师回答道：

“您的少爷。”

达维德脸上的肌肉哆嗦了一下，可是他非常镇静地回答道：

“啊，不错！我想起来了，马利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叫他不要这么做，可是他执意要这么干，有什么法子呢？年轻人总免不了做些糊涂事①。”

接着他伸出手来和这三个人告辞道：

“很抱歉，今天我们谈不完了，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先生们，请你们明天在我会客的时间来找我。”

他举了一下帽子，走开了。

“到火车站去！快！”他一进马车就对车夫说道。

火车站上停着一列火车，火车头正在冒气。一大群人正拥向白雪覆盖着的站台，急急忙忙地朝车厢走去。达维德也夹在人群里，用目光搜寻这个使他万分忧虑、夜不成眠的年轻人的脸。一开始他没有搜寻到，后来好多人都上了火车，在那里看热闹的人挤在一起，眼睛都看着月台上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群人，手里捧着一大簇美丽的鲜花，就象一个繁花盛开的花园，他们旁边站着两个人，正谈得非常起劲。那位歌剧女演员是意大利人，是一个皮肤、眼睛、头发都有点黝黑的美人，一对黑亮的眼睛闪耀得象两颗星星。用意大利语和她交谈的是个比她还年轻的青年人，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浅色的头发，衣著华丽，体态优美。离他们没几步远的地方，站着那身材瘦小、一头红头发的埃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米尔男爵，他摆出一副漫不经心、悠闲自在的神态。

天气很冷，催促乘客上车的铃声已经响过第二遍了。那位女歌唱家面带妩媚的笑容，向他们鞠躬表示告别，然后往车厢靠近了一步。可是那个年轻人的动作很敏捷，一下子拦住了她，一边说话，一边用他那双蓝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她并不感到吃惊，还站在那里，微笑着听他说话。

达维德站在月台上，夹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谈话。

“她不走了！”一个人说。

“她要走的！火车过一会儿才开呢！”另一个人说。

“他是故意拦住她的，这样也许她就走不了啦。”

“他就是这个意思，她实在长得太漂亮了。她笑起来就象她唱歌一样迷人。”

“他是个胆大的小伙子，”第三个人就在达维德的耳边说道。“瞧，瞧，他故意没完没了地跟她扯下去，可怜的女人，她只好乖乖地跟他回城里去了。”

“不会的！真要是那样，他就显得太没有礼貌了。”

“那个金黄头发的漂亮小伙子是谁？”一个女人问道。

“小达维德，大金融家的儿子。多年轻啊！他还是个孩子呢。”

“有钱人成熟得早，就象结在向阳地方的桃子一样。”

“他们说的是哪国话呀？我听不懂，可不是法语。”

“意大利语，她是意大利人。”

“他说得那么自如，就好象他跟她是一国人似的。”

“成千上万的人就跟五旬斋①的舌头一样，”刚才提到桃子

---

① 犹太人的节日，在逾越节后第五十日举行。

的那个人又说道，“无论是谁，只要碰了五旬斋的舌头①，立刻就会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语言。”

这时候所有的乘客都上了车，车门咔嗒一声关上了。那位歌剧演员连忙要往前走，可是小达维德对她说了些什么，她脸上立刻露出惊讶的神情以及举世无双最美的笑容。她点了点头，仿佛表示同意似的，用仁慈的皇后答应接受她的臣民献给她的最高的荣誉那种特有的姿态，对什么事情表示谢意。

达维德周围的人群里，有人笑着说道：

“啊，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不会让她走的！”

“他多潇洒呀，那个小达维德！”一个女人说。

“他简直象一位年轻的王子，”另一个人又添上这么一句。

“这又会怎么样呢？她不会走了。”

“她会走的！”

“她不会走的！”

“我敢打赌！”

“我也敢打赌！”

接着许多人站在达维德身后，为那个跟他儿子谈话的女人今天究竟走不走打起赌来。达维德薄薄的嘴唇上浮起了满意的微笑，他的眼睛透过眼镜带着一种近乎温柔的表情望着他的儿子。一位年轻的王子！不错，的确是这样，他的态度多么自如，多么文雅啊！对那些拥在他跟前的一大群普通人，他根本不屑一顾！就是在女人身上，他也总是胜利者！那位驰名全欧洲的

---

① 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斋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象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一般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各自的头上。他们就都充满了圣灵，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女人，一直用她那双黑眼睛盯着他。

站台上响起了第三遍铃声，一声拉长的汽笛声响彻云霄。火车轮子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转动起来。

“完了！”人群里一个人大声说道，“她没有走！”

“我输了！”好多声音同时说道。

“那个漂亮的年轻人真了不起，他终究达到了目的，”一个女人说道。

就在这时候，站台的尽头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接着传来了火车轮子在铁轨上有节奏的转动声，远处出现了一个黑黝黝的东西，越来越近，直到最后才透过浓烟清晰地显出火车头的车身，后面拖了短短几节车厢。这就是那列专车，小巧，新颖，精致。火车上那些黄铜装饰在阳光下闪烁，青玉色的车身也发出亮光。车厢里面装饰得很华丽，透过车窗可以看见里面的紫色的天鹅绒靠垫。车上的侍者把车门拉开，摆出一副等候客人上车的姿态站在门旁边。马利安作了一个“请”的手势，把专车指给那位大名鼎鼎的歌星。

拥在站台上的人们全都明白过来了，于是又热闹起来。这个主意，这种一掷千金的气派，使得那些崇拜金钱和出奇行为而不考虑其目的和价值的人们又是惊讶又是赞美。站台上几十双手响亮地鼓着掌，不多一会儿，火车头又拉了一声汽笛，那列小巧的专车开动了，比前面那列班车只不过迟开五分钟。

达维德站在离车站大门不远的地方，从那里他可以看见他的儿子，小达维德迈着缓慢的步子沿着站台走过来。他怀着不平静的好奇的心情看着他的儿子，他感到很惊诧，马利安的神情有点出乎意料。与他所预料的恰恰相反——他所预料的却是顺乎自然的——马利安脸上的表情和举止既没有年轻人完成了一

件伟大事业以后的那种喜悦，也没有因为那个女人的离去而感到悲伤。在站台上的人群鼓掌之前，他向四周望了望，用眼睛瞟了一下那群人，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气，好象这是一堆甚至都不值得表示轻视的东西。这时候他也是如此，浑身都带着那种非常冷漠、甚至可以说是厌烦的味道，他紧闭着嘴，他那红红的圆脸蛋显得有点发黄。他那望着远处的清澈的蓝眼睛里有一种象是不满，或者说是一种失望的神情，又仿佛是在幻想一些渺茫的事情，或是默想一些抓不住的、在空间一闪而过的玄虚的幻影。他没有看见他的父亲，他那明亮的眼睛一直望着老远的什么地方。就连男爵也没有看见达维德，他正专心致志地在钱包里翻什么东西，最后拿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扔给那几个替歌星扛行李和拿鲜花的脚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我没有零钱了！”

马利安还在冥想什么，这时他不动声色地说道：

“真妙啊！”

“什么事情真妙啊？”男爵问道。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这么渺小，这样渺小。”

“我的胃口可不在内，此刻我的胃口大得很，”男爵大声说道。

“可是马利安为这列专车花的钱，一定很可观！”达维德一面想，一面朝马车走去，这时他又听见人们的议论：

“就为了跟一个漂亮女人多说一会儿话，花了那么多钱，可真不简单！”

“这样胡闹下去，早晚会出事的，你说对不对？”

“特别是对他爸爸。”

“没错，他欠的债一定跟他脑袋上的鬈发一样多。”

"那当然罗，准是拿他爸爸的财产担保，向人家借钱。"

"或许是'待父天年'呢。"

其他一些人说道：

"这种造孽钱，来得容易去得快。"

"怎么是造孽钱呢？"

"哼，你想想看，一个阿西西城的圣芳济① 能成得了百万富翁吗？"

马车沿着城里的大街往前跑，达维德的脑子里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各种想法。真的，千真万确，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是个败家子，就是柏克拉多斯河里的金沙也不够他花的！可是他那派头多神气，多潇洒啊！达维德很得意，自己有这么个儿子，可是又非常担忧和烦恼，因为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这个小伙子借债指望的是他父亲故去。这简直是游手好闲！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有什么用呢？他身上已经显出懒惰的恶果：那种未老先衰、老是恍恍惚惚幻想什么的样子。不过他真是个潇洒的家伙！他那副神气，仿佛天生就是个贵公子似的。达维德站在他住宅的大理石台阶上，对看门的瑞士人说道：

"等马利安先生回来，你告诉他我找他。"

达维德一个人在书房里消磨了一个多钟头，他看文件、写东西、作了一些摘要，核对各种帐目，还看了一些信件；可是他脸上的肌肉不时颤动一下，令人不快，还有他的手也神经质地晃动，弄得那些纸张也窸窸窣窣作响，令人心烦。前厅的门终于开了，马利安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

"爸爸，您好！"他一面走进来一面说道，"您找我，我很高兴，

---

① 圣芳济是天主教圣者之一，于公元一一八二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城一二〇八年建立圣芳济会，提倡济贫。

因为很久没和您谈谈了。我们都很忙。这几个星期，比安卡·比阿纳蒂占去了我全部时间。”

他的态度十分从容自如，尽管他没有显得很高兴。达维德站在圆桌旁边，瞟了儿子一眼。

“你是不是爱上了那个女歌手？”他问道。

马利安笑了，发自内心地笑了，笑得很响亮。

“爸爸，您怎么问起这样的问题，爱情是建筑在罂粟子上的圣殿，因此爱情是神圣的。至于我喜欢的那个美丽的比安卡……”

“是你用专车运往世界各地的罂粟子，”达维德把话接过来说道。

“爸爸，您已经听说这件事了吗？”

“我亲眼看见的。”

“啊，原来您也在车站上！真奇怪，我居然没看见您。”

接着他轻蔑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我很失望。我原本想让比安卡出其不意地高兴一下，以为那一定会很有意思，可是等到真那样做了，我又感到这是一桩非常无聊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新鲜，跟其他的事情一样愚蠢。所以事情总是这样：通过长时间想象出来的东西，一经指责，转眼就毁了。根本就不可能想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来。这个世界太老了，传到我们手里已经是一件破烂的旧衣裳。”

他在桌子周围的一把圈椅上坐下来，把帽子放在地毯上，达维德还站在那里，回答道：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靠想象力建立起来的是愚蠢的东西，自然要被非难毁于旦夕……”

“那末谁又能担保他所建立起来的是充满智慧的东西呢？”

马利安打断他父亲的话说道。

接着马利安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问道：

“爸爸，我抽支烟行吗？”他很有礼貌地把烟盒递给达维德，说道：

“您不抽一支吗？”

达维德皱了皱眉头，摇摇头，坐了下来。

“为什么我没走多久你就不上大学了？”他问道，“我在信上问过你好多次，可是你始终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爸爸，这件事我希望您能原谅我，您知道，我写起信来特别慢。我愿意当面向您解释清楚……”

达维德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没有时间和你长谈，你赶紧说吧。你是不是不喜欢科学？”

马利安从嘴里喷出一股烟，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对科学感到厌烦。我读了不少书，好奇心是我的个性中最突出的特点。我从小就读了许许多多的书，可是从来没学会学校里的功课。很多人对这一点感到不可思议，其实道理很简单，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普通人可以遵循规章，可是一个精力充沛、能力强的人就感到那些规章难以忍受了，规章和义务是人类用来管束家畜的圈栏，不让它们毁坏地里的庄稼。牛羊能够毫无反抗地站在栅栏里，可是较高级的动物就会冲出栅栏，得到自由。我要求在各方面都享有绝对的自由，因此，我不再到那种按规定的时间，规定的种类和剂量出售科学的小店去了。由于妈妈的哀求和劝导，我尽量克制自己，从研究法律转到研究自然，又从研究自然转到研究哲学，以为这样总能找到一些吸引我的东西，也可以使妈妈不再为我终日焦虑不安。可是我没

找到。我发现那些教授毫无令人尊敬之处，同学也是一群乌七八糟的人。那段时间里，社交活动吸引了我，我忙得不可开交，想象力使我看到了更远更高的境界。因此我放弃了那种令人厌烦、令人生气的而且是毫无目的的劳动。”

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弄灭后，往圈椅里一靠，接着说道：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人们循规蹈矩地研究科学不外乎为了两个目的：一是打算献身于所谓拯救人类的事业，或是为挣一口面包以填饱肚子。这两种目的都不可能是我的目的，因为，就前者来说，我信奉的是个人主义，而且是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我们这个颓废的时代里，所谓拯救社会只是一句空话，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实已经很明显，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着，而且按他自己的方式生活。命运好，他就可以比较舒服地过一辈子；要是命运不济，那他就完蛋了。一切都是由命运和机遇安排的。要想把世界变成众人的天堂是不可能的，就象一颗小行星不可能变成一颗大行星一样。拯救社会是一剂用来缓和人们痛苦的麻醉剂，利他主义者的药铺里卖的全是这种麻醉剂，谁想用就可以用。可是我呢，我不愿意吃了这种麻醉剂以后昏昏大睡。我是个个人主义者，我不懂得为什么甲必须为减少乙的痛苦而自己去受苦。乙也好，甲也好，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如果他们是聪明人，就会自己想出办法来，而不用依赖那些贴标签的药瓶子。这就是我对那些循规蹈矩地研究科学的人所抱的目的的看法。至于另外一种目的……”

他又掏出烟盒来，点上一支烟，接着往下说：

“至于另一种目的，那很简单；爸爸，既然我是您的儿子，我当然用不着自己去挣面包罗。这是我今天当着您的面说的一句老实话，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坦率地跟您说，是因为我很久以来一

直认为您是一个有头脑、有独立见解的人。而且我还相信，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比您对我了解得更清楚了，爸爸。”

他错了，他滔滔不绝地、恭恭敬敬地向他表明自己观点的这个人对他根本不了解。

达维德有生以来，也许第一次不了解跟他谈话的人。这位百万富翁听了这番话大为惊讶。他原先以为这是一个沉湎于爱情因而奢侈、懒散、肤浅的年轻人，没想到坐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头脑清醒、智慧明达的哲人，他满嘴愤世嫉俗的言辞，目光中和话语里带着嘲讽的意味。那种刻薄的聪明，对于自己和自己的观念过于自信，以及那种独立自主的气派，竟表现在这样一个身材瘦削、面目清秀、玫瑰色的脸庞上长了一对蓝得象勿忘我花似的眼睛的年轻人身上，竟出自他那两片微微有点苍白的、长了一撮稚气的小胡子的嘴唇。此外，他的风度是那么潇洒，他的举止、声音是那么优美和无可指摘，措辞又是那么漂亮。

达维德惊呆了。他整天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去观察当今思想和性格发展的新方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时代里几代人的不同类型。他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半天，他的嘴角上才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这个孩子说出这么一大篇道理未免太可笑了。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简直太可笑了。你根本没有原则，却偏偏要凑出什么原则来。按你的年龄，有这样的看法，而且这样冷静，实在难以想象。就你的年龄而言，你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念了这么点书，就有这样的想法，简直太可笑了。”

马利安猛地抬起头来，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父亲。这也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可笑！”他大声说道，“爸爸，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您

的回答。我坚信我们的意见应该完全一致，可是我感到非常诧异，事实并非如此。这么说，爸爸，您不相信'人各为己，各行其是'这句格言？再说，谁也不可能比您更瞧不起釉彩瓦罐子，谁也比不了您这一辈子对一切釉彩瓦罐子所表示的轻蔑了。可是，也许我们的分歧仅仅是表面上的吧。我希望您回答我。说我可笑并不能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可能是可笑的，但却是正确的。您说我没有原则？好极了，原则是所有釉彩瓦罐子中涂得最漂亮的一个，因此，也最不容易看到里面的粘土。可是，没关系；我要求您说得更清楚些，爸爸，您尊重的原则是什么？"

达维德脸上的肌肉猛地颤了一下，他回答道：

"什么原则？哦，是道德原则。当然是道德原则喽……"

"当然，当然，可是我要您给我一个精确的定义，是哪些道德原则？叫什么？"

达维德没说话。这些道德原则叫什么？他又不是一个神父，或是一个家庭女教师，为什么要拿这种问题来难为他呢？如果这是个有关法律、数学、建筑、同业公会或银行的问题，那他还可以回答，但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有关道德的问题，他根本没有时间。他心里开始感到非常气愤，沉默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道：

"亲爱的孩子，你问错人了，向孩子灌输道德原则不是父亲的职责，那是母亲的职责。做父亲的没有时间干这些。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的情况，想一想你母亲给你灌输的那些原则，你就可以为你的问题找到答案了。"

马利安笑了。

"爸爸，您的话使我想起我的一个写书的朋友来了。他是个穷鬼，但是我们接受他参加我们的圈子，因为他有才能，而才能

给了他和我们来往的资格。有一次，有人问他‘你在写作中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想办法克服它。’他回答说。‘可你要是克服不了呢？’‘那我就躲开。或者象兔子似的跑到一边去，避免讲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的事情。’亲爱的爸爸，您所采取的办法就是那位作家的办法。您在逃避！哈！哈！哈！”

他哈哈笑了起来，可是达维德的脸色却愈来愈阴沉和严峻。说来奇怪，可却是事实，在这位教授面前，他愈来愈感到自己是个学生。

“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搅可怜的亲爱的妈妈吧，”马利安接着说道，“她是美和温柔的化身。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我认为不是釉彩瓦罐子的话，那就是我对妈妈的爱。的确，她常常教导我，即使现在她还跟我谈那些道德原则。可是最好的、最可爱的女人也还是一个女人。她们多愁善感，总是那一套，而且逻辑性不强。她们的理论没有目的，也没有人去实践，女人不就是这样的吗？爸爸，您对她们比我了解得更清楚；因为您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宇宙中这一部分秘密。”

他那双蓝眼睛闪烁着光芒，那头金黄色的鬈发垂在雪白的前额上，从他那张长着一小撮小胡子的嘴里说出来的话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口若悬河，而且露出一丝讥讽笑容，也显得越来越频繁了。他说：

“至于我，我要是个老处女，我一定去当仁爱会的修女，因为这种工作在社会上永远有一定的地位，而且那种硬白帽还能把额头上的皱纹盖住。可是我毕竟是我，我对道德原则的看法是这样的：原则是由身份、时间、地理位置以及社会进化的情况决定的。如果上帝把我造就成一个古希腊人，我的原则就应该是为了争取自由、反抗亚洲人，和漂亮的小伙子谈恋爱。我要是生

在中世纪的话，我应当为我的贵妇人的荣誉去战斗，并且把活人扔到火堆里烧死。要是在东方，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公开娶好多妻子。如果在西方，道德原则要求一个男人佯装他只有一个妻子。在欧洲，敬重父母是我的本分，可是在斐济群岛，我要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不把父母杀死，就是犯罪。这些都是无聊的、谎谬的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杂烩，我们这个时代不想用这种东西来喂饱自己。我们的时代太老了，什么口味都尝过了，不至于连无花果和石榴都分辨不出来。我们这些生长在古老时代的孩子都是颓废的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人类可能获得的东西很多，但是永远不会获得绝对真理，因为绝对真理根本就不存在，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我唯一的原则就是：我活着，我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如何行使我的意志。我还可以说出许多道理来，可是有什么用呢？现在，我还要再说一句，爸爸，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因此，您的看法一定和我一样，您之所以这么说，大概仅仅是因为人们习惯于这样跟孩子说话罢了！”

达维德象个木头人似的听完儿子这番话，等到马利安发出短促而又有些尖刻的笑声，说完最后一句话闭上嘴时，他才用从来没有过的连珠炮似的速度说出下面的话：

“不对，你完全错了，我所想的和做的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我没时间考虑那些道德原则的理论，可是我毕生只信仰其中的一条，那就是劳动。巧妙而辛勤的劳动就是我的道德原则，正是这条原则使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马利安大声说道，“我诚恳地请求您允许我问一个问题：您劳动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必须从目的中去寻找，从劳动中是找不出来的，劳动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罢了。爸爸，您

的目的是什么？不用说，拯救这个世界不会是您的目的，您的目的是满足您自己的欲望，是您自己的欲望，不是由别人预先加在您头上、您顺从接受下来的，而是完全出自您个人的欲望。您的欲望是发大财，获得显赫的地位。您竭力通过劳动获得这些东西，这里面除了我的那条原则——懂得怎样支配自己的意志以外，我看不到其他的原则。因此，对于事情的本质，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只是以最真诚的敬意，一直尊奉您为这方面的大师。我常常想，您以多么精确的逻辑，多么坚强的意志，使您自己完全摆脱了那些道德招牌啊，即使是当今那些聪明人也是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挂这些招牌的。您的一生当中，如果在您的事业中没有摆脱那些釉彩瓦罐子，什么故乡啦，祖国啦，博爱啦，慈善啦，等等，那您就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也就不会象今天这样飞黄腾达了。可是您的头脑非常清醒，您的坚定和求实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您完全懂得如何支配自己的意志。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您十分敬重，而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您出门三年多的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暗自称您为'超人'，您正是尼采所想象的那种人，当……"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十分诧异地抬起头，看着他父亲。达维德脸色苍白，两边的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站起来，紧紧靠着桌子，说道：

"够了！"

他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用讥讽的语气和冷笑接着说道：

"那些讲道理和论证的挖苦话，以及空洞的废话都说得不少了。你要是想让我考考你的话，我给你5+。你很有口才，词汇也非常丰富。可是我没有时间来欣赏这一套，我要谈的是具体

事实。你现在过的这种生活不行，你必须改变，你必须开始另一种生活。”

他特别强调必须这两个字。马利安惊愕地看着父亲，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你的那些风流韵事已是满城风雨，而且不止一次了……”

马利安渐渐从惊愕的心情中清醒过来。

“这完全是个人的事……”他迟疑地说道。

达维德没有理睬他的话，继续说道：

“你上次赛马赌钱输掉的那笔钱，即使以我的财产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三万。”

这时候马利安差不多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了。

“如果我必须向您忏悔的话，我想纠正一下，是三万六千。”

“你招待你那些男朋友、女朋友而举行的宴会，排场大得和卢古鲁斯①的筵席一样。”

马利安的眼睛里含着按捺不住的愤懑神情，笑了起来。

“完全是夸大其辞！我们可怜的波瑞尔根本不知道什么卢古鲁斯，可是他狠狠地敲了我们一棒，那倒是真的。”

“他懂得怎样支配他的意志！”达维德插了一句。

马利安用眼睛盯着父亲，说道：

“他也在发财致富。”

这一次轮到达维德脸上显出惊愕的神色，他异常愤怒，连他平时总是苍白的双颊都微微有些发红。

“荒唐！”他申斥道，可是立刻又克制住了。“你欠了那么多

---

① 卢古鲁斯（纪元前110？—57？），古罗马的富翁，以宴乐豪奢著名。

债，凭的是什么?”

马利安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完全恢复了自信。他的眼睛轻轻地眨巴着，好象在欣赏墙上挂的画似的。

“那是我债主的事情，”他说，“他们一定明白这一点，我是您的儿子。”

“如果我不打算替你还债呢?”

马利安笑了笑，象是不相信似的。

“我不相信您会这么做。如果您拒绝替我还债，闹开了，爸爸，对您也没有好处。再说，数目并不太大。”

“多少?”

“我说不出确切的数目来，不过大约有……”

他说出了数字。达维德冷冷地把这个数字又说了一遍。

“大约有二十五万，好得很，这一次还不至于让我破产，可是将来……算了，我不再责备你了，这只是白浪费时间。过去的事过去了，今后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又着重说了绝对不能这几个字。他很快把眼镜架在鼻子上，从一个漂亮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凑到书桌上的蜡烛火苗上去点烟。他显得非常冷静，可是他的眼睛透过眼镜闪着坚毅的目光。香烟没有点燃，捏香烟的手指有点颤抖。他从书桌那边转过身来对着桌子，说道:

“我立刻替你还清债务。今后按照三年前给你规定的那样，每年给你六千，你可以自由支配。可是两个星期内你必须离开这里，到……”

他说出了帝国中部一个很远的地名。

“那里有一个铁厂和一个玻璃厂。这两个厂，我都是主要股东之一。厂长会给你安排一个职务，他也是股东，并且是我的朋

友。你要在他的领导和指示下开始靠劳动生活。”

马利安的眼睛里又露出无限惊异的神情，他那颤抖的嘴唇上浮现出几分怀疑和嘲弄的微笑。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是要我忏悔吗？还是一种惩罚？

“都不是，”达维德回答道，“只不过是让你进一所学校，不是去学讲大道理，你懂得大道理已经太多了，而是去培养你的性格。你必须学会三件事：节俭、谦虚和爱劳动。”

马利安把他第五支或者是第六支香烟在烟灰缸里弄灭之后，问道：

“但是假如……假如我不同意进那所学校呢？”

达维德立刻回答道：

“如果你不同意，就待在家里，可是没有收入供你独立生活。你可以住在家里，和我们一起吃饭，可是没有任何个人收入。同时，我要登报声明，从今以后我不再替你偿还债务。我说得到就做得到，随你自己选择吧。”

他说得到就做得到，凡是见过他的人都相信这一点。

马利安红润的双颊变成青灰色；眼睛里闪着冷酷的亮光。

“这是用饥饿来攻取城池的办法，”他低声说道，然后微微歪着头，眼睛望着地毯，说道：

“我感到震惊。爸爸，我原以为尽管我很少见到您，可是我是很了解您的；现在我才发现，我一点也不了解您，过去我钦佩您敢于思考的胆量，它帮助您摆脱了种种偏见的束缚；今天我算是明白了，您的思想不但是家长式的，而且是专制的。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沉痛的幻灭，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竟会使我如此难过。可是一个人从高处跌下来总是要受伤的，哪怕只有鼻子尖那么高。这又是一个不要往高处爬的教训。我有一种该死的

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使我看错了人。又是一片海市蜃楼消失了，又是一个好看的瓦罐脱落了彩釉。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不时咬着下嘴唇；他心里确实深深地感到痛苦。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忍受我所感到的失望，可是用这么专制的办法来安排我这个人，我抗议。爸爸，您要是打算让我当个打铁工人，您就该早点动手，如今我的个性已经形成，决不能让别人把我囚禁到一个指定的墓地去。过去一直把我当作一个高贵的王子娇生惯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允许我，甚至可以说是要求我享用社会上一切好的东西，好使您显得非常光彩。现在又突然强迫我去进什么养成节俭、谦虚和爱劳动的学校。这种作法，请恕我直言，是不合逻辑，不讲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我不想用这些釉彩瓦罐子的理论为自己辩护，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决不会成为一个专制家长的牺牲品。”

他站起来，从地毯上拿起帽子，态度安详而文雅，可是两颊灰白，额头上也鼓起一条青筋。接着他又说道：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也许会促使我去创造自己的命运。我知道怎样去创造自己的命运，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当工人，如果这是我本人的意愿，而不是禀承别人的意志的话。我肯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要离开这里，然而却不是您指定我去的那个方向。而且，我还没有决定，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要好好想一想，我要仔细考虑考虑。现在，我得走了，因为我和一个朋友约好在一位收藏家那里见面，去鉴定一幅非常珍贵的名画。那是一幅真迹，确实是奥维柏克① 的手笔，一件

① 奥维柏克（1789—1869），德国画家。

珍品，一个真正的发现。爸爸，我向您告别了。”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出去了。他一刻也没有忘掉优美的风度，可是从他的脸色，特别是他那副激动的神情，以及说话的声调中都能看出他的愤懑和烦恼已经达到近似痛苦的程度。

前厅的门开了又关上了。达维德象个石头人似的呆坐在那里。这是怎么啦？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啦？难道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吗？这样的谈话最后怎么能以奥维柏克和那样优美的鞠躬来结束呢？简直是个怪人！是的，这不是一个向他提出什么孩子气的要求和推托，哭哭闹闹耍脾气的孩子，而是一个早熟的成年人，差不多成了老年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一个悲观论者，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有头脑的天才！多么潇洒！多么沉着！一个仪表堂堂、令人莫测高深的人！他现在拿他的儿子怎么办呢？如果他能请求宽恕，答应多少顺从一些父亲的意思，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达维德就会让步的。可是儿子毫不通融，坚持己见，那么自信，而且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寸步不让！现在该怎么办呢？有时候用饥饿的办法是可以攻下城池的，可是如果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不投降又怎么办呢？好吧，试试看，既然说了就要做到，走着瞧吧。

仆人在门口通报道：

“马车套好了。”

本城一位最显赫的要人今天请他吃饭。他多么希望能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待上一天啊。但是他非去不可。以他的地位，他从事的事业，得罪这样的人物，将会给他带来非常不愉快的后果。此外，他还想在那里会见一个人，因为他需要得到这个人的帮助。他并不想去，可是他不得不勉强自己去，这难道不算是坚决严格地恪守原则吗？那个没有骨气的家伙怎么说来着？说他

没有原则，也不打算恪守任何原则，难道还有谁比他更严格、更无情地对待自己吗？为了遵循坚持不懈的劳动原则，他扔掉多少人生最美丽的花朵，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甚至不惜忍受肉体上的劳累——无情的艰苦的劳动啊！

他站在书房当中，慢慢地戴上他那副浅色手套。他穿着燕尾服，胸前露出最好的亚麻布衬衫，金钢钻的纽扣闪闪发光，一张苍白瘦削的脸，红色的颊须，个子挺拔，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毫无瑕疵，姿势也不错。他拿起帽子，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即使那位要人桌上摆满名贵佳肴他也吃不出滋味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非去不可，原则高于一切！

他穿上皮大衣，戴好帽子，顺着楼梯往下走，这时候第一层楼梯拐弯的地方传来缎子衣服的窸窣声，并且有人用英语大声说话。他听出这是他大女儿和埃米尔男爵的声音，可是他头一眼看到的却是玛尔维娜，她走在那一对年轻人的前头。他彬彬有礼地靠墙站着，给妻子让路，并且举起帽子，嘴边竭力堆起愉快的笑容，问道：

“女士们准是出去拜访朋友回来，对不？”

玛尔维娜穿着皮大衣，大衣的白边从深黑色的天鹅绒底下露了出来，因为当着女儿和男爵，她也面带笑容回答道：

“是的，我们去拜望了几家。”

可是站在下面几级台阶上的艾琳，却异常活泼地插嘴道：

“我们刚从商店回来，我们是在那里碰见男爵的。”

“今天晚上你们有什么安排吗？”达维德又问道。

“我们打算待在家里，”玛尔维娜回答道。

“怎么？什诺公爵和公爵夫人家的舞会呢？”

“我们不打算……”玛尔维娜刚想要解释，可是一瞅见丈夫

的脸色，便把话咽下去了。

“你和女儿一定要去参加那个舞会，”他用低沉的声音轻轻地说道，接着他立刻又笑着大声添上一句，“女士们，我劝你们去参加那个舞会。”

玛尔维娜的脸色煞白，几乎跟围在她脖子上的皮领子一样，就在这时候艾琳问道：

“爸爸，您也去吗？”

“我要去一下，待一会儿。和往常一样，我没有工夫多待。”

“真可惜，”埃米尔男爵说道，“可惜我不能把我的一部分时间作为礼物送给您。在这方面我可算是一个真正的财主。”

“我可是个乞丐！因此我不得不向你们告辞了。”

他举了一下帽子，随即迈步走下楼梯，忽然艾琳在他身后叫道：

“爸爸！”

她告诉母亲和男爵她要跟她父亲说几句话，然后就跑下楼去。豪华宽敞的门厅空空洞洞，灯光通明。那个穿制服的瑞士看门人一看见主人出来，立刻站起来用手擦着玻璃门上的弹簧锁。在楼梯口，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姑娘，披着一件镶皮边的黑斗篷，脸色苍白，态度非常拘谨，用法语说道：

“请原谅我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合适的地方跟您说几句话，我必须告诉您，那个舞会，就是您对卡拉说过的那个舞会，今年冬天不能举行了。”

达维德十分诧异地问道：

“为什么？”

艾琳的一双蓝眼睛在她那顶式样古怪的帽子底下闪烁着，她回答道：

“因为妈妈一想到那个舞会就烦得要命。”

达维德沉默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问道：

“你母亲难道对娱乐感到厌倦了吗？”

“是的，爸爸。至于感到厌倦的原因，我没必要向您解释。有些人在某种处境下是没法使自己高兴的。”

“某种处境？你母亲怎么啦？”

他这句问话的语调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恐惧。他的脑子里响起了疑问：“她知道了吗？”然而艾琳用几乎是沙哑的声音说道：

“爸爸，妈妈现在的处境，您和我都很清楚。至于那个舞会……”

“那个舞会，”达维德打断她的话，说道，“由于种种原因非举行不可，再过几个星期就在我们家举行。”

“啊，爸爸，”艾琳神经质地干笑了一声，说道，“我谨通知阁下①，舞会不能举行。妈妈和我都十分反对举行这个舞会，因此，我才来拦住您，告诉……”说到这里她嘴角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告诉您这个舞会不举行了。”

“这是什么意思？”达维德刚开口问道，可是又突然克制住自己。

那个看门的瑞士人站在门口，楼梯顶上还站着一个仆人，因此，他对女儿举了一下帽子，用两个仆人都能听懂的语言结束了这段谈话：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了。我要迟到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另找时间再谈。”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马车在雪地上发出啜泣一般的声音，驰过城里热闹的街道，街灯的亮光照在马车上，现出达维德那张神色可怕的脸，在灯光闪过的一瞬间，可以看见他那张苍白瘦削的脸，红色的颊须，还有银灰色的皮领子；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眉毛竖起，话就在嘴边："她全都知道啦！——多可怕！"顷刻间，那张脸又消失在马车里一片黑暗中。

第 六 章

在这座与英国远隔重洋的城市里，有一些人——当然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居然能够观赏到装饰着伦敦莫理斯、福尔克纳、马歇尔等公司出产的壁毯、雕刻和彩色玻璃的单身公寓，这确实还是第一次。客厅并不大，可是里面的陈设没有一件不是出自那位著名诗人、拉斐尔①前派人物所创办的工厂。这位著名诗人和艺术家威廉·莫理斯②，为了要提高大众对美的鉴赏能力，使人们的住宅里装饰着纯正的艺术品，因而成了一位工厂主。这间屋子里的陈设确实很优美。四周的壁毯上描绘的是一连串取材于骑士传奇和优美传说的故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③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福洛尔和布兰西福洛尔④待在一座长满了玫瑰花的花园里；还有穿着多米尼加会⑤的僧袍进入地

---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拉斐尔前派指的是摹仿或推崇前拉斐尔时代绘画风格的一派人。

② 威廉·莫理斯（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和工匠，提倡美术工艺，曾开设一公司，专门生产美术品和家具。著有《地下乐园》等诗集。

③ 中古时代流行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有关阿瑟王传奇中的一段哀艳故事。特里斯坦奉叔父克朗威尔王马尔克之命，至爱尔兰迎新后“美人伊索尔德”，归途中与伊索尔德误饮了一种药酒，遂永久相爱，最后两人同被处死。

④ 中古一本流行小说中的一对恋人，不幸的命运使两人分离，布兰德福洛尔被掳至远地，沦为土耳其宫中奴隶，福洛尔不顾一切跟踪到该地。伟大的爱情感动了土耳其王，遂饶恕两人，不予处死，并使之团圆。

⑤ 圣多米尼加（1170—1221）所创立的西班牙黑袍托钵僧的团体。

狱的阿尔伯利克修士。家具上铺的花毯画满了有翅膀的人头和珍奇的花卉，毯子的四周都是织工精巧的美丽的花边，使人想起古老的祈祷书的书边。所有这些东西呈现的那种浓暗而微微带黑的颜色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它们都是些陈年古老的东西，唯独镶在细圆柱和尖拱顶框子里的玻璃窗屏五颜六色，光辉夺目，有的象红宝石，有的象蓝宝石，有的象翡翠。玻璃窗上画着玫瑰花和脸色苍白、穿着色彩鲜艳僧袍的圣者。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做得象哥特式小教堂的青铜讲道坛。另一个地方放着一个灯座，雕的是“死神的胜利”，“死神”是一个长着蝙蝠翅膀的女人，她穿着飘起的长袍，脚上长着勾曲的爪子，手里拿着长柄大镰刀。这是仿照比萨①大教堂墓地上奥尔卡涅阿②的作品雕刻的。从一扇打开的门那里可以看见餐厅，当中摆着一张十八世纪式样的桌子。那张桌子并不奇特，有点象当时人们在下面铺上草垫子代替地毯的那种桌子。还有一张十四世纪的有色彩的雕刻茶几。一只箱子也是十四世纪式样的，仿照克吕尼③博物馆收藏的样品复制的，箱盖上刻着珍奇的走兽，箱子正面雕有小人像，都刻在壁龛似的很狭窄的凹槽里，那是“法国的十二位贵族”④。放在卧室里的另一只箱子跟这一只差不多，可是箱盖上雕的是路易十一⑤在理姆斯⑥行涂油礼⑦的情形，仿奥尔良⑧

① 意大利城名，以斜塔闻名于世界。
② 奥尔卡涅阿（1308?—1368?），意大利十四世纪最大的画家、雕刻家。
③ 法国东部的城名。
④ 这里指的是法王查理第一所封的十二个谏臣，由教会和贵族各六人组成，可以对皇帝的行为加以规谏。十三世纪后他们掌管司法、立法等权，职务也变成世袭的了。
⑤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
⑥ 法国东北部城名。
⑦ 系犹太立王时所行之礼，用香油涂其首后，即被立为王。
⑧ 法国北部城名。

博物馆的收藏品刻制的。箱子就放在壁毯上的阿尔伯利克修士的脚下，他穿着白僧袍，正要进入地狱那黑洞洞的狭小入口。屋子里没有沙发，那只箱子占据了沙发的位置。这两只用木头和铁做的箱子，虽然只是珍贵遗物的复制品，却做得非常精致，可以当作艺术品收藏，也可以当凳子坐。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有几把椅子，扶手都雕成十四、十五世纪式样的三叶形。另外几把椅子大得惊人，即所谓的主教椅，上面铺着极考究的毛织品。如果这个寓所想要保持中世纪风格的话，那末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可缺少的。在这光线微微受到光艳夺目的彩色玻璃影响的空间，充满了一种异国情调和古色古香的气氛，仿佛完全回到了古代，令人感到处处弥漫着神秘的气氛。可是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认识这个寓所的主人，艾米尔男爵的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很自然的。男爵是一位严格的、有修养的审美家，而且是属于所谓的中古派。作为一个中古主义者，他崇拜中世纪的传奇和传说，崇拜那些由此而产生的美丽精巧的艺术品和关于那个遥远世界的灵感。

三年前，马利安·达维德和克拉尼茨基一起，说得更确切些，是在克拉尼茨基的带领下，第一次走进这个寓所的，当时这一切还刚刚布置好。那年男爵从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把过世不久的母亲的遗体运回国，从她那里继承了很大一笔遗产，为了产业，他在家乡待了一个时期。很久以来克拉尼茨基就在他父母的家里走动，从小就认识他，见到他显得那么亲切。这使男爵觉得很有意思，也很高兴，总的说来，他认为克拉尼茨基"是一个有点可笑而又可怜的老好人。他文雅，很有风度，而且对人很热心。"他确实非常热心，他跑到边境上去，从海关把所有从英国寄给男爵的东西取来，然后又帮着他布置寓所。这是件辛苦的差

事，负责装饰布置房间的商人和另外几个伙计一看见从箱子里取出来的那些骑士、贵妇人、修道士、法国大贵族和“死神的胜利”，就都没主意了。克拉尼茨基对这些东西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不仅书念得多，知道的事情也多，但是他似乎并不喜欢这些东西。在他积极而熟练的协助下，布置好了屋子之后，他心里想：“这地方阴森森的，象坟墓一样，而且一点儿也不舒服。”他斜起眼睛瞧了瞧上面雕有法国贵族和路易十一的那两口箱子，在他看来，箱盖上刻得那么凹凸不平，坐上去不会太舒服。可是他没说什么，因为他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不懂或者不喜欢那些外国最新的艺术花朵。他来拜访男爵的时候，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不久他又把另一个人，他的一个年轻朋友带到这里来了。当马利安·达维德第一次来拜访这个“中古主义者”的寓所，并且和男爵待在一起的时候，简直感到有些慌张，就象站在什么远比自己高大得多的东西面前似的。男爵比马利安差不多大十岁，因而各方面的知识，不管是书本上还是实际生活中的，都远远超过马利安。同时他那小住宅的豪华阔绰和别出心裁也使马利安惊叹不已。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马利安都感到自己是个穷人。虽然父亲每年给他的六千津贴一直不够用，但是那究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是现在看起来，那笔钱就好象是一块小木片，只配一脚踢开。至于精神方面，他更是感到惭愧，他竟然在自己周围那样的圈子里，在自己过的那种生活中，还能找到某些乐趣，真是庸俗、浅薄、低级趣味！自从见到男爵以后，他对这些字眼的意义算是有了深刻的体会。甚至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感觉到缺乏某种更高尚的东西，某种他已经体验过的官能享受——象爱情和虚荣心——以外的东西。虽然这些官能享受也是相当大的快乐，可是这种快乐就其本质和性质

来说是很肤浅的，是很多人都可以得到的。男爵按他平时说话的方式，从鼻子和牙缝里说道：

"我们这些摆脱了幻想、觉醒过来的人所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灵感，就象中世纪的那些炼金术士寻找金子一样。我们就是要探求珍奇和新颖的东西。"

为了探求珍奇和新颖的灵感，或者说为了探求在感觉、精神和美学上普遍的印象，马利安曾两次游历欧洲，一次是和男爵一起去的，另一次是他一个人去的。他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城市。为了了解"救世军"，他在英国有一段时间亲自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德国，他和一个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名叫法伦德·洛伊特的半政治半宗教团体有联系。有一阵子他坐在梅克稜堡① 的马匹拉着的大车里，穿越多山的哈尔茨森林，沿着风景如画的萨尔河② 两岸漫游。他在巴黎待的时间最长，在那里他和接神论者③ 一起召过鬼魂，还和一些颓废派艺术家（又称为"语无伦次的人"，还叫做"该死的诗人"）交往过。他也在吸食麻醉剂者的俱乐部里体验过吸食麻醉药后产生的梦幻和异象。他还看见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物。可是他总是处于资财匮乏的困境，常常不得不借贷负债，同时不断地为了寻求不到能使他永久、或者哪怕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感到满足的东西而烦恼。他所得到的满足只是暂时的。他所梦想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一旦到手，总好象有点不称心，不如原先想象的那么可贵，那么美。原来光辉灿烂的变得黯淡了，有光泽的也出现了斑瑕，远远望去令人热情鼓舞的东西，等到一接触就变得呆板僵硬，毫无生气，就象油漂

---

① 德国西部城名。

② 流经法国和德国的河流。

③ 类似我国请神的巫师。

浮在水面上一样。在尝试滋味上，只要一进嘴，不管是甜的还是酸的，都立刻变得索然寡味，令人作呕。

这决不是因为吃得太多败了胃口的缘故，恰恰相反，他的胃口好得就象是一股洪流，它那汹涌澎湃的浪头疯狂冲击那块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因为它总也冲不过去。这也可以说是幻想的炎症，由于思想活跃而产生了幻想，又由于早熟和阅历过多而化脓发炎。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把自己放在一个想象的绝顶上，那样孤峰独秀，超越和凌驾于一切之上所致。我的对立面就是下等人，只要不是我，或一小撮和我一样的人，就都是下等人。凡是我的就不可能是下等人的，凡是下等人的就决不会是我的。这种骄傲并非来自财产或出身，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和智力上的骄傲。它代表着超乎下等人之上的心智高峰，以及其他精神上的条件。它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病态的，也是最高贵的；是没落的，但也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在所有这些当中有一个原则，唯一的、但却是不可动摇的原则，那就是对个性的尊重，保护它不受一切外来的限制和变化的影响，一种近乎崇拜的尊重。就时间和空洞来说，任何东西都可能是釉彩瓦罐子；然而个性（即形成一个人的愿望、嗜好和思维的方式）却是神圣的，也是唯一神圣的东西。一个人的个性决不允许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对它加以束缚，也不允许别人来批评或矫正它。我就是我，我永远是我自己。我有我的意志，因此我必须懂得怎样行使我的意志，类似尼采所主张的"超人"那样。

男爵的住宅不仅别具风格，而且奢华到惊人的地步，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德国人称之为情调①的东西。许多懂得好几国语言

① 此处原为德语。

的年轻人，曾经对欧洲的各种语言考察了很久，希望找到一个最接近情调这个德国字的含义，末了还是最有语言天才的马利安在波兰文中找到情调①这个字。不错，他们一致同意男爵的住处有一种意境，这并不是指屋子里的东西给人的印象，而且整个屋子所代表的或象征的某种神秘的东西所造成的一种印象。男爵的屋子给人一种另一个世界的感觉，使人相信有某种超出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但是并不意味着信仰宗教，如信仰释迦牟尼、索罗亚斯德②或基督。不是的，当然不是的，宗教只适合于古代社会和幼稚的人们；老年人也追求一些抽象的东西，因为在这些抽象的东西里面存在着美的原则，但是他们并不是盲目地崇拜它。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印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名状的令人愉快的颤动，它来自人们的官能所难以达到的世界。当今世界的惊人的贫乏，而人类的官能在这个世界上能接触的快乐又是单调得出奇，这都表明那样一个世界的存在。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美学家之所以为美学家，就在于他们能够通过直觉和特别敏感的神经，闯进官能所不能达到的世界，能够领略到那种滋味，说得更确切些是嗅到那种气味，因为气味总是首先散发出来的。这里面有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感觉应该是懵懵懂懂的，类似气味那样，或者更好些，是气味的回味。不用触摸乐器上的键，也不用画出清晰的容貌，就能产生意境，男爵的寓所就给人提供了另一个世界的意境。他和他的伙伴们都相信在地球和坟墓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世界。他们的理由是当今世界太贫乏、太无聊，也就是说太令人失望，所以必然另外还有一个世界。他们坚决相信在那个世界里——在他

① 此处原为波兰语。

② 索罗亚斯德（约纪元前1000年生），古代波斯国教拜大教的始祖。

们有时进入这种意境的时候，那个世界清淡的气味就向他们飘来——除了美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在当今的世界里，单凭这种美就能使人超越下等人的地位。假如这种美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应当接受哈特曼①的人类集体自杀的主张，朝人生啐上一口“轻蔑的带血的粘痰”。我们从亚瑟·兰波②的音韵和谐的十四行诗中知道，任何人只要他一发元音 i，他的眼前就会出现“带血的粘痰”，正如一发元音a就会联想到“一群围着臭气熏天的大粪嗡嗡叫的、身上生着长绒毛的黑苍蝇”一样。

“哦，请不要再说了，我的朋友！够了，够了！我受不了啦！我求你们做做好事，一个字也不要说了吧！”

亚瑟·克拉尼茨基喊了这么几句，同时象出水的梭鱼似的在那把又深又大的主教椅里扭动着身子。接着他举起两只胳膊继续大声喊道：

“臭气熏天的大粪！带血的粘痰！这不是诗，这简直是粗俗下流！还有什么身上长着绒毛的苍蝇围着……什么……啊，我不想说了！我觉得恶心，已经恶心到嗓子眼了。不，我的朋友们，我永远不同意这就是诗！”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美学观点受到了损伤。两个年轻人笑了起来。原来亲爱的克拉尼茨基先生是个天真的人，尽管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有过许多浪漫的经历，一辈子讲究吃喝和其他种种享受，但是他最放荡不羁的行为也仅限于薄伽丘③、保

---

① 哈特曼(1842—1906)，德国悲观派哲学家。他认为生活中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痛苦的办法就是不存在。

② 亚瑟·兰波(1854—1891)，法国印象派诗人。这里指的是他的十四行诗《公审》。

③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小说家，《十日谈》的作者。

罗·德·柯克①和阿尔弗莱德·缪塞那样一群天真的孩子般的行为而已。

克拉尼茨基发表完这些意见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的好朋友们！我是个天真的人！我并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天真，我根本不是个天真的人，我什么都懂，什么情况都能对付。可是你们知道，我们彼此的爱好不同，我喜爱的是爽朗、质朴与和谐，而你们呢……你们……”

一想到他的美学观点受到损伤，他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往后靠在椅背上，伸着胳膊，继续说道：

“你们的诗里尽是粘痰和臭气，这种做法……你们知道是什么行为吗？这是把圣水往厕所里洒！这就是你们干的事。”

这间小客厅里，在彩色玻璃窗和上面挂着一位圆桌骑士②向伊索尔德鞠躬的壁毯的那半面墙中间，放着一架小钢琴。正午的时候，艾米尔男爵就在钢琴上弹奏塞巴斯汀·巴哈③最庄严的赋格曲。他长得又小又瘦，穿着黄色法兰绒的睡衣，花条长袜，脚上是一双尖头的黄皮鞋。他把肩膀靠着十四世纪三叶形扶手椅的扶手上，僵直地伸着两只胳膊，把他那瘦骨嶙峋的长手指放在不同的琴键上。他那张清瘦而没有血色的脸上带着非常严肃的神情，那双小蓝眼睛黯然失神地望着前面。阳光透过玻璃窗照了进来，在他那憔悴的额头和剪得短短的红头发上显出一些紫色和蓝色的光亮。

---

① 保罗·德·柯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他写了许多关于中世纪故的事，他和薄伽丘的书中都有一些关于男女私情的描写。

② 指亚瑟王手下的骑士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故称为“圆桌骑士”，特里斯坦也是圆桌骑士之一。

③ 塞巴斯汀·巴哈(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

男爵正在弹琴，坐在他旁边的是克拉尼茨基。他一个钟头以前就来了，当时仆人告诉他男爵还没起床，可是那不是真话，因为没过几分钟，克拉尼茨基就听见屋子后面响起一阵女人的笑声，男爵用他那带鼻音的声音长篇大论地谈着什么。客人微微一笑，这时他正看着“死神的胜利”中的死神，自言自语地说道：“是丽丽·克尔斯。”

接着他往主教椅里一靠，这下子尽管他身材很高，也几乎陷在椅子里，看不见人了。不一会儿男爵在门口出现了。克拉尼茨基随时都来拜访他，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因此男爵仅仅朝他点了点头，说了声“日安①！”就转身朝钢琴走去。他在钢琴跟前坐下之后，回过头来说道：

“我们等马利安来吃中饭。”

“那么她呢？”克拉尼茨基扶着主教椅那两条又高又长的扶手问道。

“她打扮好了就走。”

接着他弹起了巴哈的赋格曲。他一面弹着，克拉尼茨基颓丧地坐在椅子里听着，心里越发感到悲伤。最近这些日子，他显然变得衰老了；他瘦了，额头上出现了皱纹。他不象往常那样活跃和充满自信，看上去好象是遭到沉重的打击，可是他还是和平时一样衣冠楚楚，身上总带着香水味，上衣口袋里露着花手绢。听着男爵弹琴，他越听越哀伤。音乐也使这个地方越来越象教堂。连玻璃窗上那些头上带着金色光圈的圣者也好象融化在深深的崇敬当中。光线暗淡的屋子尽头，“死神的胜利”塑像上的“死神”也伸开了翅膀；在这样的气氛下，钢琴和沉寂奏出了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一曲庄严的二重奏。克拉尼茨基开始强烈地感到那种意境。他不知不觉地朝前躬着身子，从口袋里掏出金烟盒，一面用手指摆弄着烟盒，一面心里想着：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一切都抛在身后了——爱情和其他等等！坟墓把一切都吞没了。岁月象尘土一样飞快地过去，飞到了过去——飞入了永恒！永恒！令人猜不透的谜。”

突然在钢琴和沉寂的二重奏中，插进来嘎吱一声门响，紧接着是一阵缎子衣裙窸窸窣窣的响声，一个女人穿过餐厅来到客厅门口站住了。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身材娇小，身上的佩带叮当作响，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她穿着短裙子，露出一双纤巧的小脚，披了一件最新颖的镶皮边的披肩，一顶大得惊人的帽子，遮住了那张又黑又瘦而且憔悴的小脸，她的眼睛亮得象蜡烛的光焰，头发黄得象威尼斯的金子。她那缎子衣服，黑貂皮，长得出奇的鸵鸟毛，耳朵上的钻石，还有那朗朗的笑声，就象一把银锯子似的锯断了巴哈的乐曲。

“*怎么，你连早安都不跟我说吗，你这个大蠢货？这是给你的。*”① 说着只听见很响的一声吻，落在男爵的面颊上，丽丽·克尔斯的缎子衣服、钻石、眼睛和头发都闪闪发光，接着她转过身朝前厅门口走去，一眼看见了克拉尼茨基。

“*哦，原来你也在这儿，老摩登！*”②

她朝着主教椅蹦了过去，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大声喊道：

“一副哭丧的嘴脸！”她继续用法语喊喊喳喳地说下去，“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了吗？真糟糕！你可千万不要老去想这些事。跟我学，我也有不如意的事，可是我蔑视它，我就是这样对

---

①② 此处原为法语。

付伤心的事。”

说着她轻快地一跳，她那纤小的脚离开了地面，鞋尖轻轻地碰了一下克拉尼茨基的下巴。这就是一个人对付伤心事的例证。

“现在我要跟你们说再见啦！”她嚷了一声，手上的镯子叮叮当当地响了一阵，就不见了。

屋子里又是一片沉寂。在沉寂中，特里斯坦以骑士的风度向伊索尔德鞠躬，阿尔伯利克修士走在通向地狱的狭口，“死神的胜利”塑像上的死神张着她那蝙蝠般的翅膀，还有那些头上戴着金色光圈的圣者们把苍白的双手交叉放在色泽鲜艳的僧袍上。

男爵坐在钢琴前，头垂到胸口。克拉尼茨基蜷缩在主教椅里，大声地喘了好一会气，才抱怨地说道：

“真该死！我正在思考永恒的问题，没想到这个骚娘儿们①竟把脚跷到我的脖子上来了。你这人的喜好真是乱七八糟！刚离开丽丽·克尔斯，立刻就来弹神圣的巴哈。简直是胡来！乱七八糟！我并不是和尚，绝对不是，可是象这样把污秽和神圣的东西混在一个瓶子里，不，这是一种用艺术遮掩起来的下流勾当。好，好，我再一次请你原谅，不过《圣经》里也提到过猪鼻子上挂金环的事。呸！”

男爵咧开他那红色的小胡子微微一笑，过了一会儿，说道：

“这话很微妙，不是人人都能懂得的。继丽丽·克尔斯之后欣赏巴哈，这是一种刺激，这是对事物的一种讽刺。你读过波特莱尔的四行诗没有？”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他站了起来，并不是在朗诵，几乎只是随随便便地从鼻子和牙缝里哼出那首四行诗：

当纯洁的玫瑰色的早晨，
伴随着严厉的理想降临到荡子的身上时，
由于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这个昏睡的畜生身上，一位天使醒来了！①

他把手插在法兰绒上衣的口袋里，在屋子里来回踱着。

马利安已经把这首四行诗译成非常优美的诗句。埃米尔男爵一面踱着一面又把译文念了一遍。

前厅的铃响了，马利安走进客厅。他的脸色比平时显得更苍白，在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周围出现了黑框。克拉尼茨基从主教椅里一跃而起，冲上前去抓住这个年轻人的双手，带着怜悯的神情看着他的脸，说道：

"终于见到你了，终于见到了！我差不多已经半个月没见到你了。我一直没出门，我盼着你来看我。"

"行啦，行啦！"马利安回答道，然后跟男爵握了握手，就在路易十一行涂油礼的那口箱子上坐下来，肩膀靠在阿尔伯利克修士的光脚跟前，一动不动。

马利安一直那样凝然不动地待着，不仅身体的四肢，就连脸上的五官也似乎麻木了。要不是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老远一看很可能把他当成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人。埃米尔男爵和克拉尼茨基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按照马利安的说法，他在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是从迷梦中省悟过来之后，往往要

---

① 此诗原文为法语。

经过这么一个意志消沉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他总是心灰意懒的，对一切事情，包括体力活动在内，都感到厌烦，懒得动。同时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很鄙视，觉得不论是什么都不值得他动手或开口。有一位法国作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心脏内部的枯干状态。马利安认为这个解释非常贴切。当他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既不听别人说话，自己也不作声，或者是象肚子里面装着发条的自动玩具那样走路的时候，他确实感到他的心已经干枯了。

男爵也是如此，稍有不同的是他感到的不是心灰意懒，而是轻蔑。他感到一种“红色的愤怒”，或者象法国人所说的“面红耳赤”①。他只想攥紧拳头打人，毁东西，事实上他也常常打佣人，摔贵重的东西。他对朋友这种内心的干枯表示尊重，甚至是同情。他把手插在黄色法兰绒上衣的口袋里，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从牙缝里吆吆地说道：

“我们全都发育不全！我们走下坡路了！唉！是时候了。这个世界已经太老了，一个年迈的父亲的孩子，一出生身体内部就长了癌。”

克拉尼茨基听了这番话，心里想道：“为什么象这样又年轻又有钱的人也会衰老和长癌呢？”可是他没有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可怜马利安，他的眼睛看着马利安的那副神情，就象是一位慈爱的乳母看着有病的或是闹脾气的孩子一样。

吃午饭的时候，马利安那张漂亮的脸黄黄的，毫无表情，仿佛是放在扶手椅高处的一个蜡制的假面具。他一声不响，沉默得象块石头一样。他没有胃口，只吃了一点鱼子酱，然后就一杯接一杯地喝黑咖啡，咖啡是男爵按照某种特殊的方法煮的。男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爵本人却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除此之外，他张嘴打呵欠的次数要比张嘴吃东西的次数多得多。可是克拉尼茨基的胃口却好得很，几个星期以来，他尽吃寡妇克莱曼丝的粗菜淡饭，这时他开心地大嚼，什么鸡蛋、肉排、干酪，一直吃到两眼放光。老朋友们都知道，他一辈子就是好吃，还有女人。可是他酒喝得不多，也不打牌。尽管他吃得很痛快，他从来没忘记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应尽的义务，他不停地跟主人聊天，男爵漫不经心地告诉他，在某个收藏家那里发现了一幅名贵的好画。

"真正奥维柏克的手笔。上次我们打算和马利安一起去鉴定一下，可是马利安没有来……"他扭过头去问小达维德："上次你为什么没来？"

马利安没有回答。那个蜡制的面具靠在椅子扶手上，一动不动，阴郁的目光出神地望着。

"奥维柏克呀！"克拉尼茨基说道，接着又加上一句，"一个拉斐尔前派的画家。"

马利安突然产生一个灵感，他那张绷着的脸抽搐了一下，然后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嘴里嘟囔着说道：

"拿撒勒派。①"

克拉尼茨基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立刻纠正自己的话道：

"对不起，我说错了！是一个拿撒勒派的画家。"

"当然，这不用说，他是一个地道的拿撒勒派画家，"男爵说道，他渐渐活跃起来。"那些外行都把拿撒勒派当作拉斐尔前派，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各成一派。这幅奥维柏克的画很少有人知道，我敢说，这是一个新发现。要是能把这件东西弄到手，

① 拿撒勒，以色列北部一小城，是耶稣的故乡；拿撒勒教徒是遵守摩西礼的早期犹太基督教之一派。

拿到外国去的话，准保可以发一笔大财。”

男爵喝酒喝到这时候，情绪高起来了，脸色也有点红润，开始把脑子里盘算了很久的一个念头说给克拉尼茨基听：“在波兰有许多没落世家，他们手头还有一些过去富有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往往是一些相当贵重的东西，不仅仅是纯艺术品，还有各式各样以前兴旺时候收藏的好东西。举例说吧，什么帘子、条花毯、磁器、壁毯、家具和珠宝等等。手头有这些东西的人，由于光景不好，逼得走投无路，乐意把这些东西卖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买过来。这些东西如今在两个半球上都非常值钱。说实在的，必须有人去搜寻这些东西，就象人文主义者寻求希腊和拉丁文手稿那样。无论是谁，只要能发现和收买这些东西，他就算开出了一个发财的金矿。在欧洲，最适宜做这种买卖的国家是英国，可是最有钱的地方还是美国。在这里三文不值两文的东西，到美国一转手就能变成金子。可是，在动手干这桩买卖之前，必须先到美国去跑一趟，调查一下情况，事先联系妥当才行。最要紧的是，干这种事业要有相当的资本和丰富的经验。”

男爵一面把他这个在脑子里转了很久的念头以及他的计划说了出来，做了解释，一面从玻璃杯里喝了一口最好的甜酒，因而更加兴致勃勃，人也显得年轻了，红眉毛下面的那双小眼睛炯炯发光。甚至连马利安也突然嘟嘟囔囔地说：

“是个好主意！”

“这个主意不错吧？”男爵笑了起来。

克拉尼茨基带着好奇心静静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显得有些踌躇地说道：

“如果你的计划实现了，你可得让我当你的代理人啊。这些东西我多少懂得一些，我知道到哪里去找，我诚心诚意地愿意为

你效劳——的的确确是诚心诚意的。”

尽管他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谁都能从他那副认真的样子、腼腆的笑容和颤抖的声音里感觉到，他是要使劲抓住一个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以免掉到身子下面那个巨大空虚的深渊里去。

三个人都点上雪茄，回到客厅。马利安又坐在那口雕着路易十一的箱子上，克拉尼茨基坐在主教椅里，男爵坐在窗前打开一张英文报纸，这张报纸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他半天没有说话，然后隔着报纸传出他那带鼻音的声音：

“太好了！”

“什么事？”克拉尼茨基问道。

“芝加哥要举行博览会了。”

接着他大声念了一段关于在美国芝加哥筹备举行盛大博览会的报导。他一面念着，一面议论，还作了比较。在世界上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文明是老朽的，一切都是陈规陋习。还有狭窄的天地和熟悉得叫人腻味的地平线。可是美国还不是个老朽不堪的地方。尤其难得的是，男爵竟没有到过美国。当他想到美国时，忽然想起兰波的几句诗。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着，念出了下面的诗句：

碧蓝海面神圣的颤动，
点缀着动物的大地的平静，
被世界、被天使划破了的沉寂。①

“还有被人群！”马利安从穿着白僧袍的阿尔伯利克修士脚

① 兰波诗《公审》中的一节。

下大声说道。

他的肩膀不再靠着那位修士的僧袍，接着又说道：

“什么地方也比不了这片住着动物的大地富饶，什么地方也没有那么多发财的机会。”

突然之间，他那干枯的心脏深处有了生气，他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很快地来回踱着，当他从漫步的男爵身边走过时，说道：

“这倒真是个主意！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我要到那里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找点事干干。发生了一件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最最倒霉的事情，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直到昨天我才算彻底省悟过来。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去看奥维柏克的画。我完了，最后一个釉彩瓦罐子碎了。一个我多少还有点尊敬的人在我心中幻灭了。”

他说的是英语，男爵也用英语问他：

“出什么事了？”

克拉尼茨基也用同样的语言把这句话重复问了好几遍，不过他的发音稍微差一点。

马利安继续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一边把父亲跟他的谈话，以及如何向他提出最后通牒的经过重说一遍。男爵不出声地笑了，问了他一些问题。克拉尼茨基愤慨得直大声嚷嚷。马利安脸涨得通红，样子非常激动地接下去说道：

“我过去认为这个人值得我钦佩，他头脑清醒，做事果断，不屈不挠，始终如一，象一根屹立不动的巍峨的柱石。他没有世俗的道德观念，不抱偏见，不允许任何人妨碍他的个性发展。我原以为他那样培育我，把我送进最上流的社会圈子，是要向我表明，我活着就是为了给他增光，我将是他为自己的荣耀建立起来

的庙宇中的一根柱石。我之所以崇拜他，是因为他能摆脱世俗道德观念，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创业能力和他的利己主义是不相上下的。所以每个人如果不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而是出于自然的独创的话，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希望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相信我们彼此应该完全了解，我应当走到跟前去看一看这根巍然屹立的柱石，不料走近一看，这根柱石上竟贴满了各式各样无聊的广告，浑身涂满了陈浆糊……"

"他倒想起了那个受训练和劳动的学校，真是时候，"克拉尼茨基说完笑了起来。

"该死①！"男爵用咝咝的声音说道，"严重的思想风湿病！"

"道德原则！"克拉尼茨基又加上几句，"好一个有道德原则的人！你让他拿出一半财产来分给那些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向人乞讨的穷人试试看！哼，他决不会干的！他决不肯那样做的！借口道德原则，把神圣的担子搁在别人的肩膀上是很容易的。"

"一点不错，"马利安说道，"搁在别人的肩膀上，真是一针见血，老头儿。奇怪！这么多年来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什么也不考虑，现在却突然一下子把自己亲手盖起来的大厦拆毁了。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自己，我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得了思想风湿病，我可不能做这一不幸事件的牺牲品。"

他不再往下说了，沉思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

"这比思想风湿病更严重，这是腐朽的过去分泌出来的东西，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死尸身上的那种臭水。"

"死尸身上的臭水！这个说法恰当极了！"男爵大声说道。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克拉尼茨基坐在主教椅里，愁眉苦脸地喃喃自语道：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多怕人啊！我永远不能同意这样的措词。”

可是谁也没理睬他这种温和的抗议。这时候轮到男爵在屋子里越走越快，他一面踱着步子，一面发表自己的意见。

马利安仍然坐在那只雕有路易十一的箱子上，男爵一边踱步，一边抱怨这座城市的闭塞和落后。

“这个老家，真是一双补了补钉的旧袜子。在这里什么东西都带着一股终年锁着的仓库里的那种霉味，没有活动的余地，连空气也不流通。英国大诗人威廉·莫理斯创办了一家制造艺术品的工厂，赚了好几百万。请告诉我，这里有什么类似的情况吗？达维德之所以成了百万富翁，只不过因为他不是个瞎子，从不离开他父亲的圈子。什么民族性啦，祖国啦，都是补了补钉的旧袜子——是一些穿花衣服的小丑贴在前面站着掘墓人的门楣上的招牌。一定要摆脱这种局面，一定要懂得怎样支配自己的意志。”

男爵说道，一旦他完成了他的某些计划并且把他的几处财产整顿好，甚至在此之前，他就要着手实施这个新计划了。他扭过身来对马利安说道：

“你肯跟我合作吗？我没有你是不行的，因为你对艺术有卓越的鉴赏力，你很精明……”

“好啊，”马利安回答道，“可是我们必须先到那里去看看，应该在博览会开幕以前就到美国去。”

“那当然，当然要在博览会开幕以前就去，好先动手呀。至于本钱的问题……”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东西卖掉，那些东西还值几个钱，另外

再借一笔，”马利安毫不在意地说道。

男爵没有再往下说什么。他思索了一会儿，那张憔悴的脸上露出了一副法国人称之为狡猾①的坏蛋表情；突然兴高采烈起来。

“我们要走啦！”他大声叫道，用脚做了一个动作，就象一个清道夫要想接住扔过来的一只破鞋一样。

马利安站起来，摆脱了那种倦怠迟钝的神态，欣然地说道：

“是个好主意，到美国去！”

接着从又宽又大的主教椅的深处传来克拉尼茨基那可怜巴巴、怯懦的声音：

“可是你们肯带我一起去吗，老弟们？你们走的时候可要带我一起去啊，好吗？”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这时候男爵已经坐在钢琴跟前，开始弹起一支庄严的圣曲。在那肃穆的乐声中，特里斯坦以骑士的风度向伊索尔德鞠躬，那座“死神的胜利”塑像的黑黝黝的灯架映照在阿尔伯利克修士的僧袍上，窗户上那些头上带着金色光圈的圣者靠着他们那鲜艳的僧袍交叉着苍白的手指。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第 七 章

埃米尔男爵常常对艾琳说：

“你有高超的智力，你有独到的见解，你还会运用微妙的讽刺。你不相信那些釉彩瓦罐子。”

她听了这些话感到很舒服，就象一个没有经验的旅游者听到爬山老手夸他懂得怎样爬那些悬崖峭壁一样得意。由于她在生活中有过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她的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愤世忌俗的思想。然而由于男爵对她的引导和影响，她现在才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用那新颖独特的语言和思想，用他那绝对坦率的怀疑论和利己主义降服了她。她小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个可怕的假面具，这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从那时起，她就好象觉得不管什么东西都比假面具强。此外，她认为男爵是个有修养的审美家，一个能够鉴赏整个艺术领域的杰出的鉴赏家，在这方面，她认为自己并没有看错。他发表的关于艺术和哲学的那些新奇的见解使她很感兴趣，他故意用一些字眼，虽然有时显得有些残酷和近于粗野，但是他那种怪诞和傲慢的态度却引起了她的好奇。她说话时模仿他的样子，但当着他的面，她却总是寡言少语，深怕闹出什么笑话，他会说她是个“乡下姑娘”。

“你一点儿也不象那些阿尔卡狄亚人，我在这里到处都碰到这种人。你这个人很复杂，你象一株兰花，一枝花梗上长着一朵蝴蝶似的花，另一枝上却又长着一朵骷髅似的花。”

她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话：

"一只蝴蝶有什么稀奇?!"

她的笑声里带着一种尖锐的声音，因为男爵正用他那冷冷的目光，放肆地死盯着她看。

"不然，"他反驳道，"不然。骷髅和蝴蝶配在一起就形成一种不协调，这形象好比一股给心灵一种新的辛辣的刺激。"

"那么希腊式的和谐呢?"她问道。

男爵带着使她倾倒的谄媚的微笑说道：

"千万不要提和谐，那是哺育婴儿的奶水，而我们是靠别的东西来维持生命的。你不是喜欢野味吗？而且只是在它刚刚开始腐烂的时候，是的，除了这种发臭的肉以外，就没有更好的野味了。而我们就是依靠这个正在腐烂的世界来维持生命的。这是事实，可是你却偏偏要提起那只补过的旧袜子，什么和谐不和谐的……哈！哈！哈！你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又那样想，你的心灵中充满了'辛辣'！在你的身上既有田园诗，又有讽刺。你嘲笑那些田园诗，但是有时你又对其中的一个有些依恋。我是不是说到你的心眼儿里了？我说得对吗?"

"对，"艾琳回答道，一面垂下了眼皮。

她之所以垂下眼皮，一方面是因为男爵看透了她的心，感到有些难为情，一方面也因为她的脸感到了他的呼吸，闻到了他身上的怪香水味。他的眼睛凝视着她的眼睛，恨不得要把他眼睛里那股冷冰冰而又是炽热的目光直射进她的眼睛里去。他想去拉她的手，可是她把手缩了回去。于是他用压低了的、带着鼻音的声音慢吞吞地说道：

"你想吃鱼，可是又怕腥。你感到内心里生命的呼唤，却想把它变成一首抒情诗。"

生命的呼唤！艾琳听到这句话时先是一愣，然而这只是一刹那，早熟的她立刻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这位体格瘦小、脸色憔悴、尖嘴猴腮的男爵，在唤起女人“生命的呼唤”方面的确是个老手。他对女人的态度温文尔雅，但又很高傲。在他那带着红眼圈的灰眼睛里，显露一种具有催眠作用的固执而又冰冷的神色，仿佛是钢发出来的闪光，晶莹而锐利。从他握着女人的手，俯身亲吻的那种姿态上，从他好象要把女人从躲藏的地方拖出来的目光中，从他谈某些话的声调里，都流露出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一种在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要征服对方的野心。这在那些对一般殷勤有礼貌的男人感到厌倦的女人看来，虽然有点恶劣却是大胆坦率的。就好象从一篮子老是那个样子、老是那股气味的天芥花①里伸出一个毛茸茸的畜生脑袋一样，那个脑袋虽然难看，却有一种穴居人的味道，在那些香得腻人的普通花朵中，别有一种诱人的魅力。

艾琳立刻想起了“祖先的性格”那句话。在男爵面前，她的神经颤动得就象以前从来没被人挑动过的琴弦似的。她问自己：“我是在恋爱吗？”可是等他走了以后，这个问题引起了她短暂而富有嘲讽意味的微笑。她非常冷静地对男爵的仪表和品德做了分析和评判，有时甚至还带有几分轻蔑。

一个弧状菌！这种说法包含着体格和品德都枯萎的意思，是对能在空间颤动、几乎难以生存的生物活生生的写照。和这一形象对比起来，她却是一种健康、高尚以及富有活力的象征。对于男爵的厌恶开始在她心里翻腾，并且带着令人作呕的味道，涌到了她的嘴边，又带着一种令人苦恼的念头，浮现在她的脑海

① 一种极普通的白色或紫色的芳香小花。

里：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不是另一个样子呢？也许别处并不是这样，只是她没见过罢了？她已经不再相信那些田园诗了，对人间的悲剧和命运的嘲弄已经看得太久了，而且因为离得太近看得太清楚了，她无法再保持对田园诗的眷恋。或许别的什么地方有这种美好的东西，可是在她的生活圈子里是没有的，那不是为她准备的！为什么要向往这种根本不存在的、至少肯定对她是不存在的东西呢？这真是“思想风湿病”！她那梳着日本式发髻的头深深地低了下来，她的心里有一股象铅一样沉重的潮水在翻腾。她和往常一样，把那纤细的手指握在一起，用力绞着，心里想：

“那又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我总得有个出路。为什么嫁给他就一定不如嫁给别人好呢？至少我们彼此是真诚的，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是公正的。”

过了一些时候，她对自己说，她对男爵的爱是一种特殊的爱，而且归根结蒂世界上就没有其他的爱情，即使有的话，也没有多大意义，不管是哪一种爱情，都会很快消逝的。她开始对生活的那一方面看得越来越淡，生活本身对她的魔力也日益减少。在她那种阴郁无聊和冷漠的心情中，她和男爵的关系就象一盏在黑暗中照着街上行人的红路灯。它既不是灿烂的太阳，也不是皎洁的月亮，仅仅是一盏照着街上行人的红色的路灯，借助它的光亮可以看见许多新奇或华丽的东西。

她知道丽丽·克尔斯，知道她在社会上扮演的一般角色以及对男爵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男爵对这件事也象对其他事情一样，丝毫不加掩饰。有时候他陪丽丽·克尔斯到公共场所去散步，有时候甚至和她一起出现在剧院的包厢里。这种行为当然是和一般的道德观念相抵触的，特别是考虑到他和艾琳的关系。

可是如果迁就道德观念，那岂不是等于守护坟墓，或者成了“补过的袜子”吗？

在这件事情上不知道为什么，马利安却不大赞成他朋友的做法。

“倒是挺果断，可是未免太不象话了①，”他说道，对男爵稍有不满，同时带着好奇心对也来看戏的妹妹打量了一下。艾琳和往常一样，坐在她的包厢里，态度安详而高贵，稍微有点拘谨，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甚至笑都不笑。在幕间休息的时候，男爵照例过来跟她闲聊。最后马利安望着她的脸，冷笑了一声，问道：

“你喜欢那个女人吗？”

“你说那位姑娘吗？②”艾琳毫不在意地问道。“她的头发非常美，足赤的威尼斯金子。”

她既不生气也不害羞。

“好啊！”马利安说道。接着他又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补充了几句戏谑意味的话：“亲爱的妹妹，你有一种全新的性格，我没有料到你能这样，现在我可以说你是我真正的妹妹了。”

什么？难道她应该在剧院里显得那么幼稚吗？她知道得很清楚，谁都有这种事情，那么在男爵的生活中也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事是少不了要有的，那么就不如让它公开，因为偷偷摸摸……啊！她觉得任何情况都比戴假面具、遮遮掩掩的好。再说，问题主要在于：男爵和那个名歌星之间的关系跟她毫不相干。

一天傍晚，窗外苍茫的暮色开始降临，天色被积雪映得灰白。四周是墙壁上那些雕饰发出来的白光和亮堂堂的家具上铺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着的蓝色水波纹缎子的反光。这位年轻姑娘坐在窗前的高凳子上，背后是玻璃窗上蒙胧的光亮，衬得她身材又瘦又高，肩膀狭窄，面部从侧面看过去也嫌太长。这幅侧面像的顶上是一束绾成发髻的红头发，整个样子使人联想起一座身体笔直、带着神秘微笑的女祭司的雕像。她耷拉着眼皮，长长的双手紧握着放在袍子上，可是浮在她嘴唇上飘忽不定的笑容，并不是满意的微笑。她想起，最近以来她经常碰见男爵。他想方设法来看她，和她见面。他简直是在追踪她，他经常到她和母亲或者单独一个人常去的那些商店去找她。当他找到她时，他并不用碰巧遇到这一类借口来掩饰自己，而是以他那种真切的口吻说道：

"我想要今天看见你，我就见到你了。我知道怎样支配自己的意志！"

这天，她刚刚迈进一家著名的服装店，他就跟进来了，并且象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把他准备到美国去的计划告诉她，说他打算在那里待相当一段时期，也可能永远待下去。他对这个计划很起劲，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将看到许多新的地方，得到许多新的印象，或许还可以赚很多钱，所有这一切激发了他的幻想。最后这些他也都告诉艾琳了。

"一个人得活动活动，鼓起勇气，把精力用来干点事，不然就会萎缩下去。一个人必须不断征服，不断取胜。一个得不到胜利的人只配去死。金钱就是一个值得征服的对象，因为它能打开生活之门。威廉·莫理斯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可是他当了工厂主。他懂得对工业的轻视，这也跟其他许多东西一样，是一种釉彩瓦罐子。世人制作了这种瓦罐子，诗人给它涂上了漂亮的色彩，然而诗人饿死了。在美国还有许多新天地可以开发。"

他滔滔不绝说了好半天，连他自己都对这种狂热感到惊讶。

“原先我以为，”他说道，“我永远也不会象这样狂热，我甚至还认为这是一种思想风湿症。可是现在我感受到了这种狂热，是的，狂热！它给了我一种令人愉快的颤动。你难道没有这样的感受吗？你难道没有和我一样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吗？那遥远的前景，新的天地，‘碧蓝海面神圣的颤动，被世界、被天使（他把马利安添上的那一句也加了进去）、还有被人群打破了的寂静’。”

是的，她很感兴趣，不过不是对人群，她对他们太熟悉了，吸引她的是那遥远的前景，新的天地，一望无际的辽阔海洋，还有一瞬间展示在她想象中的永恒的寂静空间。这时，那些刚才还在折磨她的沉闷的痛苦和阴郁的厌烦在心中叫道：“对！对！飞吧，飞到遥远的地方去吧！在新的天空中，在异国人们当中展翅高飞吧！去吧，飞吧，探索吧。”

她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红晕，显得十分娇艳，她把所有这些话都告诉男爵了。他那张干皱、憔悴的脸高兴得闪闪发光。

“你使我感到快乐，真正的快乐！”他小声说道，接着他又添上一句：“下命令吧，让我向你鞠躬；我一定服从，一定向你鞠躬。”

在他们谈话当中，这家大商店的门铃一直不断地响着，人群从她身边擦过，这才使艾琳想起来她是来干什么的。她转身走进一间精致的屋子，屋子里的家具上摆了许多衣料在等她挑选。男爵对女人的服装颇为内行，他很喜欢谈论女人的衣着。他不止一次跟人谈论他在各国首都见到的独出心裁的时髦服装，谈起来精确得象个裁缝，高兴得象个艺术家。这时候，在这家服装商店的屋子里，两面大镜子中间，面对着许多摊开的衣料，他说

道：

“我求你不要穿那些按流行式样做的衣服，我求你别让我看见你穿着本城流行的那些可笑的式样。我在这里还没有见过一位真正有审美能力的太太小姐。虽然有穿得阔绰的，也还有点审美眼光，可是都很平常，赶时髦而已。可是你一定得想出些什么新东西来，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东西，或者说某种东西的象征。一个女人的衣服应该象征她的个性。对你来说，你应该想出一种能够象征高贵的灵魂和肉体的式样来。”

于是他开始捉摸，他们两个人都在捉摸。他们在各式各样的衣料里挑选，研究样品、花样，男爵按照自己的爱好加以修改和补充。弄了半天，两个人在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她的衣服必须是火红颜色的。男爵认为，这样的衣服配上艾琳娇嫩的脸色和她那一头红头发，将形成一个具有刺激性的整体。

“穿上这件衣服，你一定能给人一种新奇和刺激的感觉。”

商店的老板，穿着讲究，显得很了不起的样子走进走出，他走进来问上几句，发表点意见，又走了，由他们自己去研究决定。就他们两人而言，他们越谈越高兴，周围散发着一股他们衣服上的淡淡的香水味，他们抖开衣料，拖落到脚下，窸窸窣窣的绸缎就象五颜六色的瀑布一样。火红色的衣料已经选好了，可是他们还在继续挑。男爵的脸颊上浮起了红晕，大声说道：

“我们这些日子过得真是再快活没有了，对不？谁能料得到呢？在一家服装商店里！只有你和我懂得如何体验这种别人体验不到的感觉，这必须具有第六感才行。你跟我都有这种第六感。”

艾琳开始摆脱往常那种骄矜和庄重的态度，话多起来，而且说得很快。她大声谈笑着，有好几次她的胸部和两条胳膊也摆

动起来，有时显得有点过分活泼，可是他们俩都带着一种如梦如痴似的恍惚而又温文尔雅的神态。男爵不说话了，在瞧了她一会儿之后，他带着欣喜若狂的神情说道：

"这一刹那你完全变了，你变得多迷人啊！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真有意思，叫人感到刺激。你能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这方面你具有出众的天赋。"

他眼睛里闪着光，执意要她告诉他，她这种变化，这种愉快的心情，是出于自然呢，还是矫揉造作，是感情激动的结果呢，还是在卖弄风情。

"你无疑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所以很难判断你身上哪些是出于自然，哪些是人为的。再说，象你这样一个人突然变成现在这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请求你，求你告诉我，你这种变化是自然的？还是在做作？"

她听了这些带有非常无礼的含义的话之后，笑了起来，把眼睛朝别处看。可是他笑眯眯地弯着腰，样子活象希腊神话中的好色山神①，用带有恳求意味的声调问道：

"这是自然的？还是在做作？"

她突然用果断的口吻回答道：

"是自然的！"

她本想用和她的回答同样大胆的目光瞧着对方，可是脸上火辣辣的，涨得通红，她垂下眼睛，显出一副羞涩的神情。虽说少女的羞怯是一种釉彩瓦罐子，是虚假的，可是艾琳这种新的变化，对男爵来说是一种新的刺激。他从那些窸窣作响的衣料当中抓住她的一双手，眼睛对着她那涨红的脸射出富有吸力的光

① 希腊神话中生着马耳马尾（或山羊角山羊尾）的半人半兽的山林之神，喜欢酒和女人。

芒，并且把她那苗条的身子朝自己这边拉。她竭力要挣开，同时拚命把身子往后躲，哪知道这时这位瘦弱的男爵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他的手就象老虎钳子似的紧紧地攥住她的手，对着她的脸轻轻地说道：

"不要抗拒生命的呼唤，你已经听到了它的呼唤。我是一个专制的暴君，我知道怎样支配自己的意志……"

说到最后一个字时，他把嘴往她的嘴唇上凑过去。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她使出异乎寻常的气力，一下子就挣开了，离开男爵好几步远，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这样自然太过分了！"她叫道。

她昂着头，眼睛里射出强烈的光芒，但是很快就变成冷冷的嘲讽。她微笑着耸了耸肩膀，说道：

"天啊，真太粗俗了！①"

然后她双手撩起裙子，好象深怕沾上那间屋子里的一丁点灰尘似的走出房间，来到商店的门市部。男爵看着她用往常那种冷漠的态度跟裁缝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来向他简短地说了句普通的告别话就走出去了。

此刻艾琳坐在窗前的那张高凳子上，周围的蓝色水波纹缎子的光彩渐渐暗淡下去，背后的窗子蒙上了一层蒙胧的光亮，看上去好象是一座精美的半身雕像，她那略嫌长的侧影一动不动。"生命的呼唤"作为一个名词，具有一种新奇和大胆的魅力，可是一旦变成行动，她就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她那少女的纯洁受到了冒犯。那只毛茸茸的畜生脑袋从天芥花当中伸出来，伸得太远了，那股穴居人的气味太强烈了。她对男爵喊了声"真太粗俗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了！”可是她立刻就明白了，这种事既不新鲜，也不奇怪，而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它和大街一样的普通。在那家服装商店里，人群川流不息，门铃响个不停，伙计和顾客的喊声闹哄哄的，而窗外就是马路——这跟在大街上一样，在街上跟人亲嘴！街头的野鸳鸯！她浑身一阵颤抖，想起了在暮色苍茫里拖着脚步在人行道上蹓来蹓去的女人。她那低垂的脸上泛起了红晕，那个所谓少女的羞涩的釉彩瓦罐子，以遗传的本能和女人的自尊这些形式无休止地、痛苦地折磨着她。过了一会儿，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代替了这种羞怯的心理。

这男人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那莫测高深的性格，此刻在她的眼里却变成了一个粗俗的家伙。他们之间共同感到的爱情，现在仔细分析起来，使她想起一幅画：长着山羊胡子的牧畜神①在森林中追逐着山林女仙②。浮现在艾琳嘴边的嘲讽的、几乎是愤怒的微笑，这时候忽然凝滞了。他说什么“第六感”，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提到第六感呢？没有意义的废话！男爵嘲笑釉彩瓦罐子，可是他自己就在制造这种瓦罐子，给它们涂上古老的色彩。田园诗是一种陈腐的旧东西，可是野兽的洞穴也是古老的东西，如果田园诗存在的话，那要比兽穴美得多。可是什么地方有田园诗呢？她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诗情画意的东西，她只见过在男女恋爱中和那些以神圣的名义结姻中所发生的失意的事情！那么，她对男爵，还有美国该怎么办呢？她什么都看不起，什么都不相信，她对一切事物充满了鄙夷的轻蔑，甚至对她自己也瞧不起，想来想去最后她对自己说：“都一样！”她把两只手紧紧地按在胸口上，微微低下头，心里想：“都一样！都一样！全都

① 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生性淫荡的司牧畜之神。

② 罗马神话中住在山林水泽旁的美丽的山林女仙。

一样！”

眼泪一滴接着一滴落在她那紧握的手指上。“都一样！只要能快些就好！”

什么东西能快些？为什么要快些？她慢慢地把脸转向母亲的屋子，她的嘴唇哆嗦着，上面沾着亮晶晶的泪珠，那副样子就象一个在默默哭泣的孩子。她把眉毛微微往上抬起，低声叫道：

“妈妈！”

隔了一会儿，在她那美丽的火焰般的眉毛下面，眼神开始逐渐变得柔和起来，眼泪渐渐干了，那种嘲讽的表情也消失了，最后眼睛里露出了愉快的神情，仿佛看到了田园诗。

这时候，在暮色笼罩着的昏暗的空间，闪过一道在移动的亮光。这是卡拉从父亲的书房里走出来，蒲非在后面咬着她的裙子。她一面朝前走，一面哼着歌曲。她一瞧见姐姐，就不再哼歌了，从客厅的尽头大声叫道：

“艾娜，爸爸今天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你知道吗？”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得意的味道。好几个星期以来，这是父亲第一次和全家在一起吃饭，她认为从此之后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了。从前发生过什么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一点也不知道。可是她在观察，她感到吃惊、担心和害怕。她以那种生性敏感的人所特有的真心的第六感，她觉察到一点。她感到空气中有一种压抑、阴沉的气氛，但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她感到烦恼；这和神经特别敏感的生物能够预感到大气中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情况完全一样。现在她昂着头，迈着小步子往前走，身材显得又高又瘦，蒲非跟在她的裙子后面，她高高兴兴地哼着歌。

没隔多久，艾琳走进母亲的书房，她借着灯光瞧见屋里有三

个人坐在一起。玛尔维娜·达维德坐在沙发上，浅色头发上的黑玉簪子闪着亮光。在旁边的矮圈椅里，斜着身子对着她坐的是马利安，他和平常一样漂亮。在他前面是卡拉把胳膊肘支在母亲的膝盖上跪着，就象是母亲的黑缎袍子上横放着的一条鲜明的蓝带子。

“好一幅值得撒拉①和丽贝加②一看的图画啊！”艾琳说着一面朝镜子走去，抬起胳膊来整理头上的发髻。马利安兴致颇高，在央告母亲答应他去请本城一位最著名的艺术家来给她画像。

“他的画法很出众！我觉得奇怪，在这样一座没有生气的城市里，居然还能出现这样一个清新而且有独特风格的天才。他的风景画具有出色的室外画派③的风格，而作为一个肖像画家，他懂得怎样把一个人的灵魂表现出来。妈妈，我想要一幅画出您的灵魂的画！您没有留意到有些画像上的眼睛好象是从另一个世界在瞧着我们吗？那样的眼睛就有着神秘莫测的灵魂。答应我吧，让我请一位笔下具有另一个世界气息的画家来给您画幅像吧！”

他低下那天使般可爱的脑袋，吻了吻母亲搁在卡拉肩膀上的手。

“也吻吻我！”卡拉喊道。

“真热情！”马利安站起来说道，“小东西，小心不要太热情。

---

① 撒拉是亚伯拉罕之妻，以撒克之母，见《圣经·创世记》中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及第十七章十五节。

② 丽贝加是腊班之妹，以撒克之妻。

③ 此处原为法语。这是一八六五年法国的一个画派，此派画家着重描绘在室内所不能体会的光和空气。

这是我，你的老祖父对你的忠告。”

“说得真妙！”艾琳对着镜子大声说道，“卡拉的心灵是那么天真，而你的心灵已经是……”

“那么颓废，”马利安把她的话接了过来。

“你确实有资格当她的老祖父了。”

“我给你这位老祖母请安啦！”他朝艾琳笑着说道，“您知道，妈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完全了解大妹，可是对这个小东西我还不了解。不过以后我也会了解她的，大概要不了多久。言归正传①，画像的事怎么样？”

玛尔维娜笑了，她那张一个钟头以前还显得那么痛苦的脸，又变得年轻了。就在这时，一线阳光穿过了阴沉的云霾。她打消了画像的念头。

“干吗？我的画像已经太多了，啊，实在太多啦！”

“那些只能叫漫画！”马利安大声说道，“再说，其中没有一幅是为我画的。我要一张专门为我画的画像，成为我一个人享有的财产。”

“为什么呢？”玛尔维娜又问道，“你要是乐意，常来看我好啦。你最好不要有我的画像，也许你会多来看看我。”

“别责备我了，好妈妈！别再责备我了，也别吓唬我了，让所有那些家长使用的武器留在那边吧，留在那边吧……”

他做了个手势，指着那扇通向里屋的门。

卡拉从妈妈的膝盖上抬起头来，眼睛一眨一眨地闪着光。

“可是这一边，我们只要甜蜜、温情，那种宝贵的、美好的柔情，我愿意永远跪在这里。至于说到在我高兴的时候来看您，我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恐怕以后不容易了！我们不过是一些被有趣的航行的风带到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沙粒罢了。”

“你又要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吗？”玛尔维娜吃惊地问道。

“是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决定，可是离决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是一个巨人应该采取的步骤——从具有无上权威的父亲经常用来打孩子的棍棒下逃走。”

他又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通向更远的那些屋子的那扇门，在他说最后那句话时，他短促地笑了一声，笑声里含着讽刺，甚至是怨恨的意味。这时，他瞧见卡拉在看他，就问道：

“小东西，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这双眼睛啊！就象一只被人追逐的小鹿的眼睛一样，充满了惊慌、忧虑和恐惧的神情！为什么这么惊讶？你怕什么？”

卡拉赶快把脸埋在母亲的衣裙里。

“妈妈，您愿意跟我一起到美国去旅行吗？”艾琳在镜子前面大声嚷道。

她把最后一绺头发弄上去，用一根式样古怪的簪子把头发别起来，然后转过身来对母亲说道：

“我有一双象‘大拇指汤姆’① 那样的靴子，我一穿上它，迈三大步就能跨过海去。这个计划您觉得怎么样？”

“今天你们的计划多得吓人，”玛尔维娜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什么画像啦，要从棍棒底下逃走啦，又是要去美国啦。”

“还有跳舞会！”卡拉抬起头来喊道。“马利安，你知道开跳舞会的事吗？过几个星期我们真的要开跳舞会了，一个盛大的跳舞会。”

---

① 童话中的人物，他有一双靴子，穿上后一步就能迈出七千哩远。

“这倒是个新闻，小东西，往下说吧，”马利安回答道。“只要让卡拉讲话，你就不用请二遍。”

她跳了起来，把前几天在爸爸书房里听到的话告诉他们。虽然她早就把爸爸要开跳舞会的计划告诉妈妈和姐姐了，可是为什么要开这个跳舞会，却因为别的事情岔开了她没有说。现在她准备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有三位绅士来拜访过爸爸，他们是什诺公爵、恰尔斯基伯爵，另外还有一个人，名字她记不得了，可是那人是个大高个儿，身材魁梧，胸前挂了好多发亮的勋章和十字章。她，卡拉，总是躲在书架后面，不让客人看见，在那里她什么都能看见和听见，可是别人却看不见她。那是个非常舒服的隐蔽的地方，唯一的麻烦就是蒲非，因为不管谁走进书房它就想叫，可是用手紧紧地捂住它的鼻子，它就不吭声了。那天她没有躲到书架后面去，因为爸爸叫她坐在大圈椅上。于是她就神气十足地坐在那里。

此刻她坐在凳子上，把那天当着爸爸的那几位客人，她坐在那里的姿势，学给他们看。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身子挺得笔直，她那红润的脸庞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气。她说，都怪蒲非跟她捣乱，她无法老是保持这种严肃的神气，蒲非不时从她背后站起来，把爪子搭在她的肩膀上，用它那湿漉漉的鼻子闻她。有一次中间一位客人转过脸来对她说：

“小姐，您这条狗真好看啊！”

“它非常可爱，”她回答道。

“它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又问道。

“蒲非，”她说。

她没有笑，因为没有什么可笑的。蒲非确实非常可爱，而且它的名字也不错。可是那几位客人都朝着她嘻嘻哈哈笑起来。

其中一位客人对她爸爸说：

“时光过得真快啊！没多久以前，我看见您这位令嫒还是个小孩子呢，如今已经……”

另一位客人插嘴道：“如今几乎已经是个大人啦，跟姐姐差不多高了。”

“今年冬天在社交场合，我们很少看见您府上的人，”另一位说道。

“今年您的夫人和小姐简直过的是隐居生活，”第二位客人说道。

“老伴常常闹神经痛，”爸爸回答道。接着那个不知名的大个子开始说话了。

卡拉开始叙述那位客人跟爸爸谈话的情景。她换了嗓音，模仿着他们说话的腔调和姿势。这时她尽量学着用那种粗声粗气的声音把那个大个子说的话重说了一遍：

“我还没有这样的荣幸结识您的夫人和大小姐呢，可是我常听人说起她们。”

后来他们又跟她爸爸谈了好一阵子别的事情，告辞的时候他们又对她说了些好听的恭维话。她向他们行了屈膝礼，她可以很自信地说，她非常出色地扮演了一位成年的大家闺秀的角色。等客人走了以后，爸爸说那个大个子的来访使他很高兴，因为这个人对他很有用处。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道：

“小东西，你知道吗？你该在社交界露面了。”

说到这里，马利安轻轻地嘟哝道：“他的庙宇里需要一根新柱子了。”

艾琳微微一笑。玛尔维娜装作没有听见。卡拉正说得高兴，接着又嘁嘁喳喳地说道：

“后来爸爸抱怨说，妈妈和艾娜过的几乎是修道院的生活，只接待很少的几个客人，也不大出去应酬，仿佛家里出了什么事，或者是破了产似的。这种情况总的说来是不光彩的，而且对他的事业也很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要安排一个招待会，举行一个盛大的、尽可能铺张的招待会。狂欢节①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要在狂欢节结束前为‘小东西’初次进入社交界举行一个舞会。一个钟头以前，爸爸说他今天和我们大家一起吃饭，还要跟妈妈仔细商量有关舞会的事情。”

说到这里，卡拉算是把事情绘声绘色地说完了。马利安突然站了起来。

“我要走啦，”他直挺挺地站着，绷着脸说。

“别走，马利安，”玛尔维娜用低沉的声音说。

她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额头上出现一道深深的皱纹，她的声音充满了央求的语气。马利安看着妈妈，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坐在圈椅里，嘴里喃喃说道：

“我就照您的意思做吧！妈妈，为了您，我就用一个儿子的爱来涂一回瓦罐子吧。”

一想到过一会儿又得跟爸爸见面，他的心情就开始紧张了。

仆人进来说晚饭准备好了。卡拉从凳子上跳下来，说道：

“我去叫爸爸！”

她走到门口又走回来，在母亲面前跪下，在母亲的膝盖和手上吻了好几次，既热情又长久，然后又用双手搂住母亲的脖子，在耳边低声说道：

“象金子一样珍贵的、唯一的、最亲爱的妈妈，”说完她猛一

---

① 在四旬节前三天或六、七天即狂欢节，人们在此期间可以尽情欢乐。

跳站了起来，象一只小鸟似的飞出了屋子。

她对母亲这种突如其来的热情是什么意思呢？谁也不知道，连她自己也不一定清楚。她是在为什么人祈求什么吗？还是要表示她不仅爱爸爸，也非常爱妈妈呢？还是因为她又可以看见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在一起而感到高兴呢？她象一只小鸟似的穿过那几间灯光辉煌的客厅，悄悄推开父亲的书房门走了进去，把手插到父亲放在书桌上的胳膊底下。她那玫瑰花般的脸庞高兴得闪烁着光辉，她学着仆人那种低沉而严肃的语气说道：

"晚饭准备好了！"

达维德感到一股暖流，一种甜蜜的感觉流进了心间。

"啊，你这个淘气的东西！"他说道，"你这个小太阳！你这个小东西！"

不一会儿他和卡拉走进了饭厅。马利安也陪着母亲从对面那扇门走进来，她全身穿着黑缎子的衣服，头上戴的也是黑玉簪。

达维德弯下身子来吻了一下妻子的手，玛尔维娜的脸上也堆起愉快的笑容。

"我真是忙得要命，"他说道，"忙得连来问候你的时间都没有。"

"谢谢你，我身体很好。"

两个仆人在一张精细华贵的茶几那里忙着。餐桌上摆满了闪闪发光的玻璃用具和银器，玛丽小姐站在桌子旁边，她态度端庄，看上去还很年轻，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衣服，象清教徒一样的朴素，她那平整的额头上的头发也梳得很整齐。男主人跟她打了个招呼，并且表示歉意说，他的事情太忙，难得和她见面。等大家都围着餐桌坐下来之后，玛尔维娜以一位明达娴雅的家

庭主妇的姿态，开始谈天：

“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美国，艾娜和马利安开始对美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准是因为要在芝加哥举行博览会啦，”达维德说道，“想来一定是盛况空前。”

玛丽小姐提到即将在那里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玛尔维娜和艾琳也就这件事补充了许多细节。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很轻松，很平静，谈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消息。马利安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他死板板地坐着，一声不吭，象个聋子一样，脸上也毫无表情。吃饭的时候，他的动作象个机器玩具似的，甚至连眼皮都难得眨一眨。他脸上显出冷漠、鄙夷和气呼呼的神情，他那张漂亮的脸上气色很不好看，嘴唇发白。他给人的印象，就象是个衣服穿得很漂亮，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的蜡制的假娃娃。

达维德以带有幽默和嘲笑的口吻谈到一位女设计师设计的将在芝加哥兴建的一座大厦。

“我真替那些去参观那座大楼的人担心。在建筑上，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对于妇女来说，最难办到的就是平衡。妇女失去平衡是那么容易，那么普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

这番话是用一种装腔作势、非常轻薄的态度说出来的；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语调里含有某种讥讽的味道。玛尔维娜的额头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艾琳立刻和玛丽小姐大声谈论最近英国妇女的解放运动。而达维德本人也连忙换了话题，发表自己对这个运动的意见。他的样子很安详，尽管话里带几分讥讽。

一盏大青铜灯的亮光照在桌子上，桌上的银器和玻璃用具发出灿烂的光辉。几个戴白手套的仆人，不声不响地、幽灵似的

更换着桌子上那些带着镀金的家族姓氏缩写的餐具。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酒瓶，问每个人要哪种酒，然后斟上。他们端上来的盘子里散发出香菇、酸菜、罕见的肉食和蔬菜的扑鼻香味。高处的壁灯照亮了饭厅的四壁，墙上的画，镶在闪闪发光的框子里。门和窗户前面都垂着带花彩的沉甸甸的厚幔子。话题一离开美国，谈话接着用法语和英语转到了欧洲各国的首都和这些地方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尊重玛丽小姐，大家都说英语，但有时候也说法语，因为达维德和他的妻子比较喜欢说法语。艾琳和卡拉说着一口地道的英语。大家说着纯熟的英语和带巴黎口音的法语。灯光从上面射下来，照耀着摆满了闪闪发光的贵重餐具的桌子，这样的气氛烘托着那高雅渊博的谈吐和富丽堂皇的陈设，这种气派俨然可以称得上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了。有一会儿工夫，达维德用眼睛朝四周扫了一圈，把头稍微往后仰起一点，他额头上的皱纹不见了，显得光滑滑的，很精神，两边太阳穴还有些发亮，看上去这前额就象是象牙雕的一样。他那秀气而又敏感的鼻孔，一张一翕的仿佛在闻酒菜的香味，闻他自己伟大的身躯那种更奇妙、更令人陶醉的味道；可是这一情景只持续了一会儿，很快一种严肃的心情和心烦意乱的感觉开始扰乱了他的谈话，使他那清楚的思想变得迟钝起来。他一面摆弄着水果刀，一面对玛丽小姐说：

“我非常尊敬贵国人那种讲求实际和崇尚理性的精神，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民族……”

他有点结巴起来，这在他平时那种低沉而滔滔不绝的谈话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是在想别的心事。

“这是一个说过‘时间就是金钱’的国家，它还……”

他又口吃起来。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的眼睛不由得

时常向桌子的那一头瞥去，那支黑玉簪在闪耀着豪华的、黑晶晶的亮光。接着他又说下去：

“它还是当今世界上最有金钱力量的国家。”

这时，马利安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不仅仅在金钱方面，在最新的艺术倾向方面英国今天也是居领导地位的。”

他说这两句话时，只是嘴唇在动，脸上其他部分仍然一动不动地绷着。达维德的嘴角上浮起了那种人们叫做插满了针刺的微笑。

“最新的艺术倾向！”他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多少带点不以为然的口气。“艺术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可惜的是，被一些教养不当的孩子把它当作一种玩物！”

马利安抬起头来盯着父亲，眼睛里射出讥讽的光芒，翕动着嘴唇说道：

“只有这样的人才不是孩子，他知道我们全都是些孩子，把样样东西都当成了自己的玩物。问题在于各人玩的东西不同罢了。”

“马利安！”玛尔维娜低声唤道，她无法掩饰那惊慌的神色。

达维德突然把脸转过去对着她，他们两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碰上对方的目光，这时才有好几秒钟面面相觑。达维德的目光象钢一样锐利，玛尔维娜把脸埋下去，低着头对着盘子，在明亮的灯光下，只能看见她那前额上一道深深的皱纹。就在这时，艾琳开始跟父亲大谈其伦敦，他曾先后两次在伦敦住了很久。他立刻和她谈起来，滔滔不绝地谈了好久，也很有兴致，他还不时带着愉快的神情转过脸来和玛丽小姐说话。

谈话继续着，流利、轻松，而且不慌不忙。桌面上飘起一阵

清淡的水果和冰激凌的香味，它代替了肉和佐料的味道。饭后的水果端上来以后，达维德谈起了他在长年不断的旅行中到过的那些国家的水果特产区。他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把脸冲着卡拉，卡拉由于一阵连续的干咳，身体晃动得很厉害。

“我还以为你完全复原了呢，原来还在咳嗽啊，真是糟透啦！”

在这个女孩那张神情激动、涨得绯红的脸上，有一种象是伤心或是生气的表情。她象一个生气的孩子似的噘起小嘴，很快地断断续续地说道：

“爸爸，世界上糟糕的事情多得很哩，我的咳嗽跟那些事情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

这一回答完全出人意料，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却被艾琳一阵大笑冲淡了，她用高得有点奇怪的嗓门嚷道：

“瞧，悲观主义在这里扎根了！是蒲非病了吗？”

“卡拉的话固然有点早熟，倒是一句一针见血的话，”马利安冷冷地翕动着嘴唇说道。

玛尔维娜也开始说话了。她递了一个小杯子给儿子，问道：

“你那么喜欢黑咖啡，我应该再给你一杯，对吗？”

马利安没有回答。她额上显出一道皱纹，嘴上挂着微笑，又急又快地接着说：

“马利安，我跟你同样喜好咖啡。不久以前，我喝咖啡喝得很多，可是我发觉咖啡损害了我的神经，妨碍我的睡眠。失眠令人非常苦恼，我觉得宁可放弃这个嗜好，也比害失眠症强得多。”

她说话的时候，一面微笑一面摇头，样子十分可爱，她的声音总是那么甜润悦耳。她说的全是些琐碎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而说话，或者是为了避开其他的话题。

达维德把头稍稍抬高一点，两只眼睛透过眼镜瞧着她，直到她在那两片闪亮的玻璃片前面低下头去，脸对着杯子，显出一个女人难以掩饰的那种神情：她想从这个世界消失掉，化为乌有，变成一个影子，变成尘土，变成一具尸体，只要她能从她所待的地方和所处的地位上逃脱就好了。这时艾琳把杯子放在碟子里，弄得丁当直响，然后开始说道：

"爸爸，您一定对东方人怎样喝咖啡知道得很清楚吧？"

他当然知道，因为他曾经到过东方。于是他有声有色地谈起土耳其人，说他们怎样围坐成一圈，慢慢地喝他们所喜爱的这种饮料。

"他们喝咖啡的时候严肃得象古代的波斯僧侣，沉默得象鱼一样。他们还给自己这样默默地品尝咖啡，完全处于休息的境界，取了个名字叫'悠悠然'。"

这个名词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达维德也笑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渐渐露出了倦意。卡拉用她那尖细的嗓音嚷道：

"土耳其人不说话是对的，何必要说话呢？说话有什么用处呢？"

"好一位小哲人，她可是对什么都要提问题的，"达维德开着玩笑说道。

"挑毛病是我们家人的特点，"艾琳笑着说。

"卡拉从小就是个非常好奇的小东西，"玛尔维娜也微笑着添上这么一句。

马利安也瞧着妹妹，说道：

"牙牙学语的孩子总有一天要说正经话的。"

在玛丽小姐那梳成清教徒式的头发底下的前额上，显露出担忧的神色，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所有说话的人脸上都明显地露出担忧的神色，从含笑的嘴唇往上看，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现出倦怠的神情。

玛尔维娜站起身来，达维德也离开了座位，他彬彬有礼地对大家鞠了个躬，往前走了几步，把胳膊伸给了妻子。

他们穿过灯烛通明的小客厅，走进那间墙上有白花环的雕饰、幔子和家具套都是水波纹蓝缎子的屋子里。玛丽小姐和马利安在顶头的一间小起居室里坐下来开始下棋，卡拉在一旁观战。艾琳在灯下铺开一块教堂里用的、已经朽糟了的古老刺绣品，这是男爵作为一件珍品送给她的，她打算用丝线和金线在上面绣花，把它修补好。

一盏带灯罩的灯射出柔和的光线，达维德和玛尔维娜在那些套着蓝缎套子的家具当中站着。玛尔维娜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心也跳得很厉害。她等待了好久的事情终于来到了：一次面对面的决定性的谈话。

在她的心里，她非常希望他来找她谈话，希望情况有所变化，至少能使她现在的处境改变。她等待着，只要他肯开口，她准备放弃一切，接受一切条件。他开口了：

“我明天要到什诺公爵的领地去参加一个猎会，随后从那里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我有一些事要办，总共大约十天左右就可以回来了。等我回来以后，在狂欢节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要在家里举行一次招待会，也就是说一个跳舞会，要尽可能讲究一些。不论是为了我的事业，还是为了外人对我们家庭的舆论，都有必要举行这么一个舞会。我还希望，就在这次舞会上，让卡拉在社交界第一次露面。我把我打算邀请的客人拟一个名单交给你，因为你可能不会想到那些人，至于其余的人，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知道，你会把这件事安排妥当，我相信，这一次你

一定会使舞会开得很成功。我的秘书会把支票簿给你送来的，你随时都可以支使我的秘书。钱你尽管用，在钱上你不必犹豫，舞会的排场必须是在别人家里很少见到的，甚至是除了我们家以外从来没有过的。为了我的事业，为了外人对我们家的舆论，必须开这么一个舞会。现在外人对我们家的舆论已经有一点，甚至还不止一点，不如以前了。”

他的话说得很慢，很有礼貌，但是在礼貌上包含着命令的味道。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用那双坚决而锐利的眼睛盯了她一眼，然后鞠了一躬，准备走了。

“阿罗修斯！”玛尔维娜叫道，她紧紧地握着两只手，身体颤抖着。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开舞会的事以外就什么话也没有了！而她所要跟他谈的却是象人的尊严、良心、令人难以忍受的束缚，以及在孩子面前的羞愧感这些重要的问题。

他站住了，问道：

“你还有什么事吗？”

她低下头，说道：

“我请求你，我想跟你详细地、坦白地谈一谈。”

“谈什么呢？我们之间恐怕没有什么愉快的事情可谈，而不愉快的谈话恐怕比黑咖啡对你的神经还要有害。”

她非常吃力地抬起头来，说道：

“事情总不能老这样拖下去，我的处境……”

他的脸上露出十分诧异的神情，打断她的话说道：

“你的处境？你的处境不错啊！”

他做了一个手势，好象是指那间客厅里以及整个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似的。她脸涨得通红，好象一个人身上最敏感的地方被碰了一下似的，她大声说道：

"可是这些正……正是我不想再拥有的东西。我有权利要求得到自由，我有权利要求离开这里，抛开我身上这种荣耀，到别的地方去。"

她竭力抑制住将要夺眶而出的眼泪。他显出十分惊异的神情，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不希望再这样下去？你有权利？"

他的面颊、布满皱纹的额头、苍白的嘴唇，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禁不住颤抖起来。可是他还能控制自己说话的声调。他的声调低沉，却带有不以为然的口吻：

"权利？你什么权利也没有！你丧失了所有的权利！你不是抱有希望吗？你没有权利希望什么，或者不希望什么。你必须按照目前这个样子生活下去，按照环境所要求的那样生活下去。至于说谈话和那种一本正经的演戏似的场面，我一概都希望不要出现，我没有失去希望的权利。我保持沉默，我也要你保持沉默，这就是，而且永远是我们的生活方式①。还有，对于你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应该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了。你什么都有了：高贵的身份、享受和地位，甚至包括几个孩子对你还保有的爱。你样样都有了，除了……除了……"

他迟疑了一下。他心里很激动，但他竭力控制自己，因为他有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礼貌的习惯。

"除了……除了你的那个情人。你把他抛弃了，为此我祝贺你。但是，你已经失去了我对你的尊敬，不过没有这一点，你也得一直这样生活下去。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得太久了，我还有事要办。祝你晚安。"这番话

---

① 此处原为拉丁文。

说的声音很低，但是却是恶狠狠的。

他向妻子鞠躬的那个样子，从远处望去好象充满了甜蜜的爱情。然后他非常安详、从容地走了出去。接着艾琳手里拿着那块古老的刺绣，用急促而坚定的脚步朝母亲走来，她说道：

“我知道，没有您帮忙，我就完不成这件事。要使这件中世纪的珍品恢复原来的光彩，需要鉴赏力、眼光和懂得色彩的差别。凭我那点本事，还差得远呢。”

她站在母亲跟前，指着料子上面那些由银色变成青灰色的大花朵当中，由于年代久远而损坏的地方。她的眼皮眨巴得出奇的快，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她才没有留意母亲那惨白的脸色、发抖的双手和眼睛里那种绝望的神情。看来她什么也没注意到，她兴致勃勃地大声说道：

“我跟您一起做过那么多东西，您不是还剩下许多各式各样的丝线吗，咱们在那里面找找好吗？那些丝线都在您的屋子里。来吧，妈妈！我等不及了，恨不得马上就把这块精美的古董修好！您来帮我配一配丝线好吗？哦，您跟我一起用我们这两双手做过许多好看的东西啊。”

于是他们又聚在一起。艾琳把手插在母亲的胳膊底下，手里拿着那块带银光的天蓝色刺绣，拉着这个头上戴着黑玉簪、脸色苍白的女人，穿过灯光通明的客厅，经过那张三个人坐在那里下棋的桌子，经过几个仆人正忙着收拾餐桌的餐厅，又经过她们两人度过了她们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的玛尔维娜的书房，最后来到玛尔维娜的卧室。屋子里点着一盏带灯罩的灯，四周的家具上都带着杏黄色的缎套。一眨眼的工夫，艾琳扣上了铜门栓，然后转过脸来对着母亲，脸颊立刻红了起来，她把母亲的一双手握在自己的手里。

“别再隐瞒了，别再吞吞吐吐的了，您跟我都应该肝胆相照，无话不说才好。”

从她嘴里冲出来的这几句耳语象是从突然掀开的一把开水壶盖下面冒出来的热流。

“让我们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吧……啊，不，还是不要说吧，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也不想说。还是让我们一起商量商量，我们来策划一下吧，妈妈！”

她那平时总是骄傲地挺直着的身子突然弯下去，象一棵芦苇似的颤抖着，用她那老是带着讥讽和冷漠神情的嘴唇不住地吻着母亲的手和脸。玛尔维娜那张白垩似的苍白的脸上泛起火一般的红晕。

“艾娜！”她叫了一声，“饶恕我吧，愿上帝饶恕我吧！”

说完这两句话，她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她跪了下去，把头靠在矮沙发的黄靠垫上。她好象是被击中了，被毁灭了。这时艾琳已经恢复了镇静，她眼睛里闪着清醒和坚定的光芒。她向母亲俯下身去，把自己那只纤细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带着几乎象保护人似的神气说道：

“妈妈，我请求您不要绝望，更重要的是，不要用那种您认为是耻辱和罪过的念头来折磨自己。千万不要对您的孩子说‘饶恕’这两个字，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来裁判您，尤其是我。您对我们一直是慈爱的，而且象一位天使一样可爱。我们跟您一直在一起生活，我们爱您，我是所有的人当中最爱您的一个。不论什么时候您都要记住：有一颗忠实的心守在您的身边，一颗亲人的心，那是一颗女儿的心。您得挺起胸来，怀着坚定的意志，想点办法，安排一下，下定决心拯救您自己。”

她带着奇怪的笑容注视着母亲的脸，又说道：

"也许您还得拯救我，因为我也是一个可怜的、愚蠢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玛尔维娜抬起头来，挺直身子，慢慢地站起来。

"说得不错，"她轻轻地说，"你……你，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能跟你……谈谈……可就是没有勇气。"

"那末，让我们现在来谈谈吧，"艾琳说道。

她用手架着母亲的胳膊，把她扶到柔和的灯光下面的那张矮榻下。

"门我已经拴上了，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我们可以谈一谈，好好谈一谈。不过我们一定要头脑冷静，不要激动，对整个情况和我们本身都作一番清楚的估计，要确实弄清我们究竟希望干什么，然后把我们的计划付诸行动。我们要懂得怎样行使我们的意志。"

说到最后一句时，她模仿着艾米尔男爵那带鼻音的声调，自己还为此笑了一笑。等到玛尔维娜在矮榻上坐下之后，她便在地毯上坐下来。艾琳紧紧握着母亲的手，眼睛盯着母亲的眼睛，开始说道：

"妈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很快就可以成为那位著名的'中古主义者'艾米尔男爵的妻子。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到美国去——到大海的那边……"

"啊，不成！不成！不成！"玛尔维娜喊道，她弯下身子，带着一副害怕的神情，用胳膊搂着这个年轻的姑娘，仿佛怕房子要倒下来似的保护着她。"不能那么办！不能那么办！我们要采取另一种办法，完全不同的办法。"

就在这时，有人激动而急躁地用手扭动着门上的把手。

"我们有事，不要进来！"艾琳大声嚷道，接着她又问道，"是

谁？”

没有人回答，把手又转了一下，这一回仿佛很胆怯，象是在央告似的。

“不能进来，”艾琳又重复了一句。

接着外面响起一阵衣裙在沙发上擦来蹭去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轻盈的脚步很快地走开了。

“是卡拉！”玛尔维娜低声说道。

“不论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们大家，都必须尽快结束这种局面，”艾琳突然皱起眉头说道。

拧门的正是卡拉。她低着脑袋，蹙着眉头，从母亲的房门口走开。她没有心思去理那只小狗，它跟平常一样，在后面用力地拉着她的裙子。半个钟头以前，当马利安和玛丽小姐下完棋站起来的时候，她也站了起来，用手拉着哥哥的胳膊，说道：

“我有话要跟你说。”

马利安看见她那副非常认真的样子，便笑着问道：

“如果你要说的话也和你的脸色一样严肃，那我们的谈话就一定不会有什么趣味。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只领着他穿过那间蓝色的客厅，走到隔壁一间灯光较暗的屋子里去。然后她站住了，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肯定没有别人时，才说道：

“你为什么要跟爸爸吵架？”

马利安没有想到从她嘴里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感到有点惊讶，随即反问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是想当和事佬吗？”

她脸上毫无笑意，在她那发亮的发鬈下面，额头上微微皱起些皱纹，她又问了一遍：

“你为什么要跟爸爸吵架呢？你难道不爱他吗？你怎么能够不爱他呢？在我看来，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那么聪明，那么高尚，那么伟大。在他离开家的这几年里，我多么想念他，盼着他回来，想着等他一回来我们大家会多么快活啊。可是情况并不是那样。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人似乎都不和，大家好象都怀着怨恨。这些情况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不懂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利安用眼睛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笑了起来，可是这并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笑，而是假装的笑脸。

“好奇心，”他说道，“是走向烦恼的开端，肯定会导致未老先衰，你等不到长大就会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小东西！”

“这不是什么好奇心！”卡拉打断他的话说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一定是一件不愉快的、很可怕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好象有人要死了，又好象有什么东西要毁灭了，总之，我感到将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在什么人的身上……我……我说不清是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一定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是一定是什么……什么……”

马利安皱起眉头，打断她的话说道：

“既然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事情将发生在谁的身上，也不知道怎样发生，那你还问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个犹太神秘哲学的大师，能够给你解释这些幼稚的臆想！”

“这不是臆想，而是飘荡在空中的一种东西，使你感觉得到，呼吸得着，它从你身边飘过去，一会儿又飘回来，好象是一缕轻雾，或者是微风。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大家又都说你聪明，所以我才来求你给我解释一下。我还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定能

够把事情安排一下，使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你有责任这么做，难道你不爱妈妈、爸爸和艾娜吗？我非常爱他们，为了他们我愿意抛弃一切。我不明白一个人如果不真心实意地爱另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反正我办不到。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我还是个孩子，又不聪明，我甚至什么都还不懂得。你就完全不同了，可是你偏偏要跟爸爸吵架。我看得很清楚，你甚至根本不爱他。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呢？哥哥，你至少可以告诉我这一点，给我解释一下。”

她不再往下说了。他呆呆地望着她，脸上那种踌躇不决的神情越来越明显，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忧虑和温情。有一会儿工夫，他仿佛要用胳膊去搂她，或者用手去抚摸她，把她那还是孩子的前额上的皱纹抚平。可是那种“阿耳卡狄亚人”的感情对他来说已成为过去了，因此他用冷静的态度慢慢地说道：

“亲爱的，你这是白费力气，用那些世俗的事情来折磨你那小小的心灵，你还不懂得这些事情。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也不能给你解释，因为你和我的思想处于两个极端。你象一位家庭女教师似的，谈什么献身、责任和爱，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离开家庭女教师呢。至于说我为什么跟爸爸不和，这里面的原因你是不能理解的。可是，作为一个好哥哥，我愿意简单跟你说几句。这是因为两个已经发展成型的倔强的个性碰到一起了，象两颗行星发生了冲撞似的。也是两个利己主义者——别吓得那副样子，把眼睛睁得那么大！愚蠢的保姆常常用乞丐、吉卜赛人或者利己主义者来吓唬孩子，可是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这是好事。做一个利己主义者吧！不要为那些与你无关的事情操心，尽量发展你自己的个性吧。记住我的话，高高兴兴地跟蒲非玩，早点上床睡觉，睡晚了会损

害年轻姑娘的容貌。从明天起，就把你的心思放在研究服装式样上，想想在我们的爸爸为了要折磨妈妈而举行的那个盛大的舞会上你打算穿什么衣服，能得到成功。不要管什么雾啊，梦啊，以及那些恍恍惚惚的幻想啊。那些都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都是因为你想那些釉彩瓦罐子想得太多了的缘故。这就是我，你的老祖父所能告诉你的和对你的劝告。你看艾娜多聪明，你应该学学她，她懂得怎样玩弄她周围的世界。好吧，祝你晚安，小东西！”

他跟她握手的时候，态度那么亲热，把她的手都捏痛了。然后他穿过屋子尽头的那扇门不见了。

卡拉凝视着地板，站了好一阵子，然后抬起头来，向四周看了一眼，这间空荡荡的屋里是一片寂静。客厅里的墙上点着几盏球形的壁灯，屋内蒙蒙胧胧，象笼罩着一层雾霭，到处闪耀着金色的反光，显示出油画上的人脸和风景的明亮部分。另外一间客厅的尽头，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各式各样的花瓶，高的矮的，若隐若现，还可以看见一部分墙上的白花环和巴黎戈白林厂出产的精致的、颜色暗淡的壁毯。再远一点，在那间舒服漂亮的小客厅里，大吊灯点亮了，周围一圈闪闪烁烁的玻璃坠子好象屋檐下的水柱，又象凝结着的大泪珠。最远处的那间深色墙壁的饭厅里，一盏青铜大吊灯，亮闪闪的好象是一个光点，悬在餐桌的上空。从卡拉站的地方望去，那个光点好象离她很远很远，在她和那光点之间没有一点声响，连衣服的窸窣声也没有，没有一样活的东西。仅仅有一次，一个穿黑衣服的仆人，踮着脚尖走过饭厅，出现在明亮的灯光下，然后走进一扇门不见了。在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声、脚步声或一点响动了，没有一样活的东西。突然间，自鸣钟开始打九点，它那低沉的金属声在那一连串空荡

寂静的屋子里，听起来特别清晰。一下，两下，三下——打到第四下的时候，远处书房里另外一座钟也敲了起来，那座钟的声音比较尖细，象是在唱歌。两座钟的声音一唱一和，好象是两件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进行神秘的谈话。

卡拉踮起脚尖匆匆地穿过那几间客厅，朝母亲的卧室走去。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的神情，在她那光亮的发鬈下面，额头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第 八 章

达维德离开了十天，他从什诺公爵的别墅举行的那场热闹而壮观的猎会回来之后，立刻就卷入繁忙的事务和访友活动的漩涡中。这些事情，就连他这样修养有素的人，也感觉非常繁重，有点受不了。他得坐车出去拜访和办理各种事务；在家里，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有助手在旁边，一连好几个钟头接待客人；跟许多人在一起写啊，算啊，商议啊，研究啊，订合同等等。有时在忙碌当中短短的休息时间里，在马车里，或是在吵吵嚷嚷，劳累了一夜之后，或是差不多通宵没有睡，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心里说：前几天出去玩了那么一趟，无论怎么说对他都是得不偿失的。他的生活就象是一条由工作和责任紧密编结起来的带子，每中断一次，这些工作和责任就会在一个地方积压起来，连他都应付不了。他去参加那次猎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那里愉快吗？那是什么样的愉快呢？那些成年人，甚至还有老头，打中一枪就乐得手舞足蹈，没打中就沉着脸。那些显赫的贵族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大喊大叫，高谈阔论以及追捕杀生为娱乐，这使他想起了野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形态。他觉得他们好象是一群有时叫人讨厌、有时又叫人好笑的孩子。象这种无聊的、没有意义的、有点残忍和带几分骑士风格的娱乐和他那终年想着日期和数字的严肃的头脑是格格不入的。不错，虽说只有一次，他却在那里碰见一位

颇有诗人风度的人物，那是一个青年人，有一天，他骑马跟他并排跑着，后来他们停下来了，那个人一再热情地领着他去欣赏那些覆盖着白雪的田野，野地上吹过来清新的微风，森林深处的景色等等。那个人很有情趣，他坦白承认他对打猎本身并不感兴趣，他来参加猎会不是为了猎野味，而是为了欣赏大自然。他喜爱大自然。是啊，是啊，达维德知道许多人都喜爱大自然。既然有那么多人崇拜艺术和大自然，那它们一定都是非常伟大的东西。如果当初命运把他领到艺术和大自然面前，或许他也会那样做，可是他的生活道路把他领向另一个方向，和大自然与艺术隔得那么远，因此他不懂得什么艺术罗，自然罗，他也实在没有工夫。他瞧着田野、瞧着白雪、瞧着森林，那不过是一片田野、白雪和森林，他看不出有什么更高明的东西，也没看出更多的东西。他就是那种管猫叫猫、管坏蛋叫坏蛋的实事求是的人，他对一切夸张、歌颂和热情一律抱着缄默的轻蔑态度。他听着那位富有诗人情感的同伴赞美自然，起初是怀着好奇心，觉得他是属于自己不大了解的那种人。到后来他之所以听下去，纯粹是出于礼貌，心里厌烦极了。他掩饰了自己这种厌烦的心情，外表上装做跟他一样热情，一样感动，一样欣喜。当然，他知道这些人都是非常有钱、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物。他知道他周围的这些人都是血统最纯的贵族，因此他收敛起对他们的嘲讽、轻蔑和厌烦，表面上圆滑、和蔼，态度、谈吐和笑容都令人觉得可亲。这也是一种工作，这样一来他立刻感到一定程度上令人愉快的享受。在很有气派的客厅里，他和那些最上层的人物平起平坐，跟那贵族在一起亲切地闲谈，消磨时光，最初他不知不觉仰起他那光滑的额头，神气十足，显出非常了不起的样子，张开鼻孔呼吸他周围那些大人物以及他自己那种华贵的气味。可是这种情况很快

就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了，倒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使他为难的事情，可是他感到自己不那么泰然了，也感到他这个人与这个环境不那么相称。那些人对他在礼貌上并没有什么欠缺之处，而且还十分周到，他听到的也是一些颂扬他的贡献和事业的恭维话，同时他那有力的脚下踩的是金子铸成的地基。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陷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他感到自己简直寸步难行。他们有时候谈的东西他一无所知，他们使用的那些词句他也听不懂，他们提到的那些亲戚关系，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他更是一窍不通。他开始留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怀着不可思议的恐惧，深怕自己在他们面前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使自己显得与这个环境和他所处的地位不相称。尽管他和他们之间有种种联系，他却开始感到自己和这些人之间隔着一道很宽的鸿沟。

对达维德来说，这种胆怯完全是一种新的感觉，是从孩提时代从未有过的感觉，这种压抑的感觉在猎会的最后几天和疲劳感一起落到他的身上，此外还有一点，他感到自己和周围的那些贵族是有差别的，而且任何东西都帮不了他的忙，不管是他们备加赞扬的艰苦劳动，还是艰苦劳动给他积攒起来的万贯家财——他们对他那万贯家财毫不掩饰地表示尊敬。作为一个成员置身于他们那个社会圈子当中，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心想爬到那个崇高的地位上去。可是现在和他们在一起，他感到如坐针毡，就象是被一阵冷风吹到了空中，什么都看不见。他在那里找不到一件他的眼睛或者思想可以寄寓的东西，一片空虚，空虚，令人厌烦。一种模糊的丢脸的感觉象一只小毒虫似的在他的心里攒动。因此，当他想起他浪费的这段时间，以及他在那里耳闻目睹和经历的一切时，嘴上不由得浮起那种带着讽

刺的微笑，同时心里不停地闪现出“无聊”这两个字。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他渴望和追求世界上的许多东西，并且拚命想弄到手，可是有时候他也知道这是无聊的。

他一连埋头工作了好几天，他那种热中于工作的劲头谁见了都会感到吃惊，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也都累得精疲力尽。现在他又按照惯例，黄昏前在书房里接待所有的客人，不管是来接洽事务的，还是来拜访的。他对任何人都一样对待，从不例外。他什么人都接待，跟什么人都交谈，因为他无法预先知道哪个人会对他有好处，也不知道会对他有什么好处，而且即使现在没有好处，将来也许会有好处，即使没有大的好处，也许能有小的好处。可是他的面颊好象比平时瘦了些，谈起话来有时也不那么流畅。那次猎会的旅行和他在这次猎会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以及随后一连好多天忙忙碌碌，极度的疲劳，都反映在他脸上的那种痛苦的神情上。甚至有时候他在谈话中也微微带着一丝犹豫，心里想着另外一件使他感到痛苦的事情，一团粘粘糊糊的小蛇在他的胸口仰起了头。几个钟头以前，他曾向他那个年轻、热诚而又有才智，但是被他安排的繁重的工作压弯了腰的秘书问起过，即将举行的舞会是否已经准备就绪，并问他，在他本人最近不在家的期间，他从女主人那里接到过什么吩咐。秘书表示非常惊讶。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计划有了变动？秘书说，他在主人走的当天早晨就去见达维德太太，准备和她商量一下关于舞会的事情，可是只见到艾琳小姐，她说，达维德太太没有什么指示，也不需要他帮什么忙。此后这所房子里一直毫无动静，没有任何准备举行舞会的迹象。

“这么说，”达维德说道，“我太太一定是又不舒服了，她的神经痛经常发作，有什么办法呢？女人的神经是一种不可控制的

东西①。”

但是此刻，在接待客人和谈工作的时候，他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他给了她最大的恩赐，使她非常幸福，让她在他家里充当一家之主，生活在富裕和受尊敬的荣耀之中——竟然如此不自爱，胆敢违抗他的意志！他心里对她感到万分气愤和轻蔑，恨不得把她推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虽然他心里这样想，却几乎是不自觉地，并没有把这件事归罪于她，而是归罪于艾琳。他仿佛看见那个高高的年轻姑娘站在他面前，带着冷淡而矜持的神气。她曾经站在楼梯口，穿着那件柔软的黑皮斗篷，戴着那顶式样古怪的帽子，两只眼睛闪耀着几乎是冷酷的光芒，对他说："那个舞会不举行了。"

这一定是艾琳的主意。要不是她，那个女人是不敢这么干的。难道他还不了解她吗？她从来都是那么温柔，那么软弱无力，百依百顺，小可怜似的！她不可能有这种胆量！这是艾琳的主意！

他一面想着这件事，一面跟最后一位客人握手，站在门口对客人说，关于他们刚才谈过的那个商业公司，完全有必要获得更多和更可靠的贷款来源，以便使公司的活动有更宽广的基础。

"贷款，我亲爱的先生，贷款在现时的金融活动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派个人到京城去……这个人……"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心里又在想："这准是艾琳的主意！"然后接着说下去：

"是个有相当威望和地位的人，最好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人。这就是我的意见。”

等到那位客人最后一次鞠躬之后，前厅的门关上了。达维德转过身来，看见艾琳正站在圆桌旁边。那天他在楼梯上碰到她，当时她刚从城里回来，而他也急着要乘车出门，他们只是匆匆地打了个招呼就过去了。他没有工夫跟她说话，她呢，好象也很忙，正飞快地往楼上跑。

“日安，爸爸①！”她说着，匆匆忙忙点了下头。

“早安②，艾琳，”他回答道，用手碰了下帽子。他身边跟着那位秘书，提着沉重的公事皮包；她身后却跟着一个商店伙计，抱着大包小包一大堆。现在他们当然用不着打招呼了。艾琳站在桌子旁边，立刻开口说道：

“爸爸，我代表妈妈和我自己来请求您跟我谈半小时的话，但是必须今天谈，马上就谈。”

她身上穿着一件很合身的黑衬衫，高高耸起来的绉领衬着她那张稍微有点显长的苍白的脸，好象一片半张开的叶子托着一朵白色的花蕾。在这间天花板很高、摆了许多大家具的书房里，她好象比在别处要显得娇小一些。但是当她说“必须今天谈，马上就谈”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口气是那么坚定，使得达维德突然在屋子当中站住，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她。

“你代表你的母亲和你自己？”他说道，“干吗这么严肃，这么坚决？我想，你是来向我说明你和你的母亲为什么反对我的决定吧。”

“不是的，爸爸。”她回答道，“我是来向您宣布妈妈和我的决定。”

---

①② 此处原为法语。

“是关于那个舞会吗?”他很快地问道。

“不是的,我要跟您谈的事情比舞会重要得多。”

有一会儿工夫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要是他们两个人说话不那么激动,或者彼此的话接得不那么快的话,达维德和他的女儿也许会听见,在那间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在一排排非常精致的书架后面,有一阵轻轻的窸窸窣窣声。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后来又不动了。

“我要跟您谈的事情比舞会重要得多,”艾琳又说了一遍,“换句话说,这件事关系到我母亲的安宁、名誉和良心。”

“好大的口气啊!”达维德带着轻蔑的微笑大声说道。“我越来越感到,夸大其辞是我们家里人的一种通病。我希望你把话说得简单一点。”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必须用一种与这个题目相当的语气,”艾琳回答道,然后在一把圈椅里坐下来,双手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坐在两个宽大的扶手当中。

“爸爸,我所要跟您谈的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微妙的事情。一个人可能犯了一般人说的罪过,却仍然有一颗高尚的心,因而感到万分痛苦,您难道不同意我的看法吗?在一般人看来,这种痛苦是应有的惩罚,或者说是对自己所犯的罪过表示忏悔,可是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釉彩瓦罐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非常复杂,非常空虚,而且是相对的。”

她的态度异常冷静,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她微微耸了一下肩膀。达维德的眼睛里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瞧着她。

“这是怎么回事?”他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你……你……要来跟我谈的……就是这个?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你来跟我谈的就是……就是这个吗？”

“爸爸，”艾琳回答道，“要想使我们的谈话有结果，我们必须首先挪开我们当中的那些釉彩瓦罐子才行。”

“这是什么意思？”达维德问道。

“什么意思？您是说釉彩瓦罐子吗？它们是毫无价值的烂泥团，可是表面上涂了十分漂亮的色彩。这在我看来，就是今天所谓的纯洁、羞涩和贤慧这类补过的旧袜子。”

她笑了起来。

“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坐在屋子的角落里给布娃娃穿衣服，我听见您跟妈妈的一段谈话，这段话帮助我弄清了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情。爸爸，由于您整天忙于您的那些事业和问题，所以您老不在家。哦，我并没有要指责您的意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里发生了一个逻辑问题，完全是个逻辑问题。您所追求的只是您个人的幸福，您生活中的快乐，而妈妈呢，可怜的妈妈也弯下腰去为自己拣了一点点幸福和快乐。可是，您的幸福和快乐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是成功的，而在妈妈的快乐中却永远充满了黑暗、苦水和羞愧。”

在她说这番话的过程中，她的声调第一次出现颤抖，她低下头，用她那染成玫瑰色的手指尖弹去衣服上的一点点灰尘，然后又抬起那双明澈而冷静的眼睛看着坐在她面前的父亲。

“爸爸，为了让您知道，”她接着往下说，“我们的谈话具有多么重要和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准备把这个秘密，也就是造成所谓犯罪行为的原因，以及妈妈目前的情况告诉您。”

“我们最好不谈这些，直截了当把你要说的话说出来吧，”达维德说道，一面神经质地把眼镜戴在鼻子上。

“不，爸爸，请允许我占用您几分钟时间，我请求您。我不能不跟您谈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一个所谓自己的，也就是和别人不同的灵魂。”

她停了一下，耸了耸肩膀接着说：

“说到灵魂，我也弄不清楚。灵魂可能也是一个涂了釉彩的瓦罐子，它是对我们各种各样的感情和爱好的一种通称。因此，为了便于谈话①，我要借用一下这个词。”她笑了笑又接着说，“灵魂有各种各样的，有的象钢一样坚强，有的又象蜡一样软弱，有的人铁石心肠，有的人多愁善感。妈妈的灵魂就属于软弱和多愁善感这一类。她那么需要人的抚爱、关心和信任，就象人呼吸离不开空气一样。说到这里，我也不大明白构成那些所谓爱情、眷恋等等各式各样东西的是些什么。爸爸，您有一个钢铁般坚强、具有创立巨大事业的才能的灵魂。那时我们还都是孩子，卡拉才刚刚会说话，于是，事情发生了。我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我不知道……可是……事情确实发生了。这种事在您身上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发生在您那无数次出远门的漫长的旅途中。我说得对吗？”

她的脸在那条深色的高高的绉领当中红了起来，可是她微微一笑，用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父亲的脸，接着又说道：

“只有得了思想风湿症的人才会相信您始终只爱妈妈一个人，或者说您基本上是爱她的。当然喽，妈妈也不相信您真的爱她。”

“艾琳！”达维德叫道。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我求您别误会，我讲这些话并不是在指责您，我丝毫没有这种意思。在我的话里面连一点指责您的意思也没有，我只是在揭开事实和剖析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您要是不懂得这一点，那您就无法了解我马上要告诉您的关于妈妈和我的要求。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关于个人灵魂的问题。这是个头等重要的事情，所谓罪恶，产生于两种灵魂，一种是所谓卑贱的灵魂，一种是高贵的灵魂。关于前一种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可是如果一个高尚的灵魂产生了罪恶，那么，对于那个灵魂便是一种巨大而可怕的痛苦，我亲眼见过这种痛苦。正是由于见到了这种痛苦，我才相信所谓的爱情和幸福都是涂了釉彩的瓦罐子。田园诗！也许什么地方有田园诗，可是就我所看到的来说，爸爸，请您相信我，并不能鼓励我从田园诗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达维德猛地站了起来。

“直接谈问题，艾琳，直接谈问题！告诉我，你到这里来是想得到什么。还有，你母亲为什么这么痛苦？你最好直截了当把你的愿望说出来，用不着说那些开场白。是不是你母亲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没有工夫做这种心理分析，我希望赶快结束这次谈话。好吧，是不是除了良心诸如此类的东西之外，她在她的情人身上没有找到她所钟情的东西？我跟你谈这些事，真感到羞愧。快点告诉我你们希望些什么。”

他用发抖的手把香烟的一头凑到书桌上的蜡烛上去；这时候，他额头上的那些皱纹堆到一起，脸上一阵阵颤动，他的脸看上去好象变小了。艾琳的脸色也很苍白，眼睛看着父亲，嘴唇几乎都发青了。

“不错，爸爸，”她回答道，“在妈妈的灵魂里，我们称之为良

心的东西是健壮的。此外，她在我们面前感到惭愧，同时也正因为这一切都是您给她的而觉得羞辱。”

就在这时候，角落里又有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地响着，可是谁也没有留意。

达维德在屋子里很快地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他停下来，说道：

“快点说吧，我不明白你母亲究竟希望得到什么。我给她的地位是：一个受尊敬的妻子、母亲和家庭的女主人。她过的是豪华的生活，在社交界中她有显赫的名声，她可以随心所欲地享乐。”

艾琳伸出两臂，遗憾地说道：

“这些东西您认为对妈妈是最高贵的恩惠，却恰恰是她不希望要的。她并不希望得到社会对她的尊敬，她认为，她不打算享受您挣来的豪华生活，这种生活里包含着无言的轻蔑。妈妈想离开这个家，总之一句话，她想放弃社交生活，抛弃这种生活中一切豪华的享受和荣耀。我知道这件事已经相当久了，所以我才想快点结婚，然后跟妈妈一起离开这里。”

达维德不再激动了，因为女儿已经说到正题了，对于实质问题必须保持冷静。

“如果你想跟我谈你打算和男爵结婚的事，我必须告诉你……”

“爸爸，您用不着说这些了，我已经放弃这个打算了。我是有过这种打算的，可是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我现在另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爷爷和奶奶不是在边远的省份给您留下一个村子吗？我想请求您把那个村子给我，作为我的陪嫁，而且我要您立刻就给我。我猜想，甚至可以说我知道，您本来打算给我一笔

价值十倍于那个村子的嫁妆，现在我自愿放弃其余的十分之九，口头也好，书面也好，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和办法我都接受。可是我请求您，我诚恳地请求您把这十分之一给我，我请求您立刻给我。”

她把整个身子深深地弯下去，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父亲的一双眼睛里噙着泪水，但是，她及时忍住了眼泪。达维德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弄不明白你这种突如其来的怪念头，不过我觉得这倒没什么不可以，也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恰恰相反，我倒愿意做一件使你高兴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明天你就可以成为那个破村庄的主人。不过你要它干什么呢？”

艾琳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父亲跟前，俯身吻了一下父亲的手，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说道：

“爸爸，谢谢您，您满足了我最热切的愿望。您所谓的破村庄正是妈妈想要去的地方，我们就要从这里搬到那里去，并且尽快在那里安顿下来。”

“你说什么？”达维德喊道，惊诧地向前探着身子，可是他很快就又用冷静的声音说道：

“我得出一个结论：在我跟我孩子谈话的时候，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我必须随时准备碰上令人惊讶的事情。”

“爸爸，这很自然，因为我们彼此根本不了解，”艾琳打断他的话说道。“说到良心的谴责诸如此类的事，”她接着说，“妈妈做得太过分了，她甚至要去忏悔，自愿接受惩罚。要是时代和环境允许的话，她准会去进修道院，还会穿上马毛苦衣①。这未免太

① 这里指的是教会中苦行者或忏悔者穿的一种用马毛织的衣服，极刺人，以示苦修和悔罪。

过分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各人的性格不同，她就是那样一种人。至于妈妈希望远离这个喧嚣浮华的尘世，我是完全了解的，因为，首先……”

她做了个轻蔑的手势。

“所有这些荣华富贵等等的面前都站着掘墓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到头来都只是尘土、空虚和一无所有。”

“天哪！”达维德喊了一声。

“爸爸，您说什么？”她问道。

“以你的年龄，以你从小过的豪华生活来说，竟一下子这样大彻大悟起来。”

“爸爸，正是这样豪华的生活，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豪华的生活才使我明白过来。不过，我们谈的并不是关于我的事。可是正是因为您所说的大彻大悟，才使我了解妈妈希望离开社交生活的原因，进一步说，我要是处在她的地位，我对那些尊敬、荣耀、奢华、享乐，也会象她一样感到难以忍受。这与性格有关。此外，妈妈总忘不了她的一切享受都是您给的，每一件东西都带着你的轻蔑，而且很显然，她永远不会得到您的谅解，这更是一杯苦水。所以我请求您把克瑞里奇纳那个小村子给我。我是您的女儿，看来您还没有意思要剥夺我的继承权，所以假如您把克瑞里奇纳给了我，妈妈就可以和我住在一起，一切都可以由我来负担。”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态度也不那么拘谨了，全身都显出痛苦的样子。尽管从外表上看，她好象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她是费了很大的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才把所有这些话说出来的。达维德沉默了片刻，说道：

“我觉得，我好象是谢赫拉查达① 讲的故事里的阿里巴巴②

似的。如果我同意了你的计划，你打算怎么办呢?”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大清楚。这是妈妈的主意，是她的愿望，她以后会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要看看情况再决定。除了安静朴实的隐居生活以外，妈妈的计划还包括劳动。”她用低沉无力的声音说完了这一段话。

“这真是一首田园诗!”达维德大笑道。

“是田园诗，爸爸，我常常嘲笑一切田园诗，却不知道在我自己的脑子里就有一首田园诗。它把我从许多事情，也许还是些可怕的事情中拯救出来。不错，我是有一首诗：我爱妈妈。”

接着她那两片以早熟和专爱讥讽人而闻名于社交界的嘴唇，象一个要哭的小孩子似的颤抖起来。

达维德霍地转过身来，用拖长的激动的声调说道：

“为什么?”

她抬起那悲伤的眼睛望着他，用那么一种声调(从中可以听出玛尔维娜的声音)说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他为什么爱一个人。妈妈对我们总是那么慈爱——可是我弄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是那么和蔼，她和我老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常常看见她那么痛苦。爸爸，您看我是诚心诚意的，您的每一个问题，只要是我能回答的，我都回答了。我求您，体谅妈妈所受的良心的责备和我的要求，不要反对我们的计划。”

达维德站在屋子当中，他抬起头来，眼睛里闪出钢一般的光芒。

---

① 《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那个女人。

② 《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樵夫，曾以咒语进入四十大盗窟中。

“不行，”他说道，“我不能同意让我的女儿待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因为她的母亲做了丢脸的事，要在那里躲起来。”

“爸爸，”艾琳回答道，“我必须事先向您说明，您的拒绝只能使我们更坚决，弄得大家不欢而散罢了。”

她站起来，高绉领衬着的脸庞上又恢复了那种毅然决然的神情。刚才她还充满了悲伤和痛苦，现在为了自卫，她又坚强起来了。

“那么，爸爸，您是不是说您能够理解过去发生的这件事，用句普通的说法，您是不是原谅妈妈了，并且恢复了您对妈妈的尊重和感情呢？”

达维德用铁一般生硬的态度，嘴上带着恶意的笑容，立刻回答道：

“不行。非常抱歉，我无法演一出宽宏大量的喜剧，也许这是一出流行的喜剧。你说的那件事永远而且绝对办不到。”

艾琳带着坚定的神情点了点头。

“妈妈和我是走定了，如果不能到克瑞里奇纳去，我们就到国外某个遥远的地方去。我会四种欧洲语言，我会绘画，此外我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妈妈在好几种难能可贵的技艺方面也具有真正的天才，您一定还记得她那美妙的音乐吧。我们可以教学生和做一些别的事。现在我还说不上来我们要做什么，不过反正我们能够想出办法来维持生活的。可是我请您相信，爸爸，无论如何我们是决不会再待在这所房子里了。”

她脸色苍白，嘴唇几乎都发青了；她笑了笑，又说道：

“我们或者去当克瑞里奇纳的乡民，或者是到遥远的国外去自谋生活。爸爸，这两条路您愿意我们走哪一条呢？事情最后怎样决定，完全看您了。在这两条路当中，我们肯定要选择一条

的，说得更明白一点，也就是说我，妈妈唯一的保护人要这么做。好几个月以前我就到法定年龄了，我已经整整二十一岁了，谁也不能阻止我这样做。”

这一刹那无论谁看见她，都会相信，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她去实现她已下决心要做的事情。要是撇开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来看，她那副样子仿佛就是她父亲的写照，神情同样冷静和自信，目光同样象钢一般明亮而锐利，在那敏感而冷漠的嘴角上同样挂着难以捉摸的微笑。她好象不知不觉地放低了声音，继续说道：

“就是为卡拉着想，我们也应当立即让这首家庭的田园诗从根本上告一段落。她还是个天真的孩子，她还什么都不懂，她爱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爱，简直是崇拜。她还没有接触过生活，就连头发尖那么一点也没有接触过。您想一想，要是在这座充满了崇高感情的小火山里，掉进去一颗关于这件事的火星的话，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啊。而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要是我们不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一定会出事的。”

她沉默了；达维德也一声不响，好象他认为只有艾琳这最后一点理由是值得考虑的。两个人相继沉默下来。跟着，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又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这次要比前一次响得多，与其说是衣服的磨擦声，不如说是轻轻碰撞什么东西的响声。差不多就在这时，一个仆人在前厅敞开的门口大声通报说：

“马车套好了。”

艾琳转过身来对着发出窸窣声或碰撞声的那个角落，以为是屋子里到处堆着的一叠文件掉下来了，或者是书架上的某本书倒了。达维德也听见这个声音了，可是他一看表，就顾不上管这些事了。

“我要迟到了，”他说道，“你跟我说的这些事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不否认这些事情相当重要，因此，我愿意花一点时间，我们过些时候再接着谈吧。晚安，也许明天和你谈。”

“爸爸，我请求您不要比明天再晚，就在明天吧。”

玛丽小姐正坐在她学生的卧室里，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巢，装饰得极为华丽，象征着生命中的春天。墙壁从上到下，都挂着印花棉布和软纱，叠成一连串皱褶，褶上好象撒满了许多最鲜艳的春天的花朵。墙壁上、窗户上、家具上都盖满了勿忘我花和玫瑰花蕾，点缀在淡得象阳光轻轻地把它们照透了似的黄色底子上。窗口摆着一盆盆绿色植物，仿佛是为夜莺在那里唱歌而准备的小树丛。那些有艺术风味的玩具，磁器的人物鸟兽，使人联想到她还是个喜欢布娃娃的孩子呢，她一定在这张铺着花边和缎子、有珍珠贝母镶嵌的床上做过许多天堂的美梦。可是那许多烫金的精装大厚书，又使人想到这颗年幼的心灵在活跃而有条理地成长着。在所有的家具上：小扶手椅、桌子、使人想起蝴蝶翅膀的帘幔上，霓虹似的贝壳珠光变成了乳白色。春天的色调、欢乐的精神、轻快优美的风格，使这位百万富翁的小女儿的卧室里充满了孩子般的纯洁和温柔的气氛。屋子里从天花板到地板，以及四周的墙壁都浸浴在柔和的灯光中，一盏罩有郁金香花形的玫瑰色灯罩的大灯照耀着整个屋子。

玛丽小姐坐在玫瑰色的灯光下，看上去心事重重。在光泽的头发下面，前额平整而安详，可是从她那若有所思的眼睛里，还有用手托着脑袋的那副样子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很忧虑。她全身心地专心致力于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她保持着洋溢在一个英国圣公会牧师家庭里的那种热忱和纯洁。在一个奇怪的场合下，也是机缘巧合，她遇到了卡拉，当上了她的家庭教师。

这是一个象一团火似的出现在人间的少见的灵魂。甚至在三年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觉得卡拉属于那样一种人，对于那种人来说，人生除了爱、崇拜和信任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其它的野心或妄想。她的一切思想和希望都是发自内心，又回到她的心里去的。她天生那样敏感，这和某些人的天才一样，是无法解释的。由于这种敏感，她那么迫切地要求能达到自己的愿望，就象别的动物由于饥饿要求肚子得到满足一样。她生性就象一团火和一只鸟，她的生命的谜底包含在两个词里面：燃烧和飞翔。此外，她好冲动又任性，她喜欢嘁嘁喳喳地说话，又爱在角落里不出声地暗笑。现在她陷入沉思默想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但是一经惊醒过来立刻又变成一个快乐而且受到娇惯的孩子。这间屋子里充满了她那急速的谈话和清脆的嗓音，她的神态几乎象演戏似的，她笑啊，唱啊，有时候那几间客厅里都充满了这些声音。

这一天，她一醒来就嘁嘁喳喳地说个不停，在穿衣服之前，她用两条光膀子搂着玛丽小姐，看着她的眼睛，又是背诵诗句，又是讲述一些孩子气的幻想。

“今天你怎么这样高兴？”玛丽小姐问道，“是因为要开舞会了吗？”

卡拉轻蔑地噘起她那鲜红的小嘴，回答道：

“舞会？我才不希罕呢！我不要开那个舞会！妈妈和艾娜也都不想开，所以今天我要去请爸爸把舞会延期。今天早晨我感到非常高兴！太阳是这样可爱！你没看见那些光线在颤动吗？阳光象小蛇一样，又好象泉水和金色蝴蝶一样，在树叶当中穿来穿去。”

她伸出一个手指，模仿阳光在窗外的绿树丛中颤动的样子。

她穿着一件白细布的衫衬，遮住了她那细嫩的脖子和还没有发育的胸部，裸露着两只胳膊，使人想起刚刚从蛹变成的小蝴蝶。

就在这一天黄昏，卡拉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嘴里念着她背了一天的历史上的人名和一些诗句。最后，她把蒲非抱在怀里，朝玛丽小姐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手都碰到地面了，说她要到父亲那里去。她好久没有跟他谈话了，有时候他出去了，要不然就是没有工夫。可是今天她要守着他，等他把所有的事都办完，把所有的客人都送走了，然后她要拽着父亲，把他拉到母亲的书房里去。玛丽小姐也要到那里去，说不定马利安也会在那里。

她那颗满怀田园诗的心，象树丛中的一只小鸟，永远在梦想着平静的乡间生活，亲切的谈话，真挚的感情和紧紧的握手。她这幅英国圣公会牧师家园的景色出自玛丽小姐的叙述，坐落在一片老槲树林里的一座小小的乐园在朝她微笑。"可是妈妈的书房也那么安静，也有那么多浓郁的香花……"

她怀里抱着蒲非，眼睛里映着一座小小的乐园的幻影，跳跳蹦蹦地走了。一个钟头过去了，玛丽小姐觉得有些不放心，有时候她总是提心吊胆的。她仔细观察了卡拉性情上的变化，发现那是忧虑造成的。可是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命运把她带到这个家庭里来，虽说她和这家人相处得很好，受到他们的厚待和尊重，可是她在这个家庭毕竟是个外人。件件事她都看在眼里，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她和卡拉越来越形影不离，竭力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是一座阔绰的住宅，可是在那些客厅里，在那些丝绒、镜子、花绸、锦缎和黄金之间，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从这所住宅的大门口，传来一辆马车的辚辚声，马车在街上跑着渐渐远去，最后终于听不见了。坐在马车里的是这所住

宅的主人，马车消失在城市的喧嚣声中，要到天亮才会回来。一刻钟过去了，卡拉仍不见回来，也许她到她妈妈那里去了吧？又过了一刻钟，玛丽小姐站了起来，拿出一个小蜡烛台，点上蜡烛，准备穿过那一连串客厅去找她。就在这个时候，在那些印花棉布和软纱的皱褶中间，那扇装饰着金色蔓藤花纹和金边的房门慢慢地推开了，卡拉怀里抱着蒲非走进来了。她的头垂得那么低，半边脸藏在那个小动物光泽的毛里。于是玛丽小姐又坐了下来，问道：

"卡拉，你爸爸走了以后，你上哪儿去啦？是到妈妈那里去了吗？"

她没有回答，走进门没几步，扑通一声什么东西落在地板上，那是蒲非从她的胳膊上顺着衣服滑了下来。卡拉对她心爱的小狗从来没有这样冷淡或这样漫不经心。玛丽小姐向前探着身子，盯着这位年轻的姑娘。啊，天啊！出了什么事啦？谁知道呢，可是准是出了什么事，没错。卡拉那张平时总是叫人联想起盛开的玫瑰花的脸庞，这时白得就象墙上蒙的软纱，还有她那总是鲜红的嘴唇紧紧地抿着，没有一点血色。她那纤细的身子直挺着，两手垂着，头一动不动，眼睛茫然地瞧着远处什么地方，她走过来，机械地一下子坐在玛丽小姐身边的矮椅子上，玛丽小姐摸了摸她的手，冷冰冰的。

"亲爱的，你怎么啦？病了吗？"

卡拉没有回答，又站起来，走到窗口那盆绿色植物跟前，她背对着玛丽小姐，好象是站在那里看那盆植物。隔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眼睛盯着地板。

"卡拉，到我这里来！"玛丽小姐大声唤道。

她走过去，在玛丽小姐身边坐下。这位英国姑娘用锐利的

目光瞧着她，低声问道：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还是有什么人对你……”

没等她把话说完，那张秀丽而苍白的脸就很快地转了过去，并且急忙说道：

“没有！没有！没有！”

接着这个女孩子那苗条的身子就从椅子上慢慢地滑到地毯上，疲倦地把头靠在她的家庭教师的膝盖上。可是当那位英国姑娘伸出柔软的手刚要抚摸她的头发，卡拉却又站了起来，往屋子的那一面走去，那架轻巧的屏风被她的裙子一带，晃了一晃啪的一声倒在地板上。卡拉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在玛丽小姐对面坐下来，她的脸色在灯光下比刚才更加苍白了。她翻开放在桌上的一本书，扬起两道眉毛，额上出现许多皱纹。有片刻工夫她好象是在看书似的，随后突然一下子把书阖上，站起来，朝通向客厅的那扇门走去。

“你是到妈妈那里去吗？”

她没有回答，在靠门的凳子上坐下来。蒲非跑上去，把两只前爪放在她的膝盖上，去舔她的手。可是那只平常对它那么爱抚的手，却猛然一下把小狗推得老远。玛丽小姐站起来，朝她走去，可是还没走到屋子当中，卡拉已经站起来迎着她走过来。这位英国姑娘拉着她的手。

“亲爱的，”家庭女教师开口说道，“你可把我吓坏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你的朋友，也是你们一家人的朋友。也许，我能给你解释解释，或者能帮帮你。出什么事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究竟是什么事使你这么苦恼？”

这个女孩子的黑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目光象是从什么深邃的幽谷里射出来，等到她的目光和她的朋友那温柔的目光相遇时，她才轻轻地说道：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然后她走了几步，在放着灯的那张桌子旁边站住，又打开桌上的那本书。玛丽小姐走到她背后，用胳膊搂着她，想把她拉近一些，可是她好象很惊慌，而且用柔顺的动作轻轻地挣脱了玛丽小姐的搂抱，放下书，转过身又想往别处去。玛丽小姐脸冲着门说道：

"我要找你母亲去了。"

这句话可把她吓坏了，卡拉马上尖声叫道：

"不要去！"

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疯了似的神情，浑身都在颤抖。

毫无疑问，这孩子一定是在那扇装饰着蔓藤花纹和金色的房门那边一排空荡荡的客厅里，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了。可是那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呢，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呢，玛丽小姐想不出来。她坐下来，吓得脸色发白，把她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她也无能为力。卡拉那两片发青的嘴唇紧紧地闭着，象是遵守什么神圣或者是邪恶的誓言似的，她又能做些什么呢？刚才一提到她母亲，就引起这个孩子从心里发出一声恐惧的叫喊，因此要是去找她的母亲，那只能是毫无益处的残酷行为。要不要去找她的哥哥呢？还是去找她的姐姐呢？玛丽小姐慢慢移动着她的手，显然是拿不定主意。还是等一等再说，让她一个人待着，说不定会慢慢静下来，摆脱恐惧心理，主动把话都说出来。

于是她不再追问她了。卡拉走到床前，在床边跪下，把脸埋在被单里。过了一会儿，她象一条蛇似的把她那柔软的身子扭

过来，仰起脸来望着天花板。她就这样待了很久，只有枕在被单上的头不时变换一下姿势。

玛丽小姐想起那些被极度的痛苦折磨着的人，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变换位置和姿势，妄图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她又想起人在衰弱和疲倦的时候，脸上总是笼罩着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的神情。在这个瘦弱的胸膛里，一定充满某种烦恼和难以忍受的厌恶。当卡拉把头转来转去的时候，从她的胸口发出低沉的叹息。

“最亲爱的卡拉，你是病了吧，你难过吗？”

从床边传来低得勉强可以听见的声音：

“不难过。”

她站起来，走到玛丽小姐跟前，在地毯上坐下，把头枕在这位英国姑娘的膝盖上，脸冲着天花板。她把两只手放在她那乱蓬蓬的头发上，然后又听凭它滑落下来，那双手象死了似的落在地毯上。玛丽小姐俯下身去，用尽可能低沉而温柔的声音又问道：

“出什么事了吗？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

她把头换了一下姿势，摇摇头，仿佛要把什么东西晃掉似的，然后轻轻地说了声：

“没有什么。”

她站起来，又走到屋子那一头。她那不长却很浓密的头发一动一动地披在窄小的两肩上，好象一束丝缕似的亚麻。她那垂下的双手仿佛是从花丛中掉下来的两个玫瑰花蕾。她又在那盆绿植物前面站了一会儿，随后绕过去，躲在摆在窗前的一盆非常茂密的棕榈树背后。窗外黑魆魆的冬天夜晚，被覆盖在宽阔的花园里的积雪映得微微有些发亮。黑暗里射出一点点发红的

光亮，那是花园外面的街灯。几个月以前，卡拉曾经在半夜里打开窗户眺望这个花园，欣赏月光下的初雪和冰冻。如今已是冬末，花园里又铺上一层白雪，无疑这是最后一场雪了。

过了很久，玛丽小姐站起来，走到那盆棕榈树和窗户之间的那块狭窄的地方。卡拉站在窗前，望着面前一片黑暗，可能是在看黑暗中到处闪烁的昏黄的街灯。这位家庭女教师发现她和刚才不一样了，她的脸色不那么苍白，相反地浮现出鲜艳的红晕。她的神情也稍微缓和了一些，脸上带着深思的神情，而不是那种难以忍受的厌恶和忧郁的痛苦。她把手指尖放在嘴里，她在深思的时候常常这样。玛丽小姐放心了。"卡拉的脸色不那么苍白了，"她自言自语道，"她不再想她心里那件事了。她在那个地方站了好久，心里恢复了平静。她很快就会完全平静下来的，她会说出究竟出了什么事的。"

"要不要我念段书给你听？"

卡拉摇摇头，低声说道：

"我想睡觉了。"

"睡觉？这么早就睡觉？哦，你累了。好吧，亲爱的，躺下休息休息。我去叫露得薇卡来铺床。要不，别叫她了，我来铺，省得她弄得乒乒乓乓的，妨害我们说话。"

玛丽小姐是那么亲切、和蔼而温柔，她一面铺床，弄得那些绸缎窸窣作响，让那些波浪似的花边从她手指中滑过，一面愉快地讲着许多亲密的知心话，那些话总是使卡拉很感动。虽然卡拉还站在那盆棕榈树旁边没有作声，但是玛丽小姐愉快的声音却赶走了屋子里的阴郁和沉闷。

半个钟头之后，通向客厅的门被推开了一点，传来艾琳用英语说话的声音。玛丽小姐踮着脚尖走到门口。

“卡拉已经睡了，”她轻轻地说道，“别把她吵醒了，她有点儿不舒服。”

门轻轻地、慢慢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仆捧着托盘走了进来，送来了茶和一些点心。又过了一会儿，玛尔维娜进来了。她悄悄地走到女儿床前，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

“怎么回事？”她低声问道。“她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玛丽小姐说了几句安慰她的话。她这样做是出于谨慎，她一向认为，在这个家庭里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必须十分谨慎，尤其是这一天，她更觉得应该如此。两个人瞧着这个女孩子，她们以为她已经睡熟了，她呼吸缓慢而均匀，两颊通红。

玛尔维娜弯下腰，在睡着的女儿前额上长长地吻了一下。玛丽小姐仿佛看到当母亲的嘴唇触到卡拉的前额时，这个女孩从头到脚浑身颤抖了一下。但是玛丽小姐不敢肯定，究竟是卡拉真的颤抖了一下，还是自己认为她颤抖了一下。玛尔维娜走了以后，她待在床边，盯着那张秀丽的脸看了半天。卡拉的脸愈来愈红，鲜艳而干燥的嘴唇微微地张着，露出一闪一闪的珍珠般的小牙齿，嘴唇上出现了许多黑点。

“她是病了，可是睡着了！”玛丽小姐心里想。“我还以为她的那种恐惧，是在那儿间空洞洞的客厅里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给吓着了，或者是她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看来确实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她只是病了。可能病得不很厉害，因为她这么快就睡着了。”

卡拉屋子里点的那盏小夜明灯，象一颗蓝色的火星。直到深夜，还能听见那位英国家庭女教师在隔壁屋子里翻动书页的响声。玛丽小姐观察了卡拉很久，她不时从床上爬起来，站在通卡拉房间的那扇敞开着的门口，向前探着身子，远远地望着那张

床，听见床上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她睡得很熟。她翻了好几次身，轻轻地哼着，接着又没有声音了。蒲非躺在她的脚下，象一团灰丝线，低声打着呼噜。花园外面的大街上，渐渐静下来，最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在那几个窗口，亮光逐渐驱散了黑暗，揭开了家具上的黑色帷幔。疲倦已极的玛丽小姐，穿了一件长睡衣躺在床上，准备随时爬起来。她刚睡着一会儿，就带着一种恐惧的感觉惊醒了。她是被从敞开的门那里吹进来的一阵刺骨寒风吹醒的。她跳起来，叫了一声，就朝卡拉的房间跑去。她在门口就瞧见宽大的棕榈叶后面的大窗户开了一半，在蒙胧的曙光中有个细长的白色人影坐在那里。她什么时候起来的？她的肩膀靠着窗框，一双光脚悬着，裸露着胸口和两只胳膊，连柔软的棉布衣服也没穿，她这个样子已经坐了多久了？这永远也没人知道。

玛丽小姐用出于恐惧才产生的那股力气，把这个女孩拖到床上去。当她把卡拉抱在怀里的时候，她感到她的四肢象冻硬了的僵尸一样。女孩的胸口一起一伏，呼吸很响，很粗，脸颊和前额都烧得烫人。玛丽小姐赶紧把窗户关上，用那温柔的长胳膊拚命去暖卡拉那冰冷僵硬的胸口和肩膀。

“啊，孩子！你怎么能这样狠心啊！最亲爱的！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呀？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吗？这是不幸的意外呢，还是你故意这么干的？告诉我，你是不是故意的？告诉我呀！说呀！”

卡拉这才直勾勾地瞧着玛丽小姐的脸，她突然低下了头，眼睛里射出得意的光芒，她那焦躁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一刹那间，在她那闪耀的目光里，在她的微笑中，在她脖子的曲线上，再一次闪现出那个固执任性的卡拉。接着她的牙齿上下打

战，浑身也直哆嗦，床上的绸缎也窸窸窣窣的响个不停；紧接着一阵不停的干咳，咳得那虚弱冰冷的胸口直颤动，胸口上一片鸡皮疙瘩，皮肤象是晒红了似的显得十分干枯。玛丽小姐跳起来，嘴里自言自语道：

“找她的父母去！马上请位医生来！”

从街上远处传来一辆马车的辚辚声，声音越来越近，一直传到这所房子的大门口，然后停下了。玛丽小姐穿着一身白睡衣，头发披散在肩膀上，穿过那几间客厅（微明的曙光拨开了黑色的帷幔，客厅里的玻璃和金属器具、绘画、镜子、丝绒、绸缎、镀金的和镶木细工的家具、大理石、瓷器和一切物品的光亮的表面都闪出模糊的光亮）冲进了达维德的书房。

黎明的曙光也射进达维德的书房。可是仆人却点燃了圆桌顶上的吊灯。达维德脸色异常苍白，用神经质的动作，与其说是在脱掉，还不如说是在往下揪掉他手上的手套。

“那么她是从我这里回去的吗？她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是说她跟我在一起，后来回去的——是这样吗？可是她昨天一天都没有到这里来呀，我根本没有看见她，她没到这里……”

“她是在这儿，”玛丽小姐回答道，“她走的时候说她要到您这儿来，差不多有一个多钟头才回去。”

“也许是到她妈妈那里去了吧？”

“没有，我问过她姐姐，她没有跟她妈妈在一起。她是在这里。”

达维德十分惊诧，他想了一下，突然大声叫道：

“啊！”

他用手指了指摆满书籍的大书架和两堵墙之间的一小块三角空地，接着他扭着自己的手指，显得有点凄惨，他说道：

“她一定是躲在那里的！她……她都听见了！啊！”

他象是在地板上扎了根似的呆呆的站了半天，他咬着嘴唇，脸颊在颤抖，额上出现了皱纹。然后他走到玛丽小姐跟前，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她是故意这么干的吗？……故意的吗？是故意的吗？”

她紧紧地合拢双手，轻轻地说道：

“我不想向您隐瞒……也许事情就是由此引起的……她是故意那样做的。”

接着这个平时一切举止都是沉着而有条不紊的人，象老虎似的一跃而起，朝前厅门口冲去。

“马车！”他大声叫道。

当那位全城闻名的医生，这天第二次从那个生病的女孩子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达维德一个人在那间蓝色的客厅里等着他。在这位大名鼎鼎的医生面前，他还是象平日那样沉着，脸上带着可亲的笑容。

“是什么病，确诊了吗？”他问道。

病症已经确诊，情况很严重，肺上大部分都感染了炎症，并且正迅速地朝以前害过病变得虚弱的部位蔓延。此外，还有别的并发症，有脑子里的，有神经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达维德要求会诊。

“我们可以到国外……到巴黎，到维也纳去请医生。我们可以利用电报和铁路……至于费用……”他毫不在乎地说道，“至于费用问题，我决不吝惜，我可以拿出全部财产……”

他盯着医生的眼睛，似乎希望他能体会他的意思。

“这不是夸夸其谈，更不是说得好听，我要把半个欧洲的医生都请来，我愿意拿出我一半财产。”

他的太阳穴、嘴角，以及眼皮周围都在颤抖，可是他仍然带着笑容。那位医生也微笑着。

“我亲爱的先生，”他说道，“这病并没有复杂到需要敦请欧洲各地的医生来诊断。可是既然在欧洲……当然，我可以立刻向您介绍我的外国同行的名字。至于说到不惜大量金钱，我得说一句，金钱帮不了什么忙。我亲爱的先生，死亡女神是个巨人，假如她要来的话，就是把金子堆成山也挡不住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敢说死神一定会来。可是万一她要来的话，您的一半财产——那些金山——是的，金山也挡不住她，她会跨过你的金山到来的。”

医生走了之后，达维德一个人待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地板，心里想：

“巨人？把金子堆成山也拦不住她？这是实话，可是科学也是巨人啊，而且，科学是人间的，凡是人间的东西都是乘着金战车前进的。但是要使一个巨人去抵抗另一个巨人，必须要有金钱和精力。”

有一阵子，大书房里人来人往，忙得象是开了锅似的，送信的送信，送电报的送电报。可以听见达维德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下命令，作指示。他表现得果断、沉着和孜孜不倦，在他进行一场竞争的时候，他总是这个样子。不多一会儿工夫，马车一辆接着一辆来到这所住宅的门前停下，从车子里走出来的都是些著名的、学问高深的医学专家，其中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但是都既擅长理论，又富有实际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平时几乎是无法见到的，因为他们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可是今天那辆来迎接他们的辚辚的金战车把他们从床上拽了起来。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黑礼服象一片乌云，使那间蓝色的客厅显得阴

暗。达维德跟他们握手的时候，比他平时用力些。也许由于他的颊须往下耷拉了一点，显得没有往常那么匀称，两颊也比往日稍显苍白，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是和平常一样。当那片黑礼服的乌云从那间蓝色的客厅涌进他女儿的卧室时，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得意的光芒。让一个巨人去跟另一个巨人搏斗吧，看看到底最后谁能获得胜利。在达维德为数不多的一些信条中，科学力量便是其中之一。科学的力量必定是伟大的，因为它是获得财富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他在为赢得财富所作的巨大斗争中，曾不止一次运用过这种力量，现在他又要用它了。这仅仅是一场战斗的开始，疾病可以拖上好几天，有时候甚至几个星期，可是明天，过了明天，整个欧洲将乘着金战车到这里来了。巨人与巨人对抗！看看他们究竟谁有力量。

肺炎在卡拉瘦弱的胸膛里迅速蔓延着，加上脑子里的并发症，虽然目前还不太严重，但是颇令人担忧——脑子的正常功能受到阻碍——病情就是如此。专家们低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开了一个方子，还就病人的护理作了一些指示。从这所住宅离去的马车当中，有两辆是空的，达维德留下了两位医学界的名流，把他们请到他的书房里，用黑咖啡、上等酒和名贵的雪茄烟款待他们。他们必须在这里守护几个钟头，然后再由别人来替换他们。最初他们不同意留下，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的惯例，他们在别处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可是达维德用非常温和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眼睛，说出一句特别有魔力的话——这是一笔闻所未闻的报酬，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还在犹豫，表示不愿意，接着，他们在时间和安排上提出了条件，最后还是留下来了。这时达维德的额头变得光滑，皱纹消失了。他的孩子，他在心里添上一句“我的小东西”，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每个钟头身边都有

那位善良的巨人守护着，她会和那个邪恶的巨人搏斗。

城里人们传言，达维德对女儿的病过于担忧，可能会干出些发疯的蠢事来，可是凡是见到他的人都耸耸肩膀，没有的事！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镇静、沉着和自信，尽管显得有点淡漠，可是仍然言谈自若，礼貌周到。仅仅有时候从他脸上掠过的一下抽搐中，从他眼睛里出现的片刻的痴呆目光中，以及头发的稍欠梳饰上，才能看出他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赌博。的确，在这场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的斗争中，这不单单是卡拉一个人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她，但不仅仅是为了她。在他内心深处，他感到自己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就象他以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所经历过的无数次斗争一样，在这场斗争中他投入了精力、金钱和他自己的以及他用金钱买来的智慧。在这场赌博中，赌注不仅仅是他孩子的生命，还有他的一个信念——他相信旺盛的精力、健全的头脑和金钱是全能的、具有实效的。

达维德前前后后不知道到卡拉的房间里去过多少次，有时陪医生一起去，有时他一个人去。遵照医生的指示，房间里没拉上窗帘，金黄色的阳光透过那几扇大窗户射进来，照在墙上黄色印花布的皱褶上，使上面布满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蕾增添了生气。阳光在棕榈叶当中闪耀晃动，也照在美丽的地毯上，从镀金的玩具和书本上闪出金色的反光，嵌贝壳的家具上映出彩虹似的光辉。在这闪耀的光亮里，在那周围装饰着瓷花朵的镜子旁边，在许多镀金和镀铜的长颈瓶子当中，有一个玫瑰色的小爱神，拉着带金箭的弓。一个大理石的猫躺在一座小雕像的脚下，雕像中的人在胸口抱着一只鸽子。在象天空一样碧蓝的玻璃小书桌上，有一个“露水女神”的小铜雕像，姿态优美地举着一只古

希腊式的酒坛朝一本翻开的书倾倒，几个小织布机上挂着一束束五颜六色的丝线。在所有这些春天的曲调、快乐的旋律、鲜明和优美的风格中，阳光照在卡拉的床上，她躺在白亚麻布上，因此那黄头发显得更淡了。在那带花边的枕头上，乍一看很难辨别哪是阳光、哪是少女的头发。在这金黄色的阳光和头发当中，她那秀丽的鹅蛋形的面庞红得那么鲜艳，就象是一朵深红色的花。她那血红的嘴唇微微张开，干涸的眼睛射出火一般的光芒，一句话也不说。她的胸部一起一伏，吃力而急促地呼吸，一阵咳嗽震得她全身都在摇晃，身上盖着蓝绸缎，显出她那苗条、瘦小的身材，就象美丽的雕像似的。

达维德走进房间的时候，一个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从痛苦的卡拉的床边往后退了一步，没有一点声音，她在远处站着，苍白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她那梳得很光滑的头发和那个生病的女孩蓬散在枕头上的头发，与阳光难以区分，颜色完全一样。

“小东西，你怎么样啦？”达维德问道。“你是不是觉得好一点了？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女孩对这些话仅有的回答是：把那张象深红色花朵似的脸转过去，冲着那布满勿忘我花和玫瑰花蕾的墙壁。

“卡拉，你为什么不回答呀？你想要什么东西吗？只要你说出来，只要轻轻地说一声，对着我的耳朵说一声，随便什么东西我都会给你弄来，找来或者买来。也许你想要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看看吗？随便你要什么东西——随便什么东西，只要你说出来——轻轻地冲着我的耳朵说一声。”

尽管他把身子弯得那么低，耳朵几乎贴到她的嘴上，还是没有用，她一声不响，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脸对着墙壁，呼吸变得更加急促更加吃力。

他不知道到她的房间去过多少次，问了她多少遍："你要什么东西吗？你能不能说一声你要什么？"他认为这个年轻的小女孩，尽管在生病，总会记住她有些什么愿望，有些什么要求，如果能如愿以偿，她一定会感到安慰，感到高兴的。他有力量满足她一切希望，哪怕是最不尽人情的希望，可是他却没有力量从她嘴里掏出一个最简单的字来。

好几天过去了。在这所住宅前面，医生们的马车络绎不绝，他们在路上又碰见许多车子。从那些车子里走出来一些人，有的走进主人的书房，有的只走到大门口，在穿着制服的瑞士看门人准备好的簿子上写下自已的名字。有一次，达维德回到家里，在楼梯上碰见两个说外国话的人，于是他大为高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这两个人是从国外来的援军，是来加强当地原有力量的，他们准备和当地的力量联合起来举行会诊。一片黑礼服组成的乌云，从蓝色客厅再一次涌进了那间充满春天的气息、摆满儿童时代的玩具、闪着贝壳彩虹般的光芒的房间。又是一座用金子和智慧堆成的山，作为防御堡垒在那个生病的女孩子床边筑了起来。等那一大群穿着黑礼服、面容严肃的人出去之后，那位母亲便挨近床边说道：

"那些先生搅扰了你，那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一来，你就会好了。他们都是些有学问的人，刚来的那两位是德国人，他们是世界闻名的医生，他们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现在你先吃点甜点心，这点心好极了，是那些先生让我们给你吃的。要不要喝一点酒？要不喝一匙肉汤，一小匙怎么样？"

卡拉唯一的回答是：从她那黄色床上转过身去，面对着那布满春天花朵的墙壁，满脸通红。玛尔维娜深深地弯下身去吻那只小手，她感到那只小手热得烫人，当她的嘴唇接触那只手时，

它就象风中的树叶似的簌簌发抖。

"卡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呢？只要说一个字！只要简短的一个字！要不要我给你一点酒喝？那些先生嘱咐过——要不要现在就喝一点？轻轻地告诉我吧！"

她的耳朵几乎要贴到卡拉的嘴上了，但这只是白费气力，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句悄悄的回答，她只是把脸转过去，呼吸变得更急促了。

马利安手里拿着一大束花，走了进来。

"怎么，小东西，你病啦？"他开口说道，"唔，这没有什么奇怪，所罗门王①说过：每一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和跳舞的时候。你病几天以后就该去跳舞了。我给你带来一束花，我想你会喜欢的。这些花没有香味，因为有病的姑娘闻了香花会头痛的。这些花不香，可是非常美。我来把这些花撒在你的床上，那你看上去就非常有诗意了。你在看过那群聪明的黑乌鸦，那些死板的书呆子之后，看看这些花会使你的眼睛感到舒服的。爸爸为你找来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乌鸦，我却为你搜集了全城最美丽的花。*我亲爱的，你还要什么东西吗？*②"

他一面笑着，一面把花撒在她的蓝被子上，撒在从被子上面露出来的那个少女的苗条的身子上，这些极其美丽鲜艳的花是他从最好的温室里买来的。她仅仅用火一般热情的眼睛望着哥哥，等他走了以后，她才无精打采地慢慢地把花从床上一朵一朵扔下去。这些花她连看也不看，只是用她那瘦小枯干的玫瑰色的小手继续不断地把那些花枝子和美丽的花朵往下推，这些花

---

① 所罗门王（公元前1033—975？），以色列国王，据说他最有智慧，说出许多聪明的话。

② 此处原为德语。

一朵接着一朵带着单调的沙沙响声落在地毯上。她什么东西也不要。可是在夜里，等玛尔维娜和玛丽小姐都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在深沉的寂静中，只听见很轻的声音在叫：

“蒲非！蒲非！”

玛丽小姐从旁边的椅子上抱起那只小狗，把它递给她。卡拉用发烫的手把它接了过去，可是又把它推开了，就象她白天慢慢地往床下推那些花朵一样，然后把脸转过去对着墙，低声说道：

“不要。”

第二天早晨，那些“聪明的大乌鸦”都露出了阴沉的脸色；不管是从近处飞来的，还是从远处飞来的，态度都愈来愈神秘和严肃，他们那副样子使人想起了丧钟。

可是达维德还在等待。他还不肯放下武器，他还没有对善良的巨人的力量失去信心，他在等待一支新的援军。这人是全欧洲最负盛名的医生，他的声誉极高，几乎是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又是一座用金子和智慧堆起来的山，这是所有那些金山当中最高的一座。

在蓝色的客厅里，只听见一片低抑的、许多种语言说话的声音。仆人们送来了食物和酒。达维德在向这些尊贵的客人递雪茄，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尊贵的客人刚刚到达，正在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同行介绍病情。最后，达维德态度安详，彬彬有礼，嘴上露出愉快的微笑，几乎是胜利的微笑，用一种极其恭敬的手势把女儿的房门指给那位医生。这位名人中的名人第一个走了进去，他走进门没几步就站住了，跟在他后面的那些人也站住了。那个生病的女孩的焦干的嘴唇上出现了象红宝石似的血珠，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那汗湿的前额上，粘着几小绺淡黄色的头

发。整个屋子里响起了勉强能听得见的沙哑的声音：

“艾娜！艾娜！”

艾琳快步走到床前，弯下身去，用一条薄手绢轻轻地把妹妹嘴唇上那些红宝石般的液体擦掉。

“小东西，你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卡拉凝视着姐姐，那双眼睛里开始发生一种异常的变化，两颗黑瞳孔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好象在生长，在胀大，就象所有的视觉力量都集中到一点上了，直到有一层玻璃似的薄膜落下来盖在瞳孔上，同时她那沾着血的嘴唇掀动了好几下，好象要说什么，却没能说出来。最后卡拉从那层玻璃似的薄膜后面，用那鼓起来的瞳仁盯着姐姐，好象表示她懂得了似的，摇了摇头，带着吃惊和抱怨的声调，用全屋都听得见的耳语声说道：

“釉……釉彩瓦罐子！”

接着，在她的胸膛里，一个大管弦乐队开始演奏起来，奏出沙哑的、不协调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她的头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深深地陷进了枕头里。那位最著名的、矮小的、神采奕奕的、头发灰白的法国人，带着严肃的神情，从站在门口的人群中，往前走了几步，站在床边。过了片刻，他把手放在她那喘息起伏的胸口上，在这间异常寂静的屋子里说了一声：

“临终的痛苦！”

好象是在回答这句话似的，就在那扇门那里，在那一堆黑衣服后面，发出很响的一声击掌声，那是达维德。他以一种非常出人意料的动作，紧紧地握住双手，拚命地扭着，好象要把手指扭断似的，然后他把两只手举到头顶上。

那个巨人——死神当真跨过所有的金山——来临了。

第 九 章

亚瑟·克拉尼茨基以那种没有什么愿望和目的，在城里闲逛的人的步态和神情，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从公园里的一条小径走到另一条小径。他戴的那顶发光的帽子，那件合身的皮大衣，那条贵重的皮领，上面带着明显的磨损的痕迹。他好象比前不久显得老了些，也穷了些。从他那笔直的姿势和轻快的脚步上，你可以看出，这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内心的隐痛所作的不愉快的努力。可是不管怎样努力，克拉尼茨基的隐痛有时候还是从他那下垂的肩膀、耷拉着的脑袋、松弛的脸颊和蒙眬的眼神里明显地流露出来。由于亚瑟先生是漫步在阳光普照的大街上的人行道上和大公园里的小径上，因此所有这些就更加明显了。冬季最后这几天，天气格外温和、晴朗，积雪差不多已经化完了，只有这里一堆那里一块发污的残雪和淡蓝的天空以及那金黄色的阳光交映在一起。克拉尼茨基在人群中穿过的时候，时常把手举到帽子上，还不时堆起一种讨人欢喜的、不，是谄媚的笑容，好象要走到，或者说要跳到他所招呼的人面前似的。可是那些人，十分有礼貌地，但却匆匆地向他行个礼，就从他身边走过去了。那些人大都是些时髦的公子哥儿，他们一面走，一面兴高采烈地谈话；或者是忙着朝什么地方走去追赶年轻的太太小姐们。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他还礼，可就是没有人注意到克拉尼茨基是想过来跟他们接近，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当中没

有人想去注意他。每个男人或女人都在跟身边的另一个人说着话，朝着某个地方走去，甚至跑去。不久前，他跟这些人还那么亲密呢！他们小的时候他就认识他们，他知道一切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他们父母的姓名和一生的经历，人们出于玩笑或亲热给他们取的绰号，以及他们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取的乳名。他对他们出生的家里的每间屋子，甚至每个角落都很熟悉。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曾经被他用他那有力的胳膊从地板上举起来过。那时候，他受人赞扬、敬爱，人们追着跟他交朋友。他曾经使他们快乐过，还招待过他们。说真的，他完全没想到有一天这些人会躲得远远的，冷淡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他怎么能想得到呢？那时候一切事物在他眼里都是乐观的；这双眼睛在那个时期出名的漂亮，曾经受到过多少温情脉脉和缠绵悱恻的爱恋啊。他曾经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永远不会变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他跟许多人的关系都断了，如今竟连一个也不剩了。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象是悬挂在真空里，而且愈来愈觉得需要抓住一件什么东西或者一个人，以免跌到一个连他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可是他想那一定是一个象深渊一样的地方。他刚出来散步的时候，心里想，在一天当中这样好的时光里，人行道上会挤满了服饰华丽的人群，街中心是来来往往的马车，一定会有人拦住他，邀请他陪他到什么地方去，或者是带他到什么地方去。此刻他怎么办呢？他到哪里去呢？最近这些日子，埃米尔男爵那所带中世纪风味的公馆，差不多成了他躲避无聊和孤独寂寞唯一的沉闷的避难所，可是现在男爵到他的庄园去了，到各处的农舍里去搜寻真正的或者是合适的残存艺术品。虽然他很快就会回来，可是眼下克拉尼茨基却无法坐在正在向伊索尔德鞠躬的特里斯坦面前的那张大椅子上，也无法坐在除了享用美味的小

吃以外，他经常在那里谈天的那张桌子旁边，也无法看到张着蝙蝠翅膀从空中掠过的“死神的胜利”，也无法体验另一个世界的意境。由于男爵出门了，他失去了唯一可以遇到马利安——那个可爱的孩子的地方。此刻克拉尼茨基一想到和马利安相处了这么多年，如今分手了，眼睛里便涌出了眼泪。

他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坐下来，想点支香烟，便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金烟盒来。但是他没有点烟，因为就在这时，在离他坐的地方不远的矮栅栏外面，有一辆两匹马拉的华丽的马车，上面站着穿号衣的仆人，驶了过去。车里坐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一瞧见这人，克拉尼茨基就往前一冲，好象要去追赶，仿佛要飞过去似的。那个年轻人是阿尔弗莱德伯爵的儿子，伯爵在意大利养病的时候，克拉尼茨基曾经非常体贴地照顾过他。那时候，这个年轻人还是个小孩子。当时他还隐隐约约记得克拉尼茨基在他家作为最亲密的朋友的地位，多少有点类似最忠实的仆人，可是后来他就把那一段完全忘了，也把渐渐变老的“那个顶好的克拉尼茨基”忘了。但是这位克拉尼茨基，有一个时期曾给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帮过忙，并且因此得到丰厚的报酬：有好几年，伯爵常让他到家里去，很可能还常常借钱给他，根本就没打算要他还。阿尔弗莱德伯爵的儿子很富有，常常到各处去游逛，他的心事太多了，多得不能再塞些过时的和无用的东西。克拉尼茨基很快就注意到他从前的朋友和保护人的年轻儿子的这种心情。他早就认为他和那座大宅子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早就把那宅子的主人看成陌生人了。最初他并不觉得怎么难过，因为那时候他还有一个可依靠的港口，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扯起满帆开到那里去。可是此刻瞧见那个年轻人从跟前驶过，他感到有点难受，就象是有什么东西在割裂和燃烧他的心似的。过去帮

过忙的被忘却了，关系割断了，过去的一切都被丢弃了，啊，忘恩负义的人类啊！要是能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日子里，坐在那辆橡皮轮的马车里，靠在柔软的座垫上，就象坐在摇篮里似的轻轻摇晃着，驶过城里的大街，他该多高兴啊！还有，他要是能一边走一边跟一个和他有同样习惯、嗜好和社交关系的人谈天，那就更令人高兴了！然后在城里最好的一家饭馆前停下来，在那四周装饰得十分风雅的地方，在愉快的音乐声中，吃上一顿佳肴美味的饭食，那该多得意啊！这一切对他来说曾经是象道一声早安一样随便的东西，如今竟跟他头顶上的蓝天一样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了。

他穿了件紧紧裹在身上的上衣，头垂得很低，双肩向前佝偻成半圆形，他戴了顶帽子，帽子下面露出黑头发，两道浓眉上面是一道道皱纹。他一面注视着沿栅栏外面伸展出去的那条大街，一面用戴着丹麦手套的手指习惯性地摆弄着那个金烟盒。他头上的帽子象缎子似的闪着亮光，他手里摆弄的金烟盒在阳光下也闪闪发光。

栅栏外面的大街，通向一个相当宽阔的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两座巍峨的大楼，装璜讲究的正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两座大楼的门口人流进进出出。楼前停着许多辆马车，台阶上站着的人和走路的人都穿着黑衣服，这些人吵吵嚷嚷，指手划脚，热心地忙着什么事情，络绎不绝。这不足为奇！这是银行和交易所。两座大楼正对着，还有许多窗户，仿佛是互相注视着的大眼睛。克拉尼茨基既不去看那两座大建筑物，也不去看周围那一大群人，他和这两座大建筑物中的活动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突然间他挺起朝前探着的身子，眼睛盯着从栅栏外面驶过的一辆马车，说得更确切些，他盯着的是坐在马车里的那个人。

那是阿罗修斯·达维德，在这样晴朗的日子里，他坐在一辆敞篷马车上，由两匹配着轻便马具的高大的骏马拉着，仪态端庄而又神气十足地从街上慢慢驶过。赶车的座位上坐着车夫和跟班，都戴着高帽子，围着大皮领。马车的衬里用的是蓝宝石色的缎子，坐在里面的达维德身材不高而瘦削，他脸色苍白，蓄着红色的颊须，眼镜闪着金色的亮光。那辆威严阔绰的马车，包了橡皮的车轮发出沉闷的响声，在银行门前停住了。跟班从座上跳下来，站在车门口，从主人手里接过一张名片，急急忙忙走进大楼去了。不到五分钟，从楼里走出来两个仪态庄重的人，他们快步走到马车跟前，开始跟坐在车里的人谈话。那准是两个职员，可能还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但是他一张名片就把他们唤了出来。他大概是没有工夫爬上那高高的台阶去找他们，所以由他们跑下台阶来见他。他们不是走下来的，是跑下来的，脸上带着世界上最谦恭的笑容，并且把帽子举过他们那高贵的头顶。他们好象是在跟他商量什么事情，在谈什么问题，在应允什么条件。他却总是那副样子，态度冷漠却很有礼貌，瘦削的脸上微微带点讥讽的神情，听得多说得少，鼻子上的眼镜金光闪闪，衬着光艳的蓝宝石色的缎子，简直是一位神人。

他们谈了五分钟就谈完了。达维德有礼貌地低了低头，那两个职员却把帽子举得高高地深鞠了一躬。那辆马车的橡皮车轮发出沉闷的声音，两匹骏马迈开缓慢而有力的步子，朝前走着，转了个大圈子，又在对面那座大楼的长而宽的台阶前停下来了。跟班打开车门，达维德下了车，迈步登上台阶，台阶上挤着一群穿黑衣服的人，那些人就象在靠岸的船头前劈开的波浪一样，朝两边分开，让出一条路来。这决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船，因为顺着那股人流，发出一阵颤动，就象生物触到了电流一样。那

一大群人分开之后，形成了好几个大漩涡，互相交头接耳地低声谈了一小会儿，接着就静下来了。许多只手抬到头上，许多顶礼帽和便帽举得高高的，许多张脸转过来，用眼睛注视着那张脸。这些举动带有敬畏和好奇的成分，几乎显得有点卑恭。那些胆子大的人，没戴帽子，从人群当中往前走了几步，他们的步子不是太慢就是太快，反正和平时的脚步不一样。那些人凑到刚下车的这位人物跟前和他说话，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询问什么，商议什么，或者是在请求什么，因为所有这些都从他们的举止上和面容上表现出来了。于是这些人，就象是这位神人的一群精选的随从，在那两堵人墙中间，沿着华丽的台阶，跟在他背后往上走，越走越高，一直走到那座神殿的门口，然后跟他一起消失了。这时候，下面那些普通人才把各式各样的帽子戴上，那许多双眼睛没能凑到跟前去瞧瞧这位太阳神费顿①本身，便转过去看他那辆金战车，盯着车上那浴在阳光中的蓝宝石色的缎子和那两匹高头骏马瞧了半天。这两匹马受过良好的训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是这座金钱市场门前的太阳神的青铜战马。

克拉尼茨基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还是原先那个姿势，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他歪着嘴，眼睛发着亮光。竟有这样的事！可怜的卡拉死了刚刚几个星期，达维德就又活跃起来，洋洋得意，他又把套索扔到那只金牛②身上，开始捞钱了。不愧为神人般的人物！真是一个泰坦③神！市场上的皇帝！他穿着一步能跨七里格④的靴子沿着一条大道向前进，在这条路口上都是拥有

① 费顿，一般指太阳神希里奥斯的儿子，但此处指的是太阳神本身，他每天驾着金战车（太阳）跑一个半圆，即一天。

② 以色列人崇拜的一种偶像，代表金钱。

③ 泰坦神族是天和地的子女，都是巨人。

④ 里格相当于二十一英里。

十亿家财的美国富翁，他们不是百万富翁，而是十亿富翁。正象埃米尔男爵说的那样：他是个懂得怎样支配自己意志的人。

可是，当他站在女儿的尸体旁边，一缕轻烟从香炉里袅袅上升，好似一层薄薄的雾霭飘浮在空中，那时候他的样子显得多么渺小和颓丧啊！他多么可怜啊，就象被巨人的手捏碎了一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也不象个神人或是泰坦神，倒是象一只深怕让鸷鸟捉去吃掉、钻进窄缝里去的小虫。克拉尼茨基当时见到了达维德，因为他听到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世界上或者地狱里都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奔向出事的地方，他简直是飞去的。

不幸的消息刺痛了他的心，他立刻感到内心里另外一种痛苦，这痛苦有时候无情地、不停地折磨他。可是，他不顾自己的痛苦，也不管别人已经禁止他再到那所房子里去，也不考虑他在那里会碰上什么情况，就跑去了。他走进那所房子，按照熟悉的路径直朝女主人的房间走去。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在这样可怕的时刻，他一定要见到那个女人，那个圣洁的女人，那个温柔高尚的女人。一大群人围着她，可是他根本不理会那是些什么人，也没想过他们会怎样议论他。他的眼前好象有一层雾，挡着了前面的一切，他只看见那个女人的脸。最近她变得多了，面容变老了，淡淡的金黄色头发失去了那一圈灿烂的光辉；横在额头上的是一道又深又暗的皱纹。他什么也不看，也没有招呼任何人，径直走到她跟前，跪下去，用嘴吻她丧服的边。他这样做并不是事先想好的，他根本没考虑，完全出于一时的冲动，他一下子匍伏在那个女人的脚下。他这样做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他觉得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他一生中有过许多风流韵事，他被人爱过，也以各种方式爱过别人，可是他从来没有象爱她这样爱过别的女人。

他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记得当时好象是艾琳搂着那个放声痛哭的女人，马利安也在那里，另外还有许多人，他们迈着轻轻的脚步，用很低的声音说话，发出落叶似的沙沙声，出出进进。他好象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也可能是站在那里，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间屋子里充满了接骨木花的香味。最后，直到他发觉自己待的时间太长了，才象其余的人一样走了出去。他不能在那个可爱的人痛苦的时候守在她身旁；这是所有痛苦中最难以忍受的。可是有时候在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残酷的事情。生活本身常常就是残忍的！他还看了看"小东西"，他看见她，同时也见到了那位神人，达维德当时的那副模样简直让人觉得他也完了！这时候，克拉尼茨基把胳膊靠在长椅的扶手上，用手遮住眼睛，回想着这一段对他说来象童话又象梦的奇异景象。

多么奢侈，多么别出心裁的新颖布置啊！从那里流出象一座山那么多的金子！整个布置好象是马利安按照自己的情趣设计的。那间大客厅变成了一个岩洞，这个岩洞从天花板到地板都用白绉纱和细软的白棉布，叠成波浪形的裙子，把四周遮住了，在顶上汇集的地方结成一朵很大的玫瑰花，样子就象哥特式教堂的窗户上画的那种奇异的小玫瑰花似的，所不同的，就是在这个遮住四壁和天花板的波浪形帷幔头上的玫瑰花是白色的，而且很柔软，好象是用云彩之类的东西精心制作的。总之，这间屋子里的一切东西：墙壁、拱门和玫瑰花结，都好象是用白云或雪做成的，在这些东西上面落满了白色的花朵。有的是花环，有的编在一起，还有一些看上去好象是随便撒开的单朵花，这些花粘在四周的幔子上和帐顶上，铺在地上，撒在每一件东西上，到处看见的都是花，好象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一样。在花旁边和花

与花之间，点了许多蜡烛，有星星形的，有球形的，有圆柱形的，都插在枝形灯架和烛台上。那些蜡烛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做的，那些灯架和烛台都那么稀奇古怪，这些东西的式样都那么别出心裁，就象是从一个荒唐的幻想世界带到这个真实世界来的。到处没有一点颜色，没有一件闪亮的摆设，也没有死亡的标记，在那雪一样洁白的大海里，除了一片落上雪的花朵和烛芯上的闪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屋子里充满了铃兰、玫瑰、接骨木花和风信子的香气，另外还点着一种香，那香味，和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一样，也那么古怪。那种香，不知道点在什么地方，不时从空中散发出一缕缕象云似的灰色烟雾，在闪烁的烛光下被染成了金黄色。这间屋子里有一种神秘的纯洁气氛，那别出心裁的布置尽量冲淡那不幸事件的意味。——这间屋子象一幕幻术，象一首诗歌。屋子当中，好象是一切事物的中心点似的，在一个高高的地方躺着卡拉的苗条的身体。她静静地睡着了，穿着新娘一样的礼服，在她那浅金黄色头发当中，那张秀丽的脸上蒙着一层几乎看不出来的白色阴影，被许多雪白的绉纱和花朵衬托着。在这一片雪白中，在烛芯闪耀的光亮中，在浓郁得令人陶醉的香味中，在香炉里飘散出来的雾霭中，卡拉静静地睡着，在她那希腊型的额头下面是两道可爱的弯弯的黑眉毛，在她那紧闭着的嘴唇上浮现着近似愉快的笑容。

当克拉尼茨基站起来，发现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已经是夜深了。门外有守灵的人悄悄地说话和祈祷的声音，可是这间屋子里却似乎只有长眠的死者一个人统治着。过了一会儿，在一面墙旁边有什么东西在窸窣作响，克拉尼茨基扭过头去，看见一个人。乍一看那人就象是在雪白的背景上一块模糊的补钉，过了一会儿，他便从红色的频须上认出达维德的容貌

了，他有点怀疑，便又看了一会儿，看看是不是自己弄错了。达维德的脸上和神态上，既不是那种一般的由于死者引起的悲哀，也不是绝望，而是超乎悲哀和绝望的一种更加崇高的感情。他的眼睛，平素是那么清澈，那么自信，象钢铁一样闪耀着，如今这双眼睛却象是思虑的深渊，在深渊的底层隐藏着恐惧，而且这个人的外形也象是缩小了，被压扁了。如今在这个人身上，既没有嘲讽，也没有充沛的精力，更没有那种十足的自信。他看起来比平常矮些，他低垂着头的那个样子，给人一种被征服、被打垮的感觉。他站在那带软折子的帷幔面前，神情就象是被打垮了似的，使人觉得他象是一只正在飞翔的小虫，在一个巨大的东西猛然扑下来之前，想要钻进一条狭窄的缝隙似的。他的目光落在克拉尼茨基身上，当他认出克拉尼茨基之后，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又转过脸去。他既没感到怨恨，也没感到轻蔑或愤怒，而克拉尼茨基呢，也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他想起许多小说和戏剧里描写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伸出手来表示和解。但是这是不真实的！和解的理由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争吵也罢，和解也罢，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对着睡在无数白色花朵中间的少女看了一会儿，轻轻地自言自语地说道："死了！是啊！死了！长眠了！"然后他低着头，从那雪白的、烛光闪烁的岩洞里走了出去。他是那样沮丧，与其说是走出来的，还不如说他是把自己拖出来的。

此刻，克拉尼茨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用手遮住脸，然后抬头望着交易所的大楼。大门口和宽阔的台阶上已经没有人了，可是达维德的马车还在那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片蓝宝石的闪光，训练有素的两匹马一动不动地站着，就象是青铜铸的一样。克拉尼茨基厌恶地撇了撇嘴，带着他那温柔的性格中少

有的恶狠狠的神情，低声说道：

“劳动！艰苦的劳动！”

他嘴里苦滋滋的，他忘了挺直腰板，也忘了装出轻快的样子，拖着脚步从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偶尔在那些十分阔绰的大公馆门口停下来站一会儿。每一座大公馆，都使他想起一些事情，想起过去的一些光辉或愉快的时刻，想起一些往事的片断。这一家，在他走运或走红运的时候，曾经进去过。那一家，他最后一次去是陪那位害病的阿尔弗莱德伯爵到意大利去之前。通过这一家，他曾经每天赶去为什诺公爵效劳。那一家，使他想起了某一次舞会，那个舞会辉煌美妙得简直类似仙境。如今所有这些大门和那些宅第，在他看来都象是一间大厅，客人已经离去，灯火已经熄灭，只有一个人提着马灯，摸索着走过那间屋子——那人一边走一边想，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美人的裸露的双肩闪过；在那个地方，他那些快活的伙伴曾对他微笑过；在另一个地方，那里曾飘送来花朵的芬芳或烤野鸡的香味。

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克莱曼丝妈妈才听见前厅响起了铃声，她立刻拖着那双旧套鞋啪嗒啪嗒地赶去开门。她那宽大的肩膀上拖着花条围巾，手里拿着一根穿着粗线的针，在她那如今变得模糊不清的眼睛上边，还有一对眼睛，是玻璃的，是架在她那满是皱纹的额头上的眼镜。

“哼！”她一打开门就说道，“我还以为你遇到了哪个可爱的朋友，一天都不会回来呢。没想到，没等天黑你就回来了，真是稀罕的奇闻！正好，有客人来过了，他们过一会儿还要来的。”

“客人？”克拉尼茨基问道，他的脸色稍微开朗一些了，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克莱曼丝在格格地笑。

“对啦，其中一位还是个重要的人物，有这样的体会真叫人

高兴！巴瑞克·歇尔得曼！他说下个星期一定要把你的家具通通卖掉，这一点不假。”

克拉尼茨基把大衣脱掉之后，垂头丧气地走进小客厅，眉毛上边显出发红的皱纹。克莱曼丝看到他这副样子，变得温和一点了，用比较轻快的口吻说道：

“不过，对另外两位来过的客人你一定会感到很高兴。两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虽说按年龄他们可以当你的儿子，可还是你的好朋友嘛！”

“这两个人是谁？是谁？是谁？快说啊，妈妈！”

“我怎么记得那些鬼名字呢？可是他们留了名片了——你等一等，我去把名片给你拿来——我把它放在厨房里了。”

她转身朝厨房走去，可是克拉尼茨基紧跟在她背后，几乎踩着她的脚后跟了，他又高兴又性急，差不多是从她手里把那两张名片抢了过来。名片上印着：马利安·达维德，埃米尔·蒲劳恩道夫男爵。

“啊！”他大声叫道，“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这么说，男爵已经回来啦！他一回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啊！我就去，我跑去！”

说着他真的跑到前厅门口，容光焕发，精神十足。可是克莱曼丝妈妈伸开她那披着花条围巾的两臂，挡住他的去路。

“你要上哪儿去？干什么去？是到台阶上还是大门口去接他们吗？他们说过，不出一个钟头还要再来的。我听他俩说，要去看拿撒勒……”

“拿撒勒？”克拉尼茨基诧异地问道，“什么拿撒勒？”

“我怎么知道什么拿撒勒？也许是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主的像吧。他们只说去看看，然后再回到这里来。”

“然后再回来，”克拉尼茨基重复了一句，“那可太好啦！我

们要聊一聊。我已经很久没跟人聊天了。我又可以见到马利安，那个可爱的、最可爱的孩子！"

克拉尼茨基搓了搓手，挺起腰，用轻快的脚步在小客厅里来回踱着，可是即使他这样高兴，也无法使他最近这些日子有点塌下去的面颊鼓起来，也不能使他那蜡黄的脸色变得好看些。克莱曼丝妈妈站在屋子中间，两只眼睛跟着他来回转。

"瞧，我的天主啊！他象是又活过来了，就象是魂又召回来了似的！"

他不安地在她跟前站住了。

"你知道该干什么吗，妈妈？你去买一盘鹅肝肠①和一瓶利久酒②来。"

克莱曼丝妈妈往后退到墙根，背靠着墙。

"拿撒勒的耶稣！杜莱克，你疯啦？巴瑞克·歇尔得曼要……你的家具……"

"我管他什么巴瑞克·歇尔得曼！管他什么家具不家具的！"克拉尼茨基大声说道，"只要那两颗高贵的心还惦记着我……"

"可是心是不用吃东西的，你用不着一见到他们就往那两颗心里填吃的。"

"妈妈懂得什么呀？你是个老实女人，你的标准就是世俗那一套，不懂得什么高尚的感情——你心里只有该死的钱！"

"那么，鹅肝肠是高尚神圣的吗？真是稀罕的奇闻！"

两个人的嗓门都多少提高了一点。接着克拉尼茨基往沙发上一坐，用手按着右肋，呻吟起来。克莱曼丝转过脸来望着他，

---

①② 此处原为法语。

她心软了，显出担忧的神情。

“怎么，又疼了吗？”

显然他很痛苦，肝脏上的旧病，又加上心脏的什么毛病。克莱曼丝妈妈巴嗒巴嗒地拖着套鞋走到沙发跟前。

“好吧，你别着急，有什么法子呢？那种鬼鹅肝肠要多少钱呢？”

“还有利久酒！”克拉尼茨基插嘴道。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解释说，男爵最喜欢喝利久酒，而马利安爱吃鹅肝肠和黑咖啡，爱得要命。

“妈妈，再准备点黑咖啡吧——你是煮咖啡的老手啦！”

“你还要什么？”她咯咯地笑了。“也许把窗子上的玻璃拿掉，把炉子拆了，那样更好些吧？”

克拉尼茨基摊开两只手，说道：

“提玻璃窗和炉子干什么？碍着炉子跟玻璃什么事？黑咖啡跟玻璃或炉子根本不相干，妈妈，你这不是故意惹我生气吗。”

他的脸色变了，又呻吟起来了，于是老妇人让步了，可是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克拉尼茨基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用两个手指头夹着，心里在盘算：这点钱太少了，男爵喜欢喝的那种利久酒又很贵。他的脸上明显地露出焦虑的神色。克莱曼丝说话了：

“好啦，你不用盘算了，你要是一个卢布也没有，就是想上一百年也想不出一文钱来。放心吧，把你要的东西给我写在一张卡片上，我去给你买来。”

克拉尼茨基坐在沙发上十分不安。

“妈妈，你哪里来的钱去买那些东西呢？”

她没有回答，一直往隔壁屋子的门口走去。

“是用你自己的钱吗?”克拉尼茨基大声问道，“准是用你自己的钱！我知道好久以来妈妈就在花费自己的老本……”

她回到这间屋时，头上包着方格围巾，摘了眼镜，准备上街去了。

“好啦，就算花我的钱又有什么呢？你不是还有里波芙卡吗？只要那个庄园还属于你，我借给你的钱你早晚总是要还我的。唉！唉！我已经是一条腿迈进坟墓的人了，在你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何必为一个卢布斤斤计较呢？”

“多么高尚的心啊！”他自言自语道，“多么深厚的感情啊！谁也比不了我们这些世家的老仆人！”

过了一会儿，前厅里响起了脚步声，还有一个人用清脆的嗓音大声嚷道：

“可以见见这里的主人吗?”

克拉尼茨基跑进前厅。

“当然可以，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的确，他脸上露出一个人在高兴的时候喜形于色的那副样子，心情十分激动。他在马利安对面的圈椅上坐下，马利安坐在另外一把圈椅上，听男爵叙述他最近这次远征的收获。

埃米尔男爵兴致特别好，同时装出一副比平时更激动、更兴奋的样子，一刻也坐不住。

“谢谢，谢谢！①”主人指着椅子请他坐下，他连声说道，“说真的，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老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我心里有什么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东西在翻腾，在叫喊，在啮咬。我浑身都由于希望和愤怒而颤抖……”他那发黄的脸颊上泛起了火红色的红晕。跟往常一样，他的话声是从鼻子和牙缝里挤出来的，不过比平时说得更快。他一面在客厅里来回踱着，一面讲述他这次访问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乡村住户，搜集到了一些从前兴盛时期留传下来的东西，什么艺术品啦，家具啦，那些东西具有相当高的、有的甚至是很高的价值。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已经被英国人弄走了，他们为了搜寻这些东西，绕着那一带的乡村转了不知多少次，但是还剩下不少，只要肯去探听、追寻和仔细鉴别，是可以找到真正宝贝的，甚至于还可以碰到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他在马利安面前站住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举个例子来说吧，谁能想到在一个教书的，一个地理教员，一个地道的阿耳卡狄亚人家里的门背后挂着一张史汀勒①的真迹呢。这张画被熏得污黑，上面全是苍蝇屎，可是毫无疑问是史汀勒的作品，爱德华·史汀勒的真迹……”

“你肯定是史汀勒的作品吗？”马利安打断他的话说道，“我再一次提醒你，根据某些特征，似乎是出自库泊尔卫塞尔②的手笔。”

“什么？库泊尔卫塞尔？”男爵大声嚷道，在客厅里来回走得更快了。“不是库泊尔卫塞尔，我的朋友，一点库泊尔卫塞尔的影子都没有。虽说库泊尔卫塞尔是史汀勒的老师，但是在绘画上他却远不及史汀勒。那张画鲜明有力而又优美的轮廓，结构上的匀称协调，以及那种虔诚，圣者脸上那种忏悔的表情，那才

① 史汀勒(1810—1886)，奥国人，拿撒勒派画家之一。

② 库泊尔卫塞尔(1796—1862)，德国画家。

是史汀勒的作品啦，完全是史汀勒的，毫无疑问是史汀勒的，在法兰克福收藏着他的画稿……”

“史汀勒？我记不清楚了，是拉斐尔前派吗？”克拉尼茨基胆怯地插了一句嘴，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有点难为情。

“是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也可以算是，”男爵回答道，“我们可以把德国的拿撒勒派列在拉斐尔前派里面。可是这是特殊的一派。”

“我的好朋友，这么说，你们今天到我这里来之前，一定已经鉴赏过那张史汀勒的画罗？”

“是的，我们是偶然听说的，就跑去看了一下。你想想看，我们在一个阿耳卡狄亚人的家里发现了这件珍品，那个人既不知道什么叫拿撒勒派，也不知道史汀勒是何许人……”

“不过，也许我们应该原谅他，”马利安笑着说道，“因为就连德国人自己对史汀勒也几乎是一无所知，史汀勒在后辈画家中根本不受重视。”

“正相反，”男爵大声说道，“请原谅，亲爱的，真正的鉴赏家一向对他评价非常高，许多博物馆到处搜寻他的作品，就是把他的画稿摆在奥维柏克的《宗教在艺术中的胜利》旁边也毫不逊色。正相反，那种忏悔的表情突出了他笔下人物的特色。”

“可是你不能拿他和奥维柏克相比！”马利安面带愤慨的神气说道。

“可以，可以！我认为他和奥维柏克同样伟大；我认为他的地位超过了费利希① 和怀特② ……”

“说到怀特我可以让步，至于说到奥维柏克，在他画的女人

① 费利希(1800—1876)，德国画家，属拿撒勒派。

② 怀特(1793—1877)，德国画家，属拿撒勒派。

的眼睛里，那种神秘的忧郁，啊……”

“那是世俗的，世俗的，和表现在史汀勒的人物身上的那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可比拟的表情，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在这方面，史汀勒是唯一可以和弗拉·安吉利科① 相比的人……”

“我倒宁可拿他和李波·马尼② 相比。”

“也许，”男爵有点同意似的说道，“至于说到费利希，我一看见他的画，就想起了布法耳马科③ 。”

“我却想起了比哀若·地·科西摩④ 。”

“不然，不然，”男爵表示不同意，说道，“比哀若·地·科西摩的画在色调上跟费利希和布法耳马科完全不同。”

“我认为当今唯有罗赛蒂⑤ 能够和布法耳马科相比。”

他们就这样谈论了许久，从拉斐尔前期的一些意大利画家一直谈到继承他们的现代画家。他们一会儿争论，一会儿又共同热烈赞扬，最后得出一致的意见：在当代的画家中，任何人无法与之相比的、最伟大的大师就是英国的但丁·加布瑞尔·罗赛蒂。至于奥维柏克、史汀勒和费利希等人都属于德国的拿撒勒派，尽管他们存在某些欠缺和差强人意之处，却都是纯粹的十五世纪派。⑥

---

① 安吉利科(1387—1455)，意大利画家。

② 李波·马尼，此处疑为李波·里皮(1406—1469)，意大利画家。

③ 布法耳马科，十四世纪初期意大利画家。

④ 科西摩(1462—1521)，意大利画家。

⑤ 但丁·加布瑞尔·罗赛蒂(1878—1882)，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和诗人。

⑥ 原文为意大利语，这里指意大利十五世纪的艺术学派。罗赛蒂、莫理斯等人崇尚拉斐尔以前的画法，在英国组织了“拉斐尔前派”。奥维柏克、史汀勒主张恢复拉斐尔以前的宗教画，这些人住在圣芳济会修道院里，生活朴素，因而被称为“拿撒勒派”。他们的目的和拉斐尔前派大体相同。

"不错，十五世纪派，"男爵结束了这场争论，说道，"谁敢说作为十五世纪派，他们不比罗赛蒂和莫理斯更纯粹、更地道啊！"

克拉尼茨基在一旁听着，很少开口，他开始感到难过。他也喜爱艺术，可是如今他离开那极为崇高的幻景有多么远啊。要是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这两个境界崇高的人对他谈点别的，说些更亲切的话，他将多么感激他们啊！过了一会儿，他竭力装出一副笑脸，说道：

"这么说：你已经准备好运往海外的第一批金羊毛罗？"

"哈！哈！哈！"男爵笑了起来，"金羊毛！说得好极了！说实话，我们剪了羊身上的毛，或者如果你乐意这么说的话，也可以说是剪了牧羊人身上的毛。你简直想象不到，在这方面全国流行着多么严重的思想风湿症，谁也不懂得自己拥有的东西的价值，也没有人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没有艺术观念，没有美术知识。我在旅途中，时刻感到自己是在古代的塞西亚①漫游似的。那些人大都跟我有亲戚关系，或者是我父母的老邻居，他们伸着手臂欢迎我，嘴上带着唾沫吻我，还用荞麦面汤煮排骨款待我！他们的屋子里子孙满堂，他们看上去有可能成为'无裤党'②，他们的父母现在就差不多可以称为'无衫党'了。正因为这样，他们具有一种真正的狂热，要把一切东西都变成钱。我的建议使他们感激涕零，流出了眼泪，他们把我看做救世主，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博得拯救同胞的爱国者的荣誉。可是荣誉这些东西都是釉彩瓦罐子，我不喜欢在身上挂满招

① 据古书记载，塞西亚指黑海北部一古国，该地居民系游牧的落后民族，没有文化。

② "无裤党"是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对热心革命的平民阶级污蔑性的称呼，因为他们穿不起天鹅绒的长裤。

牌。贱买贵卖，这就是我的事业，虽然我如实地跟他们说了，他们还是照样吻我。我往他们那饥不择食的大嘴里填食。他们当着我的面打开那些陈旧的柜子、仓库。有的甚至连小礼拜堂都打开了，我在里面找到了最古老的教会的法衣，我怀疑其中有一块料子是佛兰德①织的，可能还是'虔诚的罗伯特'②时代的东西，我在克吕尼的博物馆里见到过跟这完全一样的东西。此外，还有许多神像，一些腰带和锦缎，一些'德累斯顿的约翰'③时代的古老的兵器。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张奥维柏克和一张史汀勒的真迹，在我不在的期间，马利安还在一个地方找到了撒克逊④人的瓷器，东西非常古老，保存得也很完整。可是这仅仅是开始，以后我们会有更大的收获，大丰收啊！”

“金羊毛！”克拉尼茨基低声说道。

他变得越来越阴郁了，他感到右边半个身子痛得难以忍受。男爵在叙述他在故乡旅行的情况时的那副腔调，在克拉尼茨基心里引起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厌恶。他瞥了马利安一眼，看看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你们去美国的计划已经完全安排好了吗？决定了吗？你们是不是肯定要到美国去？”

“现在可以说计划已经完全安排好了，”马利安回答道，“我最晚不过明天就动身。埃米尔还要在这里待几个星期。我要先去熟悉一下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明天就离开这里。”

---

① 古代法国北部的一个省份，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一部分。

② “虔诚的罗伯特”，(即法国国王罗伯特二世(971—1031)，以对宗教虔诚闻名。

③ 疑指德国古代萨克森国王约翰(1801—1873)。

④ 古代德国北部居民。

克拉尼茨基挺直了身子，半天不作声，愣了一会儿，眼睛盯着马利安，然后说了一句：

"明天？"

"明天，"马利安证实了这一点。男爵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转了好半天刚坐下，马利安又站了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一面对克拉尼茨基说，他今天是特地来向他辞行的。

"我不能对我的好老头不辞而别呀，"他说道。

要不是因为有的事情弄得他实在待不下去，也许他还不至于走得这么快，其中一桩就是一个星期前他父亲取消了给他的补贴。一个星期前就到领钱的日子了，可是管账的根据老爷的命令把应付的款子扣了。

一提起这件事，马利安的脸就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暴得象蓝色的弦似的，眼睛里冒着火光。他跟父亲最后的一次谈话伤透了他的心。那次谈话的时间很短，却是决定性的一次谈话，这他已经跟克拉尼茨基说过了。从马利安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达维德最初对儿子的要求有让步的意思，可是后来专制的作风和注重实际的看法占了上风，他要强迫马利安到他的一个工厂里去学习自立、服从和劳动的课程。

"我们这两种不同的个性发生了冲突，"马利安说道，"彼此都不让步，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不可侵犯的——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我们的意志都没有受到挫折。当然，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最初，可怜的小卡拉的死似乎把他打垮了，可是很快他又站起来了，如今他又狂热地从事他那艰苦的劳动。我佩服他身上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我承认那是一种最了不起的力量。虽然父亲的才能是无可置疑的，可是我不能因为他的脑子不清醒，而放弃了我的个性。好象是我的一位老祖宗说

过：如果一个孩子把自己的身体用来喂蛆的话，那么另一个孩子就应该让父亲的马车把自己就地辗碎。可是我不是我的老祖宗，我懂得一个人为了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那是釉彩瓦罐子。”

“是补了补丁的旧袜子！”男爵又添上一句。

马利安之所以要离开这个城市，还有一个原因：那个可怜的少女的死对他有很大影响。尽管他不承认自己身上还有那么多世代遗传的本能在活动，因为他是个新式的人，可是此刻他也感受到了祖先的那种精神状态，他就象梅特林克①的哈尔马尔②一样，也想朝猫头鹰扔一把土。那个小东西的死，以及那所房子里所发生的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使得他由于软弱，精神变得更颓废了。现在他懂得了梅特林克那句话的意义：深深地沉浸在悲哀中，一直沉浸到眼皮。当那个总是在生命之窗的下面割草的闯入者③来到那个女孩子身边的时候，马利安心里不断地问道：“为什么灯要熄灭呢？”如今，就象《玛莱尼亚公主》④里的哈尔马尔一样，他时时刻刻都想喊道：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在哭泣！有好多次，他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了一种虚弱的精神状态，仿佛连动一动手指头或是眨一眨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伴随着这种感觉一起到来的是，他彻底认清了，家庭里的一切感情上的温暖都是釉彩瓦罐子。人人都知道世界上每

---

①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的剧作家，诗人。

② 梅特林克剧作《玛莱尼亚公主》中的一个角色。

③ 《闯入者》是梅特林克的一个带有浓厚神秘主义的独幕剧。剧中描写一个在乡间别墅里一家人守着一个垂危的病人，他们听见有人走进花园的脚步声，后来又听见磨刀的声音和割草的声音，但是没看见人。同时屋内的灯光暗下来，突然熄灭了，这时护士进来报告病人死了。那个“闯入者”代表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代表死亡。

④ 梅特林克的名剧，写于一八八九年。

时每刻都有许多少女死去，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掘墓人在等候着，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理由在窗下的闯入者还没有开始割草的时候，就拥有软弱甚至病态的灵魂。

他必须从那些即将熄灭的灯光和猫头鹰当中，从那种虚弱的和忧郁的精神状态中逃走，他必须冲出去寻求新的事物和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空间，寻求那可以摆脱过去几千年来无数污秽的新世界。

他说完后，坐了下来。克拉尼茨基眼睛里噙着泪水，沉默了好半天，才又说了一句：

“我明白了，你们要走了！”

然后，他又用犹豫的口吻问道：

“你刚才说那所房子里所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情，那即将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

对于这句问话，男爵的脸愈加红了，他回答道：

“怎么？你不知道达维德太太和艾琳小姐要迁居到乡下去，最近几天就要动身了吗？”

“到克瑞里奇纳去，”马利安把这条消息补充完全了。“爸爸把克瑞里奇纳给了艾琳，他们就是要到那里去了。”

克拉尼茨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直到额头上泛起了大块红斑，他才盯着男爵，开口说道：

“那么……”

“那么，”男爵立刻接过来说道，“艾琳小姐和我之间的一切当然就都完了。我倒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追求的‘辛辣’和她崇尚的田园诗怎么能凑在一起呢？那就会象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在梅特林克温室①里的乙醚气味。不用说，乙醚就是我，艾

① 见梅特林克的诗作《温室》。

琳小姐是阳光。”

他说这番话时，面带笑容，其中包含更深的讽刺和恶意。

“可是我不知道那种乡间生活她们怎么能受得了。虽然艾琳小姐心里富有田园诗一般的幻想，但是她心里也充满了生命的呼唤，对露斯布鲁克①所说的爱的行动和令人销魂的印象的美丽的冲动。此外，以她那样的性格，根据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恐怕她很难只看看窗外的麻雀讲恋爱就感到满足的……”

“埃米尔，别再说这些刻薄话了，”马利安打断他的话说道。“你总不至于因为我妹妹跟你绝裂了，就会遭到维特②那样的命运吧……”

“当然不会喽！”男爵笑了起来。

“你甚至应该向她献上一个名叫感恩的釉彩瓦罐子，因为她没有把你通往美国大富翁的女儿那里的道路堵死。美国有的是所谓艰苦劳动的人物，他们的女儿要比——要比我父亲现在唯一的女儿有钱多了。”

“有可能！有可能！”男爵赞同地说道，“也许美国那些阔佬的女儿们愿意为欧洲的爵位付出极高的代价。从这方面，或者从另一方面，也许同时从两个方面，我都能发一大笔财。是的，财富的门外站的是生命的使者——我并不是一个身上挂满招牌的人，我承认这个前景吸引着我。我现在所有的一点点财产，只不过是使自己能免于挨饿的一小块面包。我要离开这里去追求新的感受和新的利润——我渴望获得行动上的爱，我渴望发财。”

克拉尼茨基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道：

---

① 露斯布鲁克(1293—1381)，佛兰德的神秘主义者。

② 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因失恋自杀。

“她们要走了！”

接着他瞟了这两个年轻人一眼，又加上一句：

“你们也要走了！”

“是的，”男爵说道，“因此我们有个提议，希望你能当我们的代理人。”

他详细叙述了他的计划——为了实行这个计划，必须在全国各地安排一些代理人，由他们来搜集和收购那些物品。

“我们需要懂得艺术的人，需要一些有修养的人，可是这样的人不容易找到，很不容易找到。在这个国家里，人们脑子里的那一大块灰白质都是贫瘠的不毛之地——挺大一块灰白质居然什么都不长。所以你要是愿意的话……”

克拉尼茨基没有回答。他不久前想得到这个职位的，也许是想得到什么东西，使他能够再去接近人们，接近生活。可是现在，在他和这两个朋友谈话的过程中，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厌恶感控制了他。男爵对“用饥不择食的嘴巴”来吻他的那些“无衫党”的父母的讽刺，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脑子里萦绕着“离别”、“死亡”这两个词，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幅一大群鸟朝四处飞去的景象，贱买贵卖！这是卑鄙的行为！同时他感到自己的半个身子和心也痛得越来越厉害，整个身子也要瘫痪了似的。他想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不，我亲爱的老朋友，我看来不能为你们效劳了。我有病……也老了……，此外，我的好朋友们，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

他犹豫了一下，从桌子上拿起他刚才已经打开的金烟盒。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道：

“你们干的这种事业，某些地方损害了我的社会道德观念。

我说，你们这是把神圣的东西拿来做买卖，因为艺术是神圣的，祖国也是神圣的。你们两个人都很聪明，在这一点上不用我细说。想到你们走了以后，我将要忍受孤独，这使我非常害怕和痛苦，可是我不得不说，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干这种事。不，绝对不能，我不能跟你们同流。”

克拉尼茨基生来就不愿意与人争辩，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也不善于争辩，因此他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显得有些犹豫和厌烦。可是说完之后，他把肩膀靠在沙发的扶手上，稍微仰着头，手里摆弄着那只金烟盒，那副样子就象是个了不起的贵族似的，特别是跟男爵一比，更是如此，这位男爵永远象是一只准备咬人的蚊子。这时候，他带着诮讽的笑容开始说道：

“你总是用那种歌颂神圣的浪漫诗的色彩来粉饰自己。当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好象在听‘一个骑在左马上的驭者，在那些治不好的病人的窗下奏乐’①，还有……”

然而，马利安从圈椅里站了起来，打断男爵的话说道：

“至于我，我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既然我们亲爱的亚瑟先生是在他所受的那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就没有权利非得用奚落的口吻去攻击他。认为别人可笑并不能证明什么。‘你这个人可笑’，这是无法争论的，因为在别人的眼里，我也许是可笑的，可是我却认为自己是对的。别再争论了，埃米尔，我要提醒你，我们的瓷器……”

“对，对！”男爵回答道，一面站了起来。“我们得跟我们亲爱的朋友告别啦……”

就在这个时候，克莱曼丝妈妈穿过敞开的卧室门，端着一个

---

① 见梅特林克的诗作《温室》。

大盘子走进来。她认为既然要让自己心爱的人高兴，就要尽可能做得象个样子。她头上戴了一顶雪白的帽子，脚上没穿那双巴嗒巴嗒响的旧套鞋，胸前端端正正地系了一条方格的围裙，甚至显得还有几分姿色。盘子里放了几个小酒杯，一瓶利久酒和一盘鹅肝肠，还有三杯香味扑鼻的咖啡。她把这些东西放在沙发前面的小桌上，然后带着阴郁的眼色，迈着有劲的脚步走出了小客厅。

克拉尼茨基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我请求你们——男爵，喝一杯你最喜爱的利久酒——马利安，吃一点鹅肝肠……"

可是他们两人同时把表拿了出来。

"不喝啦，不喝啦！"男爵头一个开口道，以表示拒绝，"我们只剩下三分钟了。"

"我们已经在波瑞尔那里吃过饭了，按我父亲的说法，他用象卢古鲁斯那样的筵席款待了我们。"

克拉尼茨基还是一个劲儿地劝他们喝一点吃一点，由于贵族的习惯或者说是本能，他的眼睛发亮，并且伸出手臂作出让客的姿势。可是他们还是坚持要走，他们必须在五分钟之内赶到那家破烂的古董店去，马利安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珍贵的瓷器。临走的时候，男爵把手伸给克拉尼茨基，说道：

"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可以来看我，我几个星期之内还不会走。我怀疑那些瓷器是不是真象马利安说的那样，是从迈仙①来的东西。迈仙的工厂是哪年建立的？"

"一七〇九年，"马利安回答道。接着他又对克拉尼茨基说

① 迈仙：德国城名，盛产瓷器。

道：

“再见，我的好朋友，再见。好好保重身体，有空给我写信，你可以从埃米尔那里得到我的地址。”

说完他转身就要朝门口走去，克拉尼茨基拉着他的手，一双泪水模糊的眼睛盯着他的脸。

“这么多年了，结果弄到这一步！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好啦，好啦！瞧，你怎么变得这么脆弱，”马利安说道，可是他站住了，他那玫瑰色的脸庞上掠过近似伤感的阴影。

“好啦，我的老头儿，拥抱我一下吧！”

克拉尼茨基拥抱了他好半天之后，他说道：

“瞧你！瞧你！不要难过！古代有个诗人曾经说过：人就是个影子，是一个梦见无数影子的影子。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在做梦，唯一医治的办法就是对一切，不管是什么，都以嘲笑的态度处之！”

马利安一面说着，一面走进前厅，穿上了大衣。这时候，男爵又说道：

“那不可能是迈仙出的，也不可能是一七〇九年出的。那些东西的年代要近得多，它是伊尔迈诺①工厂烧制的……”

“那怎么会呢？你还不如说它是佛兰肯塔尔②烧制的呢。”

男爵拄着手杖，侧过脸去，说道：

“真要是那么古老的东西，它不会那么光滑，那么明亮。”

马利安用手捏着门锁，回答道：

“那是用玛瑙擦亮的。”

---

①② 均为德国城名。

说完他走了出去。男爵跨出门槛之后，又说道：

"再就红褐色的本色陶器而论……"

门关上了，听不见什么声音了。克拉尼茨基在前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小客厅走去，并且低声自语道：

"'用玛瑙擦亮的'……'本色陶器'，这就是他们最后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克拉尼茨基穿上那件里子补过、袖子也修补过的土耳其式寝衣，躺在那张长椅子上，面对着他所搜集的那些烟斗，手里摆弄着那个金烟盒，陷入沉思中。克莱曼丝妈妈一再劝他吃点那"鬼"鹅肝肠，喝一杯利久酒，但是白费劲；他试了一下，什么也咽不下去，悲哀堵住了他的喉咙。他沉浸在回忆中。他真切地感到周围寒风飕飕，"时间"正侵袭着他。"时间"，这个残忍的小丑，总围着他转，还想方设法捉弄他，可是克拉尼茨基却从来没有留心地去细看这个小丑的面貌。偶尔，忧郁、悲哀和这个捉弄他的家伙一起来烦扰他，可是它们是暂时的，旋即消失了；它们没有钻进他的内心深处，而只是从表面上掠过。他有时变得阴郁起来，为失去一个朋友而伤感，或者是因为没有达到某个目的而难过，但是他照样迈着轻快、微微摇摆的脚步，带着永恒的青春，嘴里哼着流行的小曲，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或者是，嘴上挂着温柔的笑容，不断地从一些琐事中追求欢乐，日子过得又安逸又快活。可是，现在，他第一次看见了"时间"，面对面看见了它，而且离得这么近。时间带走了一切，深渊吞噬了一切，人、人家、社交关系和感情，所有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只听见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字："完了！完了！完了！"今天结束的这些事，使他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过去对他就象是一座大坟墓，说得更确切些，象是一座由许多墓穴组成的坟墓，从墓穴口可以

看见那些已不在场的人们，不仅是那些被死神抓走的人，还有那些因离别、迁移和被遗忘而很久没见的人。曾经一度和自己很亲热的人死了，黄金时代黯淡了，生命的一部分已经化为尘土。可是，“时间”站在坟墓前面，鼓起两颊装出一副嘲弄的鬼脸，把墓穴里的冷气喷到这个追忆过去的人脸上。

克拉尼茨基把寝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连头顶上那块发白的秃头皮都能看见了，下嘴唇垂着，黑眉毛上现出了红皱纹。克莱曼丝妈妈站在厨房门口，问道：

“你现在要不要吃晚饭？”

他没有回答。她走了，过了半小时，端了一杯黑咖啡来。

“喝吧，”她说道，“喝了精神也许会好些，我来跟你说说从里波芙卡来的消息吧。”

她把小桌子拉到长椅跟前，坐了下来，手放在膝盖上，敏锐而发亮的眼睛非常注意地望着他，开始念叨她在里波芙卡当佃户的那个教子刚刚给她寄来的那封信。来信说，他已经把住房收拾好了，他自己住在外边的一所房子里。他把那个地方收拾得非常整洁，随时准备主人回来。家具还是老主人在世时用的那些，尽管旧了，倒还结实、漂亮，因为都修过了，也擦拭干净了。花园比从前扩大了，添种了许多果树。新近弄来的蜜蜂正在繁殖。那里多么安静，夏天静悄悄的，一片翠绿，冬天白茫茫的，遍地是白雪；一点不象这该死的城里，那么多人，吵吵闹闹的……”

她笑了起来。

“那里还没有巴瑞克·歇尔得曼呢。”

接着她又说：

“你不用为那些债务操心。你可以把那些烟斗啦、小爱神啦都卖掉，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我

把我所有的东西统统拿出来，把你从这个地狱拖出去。啊，稀罕的奇闻！要是再照这样拖下去的话，你会连最后一点健康也失去的；你的债务越欠越多，你非得死在公共医院里不可。杜莱克，我的话你听见没有？为什么不作声？”

可是他还是一声不吭，于是她又接着说道：

“你还记得院子外面那片里波芙卡小树林吗？它还在那里，斯特凡没有把它砍掉，上帝不许那么做！你还记得当太阳落到小树林后面的时候有多美吗？”

太阳从这个世界落下去了，克拉尼茨基的屋子开始暗下来。可是克莱曼丝妈妈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继续说道：

“你还记得那里的黄昏多么幽静吗？夏天，夜莺在歌唱，秋天，人们奏着风笛，冬天，上帝的风在墙外怒吼、疾驰，可是屋里却是舒适的，又平静，又安宁。”

第十章

马利安告诉克拉尼茨基的关于达维德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他确实是在狂热地忙碌着。他的助手和工作人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那些事务上，累得喘不过气来，而他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精神抖擞：磋商事项，接见客人，清理结算账目，写信，发电报，跟那些政府官员、财政官员、实业官员商谈，和银行、各局或科、交易所、拍卖行洽谈事务等等。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他都显得有条理、有次序、头脑清晰、精力旺盛，能把那些庞大的事业纳入正轨，他就象一部装着许多轮子的机器，被一种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推动着似的。达维德的这种情况，就连那些和他结识多年、最了解他的人也为之惊叹不已，他显示出空前未有的巨大精力。越来越多的人把他这种情况看作是罕见的自然现象。这个人这种少见的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从中午一直到深夜，总是不停地忙碌着，他什么时候睡觉和休息呢？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能做到哪些呢？对于最后这个问题，有人猜想他要达到金融权力方面的最高峰，达到在这个国家里史无前例的、令人眩目的高度。他是精神上与体力上的一个巨人。还有人说：他是一个超人。

可是在许多由于种种原因与达维德有联系的人当中，有的人认为他是个奇怪的、难解的谜，代表着某种根深蒂固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动力来自他本身那种不可思议的个性。如今，他以

空前未有的巨大精力投身到工作和事业的漩涡中，以最大的努力奔向他的思想和精力所集中的目标，这在眼光锐利的人看来，他不仅是在追求收获和利润，也是在和一个不可知的和看不见的东西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有些人认为达维德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就象一个人在拚命向前奔跑，一旦停下来，就会被什么可怕的东西抓住似的。还有一些人说，他使人想起一个耳朵里钻进一只嗡嗡叫的小虫的人，他想要躲到一处嘈杂喧嚣的工厂里去，好摆脱那小虫令人难以忍受的嗡嗡声。

事实上，这时候达维德正以顽强的劳动在他和那个巨人之间筑起一堵高墙，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面对面，而且离得非常近地看见那个巨人了。事情很清楚，他不仅一直知道那个巨人的存在，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比巨人的威力更为人所共知，虽说如此，可是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与日常生活中的实质内容完全隔离开来了，他从来没感觉到需要想一想。一个人死了——一个熟人，一个在一起玩耍的同伴；世界上一个他知道或不知道的重要人物——人们会怎么说呢？他死了真可惜！或者说，那有什么法子呢！那么，那个人的消失对人类活动的某一范围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人们的关系和利害会有什么影响呢？生活，仿佛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总是带着所有活着的人朝前飞奔，把那块烟雾弥漫的地方远远地抛在后面，在那里挤满了消失了的和被遗忘了的人。什么人才不时地想起那块烟雾弥漫的地方，端详着统治那块地方的那个巨人的脸呢？也许是牧师们，或许还有虔诚的教徒；有时候还有些诗人，或者还有那些漂泊在一条阴暗而缓慢的生活河流上的人。达维德从来没有工夫去想这些，带着他向前奔跑的是一条一泻千里、波光闪烁、汹涌澎湃的急流。

可是那个巨人，以她那不可战胜的威力，跳过所有金子堆成的山——来到了！就在克拉尼茨基看见他站在墙边，并且象一只受惊的小虫想找个缝隙钻进去一样，向帷幔的折缝中挤的那一瞬间他想到了这一点。他要钻进去的是他的另一座金山上的一条缝隙。在这座大城市里，人们带着惊讶的神情谈论那桩丧事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谈论百万富翁的小女儿的那间灵堂。他有的是钱，再奢侈些也能办到，可是现在钱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一生中完成了许多巨大的事业，他有极大的权势。但是他无法征服的那个巨人来了，在她面前他束手无策，死神给了他双重的打击——悲痛刺伤了他的心，忧虑打击了他的头脑。他的权势又有什么用呢？那种不能保护一个人摆脱痛苦的权势又有什么价值呢？痛苦并没有什么，因为人还可以跟它斗争，可是要想抵挡死亡啊！他离得那么近看见过死神，那么突然，一下子就残忍地把那千娇百媚、宛如盛开的花朵的生命给毁了。这个从空中、从空间、从人类思想不可能达到的地方来到的东西，一头冲进来，踏碎了那个生气勃勃的、美丽的生命。它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用金钱买不了，用道理说服不了，连权势也征服不了。它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源和目的，它张开无声的翅膀飞到世界上来了，把它要攫取的东西从大地上扫光。对此，你没有办法抵抗，也没有办法挽救。这对他来说，好象在死者那间雪白的屋子里，从这头到那头，都充满了那两个巨人的翅膀的阴郁的窸窣声，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这种超乎人类和想象之外的东西。他的心胸，那带着骄傲气概的心胸，他的头脑，只相信一件事——智慧及其成就的力量，这时遭到了一种不可理会的神秘力量的打击。这种神秘力量，第一次使他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啊！他这时的感觉，就象一条小蚯蚓，在看到

它爬行的草地上投入一只掠过蔚蓝天空的兀鹰的影子时，想要躲进石缝里去的那种感觉一样，因此他也钻进了那间屋子墙上蒙着的那些白绉纱和软棉布的皱褶里。他感到自己非常软弱，不再象是一个有坚强意志和精力充沛的人，而象是一个不能用他的小手推开浮现在面前的恐怖的孩子。他的两肩和半个脑袋都钻在雪白的皱褶里，眼睛盯着白花丛中的卡拉那张安睡的脸庞，他心里在对她说："小东西，我无能为力，一点也帮不了你！我能办到许多事情，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可是对你我却无能为力！"一缕缕灰色的轻烟从她那安睡着的脸上飘过，随着看不见的微风的飘动，伸展成一条条摇摆的细线从她身边向他飘过来。就在那一刹那，他瞧见克拉尼茨基从里面一间屋子走进来，在撒满鲜花的灵阶上跪下来。他瞧了一会儿，认出了克拉尼茨基。以前，只要一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他就感到愤怒，可是现在他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感情了。他正注视着那个巨人，在他的面前，人的愤怒、仇恨和争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以前一直那么厌恶的克拉尼茨基，如今对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对自己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这是无法理解的。可是这是真的，因为我——我无法帮助你，我的小女儿。"

可是这并不是他那一次唯一发现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多久，最后他发现天亮了，曙光在窗户前面那雪白的皱褶上抹上了一层蓝色的光彩，接着光芒灿烂的太阳升起来了。他听见屋子里好几座钟在报时，其中有一座声音低沉的钟，在他身后什么地方缓慢地敲着，同时在他前面，另一座钟以比较尖细的声音在匆匆忙忙地回响。最后，突然间，从那些关着的门后面，从那间客厅里传来了乐声。达维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为"小东西"堆起来的另一座金山。

为了引来这些乐声，他又撒了很多金子，乐队及合唱队为他死去的女儿奏起了祈祷和哀悼的圣歌，乐声在卡拉头上飘扬。门开了，这个城市的社会上最显赫的上等人占据了那间白色屋子的一半，他们带着深切的敬意和哀悼的神情。什诺公爵搀着满面泪痕的、穿着黑丧服的玛尔维娜·达维德，马利安领着公爵夫人一起走了进来。艾琳也倚着一位漂亮出众的年轻公爵的手臂走进来。接着进来的，都是在门第、财力和声望方面有名的人物。他们人数不多，因为飞黄腾达的人物总是只有不多的几个。只听见一阵挪椅子、让座位和拉动椅子的轻微的响声，以及低声谈话和绸缎衣服的窸窣声。

在耀眼的白色当中夹杂着女人们的黑色丝绸、花边和绉纱，以及男人们的黑衣服，人们带着严肃、悲哀的神情把手放在膝盖上，或者交叉放在胸前，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真是一派庄严肃穆。就在这时候，在静默中，从隔壁屋子里，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扬起了一支庄严的葬礼圣歌；这是由城里最著名的艺术家组成的合唱队演唱的。这种气派高贵、场面罕见的庄严肃穆的哀悼仪式，引起了人们对那位向死去的女儿表示敬意的父亲的赞美。从这座金山上又喷出了令人陶醉的音乐的泉水，那个女孩子就随着这股音乐的泉水飘离了尘世。

达维德没有和走进来的那些客人打招呼，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遵循社会礼节的要求，但是客人们能体谅他此刻的心境，因而没去打扰他。他倚着墙站在那里，从远处望去，他就象是一个衬着白色背景的黑色剪影。他望着那些显赫的客人，他跟他们只隔着半间屋子，他却感到和那些人离得非常远，仿佛他们是在世界的那一端，而他却在世界的这一头。坐在那里的那些人影，他们的名字，他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们跟他

毫无关系，他跟他们也没有一点关系。他们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这对达维德都一样。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们坐在那里干什么呢？管它呢，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他们对他说来是不存在的，就跟他对他们也不存在一样。他感觉到一片广漠的真空，把他和人们隔离开来。这个真空好象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空间，他站在这一边，他们则在另一边，他们许多人在一起，而他只有一个人。

合唱队的歌声越来越响亮，象雷鸣一般，随即又变成夜莺在空中啼鸣，声音清脆而嘹亮。一阵微风顺着帷幔吹过去，使得那无数小蜡烛上的火苗不住地颤抖。

达维德本人并没有注意音乐，他从来没有时间去学习和欣赏音乐，可是他感觉到那些声音钻进了他的心间，打动了他身体里面那种隐蔽的东西，使它们颤抖起来，这种颤抖直到这一刹那，他才头一次感受到。他望着从白色花朵中显露出来的卡拉的脸庞，心里想，或者说是感觉到，在他和其他那些人被无边无际的空间隔开来的这个时刻，只有她依然在他身边，"她是我的！"他轻轻地说道。只有她一个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心里觉得自己把那满是金黄头发的小脑袋放在自己的肩上，对她说：

"小东西，咱们一起逃走吧！你有一次问过我，问我那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此刻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一文不值的；我不需要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需要的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就象是我有一次在旅途中看到过而又忘却了的那股阳光，灿烂而温暖。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我们走吧，我们一起离开所有的人，离开每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对你和我都毫无关系。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遥

远的。”

这时他才想起来，他根本不可能跟她一起逃走，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他是许多条铁路的大股东，在那些铁路线上他可以一个人包上好几列火车；在东方，在一条大河上，他自己的轮船在蒸汽的烟雾里航行；在许多城市里，以及在这座大城市里，许多人住的是他的房子——可是所有这些仍然不能帮他把那个安睡着的女孩子从陆路或者水路带到任何城市，或者任何房子里去。他抬起头来望着她，一股辛酸的热泪涌进了他的眼眶，一滴滴顺着两颊流下来，由于面部肌肉的颤动，流得满脸都是。

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他嘴上露出了笑容，露出了人们所谓的那种带着讽刺的微笑。

“这是怎么回事？是感情冲动吗？”

他发现他居然也会感情冲动。如果在几天前，不，一直到那天晚上，有人说这种病态的激情也会影响到他的理智和明确的判断力的话，他一定会报之以哈哈大笑。不过，他认为，有时候一个人有可能干出自己也料想不到的事情。种种影响使他被一种力量控制住了，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达维德发觉，此刻在他身上发生了最出人意料的事情：感情冲动。他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性，他那一直不可动摇的信念，这时候带着对它自身的大声嘲笑露出头来了。他究竟应该象个诗人似的，为死去的女儿作一首挽歌呢，还是应该象个和尚似的，沉湎于有关死亡的冥想之中呢？悲哀啊！在这以前，他也曾不止一次想到过这两个字，可是现在它们却肆意闯进了他的脑子。他不能让这种冲动的感情控制自己，他必须直起腰来，冷静地对付各种情况。

他站直了，肩膀也不再靠着墙，他使自己的脸色和眼神显得很镇定；凭着意志的力量，他嘴上显露出表示欢迎的笑容，然后

朝那些客人走去。这时，圣歌已经奏完，他非常有礼貌地把手伸给在场的每一位客人，还用简单而令人高兴的辞句向客人们道谢。他再一次开始了艰苦的斗争，他过去曾作过无数次象这样的斗争。这次斗争之后，他又开始了狂热的劳动，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引起所有亲眼见到这种情况的人的赞扬和惊诧。

一天，他从城里回来，但还没到会客的时间。他站在那间蓝色的客厅的窗前，心里想：方才从城里回来，走上楼梯的时候，他看到那种奇怪的骚动是怎么回事。有几个脚夫在往外搬什么东西，他没有注意究竟搬的是什么东西，好象是一些画，以及一些别的东西。是马利安要离开家了吗？也许是吧。那个自负而又倔强的年轻人要干什么，是无法预先知道的。但是不管怎样，他是决不会让步的，他决不容忍他的儿子按照他那种生活方式毫无意义地生活下去，也不允许他过那样疯狂而奢侈的生活，那要挥霍多少钱啊！可是最近以来，他对一切事情，包括马利安的事情在内，都不象以前那么关心了，怎么会这样的呢？他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就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接着有人低低地叫了一声：

“阿罗修斯！”

他转过头去，看见玛尔维娜。她的模样有很大变化，在她那梳得规矩简单的头发下面，额头上有一道深暗的皱纹，那没有血色的嘴唇垂着，脑后随便挽了一大绺头发，垂在她那修女式的黑长袍上。她站在离他只有几步远的渐浓的黑暗中；她喊了他的名字之后，没有再往前走。她那扶着小桌子的苍白的手在颤抖，她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着他，两只眼睛模模糊糊地噙着泪水，并且带着有点胆怯和担心的神情。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他问道：

“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

他这句话说得很有礼貌，却毫无感情。她稍微犹豫了一下，或者说稍微鼓了一下勇气，才开始说道：

“艾琳和我这几天就要离开这里了，阿罗修斯，我不能一句话都不跟你说就走了。我一直在等待适当的机会，我看见你在这里，我就来了。”

她又沉默了，呼吸十分急促，显然她很激动。他侧着身子站着，背后的窗户把他那张瘦削的脸衬托了出来，轮廓分明，窗外是一片昏暗。他问道：

“有什么事情吗？”

她小声回答道：

“请耐心一点……我很难……”

这个女人就象是深怕对方不耐烦似的，急急忙忙语无伦次地说道：

“一个共同的灾难打击了我们……阿罗修斯，你是那么喜欢、那么疼爱我们可怜的卡拉……我和艾琳走了以后……你一定会非常寂寞……马利安又要到国外去……所以……也许……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你能忘掉过去的事情……或者肯……原谅我……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和艾琳可以不走……”

她在说话的过程中，增添了一点勇气，她心里感到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迫使她把话说出来。

“阿罗修斯，我并不打算在你面前为自己辩解，也不打算否认自己的罪过……我要说的仅仅是，我也很不幸，我的过失给我带来了可怕的痛苦。我想告诉你，阿罗修斯，甚至就你来说，你并不了解我……也就是说，你只认识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头发、我说话的声音，你欢喜我这些东西，因此我成了你的妻子。

可是你不了解我的灵魂，也不希望成为它的知己或保护人。这个灵魂并不是没有善良的愿望，最初也并非不渴望真诚的幸福——虽然这是一个由于富裕和闲散而被腐蚀的女人不幸的灵魂。可是你，阿罗修斯，是你使一个贫穷的辛勤劳动的但却是骄傲的姑娘变成一个有钱的妇人，你使她成为富有和闲散的女人，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还有，也是你希望和要求我尽量在社交场合出头露面，好为你增添光彩，也是为了你的声望，为了你所谓的事业。"

"照你这么说，"他说道，"在你所喜爱的这出悲剧里，我倒成了扮演坏蛋的人了。"

"哦，不是！"她将两只手合拢在一起，十指交叉，大声说道，"哦，不是！我丝毫没有埋怨你，或是责怪你的意思，我没有这样的权利。不过我觉得，既然我们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有罪的，既然人生是这样悲惨，一切都是这么……可怜，那么或许我们还是互相谅解为好——互相让步，放弃成见。这就是我的想法。长期以来我的自尊心受到损伤，因为我所用的一切东西都是你的，但是我让步了，我需要用那些东西，虽然我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里，退出这个世界，永远隐没在一个凄凉的角落里……"

她的声音哽咽得直打颤，可是她抑制住自己，接着把话说完：

"我可以放弃这个愿望，留下来，如果……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不再瞧不起我……"

天色越来越暗，玻璃窗衬托出的他的侧影轮廓也越发清晰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回答道：

"我没有力量这么做。我很抱歉，在我身上没有基督教浪

漫故事里的主角的那种素质。你完全有行动自由；克瑞里奇纳现在属于你的女儿了，你可以跟她一起隐没在那个‘凄凉的角落’里，我不能说希望你们在那里过得很愉快。至于说留下来，象过去一样住在这里，这我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决不……”

他突然停住不往下说了。

在跟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他觉得喉咙里好象盘绕着一窝小蛇似的，弄得他喘不过气来。可是脑子里有某种回忆的声响，就象是远处什么东西的回音。这一回音是从这个女人那变了样、憔悴了的但是仍然是他曾经一度为之倾倒的那张面容上发出来的；是从她那过去总是使他为之心醉的话音里发出来的。他的头，就象是被什么看不见的重东西压着似的，几乎无法觉察地慢慢地垂下来。他应该原谅她吗？那结果会怎样呢？一首田园诗吗？和谐吗？能够再恢复家庭幸福吗？愚蠢的想法！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不能消灭的，那就是事实。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消灭已经发生的事实。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想法都是感情冲动！沉默了片刻之后，他用冷冰冰的口吻慢吞吞地说道：

“我的感情，以及我们的关系，是永远无法改变了。”

她使劲用手扶着那张桌子，头埋得更低了。在她的头脑里，依然萦绕着一个念头：以忏悔、以向自己触犯的人的意志屈服，来恢复一个纯洁女人的体面。

接着她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我对你就不能有任何帮助吗？”

过了一会儿，他回答道：

“不能。”

“你一点也不需要我吗？”

他稍微多隔了一会儿，又说道：

"不需要。"

这时候，转过来对着她的那个侧影又转回去了，从窗户里望着在昏暗中飘过对面屋顶上空的一片暗红色的浮云，这片浮云使他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她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道：

"我们的女儿会写信给你的，阿罗修斯。"

他立刻打断她的话，说道：

"那是你的女儿！"

她吃惊地说道：

"艾琳……"

这时候他明白了，在昏暗的天空飘过的那片暗红色浮云使他想起了卡拉。他转过脸来对着站在那里的那个女人的脸。

"艾琳是你的女儿，"他说道，"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关系的情况下，血缘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只有一个孩子，只有她才是我的……"

在这一刹那，他的心里沸腾着报复的念头，这是出于一种要把对方压倒的欲望，于是他接着往下说：

"可是由于你……我失去了她！"

"由于我？"

她大叫了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惊诧。

"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难道是他们把这件事瞒着没告诉你吗？好哇，这也许是他们对一个神经脆弱的女人的一种特殊的关怀！可是我这男人的坚强的神经却觉得有必要和你的神经一起共同分担这件事。"

他缓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这番话，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不时发出嗞嗞声，他就这样继续说下去：

“你的那个女儿曾经跟我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一次关于我们这个田园诗式的家庭里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有趣的谈话。那个小女孩，躲在家具背后，听到了那段谈话，于是神经失常了……噢！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这种情况本来很快就会过去的，可是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她在半夜里打开了窗子，让寒冷的夜风侵袭自己，要将自己致于死命。神经失常加上肺炎，她的死……是自杀。”

最后那几个字，虽然是用压抑的低音从他那紧缩的嗓子里说出来的，却字字清楚，整个那间大屋子都能听见。那个女人猛然一声尖叫，扑通一下倒在地板上，打断了他的话。玛尔维娜双手捂着脸，膝盖一弯就倒下去了，她的头撞在旁边的桌角上。就在这个时刻，艾琳飞也似的冲进了屋子，象一只云雀扑过来保护它的幼雏似的。她跑到母亲跟前，用胳膊搂着她那弯着的身体，仰起满是泪痕的脸望着父亲。

“爸爸，你这是毫无必要的残酷，”她大声说道，“哦，我想了多少办法瞒着她，我千方百计把这事瞒着她不让她知道！这是毫无必要的残酷！我认为象您这样聪明的人是不会干出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来的，可是您却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来！”

达维德的身子猛地动了一下，可是他克制住了自己，把脸对着窗户，他听见那两个女人走出去的脚步声。突然，他又把头转过来，嘴唇掀动着，象是要说什么，或是呼唤一声。就在这时，那两个女人互相搀扶着，慢慢地穿过隔壁的客厅，在越来越浓重的昏暗中朝前走去，然后就不见了。他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在她尖叫了一声，倒下去，头撞在桌角上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什么感觉？哀怜吗？也许是的。是对那些永远成为过去的往事，对那个骂了他一声“卑鄙”就走了出去的女儿感到后悔吗？也许是

的。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没有把她们叫住。他一个人待在那里，周围是一片寂静和空虚。连窗外那片空间也变成了空虚，刚才浮在那里的那片暗红色云彩已经消失了。达维德在窗前的身影在逐渐浓起来的蒙胧中变得越来越暗了，大客厅里那些白色、蓝色和金色的反光也慢慢变得模糊起来，最后完全消失在黑暗中。他脸上的轮廓也渐渐地变得模糊了；他那发抖的双手和两颊肌肉的颤抖，也辨别不出来了，站在窗口那片灰色背景前的达维德，变成了黑黑的一个窄条。他没有走开，他一直在沉思，惊愕得象是被钉在那里一样。尘世间的一切都是这样，都是象这样结束的。那些看不见的巨人："死亡"、"神经失常"、"痛苦"、"愤怒"在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到处蹂躏，践踏，毁灭，却没有一个人有力量阻止它们。他从来没想到过这些巨人，他怎么会想得到呢？他又不是个哲学家，他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此刻他在想，他在拚命地想，最后，他看见一张苍白可怕的脸。这张脸使他想起什么时候在一张画上见过的麦杜萨① 的头，那个头从汹涌的波涛中钻出来，仰面躺在浪花上，它的头发扯掉了，它那死呆呆的目光显得无限深邃，它那发青的嘴唇上带着讥讽的笑容。它在嘲笑什么呢？也许是在嘲笑这个伫立在越来越深的黑暗和寂静中，在灰色窗口的背景下，好象是一条窄的黑影的人的伟大吧？

一个软绵绵的东西胆怯地碰了他的脚一下，他看见有个小黑团在蠕动。他弯下腰去叫道：

"蒲非！"

---

① 希腊神话中三女怪之一。她原是一凡人的女儿，因为与海神普赛顿私通，女神雅典娜将她变成一个怪物：脸很美，但是又凶残又冷酷，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纠结成圈的蛇，谁见了她的真面目，就会变成石头。

地板上发出一阵尖细的狗叫。蒲非常常用这样的叫声来引起它的女主人对它的注意。

达维德把身子弯得更低些，手放在它那光滑的毛上，又叫了一声：

"蒲非！"

接着他站了起来，离开窗户，接连叫了好几声：

"蒲非！蒲非！"

那条黑影在阴沉的黑暗中向前移动，穿过两间客厅，在他的后面，地板上滚着一个又黑又小的象球似的东西，一直来到一片耀眼的亮光跟前，这是他那灯光辉煌、大敞着门的书房门口。

仆人在门口大声通报了一位客人的姓名，一听见这个名字，达维德就加快了脚步。那个人——他的使者，他的代理人，他的猎狗终于回来了！无疑他一定带来了好消息，要不然他是不会来的。从此，那项巨大的事业就要开始了；那块辛勤劳动和斗争的大竞技场——上面横贯着一条流着金子的大血管——说不定就要属于他达维德了。来得正是时候啊！那项事业将使他振作起来，把他从过去的噩梦中拖出来。是的，所有那些猛然涌上心头的感情冲动，所有那些柔情，都是一场不健康的、神经质的梦幻。他必须从梦幻中挣脱出来，回到清醒、冷静和健康的现实生活中来。

第十一章

当达维德取得他一生中最大的胜利，走进他那灯火通明的书房的时候，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在前厅扔给仆人的不是皮大衣，而是一件夹大衣，因为这一天不仅是他非常走运的一天，而且是一个暖和的春天的夜晚，当他从城里那位最显赫的人物的宏丽的大门走出来的时候，无论谁看见他，都会说："幸运的人！"最近这些日子里，虽然他看上去瘦了，可是从他的笑容上，从他的眼神里，从他那平坦的额头上，都闪耀着喜悦和得意的光芒。他如今获得了他以往经过长期努力一直没有弄到手的东西，他现在把那个巨大的企业握在手里，在他面前是一个从事艰苦劳动的和横贯着流着金子的大血管的宽广的竞技场。那时候为了给胜利的这一刹那作好准备，他象个本笃修会僧侣①似的，埋头于一堆堆书籍和文件当中，昼夜计算、筹划，在许多账簿子上写摘要和数字，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拚命工作，除了工作，他什么也不想。现在，他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站在他的目的物面前，所有的人都说：他真是个幸运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许多祝贺，他从许多人的眼睛里看到钦佩的目光。他刚从一个集会回来，他在会上作了既正确又流利的演说，赢得了一群异常机灵的

① 本笃修会为圣者本笃所创立，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个修会，该会的僧侣主要从事教育、文化、艺术事业，六至十一世纪活动最盛。他们曾孜孜不倦地誊写了许多贵重的书籍。

重要人物的支持。他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此刻，天都黑了，他才到家。他简短地吩咐在一旁伺候他的仆人道：

“什么人都不见！”接着又问了声：

“那只小狗在哪儿？”

说完他在圆桌旁边一把大圈椅上坐了下来，有一会儿工夫，他脸上显出一个人刚从睡梦中醒来的那种神气。好多天以来，他一直在埋头思考有关那个重要企业的问题，而这天从清早起，他就一直沉浸在获得胜利的兴奋当中，因此他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此刻，劳累了很长时间，好容易能坐下来休息一下的时候，他觉得就象是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开始思考这么个问题：

“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呢？”

此刻，这个问题对于他是个现实问题，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习惯的力量推动下完成的。他辛辛苦苦地工作、筹划直到胜利，都是根据一种惯性，就象一个圆球滚过斜面一样。在这种表面的生活下面（这种生活他已经单独过了这么长久了）还有另一种不断扩大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在任何其他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他却比这个看得见的整个世界还要真实。这种生活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缠扰不休的谜，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什么呢？”

只要他一空下来，就想起这几个简单的字，因此那嘈杂和忙碌的时刻，对他就象是一场梦，在他脑子里不停地转的只有这几个字才是他应当考虑的真正的现实。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新的、比其他一切都艰苦的劳动重担放在自己的肩上呢？他为什么要使尽脑力和体力来攀登这架永无尽头的天梯呢？他打算沿着这架梯子爬到什么样的天国里去呢？为了新的利润或者是不断增多的财富吗？可是他对这些

早已不再期望了！虽然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但是他确实已经不再期望了。为什么呢？他的财富还少吗？他是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他从来不是那样的人，造了一辆金战车，就和巴肯特及巴克斯①坐在里面。那么是为了骄傲吗？他笑了，不错，是为了骄傲，可是那是在他还没有认清那些坐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巨人以前的事了。如今他认清她们了，他知道她们的威力了，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了。为什么要辛勤劳动呢？为了什么呢？至于他的身价，是的，人们非常尊重他的身价，他们几乎匍伏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是他们是拜倒在他的脚下呢，还是拜倒在金战车的面前呢？如果那辆金战车从他的脚下飞走了，他还能保持"现代的熙德"、"泰坦的神"和"超人"的称号吗？他记得清清楚楚马利安那次坐在这把椅子上的情景，他好象清晰地听见马利安的声音："爸爸，你辛勤地劳动是为了什么目的呢？目的，目的？一切都要由它来决定。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用说，拯救这个世界不会是您的目的！"他又笑了，为什么要对这个问题想个没完呢？过去他的目的是继续不断地获得新的利润，不断增加财富。可是如今，他既然已经不再期望这些了，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了什么呢？

可是马利安，多么有才智啊！他的那些问题深深地印在他父亲的心上，至今这些问题还在那里，在不停地逼问他。一个漂亮、快活的家伙！一个年轻的王子，简直象是一位哲人。可是，如果说他自己缺少什么东西的话，那是什么呢？他究竟缺少什么，缺得那么厉害，以致好象他什么都没有了似的，他缺少的究

① 巴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俄狄尼索斯的别名。巴肯特是酒神的崇拜者，是个女性。据说酒神经常和巴肯特一起，到处游逛，引导人们过新的自由快乐的生活。此处指的是酒色。

竟是什么呢？

达维德把头转过去对着书桌，从他那缓慢的动作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很疲惫。点在高烛台上的小蜡烛把书桌照得亮堂堂的，这些烛台使他想起了什么呢？啊，对了，他想起来了！有一次在里面那间客厅里，他曾经把一个烛台递给卡拉，好让她借着烛光走回去。他记得她用小手拿着烛台，沉重的烛台把她的细胳膊都坠弯了，蜡烛的光焰映照在她那漂亮的黑眼珠里，她瞧着他，带着一种……一种什么呢？带着感情冲动的神气！当那个孩子还活着，那么爱他的时候，他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啊！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幸福！随后，她把那沉重的烛台笔直地举在她那红脸蛋的前面，朝着黑暗走去。

他又回过头来，这回不象刚才那么疲倦了，可是他转得很猛。他朝门外看了看，一片漆黑，连外面那几间客厅都看不清，门外暗得象一堵黑墙。达维德肩膀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就象背后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肩膀上，或是扑到他的身上似的。他感觉立在一排有魔力的客厅前面的那堵黑墙，就象是要倒下来压在他身上似的。他又回过头去看看书桌，在书桌上的一大堆文件中，放着几天以前接到的马利安的一封信。达维德并没有把那封信撕毁或扔掉，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把那封信摆在书桌上。在这间大书房里，那个雪白的信封放在绿孔雀石的文具上极为显眼。其实，那算不了一封信，不过是寥寥几行字罢了。他说他之所以写信，是为了避免再和父亲见面，所以书面告诉父亲去美国的事。但由于他不善于写信，所以只写了几句话。他接着写道，既然父亲要用不可理解的、不合逻辑的办法来支配他的生活，逼着他去当工人，那他宁可按照自己的个性去选择方向和方法。他已经把他个人的东西变卖了，卖了一大笔钱，另外

他还借了一笔款子。他说，他不打算为此请求原谅，因为这笔借款是某种局面的必然结果，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他，相反地他是个牺牲品。但是他不抱怨，因为他一向认为得罪人与帮助人，罪恶与德行，都是盛在釉彩瓦罐子里去喂阿耳卡狄亚人的、用祖先的骨头熬出来的汤。整个信是用几句十分圆滑而又委婉的恭维言词结尾的，就它的风格、结构和技巧来说，是非常优美的。

“不合逻辑！”这句话总是在达维德一想到“为了什么呢？”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出现在他脑子里。这句话是不是真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不是真的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呢？是的，似乎是这么回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的清醒，冷静、有条理的理智欺骗了他。他站起来，侧过脸去对着门，他又看到了，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又感觉到了，那边有一堵用黑暗筑起来的大墙。他肩膀上的肌肉又抽动了一阵，脊背也哆嗦着，微微有些往下弯。他走到书桌跟前，从桌上拿起刚才放下的、还没有看过的另一封信。屋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小小的脚步声轻轻地从地毯上跑过来。蒲非睡醒了，跑到他跟前，开始在他脚下蹭来蹭去。

“蒲非！”达维德叫了一声，接着便开始看信。那是什诺公爵邀请他参加盛大告别舞会的请帖。公爵和他全家要到外国去了，希望能和他们熟识的人告别，“现代的熙德”列为熟人当中的第一流人物。什诺公爵总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达维德。可是今天这位“现代的熙德”却一面读着这封请柬，一面厌恶地撇着嘴，这不是那种尽人皆知的带着讽刺的微笑，而象是咽了什么令人作呕的腻味的东西似的，样子十分难看。他眼前浮现出他不久前去参加猎会的那些天遇到的那群人。举行告别舞会的那一天，公爵的客厅里又将挤满这些人，他发觉自己不仅丝毫不想涉

足那个社交圈子，而且对它感到厌恶。这并不是说他对那群人怀有什么憎恨，而是觉得他们跟他毫不相干。他对那个社交圈子并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是他一想起它，就又感觉到有一个广漠的空间和真空，把他和那些人隔离开来了。他可以想见在什诺公爵的客厅里到处都是人、牌桌、各式各样的衣服和谈话。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好象离得那么远似的，在一个广漠、空虚的空间的那一头，他在这个空间的这一边，他们则在另一边，在他和他们之间是一片真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蜘蛛丝似的那么一点联系也没有。

这间高大的屋子正中的圆桌顶上，挂着一盏明亮而柔和的大吊灯，书桌上的许多大烛台里也点着蜡烛。达维德在这辉煌的灯烛之下，佝偻着身子靠近书桌站着。他紧锁双眉，脸埋得低低地对着手中的信纸。在他脚下，蒲非就象一座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毯上。它扬着头，眼睛透过丝一般的细毛瞧着他的脸。可是达维德没有去看这个小动物，也没有看纸上那些奉承的言词，只是嘴里叨咕着从女儿那里听来的话：

“爸爸，您想从那些人那里得到些什么呢？您喜欢他们吗？他们喜不喜欢您呢？从这里面能得到些什么呢，是快乐还是利益？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喜欢他们，小东西，他们也不喜欢我。我从这里面得到的利益是……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

“爸爸，可是您要声望和地位有什么用呢？您要声望和地位干什么呢？它能使您幸福吗？”

这时候，他嘴上又浮起那种尽人皆知的带着讽刺的微笑。

“小东西，它并不能使我幸福！”

孩子问的这些问题，使他看到了表面生活下面的实质。这

时候他朝四周看了看，他的笑容中带着针尖般的讽刺意味，显得越发冷酷了。他想了好久，然后大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随后，又用几乎是审问的口吻大声嚷道：

“是我错了吗？”

现在他恍然大悟，看到自己整个的一生，他的艰苦劳动、竞争以及那些成功，都可能错了，他再一次看见麦杜萨那张恐怖而惨白的脸。

蒲非大概是被主人这一声大吼吓了一跳，忽然叫了起来。达维德从书桌前转过身来，目光又碰上门外的那堵黑墙。

“是错了吗？”他又重复了一遍。

那片寂静无声的黑暗，好象一张没有眼睛的大脸，带着专注的神情死死地盯着他。他快步朝前走了几步，按了按铃。他指着门对进来的仆人说道：

“把那几间客厅里的灯都点上！”

不一会儿，那一排客厅从黑暗中显露出来，呈现在灿烂的灯烛光辉中。墙上的圆形壁灯，射出蒙胧的光晕，在光晕中处处闪耀着金色光芒，照亮了画上的人物容貌和风景。在阴暗的角落里隐隐约约地显出细长和矮粗的大花瓶，以及墙壁上白色花环的一部分。精致的哥白林①壁毯，颜色深暗，仿佛蒙着一层轻雾，深红色和翠蓝色的丝绒帷幔颜色那么鲜艳。在稍过去一点的小客厅里，两个枝形灯架上点着许多小蜡烛，灯架底下挂着一串玻璃坠子，晶莹得象冰柱，也象凝结了的大滴泪珠。再往前走，在深色墙壁的饭厅里，桌子上空悬挂着大铜吊灯，射出很亮

---

① 法国巴黎以产哥白林双面挂毯著称。

的一圈光。这里好象离开达维德的书房很远似的，在他和饭厅之间的广阔的空间里，既没有人声，也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一件活的东西。尽管这里放着或收藏着许多东西，都是一片寂静和冷清。

达维德从书房门口朝餐厅的门走去，门那边一盏其大无比的铜吊灯亮晃晃地悬挂在餐桌的上空。他低着头，嘴里叼着一支香烟，香烟头亮了一下好象熄灭了，一会儿又亮了。小蒲非跟在他身后，靠近他的脚边，向前滚动，好象一团生丝，它的鼻子几乎贴着地板。

过了一会儿，这个向前走的人，脚步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乱，脸上也显得越来越不安。这时散布在这片没有人的、寂静的空间里的灯光扩大了这片空间，他独自一人在这片空间里徘徊着。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或那里的金漆和光亮的东西上跳动着闪光，仿佛是许多顽皮的小精灵。在另外一些地方，淡蓝色的背景上，一些苍白的脸从壁毯上看着家具。再过去一点，大镜子里反照出两盏大吊灯来，灯底下垂着玻璃坠子，重叠映照，使这片空间显得更广阔了，使灯光更明亮了。在另一处，从门那里垂下来的浅蓝色褶子后面，露出一个中国瓷花瓶，但是在这一刹那，在达维德的眼睛里，那个花瓶的样子显得十分奇怪。花瓶很大，上面有蓝花纹，形状是当中鼓凸，瓶颈细长，可是却不是全身都露在外面，它好象是从幔子后面探出身来，随着这个人的脚步，望着他走过去，并且朝着他笑。不错，这只中国花瓶是在朝着他笑——它的身子好象由于发笑越发鼓得大些，它那白底上的蓝花纹有几处很象是笑时露出来的牙齿。达维德竭力设法不去看这只花瓶，加快步伐朝前走去。跟在他身后的蒲非，那毛茸茸的四只脚也在地板上跑得更快了，可是等他一转过

身来，那个瓷怪物就又从幔子后面伸出它的脖子来，呲着牙朝他笑，仿佛要笑出声来似的。在客厅那边的蓝色墙壁上，有一个老头子的苍白的脸，长着花白的大胡子，这位老者用阴郁的、探索的目光盯在达维德的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达维德在一间客厅当中站住了，紧跟在他身后的那团生丝也停下来了，用那毛茸茸的爪子支着身子。他跑到这间空荡荡的客厅里来干什么呢？他为什么吩咐仆人把客厅里的灯都点上呢？这种举动有点象发疯。他想起一位疯了的国王最近的一些举动，他独自一个人在一座灯烛辉煌的大厦里听歌剧。他是不是也疯了？他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他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达维德快步朝前走，走着走着又站住了。那个中国花瓶从幔子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来，好象在捧腹大笑。工作？为了什么呢？什么目的呢？什么目的呢？一切都取决于目的！他把目光从那个呲牙咧嘴的中国怪物身上移开，可是又碰上那位老者的苍白的脸，老者的眼睛从蓝色墙壁上，从花白的大胡子上边注视着他，好象带着诧异的神情，用阴郁的询问的口气说道："你走错路啦！"

他迷路啦！他仅仅由于习惯于压制内心的激动，不让它流露出来，才没有喊出"救命啊！"可是他心里却喊出来了。他加快脚步，摇摇晃晃地朝着挂在尽头餐厅当中的那盏大吊灯走去。蒲非迈开毛茸茸的四只脚，尽快地跟在后面跑。

这时候，有一间客厅里，时钟开始打十一点——一、二、三……它那深沉的响声慢慢穿过寂静笼罩着的空间，直到别处，另一个尽头，又有一座钟开始敲了，它的声音比较尖细、比较急，就象是与这座钟呼应似的。好象一个是原声，一个是回音，两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谈话。

达维德回到书房里，又按了按铃钮，他吩咐仆人道：

“把那些灯都熄掉！”

他坐在圆桌旁边的一把圈椅里，感到从头到脚浑身说不出的疲倦。有个不重的东西跳到他的膝盖上，他把手放在这个偎依着他的小动物的光滑的毛上，叫了一声：

“蒲非！”

他觉得自己必须完全放弃那个他奋斗了那么久才弄到手的宏伟事业，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这份精力了，特别是他已经不想再承担那种艰苦的劳动了。他感到那么疲倦。可是如果他放弃了工作，那他干什么去呢？那他为什么活着呢？那生活又有什么目的呢？

寂静的黑暗象是一张没有眼睛的大脸死死地盯着他。

几个小时之后，在那间由城里最高明的室内装饰师布置的卧室里，壁炉架上点着一盏夜明灯，灯光投射在一张雕饰精美的床上，缎被面上放着一只苍白枯瘦的手，上面露出一张长着红颊须的清癯的脸，好象是象牙雕刻的一样，一双不眠的蓝眼睛，带着痛苦而忧郁的神情，朝着那间半明不暗的宽敞的屋子东张西望。

达维德突然从床上抬起身子来，胳膊支在枕头上，往上瞧。墙壁上面有一张少女的椭圆的、玫瑰色的小脸，浓密发亮的头发盖在她那希腊型的前额上，她眨着眼睛，好象是在招呼看着她的这个人。她那鲜红的嘴唇亲切地向他微笑着，眨着眼睛招呼他过去。达维德扬起眉毛，前额上皱起许多道粗粗的皱纹，他把身子再往前探一点，眼睛瞧着他上面的那幅画，嘴唇哆嗦着低声叫道：“我的小东西”。可是他揉了揉眼睛，笑了。那是格勒兹的画！那里有两幅他的画，一幅挂在阴暗处，几乎都看不见，另一

幅从阴影里显露出来，在蒙胧的光亮中，那个少女的头就象从画布上凸了出来，悬在空中似的。

画上的那个少女很象卡拉，非常象她。她们属于同一个类型——嘴唇、头发和前额都完全一样。

他知道那是画上的人脸，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头靠在枕头上，一再抬起头来看着它，每当他抬起头来，就看见那红嘴唇露出亲切的微笑，眨巴着眼睛，好象是在叫他，招呼他过去。

他想自己大概是病了，神经衰弱；他一定要请个医生来看看。第二天早晨，达维德在一位著名医生的书房里听他说他本人的神经明显地失常，这是由于他工作过度造成的。他确实是过分劳累了。只有一种医疗方法，长期全休，出国旅行。经过这样的辛劳，他需要换一换环境，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和艺术品中过些日子。

随后他对医生的建议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想按医生的话去做。无论是大自然还是艺术，都无法吸引他。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时间去摆弄那些东西，如今再去从头学起也为时太晚了。如果他不去欣赏这些东西，那他何必去旅行呢？他一生中旅行过许多次，可那都是为了事业，有明确的目的。如果不为事业，而是漫无目的地跑到世界各地去旅行，这在他看来就好象昨天夜里在那空荡荡的、灯光通明的大房子里乱走一阵一样，是近乎发疯的举动。

那么以后怎么样呢？他还是在艰苦的劳动中一天天过日子，在商谈和算账、在调拨头寸和写报告中过日子——一个圆球由惯性推动着前进。他还是在规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的客人。他还接待了什诺公爵，公爵要离开这里几个月，第二年冬天才回来，特地来向他辞行。

“我们这些人统统都散开了，”公爵说道，“就象秋天的小鸟一样，纷纷飞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去了。你当然也是要走的喽。你到哪里去呢？南方还是东方？尊夫人和小姐为了家里的丧事悲伤过度，住到乡间去了，你是不是也要到那里去住些日子？提到乡间，顺便告诉你一声，你知道那个可怜的克拉尼茨基，唉，他来向我辞过行，他已经离开城市，永远不再回来了。他到乡下去了，打算在自己的庄园上终老此生。——那是一个很小的花园，地点也不怎么令人愉快。我曾经到那里去过一次，去拜访他的母亲，我跟他母亲有血缘关系。那个地方简直是个闭塞的小旮旯儿！可是有什么法子呢？那个风雅而且一度很讨人喜欢的人，现在已经老成那副样子，他的经济情况也很窘迫，因此他离开这里了。你的少爷正在长途旅行，他到美国了吗？蒲劳恩道夫男爵也到那里去了，他是昨天来向我们告别的。我们大家都分散在世界各地，可是什么时候再相会呢？如果我失掉象你这样一位可贵和亲密的朋友，我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的。”

可是达维德觉得和什诺公爵的友谊，保持也罢，中止也罢，都无所谓。他看出并且也承认这个人身上有许多优美和可爱的品质，可是他宁愿不再看见这个人，就象他不愿意再看见其他的人一样。所有的人对他说来都是陌生的、遥远的。闲谈，就连跟最令人愉快、最令人尊敬的人闲谈，也会使他感到讨厌和腻味。“爸爸，您想从那些人那里得到些什么呢？您喜欢他们吗？他们喜欢您吗？”

现在他一心思索着一件事：那个“可怜的克拉尼茨基”已经离开这里，将永久住在他的庄园里，或者还不如说，他那个可怜的穷村子里去了。那个村子和克瑞里奇纳在一个地区，虽说离得不很近，却在同一地区。他一定会常常到克瑞里奇纳去拜

访。可是，也可能不会去，甚至绝对不会去，她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说实在的，她确实感到非常羞愧和痛苦。想到这里他笑了起来。“一个忏悔的马格达利娜①！”最后他心里说，“不幸的女人！”

这一天他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哦，他跟那个年轻的雕刻家约好了黄昏时在墓地上见面，最后确定卡拉墓碑的式样。那是一块非常贵重、非常漂亮的墓碑，是堆在“小东西”身上的一座金山。

那块大墓地周围是一片新绿的树丛，卡拉的坟墓上飘散着令人陶醉的紫罗兰的香味，墓上蒙着一层花毯，这不是用幽雅的紫罗兰织成的，而是用名贵的外国品种的鲜花编织的。达维德跟年轻的雕刻家以及另外一些人谈了很久，他精神愉快、口若悬河，对安墓碑的事提了一些意见，作了一番指示。他说话的时候，不时低下头来看那座坟墓，目光那么有力地盯着坟墓，好象要想穿透那块鲜花的地毯，穿透砖土，穿透棺盖，看看里面的“小东西”似的。最后，他有礼貌地举了举帽子，跟他们告别之后，便沿着那条两旁立着缠绕着青翠的长春藤的圆柱和雕像的路，走进这座宽广的死人城市。这是他第一次熟识这样一座城市，他曾经见过许多这样的城市，却从来没有跟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熟识。他偶尔也曾进去参观过，但那只是很短的一刹那，而且是出于不得已才去的。他脑子里一直装着和这种地方格格不入的思想。此刻他从墓地当中穿过，怀着这样的想法：人生的一切最后都要在这里结束！他在墓地里耽搁了很久。他那辆装饰着蓝宝石的缎子靠垫的马车，以及他那两匹驯服的骏马，在墓地门前一

① 见《圣经·路加福音》，一个忏悔自己的罪过，改过自我的妓女。

动不动地等候着。教堂钟楼里传来响亮的晚钟声，随后钟声停了，黑暗开始降临在嫩绿的树丛上，树丛里的坟墓、圆柱和雕像也渐渐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这时达维德才乘车离开了墓地。

“当教堂里的钟响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祈祷，”他心里想，“他们真的以为上帝会听他们的祈祷吗？”真的有上帝吗？也许是真有。即使真有上帝，难道他整天就忙于应付人们以及他们的请求吗？我可不敢说，我从没花功夫想这些事，据我看，这是谁也不知道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争论了好几千年了，可是，还是毫无结果。这是个神秘的谜。到处都是谜，人们都认为理智是了不起的力量。这是一个错误！无论什么最后都是这样结束，那太悲惨了。一切都在愚蠢中结束，一切都是愚蠢的！愚蠢！”

当他走上自己那所住宅的台阶时，他感到非常疲倦，是因为年纪大了吗？不久以前他还觉得自己挺年轻呢。可是，很显然，事情就是这样：老年到来了，抓住了他。这又是一个巨人。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百岁老人了。玛尔维娜也一样，在他上次跟她谈话的时候，她的容貌变得多么厉害啊。她的青春保持了那么久，可是突然一下子就老了。她一定非常痛苦，不幸的女人！

他走进书房，在书桌前坐下来，蒲非立刻跳到他的膝盖上。他把一只手放在小狗的身上，另一只手拉开抽屉，朝里面看了看，又把它关上了，然后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地、痴呆呆地凝视着空中。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不会看不见那迟早要出现在他面前的、存在于人世间的冷酷的讥讽。它早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可是被工作与成功这些面纱挡住了。现在这些面纱掉下来了，他清

楚地看到了那种讥讽，它从那个鼓肚的中国瓷花瓶身上表现了出来，那个花瓶虽然不在这间书房里，却好象从角落里带着染成蓝色的凤眼探出身子来。这个东西朝他挤眉弄眼，呲牙咧嘴，还腆着个大肚子好象要笑出声来似的。他能用什么东西把这个怪物挡起来吗？他该怎么挡法呢？他不知道。他很清楚，所有这一切都起因于一个错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件东西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件东西他没有认识到，他曾经让它从自己那贪得无餍的手指中滑掉了。他就象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建筑师，只注意到他建造的大厦的均衡，却没能在自己家里保持这种均衡。因此现在他很难再住下去，他要离开这个家了。

他一走，对所有的人都好，对他好，对别人也好。那个不幸的女人将得到自由，可以重新获得幸福。如果没有其他的变故，马利安也会从世界的尽头回来继承他的遗产。艾琳将重新在社交场中出现。艾琳这个孩子，多么古怪的个性啊！她那么温情，却又那么傲慢。她对他说出“卑鄙”那两个字的时候，那样子多么厉害啊！可是她说得对，他在那一刹那是干了卑鄙的勾当，正象他一般在不得已时做出的许多傻事一样——可是“毫无意义的残酷”会遭到报应的——艾琳以后会明白他不是那样的人——不，不管是她还是别人，都不会理解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抬起头来，这时一种高傲感再一次涌上心头。不，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动机，他既不想象个悔悟的罪人似的跪下来忏悔，也不想装出一副英雄的姿态。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那与他有什么关系呢？随便什么对他都没有关系了。

他偶然抬起头来，看见空中悬着一张少女的椭圆的、玫瑰色的小脸，一头浅金黄色的头发，她向他亲切地微笑，做出明显的手势，招呼他过去。这里没有格勒兹的画，但是他还是看到了这

个幻象。达维德抬起头来，看着她笑了。

“是啊，小东西！快啦！”

他拿起笔，给艾琳拟了一份电报。他写上地址，然后写道：“望速归来照料蒲非。”他放下笔，按了一下铃，吩咐仆人立刻把电报送去拍发。然后，他用手抚摸睡着了的小狗沉思起来，一直坐了很久。凡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的、占有过的或是使用过的一切东西，都在他眼前浮现出来：许多国家、城市、民族，他们的房屋和语言，银行，交易所，事务所，喧嚣的人群，竞争，赛马，社交活动，争吵，生活。这幅幻象并没有在他面前停住，却象是从一条大河上驶去，离他越来越远，直到它们到达了一片广漠的空间的对岸，跟他完全隔绝，完全不相干了。当他想到自己可以跳过这片空间，再跟所有那些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就感到一阵厌恶和畏惧。他摇了摇头，表示拒绝，自言自语道：“我不要那些东西了！”

他非常平静，脸上开始显露出一种幸福的神情。如果这时有人抓住他，打算把他拖到生活所在的那片广漠的空间的另一边去的话，他一定会拚命地挣扎反抗，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他会跪下来乞求，让他留在这边缘上。

他抬起头来朝上看，他笑了。

“喂，我的小东西，我来啦！”

他打开了抽屉。

* * *

第二天早晨，消息象一声霹雳似的传遍全城：著名的金融巨头和百万富翁阿罗修斯·达维德昨天夜里在书房里用左轮手枪自杀了。最初人们普遍都以为他破产了。这当然不对罗。不

久，情况就清楚了，千真万确，他的船只正满载闪闪发光的金羊毛，扯起满帆，在那条宽阔的、成功的大河上向前行驶。可是，那个寻求金羊毛的阿果纳特，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由于某种不愿告人的原因，从甲板上跳进了那阴暗的、神秘的深渊。

后　记

艾·奥若什科娃(1841—1910)是十九世纪波兰著名的女作家。她生在立陶宛格罗德诺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十六岁嫁给波兰贵族奥若什科，一直住在他的领地上。一八六三年一月波兰起义后，其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领地也被没收，奥若什科娃才又回到格罗德诺其父的领地居住。

奥若什科娃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作。她写的短篇小说以及中、长篇小说不下四十余部。作品题材广泛，有描写沙俄统治下波兰农民的悲惨命运的，也有描写上层社会对贫苦的犹太人和对妇女的压迫的。她的著名长篇小说《马尔达》(1872)、《久尔济一家》(1885)、《涅曼河畔》(1887)、《乡下佬》(1888)影响最大，《涅曼河畔》被认为是她最优秀的作品。

《寻求金羊毛的人》一书是一八九九年创作的。作者描写了拜金主义者阿罗修斯·达维德疯狂追求金钱、名誉、地位，全然不顾对妻子和儿女的义务，最后导致妻离子散、本人自杀的悲剧。这部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餍的本质。

奥若什科娃文笔流畅，无论是刻画人物，还是描写风景，都十分细腻，富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奥若什科娃在波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代作家也有较大的影响。

本书译稿早在十年动乱前由先父康嗣群完成，在此期间译者不幸逝世。这是译者遗下的最后一部译稿，由我将全书作了校订。希望此书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也略表我对先父的深切的怀念。

康 宏 锦

一九八三年六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寻求金羊毛的人
作者＝（波兰）奥若什科娃著康嗣群译
页数＝２８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８７０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５月第１版